

西藏 招圖 圖 略攷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 招 图 略 西 藏 图 考

DB15/26

DB15/26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

一九八二·拉萨



937301

审 订：李 超
责任编辑：张 力
封面设计：张复祥

《西 招 图 略》

《西 藏 图 考》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 西藏研究 》编辑部编辑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铁路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 / 32 字数：232千字

印张：10印张

印数：0001—7000

书号：3170·248

定价：1.90元

《西藏研究丛刊》出版前言

《西藏研究丛刊》是一部以藏、汉文西藏资料为主的丛书。其中将择要收录有关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和民俗等方面的专著、论文和其它文献史料，以及摘编散见于史书和实录中有关西藏的记述。近期成篇的西藏研究著作，亦将酌情收入丛刊，以便学术界和关心藏事者使用。

编印《西藏研究丛刊》实为形势所迫，各方面的急需促使我们不得不作一次尝试。

其一，西藏各族人民正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西藏的历史，从中取得借鉴，以继承和发扬西藏各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加快建设新西藏的步伐。

其二，我们祖国大家庭中已经建立和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使各兄弟民族人民迫切

需要相互增进了解，不断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交流，共同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

其三，在学术领域里，西藏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西藏学的同行们极其需要一些基本资料，以求快出人材，多出成果，为伟大祖国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其四，十年动乱中，藏、汉文史料都遭到了空前浩劫，幸存的一些古籍文献，有些久未重版，业已老化变质，很难提供使用；有些著作仅有手抄本传世，濒于失传。因此，急需做一些抢救工作，为后人保存下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整理有关西藏文献古籍，亦为当务之急。

但愿《西藏研究丛刊》问世之后，能在上述四个方面起到点滴作用。

编印这套丛书的工作量很大，困难很多，只能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逐年去做。计划在一九八二年

至一九八三年第二季度前付印的有下列汉文史料：
《通鉴吐蕃史料》；《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西招图略》、《西藏图考》合刊；《西藏宗教源流考》、《番僧源流考》合刊；《清代藏事辑要》；《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等四种合刊；《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
《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一、二、三集；《西藏研究论文选集》一、二、三集十六种。
一九八三年下半年。除继续编印汉文史料外，还将编印几种藏文西藏史料。嗣后，准备把一些重要的藏、汉文史料，分别以汉、藏文译出，编入丛刊。

《西藏研究丛刊》是一种史料性质的丛书，为保存史料的本来面目，编辑过程中只作标点和必要的校订工作，对史料的内容不作删节和改动。由于历史的局限，某些著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封建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糟粕，以及诸如讹传妄断之类的

谬误，请读者使用时自行抉择。

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加之缺乏经验，对西藏情况所知有限，编印这样一部长达千万字的丛书，深恐力不从心，其中选择不妥，编辑不当之处，敬请学术界和熟悉藏情的朋友们不吝赐教。

有关西藏的藏、汉文史料尤其是藏文史料，浩如烟海，十年动乱中散失严重。我们是一面搜集，一面编印，热诚盼望一切关心西藏学发展的同志，给予关怀和支持。若能以珍藏的藏、汉文文献见赐，我们将择优收入丛刊，并致谢意。

《西藏研究》编辑部一九八二年于拉萨

西 招 图 略

〔清〕松筠撰

吴丰培校订

西 招 图 略 序

西招图略一书，是驻藏大臣松筠所撰。当乾隆末季，廓喀尔侵扰扎什伦布之后，疮痍满目，藏民极度穷困，清廷特派重臣办理善后事宜，以工部尚书兼都统松筠主持藏政。松筠关心民瘼，重视抚恤，查他所撰卫藏通志卷十四，专设抚恤一门，亦见他对于救济民困，并放在当时施政的首位。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位宗教领袖，也在他的影响下，豁免了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的旧欠粮食及牛、羊、猪各项钱粮四万两”。而清廷也赏“前藏银三万两，后藏一万两，交给松筠等尽心妥办，勿使一夫失所”①。松筠又远巡边徼之区进行调查，对于贫苦之户，更加赈济。种子缺乏的，散给籽种；房屋破坏的，为之修建；徭役过重的，为之减免；乌拉之差，规定付酬。这些措施，是深为藏人所欢迎的。又写了这部著作，他自序说：“庶便于交代，以代口述之未尽者”，是记载他的管理藏政的经验，以告后任，主要是“为之教，为之养。”又说：“安边之策，贵于审势而行权。”于审隘篇主张“武备不可不修，采防不可不讲。”防微篇则说，对外须要“审辞推诚，宽而有制，慎选行人”；对内则说

“省税敛，稽蓄粮，耐烦克己，朴素俭约”②。所以清史本传称他“抚边多惠政，”固非过誉。又称“和珅用事，筠不为所屈，遂久留边地，在藏凡五年”③。可见他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在藏工作多时，是值得称赞的。但限于时代，许多陈腐之论，统治者的语气，须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仅二百年前为有用之作，就是现代也不无可以可取之处。故为重印，以供参考。

吴丰培记，一九八一年十月

①均见卫藏通志卷十四抚恤。按当时物价极廉，“商上所 属各处百姓，每年应交草粮折色银两，约一万两，哈达一匹，合银五钱。氍毹一个，合银一两五钱。”则万两数字，在那时是十分庞大的。

②均见本书。

③见《清史稿·松筠传》。

西 招 图 略 序

守边之要，忠、信、笃、敬也。莫不本乎格，致、诚、正。故格物所以穷理；致知所以通俗；诚意所以不欺；正心所以寡欲。忠、信、笃、敬于是乎行以之。钦承圣训；教以宽柔无分遐迩，一皆羁縻而向化怀德，是在修德也。然修德者必矜细行，而图治者宜防未然。因书二十有八条以叙其事略，复绘之图以明其方輿，名之曰西招图略。庶便于交代，以口述之未尽者。后之奉命驻藏君子，其尚有以发于予所欲言而不及者，尤厚望焉。是为序。

嘉庆三年中秋日瀚蒲松筠识

总 目 录

- 一、《西藏研究丛刊》出版前言…………… (1—4)
- 二、西招图略……………(1—30)
- 三、西藏图考……………(30—265)
- 四、喀木西南群说辨异……………(266—278)



《西招图略》目录

安边····· (1)	合操····· (14)
抚藩····· (1)	行操····· (14)
戒怒····· (2)	练兵····· (15)
遏欲····· (3)	申律····· (16)
抑强····· (4)	制师····· (17)
除苛····· (4)	驭众····· (17)
厉俗····· (5)	坚阵····· (18)
慎刑····· (5)	出奇····· (19)
绥远····· (6)	倡勇····· (21)
怀来····· (7)	谨胜····· (22)
成才····· (8)	善始····· (23)
述事····· (8)	持志····· (25)
审隘····· (9)	防微····· (26)
量敌····· (11)	守正····· (27)

西 招 图 略

安 边

安边之策，贵于审势而行权。盖势有疆弱，疆甚而不已则折，弱甚而不已则屈。所以权之使其不至折与屈者，威与惠也。威惠施之得当则安；失当则危。譬之我既疆矣，仍示以威，则威竭而不振；我既弱矣，仍施以惠，则惠衰而不德。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疆者利用惠，惠宜公而含垢，威宜慎而戒怒。否则虽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虽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夫复何济？故宜审势而行权，宜威则威，宜惠则惠。然后仁以厉其俗，左传：“仁以厉之”，所以厉风俗也。义以作其气，惩贪除苛，使知节用而爱人。并教以诚敬，示以忠信，虽蛮夷可冀知感知畏矣。久之，众心我同，则民胞物与之化成，于时保之，小心翼翼，固可永安乐利也。若夫汉之任尚，不听定远之言而僭事者尤宜深戒。后汉任尚代班超于西域。超曰：“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曰：“我谓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后竟失边和，如超言。

抚 藩

藩之所以宜抚者，羁縻而教之者也。譬如卫藏，达赖、班禅亦藩也，其性惟知诵经阐教，至其属下百姓如何教养，素本未

悉，是故圣皇钦派大臣驻藏为之教、为之养，所以安边抚藩也。抚也者，循循导其为善也。夫达赖、班禅原以慈悲为本，似不必导，然其慈悲本释氏之无为，知为已而不知为政。其属下噶布伦僧俗、营官、第巴、头人，或有苛敛以致百姓散亡而不之知。若因其不知而率为诋斥，则又非抚矣。必宜推广皇仁，以內地百姓平日如何教养，遇有偏灾如何赈恤，使之闻之，而后劝之严束营官、安养百姓、恤灾散赈。一切告示皆谕以圣主皇仁及达赖、班禅慈悲，仍使百姓感彼之德则其欣然由我治理而无梗矣。所谓纳约自牖，是必宜导者也。达赖有噶布伦等官，班禅仅有商卓特巴一人。伊等或有逢迎于我而蔑视达赖、班禅者，应即教诫，无使达赖、班禅寒心，可期各寺僧众悦服。盖其僧众强胜多于百姓，而百姓惟僧是敬且信，故宜羁縻善抚而善教之。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者，此也。

戒 怒

夫心平则鲜有怒色。无论汉、藩百姓，皆宜循循抚导，好言以教之，百姓知我善以与彼，则必倾诚向善，与我同心同气也。况外藩常恐为我笑其不谙中国仪制，倘有不周而见于怒，则其黠者面从而怨结，愚者面触而恨生。久之，酿成大事，岂非由我之不能平心所致耶！然其理之所应怒者，不可不怒也。盖所怒在物，固不在我。果能志以率气，而于应怒之事，正色谕以是非，于应怒之人，平心责以罪过，加之丁宁告诫——如父兄教诫子弟，不使有伤恩义——善言激发其天良，则无论智愚，莫不惟命是从。此不怒而威。久知，则必畏威怀德矣。岂独蛮貊，即以施之內地百姓，尤易感化也。至于我之所理事务或有过失，我之所用人役或有犯科者，切不可羞而为怒，尤不可将错就错。应张已过

而亟为正之、斥之，示以为大公，则恶者惩而善者劝，人咸悦服，岂不美哉！改过勿吝则吉，惩忿窒欲则吉而又吉。传曰：“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平心之谓也。

遏 欲

夫欲者，贪也。大凡蛮夷皆贪货利，故金玉珊瑚种种异物产焉。此盖天意也。何则？譬如中国为政，仁育万物，义正万民，宝善而弗宝金玉，是故中华鲜出异物，而独五谷蚕丝是产，以养人之正气。惟万国来王，各献厥贡，祝寿无疆，而圣皇厚往薄来，所以柔远人也。若夫钦差大臣，固不可收受蛮家之献，而况欲其宝货而贪取也。蛮夷惟知宝其货财，而我欲贪取之，——无论彼心难舍，敢怒而不敢言；——即其与矣，或无厌而复索他宝，虽云发价而不值其货；或以进贡为言，强取强买。——久之积忿必深，变生必大。此皆纵欲所致，起边衅，败国事，盖由于此。临时虽悔无及，欲之不遏，可乎！夫纵欲者不仁之甚也。非独边臣常宜遏欲，即内地地方伯守令，一有好财者则胥吏仆从，比然阴谋。必藉端勒索富民，倘不遂欲，或诬以他事，困于囹圄以辱之。由此或生意外之虞，深可畏也。传曰：“不仁者，以身发财。”余谓：“财未发而身已败，岂不惜哉，欲之不遏可乎！”至如西藏达赖、班禅以及属下僧俗，无不宝其古佛者。若驻藏大臣取之，其必与也。与则与矣，然其难舍也，亦如宝货。且曰古佛为卫藏之元气，取之则必有损于彼。夫如是，又何必取之失其向慕之心，况或为其所怨耶？取彼之怨，由我之欲。余故曰：“欲之不遏不可也。”

抑 强

夫强者不抑，则弱者无所措手足，固非久安之道也。藏地相沿，世家最贵布施，以献达赖、班禅，藉势以残卑下藩众。至于遣人边地贸易往还，所需背夫、驮牛以及食物、草料，皆出于百姓，而毫不与值。此盖达赖、班禅不知番庶疾苦，率与噶舒克即印照。之所致也。今虽严禁，第恐日久弊生，仍蹈故辙。固宜随时开导，使达赖、班禅深悉百姓疾苦，使世家人族戒贪，各守本分，则庶乎久安也。戒贪有道，自上率之而已。若夫驻藏大臣及文武官员，弗克自戒，而欲戒其世家之贪弗能也。必自上率以俭素，严束仆从，克己省费，所属文武以及兵役，毫无扰累番民，而后世家大族孰不戒贪而守分耶？余故曰：“自上率之而已。”

除 苛

除苛所以甦民也；甦民所以宁邦也。故驻藏大臣每年巡阅，藉以省敛安民，法至善也。盖班禅所属疆域有限，民地无多，不过札什伦布周匝耳。至达赖喇嘛所属：东北有哈喇乌苏，西北有阿里萨喀，东南有错纳工布、江达、拉里、硕板多、罗隆宗、江卡，西南有济咙、聂拉木、绒辖、喀达、定结、干坝帕克哩。此皆藏属边地。或当大路而差赋日增，逃亡日众。即如济咙内瑗堆一村，原有百姓五十余户，今止八户，而每年仍迫以原户差赋。其萨喀属，原有百姓一千余户，今止三百，而亦以原户迫索差赋。在在如此，民不堪命久矣。前因达赖、班禅蠲免番民钱粮具奏，仰蒙圣恩赏银抚恤，乾隆乙卯，既经达赖、班禅蠲免钱粮，复蒙

恩赏银两抚恤。边民乃得复苏。然其司事头目，贪饕性成，如不善为治理，虽岁岁恤赏亦不能拯救其民。于是乎为之除苛，为之减费，有案可稽。数年来民生庶几矣。惟其司事僧俗，不得渔利，久而或复藉词苛敛，固宜随时审察，以期番民永安乐利而本固邦宁也。

厉 俗

夫神道设教，仁以成俗。故仁以厉之，所以厉风俗也。无论遐方内地，各有所尚。譬如卫藏俗尚黄教，不过因其教而教之，俾僧俗相安而已。若夫内地牧守令长承宣教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叠叠日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后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知慈爱则不遗其亲；知和睦则无怨于人；知敬让则不竞于事；三者诚为厉俗之要道。其牧守令长未仕之先，读书稽古，莫不尽晓三者之要；而既仕之后，循循力行。凡所以移风易俗、还淳返素，无不由此要道也。至于蛮貊，尤为易治。果能推恩示信，格之以诚，则必惟命是从。更羁縻而教之，威使畏威怀德，互相和睦而已。一切服色、仪制，固不必责令尽如内地。本其俗而厉以朴素，矢恭矢顺可也。

慎 刑

夫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无不善，而情有恶焉。情之恶即欲也，欲动则情胜，不知自惩自戒，故犯者不绳以法，横流不止。然则用法固宜慎焉。必治狱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

源。先之以五听，参之以正验，如睹情状，使奸无所容。然后随事加刑，轻重悉当。赦过矜愚，得情勿喜。故易中孚象曰：“君子以议狱缓死。”所以审求其情，务加矜恤也。若夫西招因佛治狱，俗尚姑息，虽近矜恤，而义有未协。故定例唐古忒命盗案件情有可原者，准照夷例核办。罚偿命价。其与汉人及外夷远来贸易之人互相斗杀等事，则尽处以律所谓“噬嗑而享，明罚敕法”者，此也。然边境为羁縻之所，能行权方能达变，固非姑息，推量事之轻重，慎刑而适宜则可耳。盖刑之宜慎，非独边地，即内地固尝慎焉。凡监司令一有残酷，无不痛惩以法。仰见圣主恤刑慎之，自上而司刑，内外臣工无不仰承圣主体天好生之德，慎而又慎。所谓“议狱缓死”者，此也。盖残酷者非好杀人也，但云为吏宁酷，可免后患。此则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随罹重典，试问其后患何如耶？况人为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凡伐木、杀草、田猎，稍不顺时，即亏天道；而刑罚不中，伤天心、犯和气，莫此为甚。可无慎乎！

缓 远

荒服宜缓，而缓之之道，贵在羁縻得中，而又本乎自治。如卫藏迤西有廓尔喀，即荒服也。其界连济咙、聂拉木，而旁通绒辖、喀达、定结诸隘，是故境内常宜自治。必使番民休养生息，一无荡析离居之患，则荒服远夷莫不倾诚内向而听命矣。既已听命，亟宜绥怀以结其心。每遇朝贡之年，款待自有定例。若其平时遣人来藏请安，微献方物，自应收受，加倍酬答，酌量赏其来人，以仰副圣主一视同仁至意。如驻藏大臣巡边，伊或得信，遣人于界上请安，尤宜嘉其悃忱而优为酬答，假以词色而推诚抚绥。倘有恳诉，小则随事羁縻，以化其贪；大则奏请檄谕，以杜其

渐。至于我之边民，或有贪利欺凌外夷者，必应讯明奏请严惩，以示大公，则彼心感服。所谓绥远者，盖不出此。然酬答一切，亦不可过。过则近妄，妄则或致轻视而有失威重，所关非细。总之，夷性多贪，近之不逊，远之则怨。余故曰：“贵在羁縻得中也。”

怀 来

来者安之谓之怀，所以劳其远而慰其诚也。卫藏达赖、班禅本黄教之大宗，为内扎萨克六盟、外扎萨克四部及都尔伯特、土尔扈特青海各蒙古世所钦奉。六盟：曰哲哩木，曰卓索图，曰招乌达，曰锡林果勒，曰乌兰察布，曰伊克招。四部：曰土谢图汗，曰车臣汗，曰扎萨克图汗，曰三音诺彦。以上各蒙古游牧疆界，略见绥服图。而达赖、班禅自崇七年遣使恭进丹书克于盛京以来，各蒙古益加敬信。或遣人布施熬茶，或遣僧驻藏学艺，年年来之络绎。是驻藏大臣所应指导达赖、班禅推诚款待以示慰劳者也。至于藏地边外——如近阿里之拉达克汗部，又库诺汗部；又近宗喀之落敏汤部；又近帕克哩之布噜克巴部——亦尝遣使与达赖、班禅通好，并与驻藏大臣请安，是应面见来使慰劳奖赏，可使为我边地保障。又有巴勒布及卡契回众，常来藏地贸易，其有早年来藏安家以贸易为业者，是应严束仆从及汉番兵役，不得稍有扰累。至藏地东北一带，有三十九族，虽夷情部郎专辖，而统辖者驻藏大臣也。事无大小，必宜面询实情，教之、抚之，以期久安也。此外，尚有郭罗克、德尔格、乍丫等等番部，亦尝来藏瞻礼，藉以贸易，皆宜随事抚绥，教之恭顺，可期相安也。第恐不怀不来，与藏地有碍，是故述而志其概焉。

成 才

夫为治者本乎得人，欲得人则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譬如唐古忒性虽蛮夷，然其良知无不向上，岂其诸人一皆甘为小人哉！亦阴乎私陶成就之如何耳。故易中孚之指，盖谓上巽则下必悦从，是信及豚鱼者也。况唐古忒久沐皇仁，易于成就。盖成就之道有四：其性本多敬佛，则我率以敬礼而好言教以福善祸淫之理，俾知遏欲乃克恒得佛保。此其一也。其俗本多粗陋，则我率以朴素，而好言谕以节用爱人之善，俾知俭约始能福遗子孙。此其二也。其地本多无告，则应勤以稽访，而好言劝令蠲缓，俾知佛地尤宜休养，否则恐致朝佛人众耻笑。此其三也。其兵本多怯懦，则应励以勇敢，而好言谕令操演，俾知边防不可疏懈，否则恐致疆外各部轻视。此其四也。四者既明，我心获矣。鼓之舞之，因才器使，而我之良法使之推行，则庶乎其不差矣。如有贪暴者，必宜惩治而不为已甚，切不可发其阴私。尤宜恕其小过，谆谆如家人父子，善为开导，予以自新，则其良知岂有不若豚鱼者哉！余故曰：“人才易于成就也，是在为治者得人以教之耳。”

述 事

夫处一方，宜悉一方故事，述而书之，便览焉。自国朝崇德七年，达赖、班禅同厄鲁特固什汗遣使进贡以来，事迹无不载在典籍，夫复何述？然典籍在朝而不在藏。今唐古忒久安，其老者既稀，少者无闻，而圣朝复育之德日久，不可不知也。昔固什汗

占。康熙五十九年，抚远大将军王统师同平逆将军延信由西宁进征，底定西藏，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床于布达拉山。此复育之德一也。时拉藏汗之婿康济鼐有功，得封贝勒，复被噶布伦、阿尔布巴等所害。雍正五年大兵诛灭阿尔布巴等，藏地复安。此复育之德二也。时颇罗鼐有功，屡封郡王，及卒。其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袭封后蔑视达赖而苦害百姓，于乾隆十五年谋逆伏诛。奉旨除西藏王爵，一切事务由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相协裁决，于是藏地绥定。此复育之德三也。时藏地常恐准部骚扰，番庶不安枕席，后经大兵荡平准部，藏地乃得永安。而两次大兵平定廓尔喀，为之练兵设备，赈抚黎庶。似此复育之德不啻再造。是达赖、班禅、唐古忒僧俗，各宜深悉而不忘，亦在乎钦差善言提撕警省也。

审 隘

守边之术，宜乎审隘绘图，使各汛官兵熟悉道里厄塞，方于缓急有益。譬如藏地，从前因防准噶尔侵犯，故自前藏东北哈喇乌苏直至西北极边阿哩一带三千余里，原有卡防，其后仰赖天威，剿灭准部，乃除边患。今卡防久撤，无庸备述。至若西南，有萨喀、有济咙、有聂拉木、有绒辖、有喀达、有定结、有干坝、有帕克哩一带，既为沿边厄塞，皆宜审办详识也。聂拉木内，有定日汛守备一员，统领汉、番弁兵镇守。自定日三站至聂拉木，中隔通拉大山，厄塞天然。定日西八站至济咙，计有莽噶布堆官寨、洋阿拉山、况塘拉山、宗喀城、灵瓦昌峡、察木卡山梁、招提壁垒、邦馨，亦皆天然厄要。定日西南距绒辖四站，中有山峡崎岖，仅容一骑。又由定日西南入山，走札什宗隆迈三站，至喀达边隘，在绒辖迤东。中多厄险。定日西北，遥通萨喀游

牧，界连阿哩。此定日以外之形势也。定日以内两站，至协噶尔官寨，是为大路官寨。迤西数里，岩峡联络，一名罗哩，一名果琼拉，实为协噶尔屏障。协噶尔迤南亦通喀达，仅四站。路狭，更有吉拉大山。东南经春堆、玛布甲、仲乌拉山，直抵萨迦庙、路坦。巴勒布卡契等贸易，往复经此，是为通衢。协噶尔以内两站，至甲错大山，中有罗罗塘汛。大山迤西，地名拉固隆固。其西北越一大山，系唐古忒世家波绒巴游牧。东连洋阿拉，西接巩塘拉，毗连萨喀东界。其甲错本为天险，且有瘴气，内抵拉孜仅一站。拉孜东南两站，至萨迦。路坦。拉孜西北，十站至宗喀。沿途多险。拉孜以内五站，至后藏札什伦布。沿途险隘有四，自西而东：一曰科颇拉，一曰日东巴，一曰彭错岭，一曰格登山峡，因于彭错岭东岩道筑卡为隘，此后藏迤西，直抵拉孜之右路，亦通衢也。自格登山峡西南直抵拉孜之捷径，中有珠鄂咙山峡，仅容一骑，是为中路，最为险要，因于珠鄂咙筑卡为隘。自札什伦布西走那尔汤，越达克拉平山，山离札什伦布六十余里，尽可设伏，为后招保障。至岗坚喇嘛寺分路，西南过朗拉山，此后招重门保障，今仿八阵之法，于岭头堆立鄂博六十有四。经察咙蚕寨、曲多江巩阿尼巩三处卡隘，过阿仲拉大山转西，即至萨迦，是为左路，即贸易通衢。萨迦西南亦通喀达边隘。系由玛布、甲、春堆、宜霞尔、楚固尔、隆迈等处，共五站至喀达。自喀达沿边东行四日，可达定结边隘。自札什伦布经那尔汤对面入南山，走仁津孜塔克及拉固隆固，此一带九山九沟，险隘频仍。共行四日至定结。而札什伦布东九十里，有白朗官寨。此寨东南入山，经堆琼官寨、金谷、尔拉等山，金谷、尔拉一带皆为厄要。走错莫志，通海子南岸，共行六日至定结。由定结东行一站至干坝，又东三站至帕克哩，帕克里本名那木结噶尔布，不产稞麦。是为藏地南界。此外，东接布噶克巴所属巴珠布拉小部，而西南毗连哲孟雄部。——哲孟雄人民虽大半

已被廓尔喀侵占，然其部中有大河名藏曲，所有河北百余户，仍能保护部长，依河据险，坚守自固，盖藏曲水深流急难渡。源自喀达一带，众水汇流，至布鲁克巴界，而南入噶里噶达部。唐古忒谓南界有水城，无庸戍多兵，是为边外厄塞。——帕克哩以内四站，至江孜，沿途多有厄塞。由江孜至康玛尔一带有连山丛石；自康玛尔迤南间有山峡；而帕克哩东西南三面皆山，北有海子，名萨木错。江孜亦设守备，统领汉、番弁兵镇守。所有定日、江孜二汛，皆属后藏都司统辖。自前藏西南行七日，共六百余里；自江孜而西，过白朗共行二百余里，乃至札什伦布。此前藏直达后藏之正路。至沿途厄塞：自前藏起有曲水、有巴则、有春堆，皆在江孜以内；而江孜迤东有错纳、有工布，均为前藏南界边隘。前藏有通札什伦布捷径，系由巴则山阳西北，经行仁本山沟，较之正路可近两站。尚有北道：由札什伦布东北渡江，走阳巴井游牧共十站，即抵前招，路程与正路相等。险有德庆东山岩，道有巴布赖，长岭有玛尔，江有喇汤，皆为厄要。如由阳巴井东北行三站，可抵达木蒙古游牧。自此东北一带，毗连三十九族游牧，而正东紧接哈喇乌苏，直达西宁，均系草地。由哈喇乌苏转向西南，过呼微经达隆，共行九站，可抵前招。中有厄塞，不甚险要。此卫藏围圆大概，仅述要隘，绘图以示汛官，以重操防也。

量 敌

量敌所以慎防也。卫藏番兵虽多怯懦，如使其尽知敌势，而备悉战守之要，岂其怯懦不为勇敢耶！自天兵平定准部以来，卫藏武备偃然，且久不知恤民，以致寇至而无措，此即偃兵累民之大害也。今之所谓敌者，廓尔喀也。盖其俗也暴，其性也贪，持其强悍而不修德。然强者怨之归也，弱者德之助也。天道福善祸

淫，似此强暴何可久耶？其势如之，夫复何畏？其于戊申、辛亥两次入寇者，微幸耳。今藏地休养边民为之屏障，训练番兵为之武备，廓尔喀虽强，胡敢轻入耶？况帕克哩、定结，边外之哲孟雄部、宗木部，萨喀、宗喀，界外之作木朗部、落敏汤部，虽被廓尔喀强占，然人心未服，俱不无恢复之志。倘廓尔喀仍前不轨，即一面堵剿，一面飞檄哲孟雄等部，令其各复旧业，彼必奋然从命，则廓尔喀内溃，首尾不能兼顾，我兵剿办，固为易易。然武备不可不讲于平素，而所设番兵尤宜勤加教练也。卫藏四汛共设汉兵六百六十名，内除旗鼓、塘递及各行匠役，其能战斗者约五百。所设番兵三千，除旗鼓、守隘、各行匠役，其能战斗者约有二千五百。定日番兵内出防者共一百二十五名，定本五名。卡防有五：曰宗喀、曰察木达、曰杏岭、曰古拉噶木仲、曰霞多尔。每卡定本一名，番兵二十五名。后藏番兵内出防者共一百八十五名，定本七名。卡防七处，惟那克藏一处，住定本一名，番兵三十五名。其余六处：曰萨喀、曰喀达、曰定结、曰干坝、曰春堆玛布甲、曰萨迦。每卡定本一名，番兵二十五名。四汛统领游击一员，都司一员，守备三员，千把外委十一员名，唐古忒领兵戴本六员，如本十二名，队长甲本二十四名，队目定本百二十名，尽足调遣，是例操之外，尤应教以合操、行操、御敌、破敌之术。尚有达木蒙古骑兵五百，有马可备缓急，平时切莫调用。亦应严行操演，今著每年秋，轮调八十名来藏入队操演。方不至如前挫折。辛亥年，曾派达木兵于萨迦沟抵御，大有挫折，实因不教所致。譬如敌自济咙、聂拉木、定结三路入寇，其每路不过千数，我兵尽可以逸待劳。盖谓强敌者，唐古忒怯懦之谈。敌跣足著履而行，岂其不知深入无援而无粮以为畏惧耶？廓尔喀本不耐寒，向者两次入寇皆在夏月，若至仲秋则无能为矣。故辛亥年伊之入寇者，遁回约有二千人；经过喀达之霞乌拉山遇雪，冻死者千四五百；其得回巢者仅数百。即此可知其冬春弗敢入也。果其深入，是定结最近，则江孜守

备遣戴本同军功等，带兵由定结左路汪甸、小路、堆琼大路。入去邀击其后，而后藏都司遣戴本一员同把总军功等，由那尔汤入南山，经仁津孜塔克直抵拉固隆固极西之喀木巴拉山梁堵截。或敌仅在定结，而我兵即由多布札走错莫志通海子西岸，夜越定结东山，先以火弹烧贼营垒，继之以枪，而预约江孜所发之兵，乘势邀击，则敌败必矣。其由济咙、聂拉木入者，必经协噶尔走萨迦来扑后招。著后招都司即派如本三名同军功等，带领枪手番兵数百名，由左路朗拉山入于曲多、江汛、阿尼汛三处卡隘，分扎堵御；又于朗拉山石堆八阵处，按堆插旗，伏设大炮；其达克拉山左右两岩，亦令伏设大炮；并著江孜守备往守后招，而后招都司应即带兵多携火弹，由甲错大路前往协噶尔，与定日守备相协，设伏夹击之。可于本褚河桥或罗哩及果琼拉山埋伏。如敌已至萨迦，则我兵应由拉孜向萨迦庙，以捣其后，再调唐古忒、仲科尔额设乡兵数千名，拨弁督领分路助势，因险伏击之，敌其奔败必矣。所有彭错岭右隘，珠鄂咙中隘，最为险固，量敌不敢径入。即或其入，则我兵可由花寨子西之格登山峡堵截，最易得手。惟定日一汛，西南捍御聂拉木，正西捍御济咙；如两路寇入，定日守备可暂坚守本汛，及塘递不时飞禀情形，听候调遣。夫敌之入也，行走罔能迅速，且我有备，岂其不知耶！况一有警，则驻藏大臣一面具奏，一面祭告山川社稷，带领前藏官兵驰往；而即檄询该王，责以悖逆不法，且撤饬哲孟雄、作木朗等部，令其乘敌内虚往攻之，则其无能为矣。譬如敌既奔遁，则我兵即由济咙、聂拉木两路而进。其聂拉木道路虽险，若于八、九月秋高之际进兵，较比济咙道路尤易且近。盖兵在精而不在多。总之，权变在我，量敌之势，运心之妙，不战且胜，而况战乎？粮糗详见善始。

合 操

夫太平蓄锐，固宜专技练习，例操之外，务须一律合操：武备庶不虚设也。所谓专技者：有神火连环、有九子火弹、有马射、步射、有滚牌、刀矛、有执纛者、有背旗者。视兵之力，各专一技而散操之，既熟，则号令施焉。所谓号令者：中军挥旗，继以信炮，齐以海螺，鼓以进之，钲以止之。此坐作进退之令也。既悉，则使之先后而教焉。盖骑兵宜随帅纛而听令。必先之以神火，炮响三声齐打，进步连环，钲鸣而止。随吹海螺，而持火弹者发喊突前，施之既毕，听钲而退。随即击柝，步箭齐发，钲鸣而稍退。鼓响则滚牌、刀矛喊声跃出，随响排枪，各展技能。继吹海螺，所有九子连环神火由两翼飞出。而列之号炮三声，则众枪齐发，遂成圆阵。合围得胜：中军挥旗，乐奏凯歌：各行因钲随纛，徐徐撤回：麾下队长，齐声报捷。此太平蓄锐有制之军，堪称武备也。

行 操

绿营教场演阵，乃操兵常制，而不谙破敌之术，不可也，则宜行操。所谓行操者：各统领随时率同队长兵丁，先吹海螺，齐以列阵。阵毕，号炮三声，鼓吹而中，左、右三军稳步进发。约行五里，见有预立草堆，则中军挥旗，一声炮响，左右两军不动；独中军操演，一如合操节次。将操之际，中军挥旗，三声炮响，右军旁出。前进约行三里，又见草堆，则本队一声炮响，发喊操之。初以三进连环，继以火弹，又继以箭。时中军抬得箭弹，同左军相继趋至，一声炮响，独中军继右如前操演。将操之际，

中军挥旗，三声炮响，左军亦如右军旁出。前行三里，复见草堆，其响炮、操演与右军同。时中、右二军拾得箭弹已继趋至，独中军继左，响炮、操演如前。又前二里有草堆，其稍前左右各三里许，有先行潜发伏兵两队，静听中军九声大炮，两伏发喊突前，各离草堆一箭之地，挥旗勒住队伍。各响号炮一声，先操以连环九子，继以火弹，又继以箭。正演之际，中、左、右三军齐至。挥旗令吹海螺，合两伏军尽向草堆列为圆阵，鼓响演如合操节次。既毕，鸣钲收军。各兵稳步拾得箭弹，遂吹海螺，以右军为前军，以左军为右军，以伏右为左军，以伏左为后军，而中军挥旗，一声大炮，乐奏凯歌，各队响鼓稳步而旋。行操五队，旗本五色。旋归之际，中军如挥某旗令向某方向操演，则某队应令突出而往，复继发某队以援之。操毕仍归大队，徐徐均至教场，分列八队，一如例操收军之制。行操所以练习破敌之术，庶几兵心有主而气作，不畏强敌矣。此盖平原之操，以之变化、仰攻、俯压、履险、度峡，无一不可也。本年奏定，添设行操及仰攻、俯压、山操，所有前、后藏、江孜、定日四汛，操演俱已合式。

练 兵

练兵所以禁暴靖民也。虽例操之外，有合操、行操，然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可也。卫藏四汛，共兵三千。其队目定本一名，管兵二十有五；队长甲本一名，管兵一百二十有五；如本一名，管兵二百五十，戴本六员，分应各管五百。因令如本、甲本、定本各举各号一呼，则其本管番兵应声而至，作有差发之状。务于合操、行操之时，常令呼演左右前后，四路差发；或抢卡、或使埋伏、或使前驱开道、或使相水叠桥。以上号令，其如本、甲本，各以旗帜分色，别以番语“勇敢”等字为号。至于定本人多，其

口号、旗号，俱以唐古忒字母编之，无得重音，譬如字母之噶、喀、噶、阿四字，只用噶、喀、阿三字，以便远听易悉。但字母除去重音，仅得二十，盖足江孜、定日两汛，各定本二十名编号。其前藏、后藏各兵一千，定本各有四十，令编左噶、右噶、左喀、右喀而分别之，尽足四十矣。若夫例操枪箭，原为中的；而箭靶枪靶过宽，皆非定制也。盖箭靶宽不过尺二，枪靶宽不过二尺。各队操之自能中的，而枪箭随举随发，无不如意，则所向无前，乃为有济也。此固细事，似无庸书。然番兵之设未久，练习之法未淳，且驻藏大臣数年一换，而操防官兵更代有期，故书之以便交代。久之习惯自然，虽有强敌，弗敢入也。加之感化，使唐古忒与疆外诸番，咸同一家，则边民绥靖，万载相安矣。

申 律

易曰：“出师以律”，盖谓行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也。然行师之际而申律者，乃古之邱井所集之兵也。今则兵有营制，师律宜其素悉。平时操演之际，即当导之以政令，如师行所经之地，秋毫无掠，乃克成功。齐之以礼教，治军非礼，威严不行，言少长有礼也。不待出师而乃申也。律师之道必本乎帅，而帅则有文谋策，有武，勇仁，固须用之以文，齐之以武，守之以静，发之以动；兵之未出也，势若山岳，兵之既出也，形若江河；号令如雷霆，赏罚如四时；则帅乃可申律于师众也。盖律有十则，如师众既发，其有闻鼓不进、闻征不止、旗举不起、旗按不伏者，谓之悖军；其有动乖师律、反出怨言、不听约束、梗教难治者，谓之横军；其有弓弩绝弦、箭无翎鬃、枪无弹药、旗纛凋弊者，谓之怠军；其有更筹违度、声号不明、扬声笑语、蔑视禁约者，谓之慢军；其有谣言诡语、造捏鬼神、假托梦寐、邪说蛊惑者，谓之妖军；其有所到之地凌侮其民、掠人财物、污人妇女者，谓之乱军；其有私进帐下，潜听军机、论之于外，闻之敌人者，谓之盗军；其

有出越行伍、搀前落后、夺人首级、恭为已功者，谓之诡军；其有观望寇不审、探敌不详、多而言少、少而言多者，谓之误军；其有主掌钱粮、给赏不公、阿私所亲、结怨士卒者，谓之弊军；此十则。乃军行所必用，固宜讲于平素，俾知犯者定按军法分别重处，则军政有制，武备俨然。是誓师不必待于临时，虽唐古忒番将番兵，如此训而用之，可期不畏强敌矣。

制 师

兵众曰师。师贵有制。而制师之道，莫先乎赏罚；然而赏贵先而罚宜后也。夫何所见？师之为象也，坤顺在前，坎威居后；故凡制师者，以赏前导之所以顺也，以罚后威之所以行也。易象已著，弗可违也。陆宣公曰：“赏先卑远则功不遗；罚先贵近则令不犯。”李卫公曰：“孙子云：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为将者，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行罚。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又曰：“赏不踰时则可，罚不待时则未可。当念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则刑不滥矣。”卫公妙达兵法，所言固善。譬如卫藏番兵，善为训练，咸克精锐，而必有爱结于彼，乃能心德于我耳。若爱未加而于较阅，率以威示，则恐众心不服。用之，鲜克济也。宜遵师象，先赏而后罚，则庶几矣。然赏不贵金，贵乎辞色，奖之以知劝；罚不在刑，在乎诫恩，教之以知耻。周官之法，虽坐作进退之末，莫不有节。若平时不讲，不独无以制师，而一旦缓急，何以应敌？是则行师、馭众、战阵、营垒之事，不可不讲于无事之时，而师有节制，固所不待于临敌乃誓也。于戏！寇贼奸宄，盛世有所不免，则制师之道安可不知不讲哉！

馭 众

馭众所以干事也。凡为将者，果知仁爱吏士而能儉己抚众，

乃得人欢心也。否则虽严示威罚，亦仅得面从，是克畏威，弗克怀德，众志成城，夫复何取？所谓俭己饯众者，每薄于自奉而恒与士卒同甘苦者也。三略不云乎：“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合而不离，用而不疲，以其思素蓄而谋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盖将视兵为赤子，兵必视将如父母，理固然也。盖遐荒馭众，尤宜诚信，示以胞与也。如卫藏将领俭以抚众，视戴本、番兵一如子弟，则其无不父兄以视将领；而遇有缓急，亦无不倾心尽力矣。或有养尊处优者，独不思圣主视民如伤，尽为赤子，而于边徼蛮夷尤为矜憫，况臣下而不知仰体可乎？且于蛮夷必大度以抚之，循循而教之，既得其欢心，则惟命是从。而驻藏大臣统而馭以仁爱，教以忠顺，其德我既深，则众志成城，干事克有济也。

坚 阵

阵者定也，行之惟坚也。军阵严整，敌望而畏之，莫敢战也。大凡外夷军旅，恒无纪律，而兵法之直木、方金、锐火、曲水、圆土、一无所知也。如敌为圆阵，我以直阵攻之：木能克土也。敌为方阵，我以锐阵攻之：火能克金也。敌为曲阵，我以圆阵攻之：土能克水也。敌为直阵，我以方阵攻之：金能克木也。敌为锐阵，我以曲阵攻之：水能克火也。况兵不在多，顾用之何如耳。谢幼度以寡击众，即锐以克正也。秦苻坚寇晋，众号百万，列方阵临淝水。晋将谢元兵仅三万。元使谓敌曰：“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君缓轡而观之，不亦乐乎？”坚曰：“但却，军令得过，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遂麾使却，众乱不能止。元乘其乱以精锐八千涉水决战，坚兵自蹈藉死者蔽野塞川，余众宵遁，闻风声鹤唳皆疑为晋兵。此盖锐以克方，一麾而乱，兵多易老，一败不支，自相蹂践，复何为耶！汉光武于昆阳，以数千人破王莽百万之

众。势亦同然。继之临机应变，方略不同，在乎用之何如而必须行止，惟坚如山岳之不可撼也。故战阵之事，不可不讲于无事之时，而况守边者乎！

出奇

行兵之道，贵乎出奇。所谓出奇者，盖因敌变化奇正选用耳。若夫猝然遇敌，只宜勒马严阵，分中左右三队；先以右军旁出放枪邀击其左；继以左军突出，攻其右胁；敌势既乱而中军齐发，一鼓作气，取胜必矣。奇正选用者此也。务在号令精熟。如诸葛武侯擒孟获于南中；武侯以蜀之南中险远，虽破之今日，恐明日复反，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未可仓卒。因欲攻其心而服其心。遂至南中，所在战捷。有孟获者，素为夷、汉所服，收余众而拒之。武侯欲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间。获曰：“向不知虚实，故败。今抵如此，即易胜耳。”乃纵，使更战。出奇兵七战七擒，而犹道之。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大树将军破赤眉于崤底；光武将冯异，建武三年拜征西大将军。时邓禹要异共攻赤眉，异以贼众尚多，可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禹不从。遂大战为贼诱败。禹脱归宜阳。异弃马步走归营，坚垒，收散卒与贼期战。使壮士变服与贼同，伏于道侧。贼使万人攻异前部，异裁出兵救之。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晨，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不复识别。贼遂惊溃，追击，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万余人。异字公孙，为人谦退，不伐行，遇诸将辄避道。进止皆有表率，军中号为整齐。每诸将并坐论功，异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耿伯昭收张步；耿弇字伯昭，建武五年，诏弇讨张步，弇引兵而往，从朝阳桥济河以渡。张步闻之，乃使大将军费邑军历下，又分屯兵祝阿，别于泰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弇渡河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开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已破，大惧，遂空壁亡去。费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扬言三日后悉力攻巨里，邑闻即自将精兵三万来救之。弇喜谓诸将

曰：“吾所以扬言者，欲诱至邑耳，今来适其所求也。”即自引精兵上陬阪乘高合战，大破之，斩阵斩邑，既而收首级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洵惧，费敢悉众亡归张步。奔获其积聚未下者平四十余营，遂定济南。张步都剧，奔激步使自米战，步闻大笑，乃引兵二十万至临淄城。将攻奔，而奔示弱以盛其气，乃归小城陈兵于内，使别将御之。步气盛直攻奔营，奔登高望之，视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阵。大破之。明旦复战，又大破之。奔度步困将退，预置左右翼为伏以待之，人定时，步果引去，伏兵起纵击，复大破之。步还剧，奔追之，步奔平寿乃降于军门。奔传步诣光武，行在所而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诣旗下，众尚十余万，輜重七千余。两皆罢遣归乡里。狄武襄败夏人：狄青字汉臣，宋宝元间，赵元昊反，青尝以寡敌众。预戒军中尽舍弓弩皆执短兵，密令闻钲一声则止，再声则严阵而附却，钲止则大呼而突之。士卒如言。屡遇敌，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皆却。夏人大笑曰：“熟谓狄天使知兵？”正在笑语钲声止，忽前突之，夏兵不防而大乱，遂大破之。一皆因敌变化奇正迭用也。若子龙之开门却敌：汉昭烈既遣黄忠新夏涪，曹操来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黄忠谓：“可劫取，”并以子龙兵随往。过期不还，子龙将数十骑出营视之，猝与曹遇，为其前锋所击，方战，其大众至，势逼，遂前突其阵，且斗且却，魏兵散而复合。子龙既还，趋营，而别将张著被创。子龙复驰马迎著归营。敌追至，时沔阳张翼在子龙营内，翼欲闭门自守，而子龙更大开门，偃旗息鼓，操将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死者甚多。明日，昭烈至营，视昨日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盖子龙用兵与武侯相类：营外早伏劲弩，是动止谨慎也，无论敌进与退，必为所败。守约之决意徙营：唐尚书裴行俭字守约，高宗诏为定襄道行营总管。大军次于单于。比暮，立营埴濠，既周。行俭命徙营高岗。吏曰：“士已安堵，不可动。”弗听，促徙之。比夜风雨暴至，前营所水深丈余，众惊骇，问：“何以知？”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不必问所以知也。”盖风雨之占，或有应者。如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等日，往往竟有疾风暴雨，为将者岂可不知，况无论有雨扎营固宜高岗也，皆理也，非奇也。卫藏地处极边，兵政之术益宜讲习。

倡 勇

盖倡勇有道，作气为主；而结人心，又为作气之源。唐古忒性虽怯懦，然其间阎之间，往往争斗戏笑，亦有卒然或至杀人者。当其发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气使然也。藏属番兵岂独无奋勇之气？惟在领兵将弁平日教以知方，临时倡以勇敢，一人奋然争先，则翻然勃然者相继。是勇必宜倡，而倡在将弁，更在乎驻藏大臣砥砺有素也。所谓砥砺者，使各汛绿营官兵尽悉忠义之理耳。果知尽心厥职为忠，联属番兵为义，凡操防将领能示亲爱于番众，则汉番一体，众志成城。一有缓急，将领倡之，众必翻然勃然而为制胜之师，有必然者。或将领自大蔑视番目、番兵，是不学无术矣。其故何也？换防来藏者皆阳也，其居本地者皆阴也，阴为坤，阳为乾，易象乾下下者内也，阳位居内，尊而为之主，固非卑鄙。坤上上者外也，阴位居外，卑而为之用，固非长傲，谓之泰。是上下交而阳不自大，谦卦六爻皆吉。所以能泰也。坤下乾上谓之否。是上下不交而阳徒自大，所以致否也。如此，则有事非但不能倡勇，抑或反致僨事，害莫大焉。夫气不交则庶物不育；情不交，则外夷不和。试观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而后岁功成者，其上下交故也。诚不宜自大，而尤宜洁己以裕下。夫何故？易之取象也，损上益下则曰益，损下益上则曰损。譬如我约己而裕于人，则人必悦而奉我，岂不谓之益乎！我蔑人而肆诸己，则人心必怨而悖我，岂不谓之损乎！故洁己者人皆悦而谄之，否则人或怨之，况将领月得盐折有定，倘不节用，必致有藉于人累非浅鲜。宁可洁己自厉，不使有藉于人，是自损者，人益而自益，众悦而诚服。遇有缓急，一经倡之，众必翻然勃然，勇气百倍，何敌不克也！顾谦卦既称劳谦君子有终吉、又云：利用侵伐，利用

行师者，皆此义耳。

谨 胜

夫为大将者，凛凛若负重而履薄冰，战战如登朽木以临万仞。曰谨胜者，言既胜之后，益宜谨慎也。卫藏边地皆山，易为设伏。譬如敌寇深入，既败，一时不能奔回，或即舍命因夜潜攻。是既胜之后，即宜分兵设伏，邀击其后，使其首尾不顾，取胜尤易。况古人有以石为兵者，有以牛为阵者。后招札什伦布迤西，中左右三路，直至定日、聂拉木、宗喀、济咙，无论高山平地，皆有石子；而定结、喀达一带皆然。以跣足步行深入之敌，一经奔败，我兵先于其归途山弯高岗，设伏三五处，视寇既近，先响号炮，遂以乱石抛击。当其魂荡之际，大兵随后追剿，寇其片甲无归矣。或接仗之前，因夜先用牦牛卫藏牦牛极多。束草于尾，草尽贯油，以火燃之，尾痛，牛奔向寇。随以经鼓喇嘛念经之鼓极多。播之振之，牛至寇乱，大兵分路掩击，断无不胜之理。我兵既胜，必宜防其舍命还攻，应即设伏绕其后路，以分敌势，随在邀击，取胜必矣。然金鼓旌旗，最为紧为。兵法云：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所以一三军之耳目。最为切要。而要知右白、左苍苍为青色，即蓝旗也。后黑、前赤，与夫中黄，乃为五行之制，天道之胜也。边地操防皆用绿营旗帜，然即有行操，必宜五色。兵法所谓：“左将苍旗，右将白旗，中使黄旗，后军用黑，前军用赤，五行之制也。”又云：“如敌从中军突出，则应之以左部青旗；敌从离方来，则应之以后部黑旗；敌从巽方来，则应之以右部白旗；敌从前方来，则应之以前部红旗；敌从坎方来，则应之以中部黄旗。天道之胜也。盖天道五行，怙恃大军而扶正靖逆者也。倘敌寇盗贼亦知仿用此术，则是谓之逆天，一定亡不待时矣。凡为将者，固宜深悉，而必须号令严明，矢谨矢慎，可保常胜；且宜胜后益加谨慎也。

善 始

何谓善始？太平制锐，所以练军实而备缓急；而缓急之始，又莫不以粮糗为急：所谓善始也。藏地无米，惟产稞麦，番兵糗粃是食，粮糗庶为易办。至于在藏绿营官兵，平日所食稻米，皆由边外布噜克巴等部采买运藏应用。如有缓急，米买不及，自应亦以糗粃为食。乾隆五十三年圣皇训示：番兵既食糗粃，其绿营官兵应即一律廩给。所谓振廩同食，上下无异，示与番兵同甘苦也。从前运粮，无不沿站雇夫背运，或雇驴骡驮运者，固属有济。然番民无多，驴骡有限，倘有不济，则师不宿饱，所关非细。是平素之储稞麦三千石，共一万九千余克，并布达拉硕内存储达赖喇嘛之庄头所纳青稞五千克，藏斗曰克，其六克有奇，足敷内地一石。倘有缓急，尽可发给噶布伦各世家及藏市出卖糗粃之家，易其现有应用。是足卫藏各汛汉番官兵三月之食。此外各处营官寨，亦贮有达赖喇嘛之庄头所纳青稞，昨经查明，通共二万九千二百余克。以之碾为糗粃，是又足食三月有余。连前共计足食六月有余，乃知前任喇嘛萨玛第巴克什之功矣。设有不敷，其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之拉孜地方，产粮较广，而前藏所属山南、琼结一带，直至工布，达克布所产青稞，素称充裕。倘或必须多备，尽可发价采买。然各庄头每年共交青稞四千四百余克，除备水旱偏灾赈抚约需一半，则再十年更可积二万余克。是应驻藏大臣每年考查者。数十年后，在藏汉番官兵可得两年储，诚有裨益。况此项本系从前奉旨驻藏办理商上事务之喇嘛萨玛第巴克什、阿旺楚勒提本念灾荒之毫无储备，计庄粮之稍有盈余，因令各庄头以其每年例交商上之青稞若干克内，十克扣存一克，就近各交营官存贮，以备应用。诚谓美政。兹已立案，任任俱可稽查。复令于所交青稞十分内，以一分折收料豆，并贮营官寨内，以备官差喂马之需。譬之敌于仲夏入寇，盖济咙、聂拉木以内，地气寒燥，而阳布终年温暖，雨水频仍。其人但能耐暑而不能耐寒，且

跣足步行，不敢早入亦不敢久羁我之境中，计其窺伺不过在仲夏间耳，则我兵邀击追剿约需两月，可抵阳布。廓尔喀巢穴名阳布。闻得壬子年大兵进剿，时值仲夏，其境内气候潮热多雨，究不若秋日晴爽更易得手云。即至，即可因粮于敌，廓尔喀王本部兵民有限，所属百姓皆巴勒布土著之民。闻得该王建塔，原估七年竣工，而现在严催以五年期，于是百姓深为苦累而潜逸他乡，是民心失矣。该王之叔，一名巴都尔萨野，一名玛木萨野，皆其干事者。该王弗克信用，以致巴都尔萨野忿闷而毙，而玛木萨野竟自率兵五百逃往第里巴义即甲噶尔部，是骨肉离矣。况其所用之噶箕皆非旧时之人，无一能结民心者。料其不入则已，既或其入，则我兵进发之际，飞檄先为通行晓谕其众，示以除暴安民之义，熟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故敢期以因粮于敌。此特泛论武备，谨为交代而书，固非真欲用兵。若恃为无恐，又我辈所宜戒而又戒者也。以捣穴擒渠、振旅旋藏而计之，约需百三十日，现储六月之粮，固有余也。尚有所谓仲科尔世家之额设乡兵暂守卡隘者，虽有自行裹带，更可以此酌给口粮，则必感激尽心所事耳。储既备矣，运宜筹也。前藏所属草地：有哈喇乌苏、有阳巴井、有玛尔江、有那木鲁、有那克藏、有波绒巴、有萨喀，皆有牦牛，按道里之远近，雇觅数千头，不独载粮及铅弹火药一切辎重，且可为沿边随在战阵之具，夜用火牛。更可价买数百以为军食。既至济咙、聂拉木，入其境则牛不能行，然路近矣，尽可裹粮而进，先以牛肉炙干捣碎，每兵裹带一斤，足余半月，实可以养人助气。是行兵善始，以粮糗为急，故略计而书之。虽然，兵，凶器；战危事，非逞胜也。其廓尔喀果能世世啣感天朝再造之德，而与唐古忒恒久和睦，夫复用兵何为！况荒夷言语字句，素多粗陋，倘其小有不顺，自应善为解释，教以恭顺之道。如戊申、辛亥之役。缘达赖喇嘛商上旧铸银钱同廓尔喀所贩银钱，一律行使，其达赖喇嘛之钱成色虽低，藏内久行并无滞碍。乃廓尔喀于乾隆五十三、六等年，以其所贩银钱成色较高，意欲以一当两、当一个半行使，因之起衅。当时若即详切晓谕，当不至此。嗣后倘有从旁愬其行迹不轨者，不妨即行檄询其故，谕以利害，并为推其实无不轨之事反复开导，

则必倾诚稟诉原委，益深感悚。因之更申教饬而抚慰之，固可宁人息事。若黑白不分，率议征进，既失字小之道，且非所以仰体圣皇复育恩施准其投诚之意。然安不忘危，兵不可弛，是太平之日，正讲武之时。传曰：“有备无患”。此之谓也。

持 志

勇者不惧，能持志也。盖将无大小，能守义以持志者，必勇且忠矣。若穆元戎之持志威敌，可谓勇者不惧，固为将之表率。乾隆戊申，廓尔喀既退求和，时松潘总镇穆克登阿奉差直抵阳布，而夷酋设旁坐，列兵执戈以待。穆公既至，神色不动，谕以天朝大员理应正坐，尔岂不知礼耶？遂令通事译谕，将伊正坐的喇嘛推下使之旁坐，而穆公正坐谕以大义，众皆悚惧而服。盖死生分内之事，本无可惧，此公中心有主，能持大义，故无惧焉。驻藏将领咸宜体玩穆公之心，恒以自励也。而海超勇之决意夜渡，乃克，七战七捷，亦能持志惟坚也。辛亥年，廓尔喀入寇。海公奉命为前锋，于壬子夏驰至宗喀，探知敌在察木卡，遂督兵前进。而卡北有桥为敌拆断，时已天晚，而涧水汹涌，未可轻渡。公意以既近贼营，缀之恐致奔逸，因暂营东山，饭毕，乘夜身先率兵渡涧。会明至卡，奋勇攻击，敌竟无一得脱者。用挫其锋，于是福、惠二帅乃得并进，每战克捷，实公决意渡涧之功也。若夫阿文成公收金川，固圣主之德威所致，亦公之持志精忠奋感而成者。乾隆癸巳，大兵进征金川。前军于木果木失事。时文成公奉命督剿，既至木果木，泣而誓之曰：“如不生擒贼酋，不名阿某。”凛遵圣训，设法进讨。卒克。捣穴擒渠，是能持志坚定，遂成大功，宜乎锡爵诚谋英勇也。至于平伊犁、定回疆，所事大臣坚以持志者，其武毅谋勇乎！乾隆丁丑、戊寅数年间，兆公奉命，既平伊犁，旋定回疆。持众善守，常能以寡击众，蒙恩赐爵武毅谋勇，固其坚志效忠所致。然国朝忠诚宣力名垂竹帛者，不可殫述，兹聊叙一二，以见能持志者之伟绩。而穆元戎之临事不具，又为驻藏将领所宜留心体玩者也。

防 微

防微所以销患，不可独事武备而有忽微细也。卫藏地处万里之外而治理者惟两钦差，倘不防微杜渐，则患生而不知所自，害莫大焉。盖销患之道有三：一曰审辞推诚；二曰宽而有制；三曰慎选行人。如廓尔喀遣人有所禀诉，或恳乞照旧行使银钱，则两钦差先为译阅来禀，遂按成例，商定而后接见，复视其口述来意如何，善言推诚以答之。事小则羁縻以理，事大则晓谕以例，不使有伤伊之颜面，随即奏请圣训办理。此审辞推诚，可以消患者一也。至其在藏贸易巴勒布头人，如代该王有何禀诉，则应假以辞色，先询伊等所见何如，然后公同商定而晓谕之事。虽无理亦不必面为诋斥，切不必详询其部落情形，免至妄生疑惧。此宽而有制，可以销患二者也。至其数年一次达赖喇嘛遣人阳布，名曰刷塔，藉以采买香料，賈迁有无，本为两有裨益，以故载在定例。然每次所遣之人，钦差固宜谕令噶布伦等结保可遣者遣之。临行之际，必谆囑其到彼不可探其部中细事，切不可勒买勒卖。闻得乾隆五十三年初次釀事，多因刷塔之人希图便宜，勒买物料所致。今询其人已故，是无从考查矣。总期照依市价公平交易，按限旋藏。此慎选行人，可以消患者三也。三者既尽，外患之渐杜矣。而内患之渐尤宜杜者，一则省税敛；一则稽蓄积；边地百姓例交赋纳，倘过歉收之年，应即酌量蠲缓以结其心。是宜岁岁秋收之际询访情形，有，则即令达赖喇嘛告示分别减免，使之感激慈悲。而严禁番目不致稍有苦累番民，是为最要。至于布达拉之外商及大招商上，以及硕内所贮一切，曾有谕旨着令督查，是应常同济咙胡土克图详飭所司之商卓特巴、硕第巴等，各宜慎重其事，以免盗用及任意支领之弊。积蓄有余，则于达赖喇嘛一切用度庶免缺乏。总之，两钦差仰遵前旨，洁己奉公其事者，自不敢明目张胆作弊。如其些小者，亦不必苛求，有时羁縻之道。一则耐烦；一则克己。卫藏汉番员弁及达赖喇嘛各胡土克图如有禀诉，两钦差悉心商妥，再为谕知遵奉。其唐古忒事件要紧者，一皆商知达赖喇嘛、济咙胡土克图及众噶布伦，依理而行，庶免嫌疑。即其寻常事件，亦宜耐烦关会而后行，毫不

勉强，乃有益也。至于两钦差一皆骨肉也，以骨肉而钦承君命，远驻万里之外，其互相箴规，日亲一日，固不待言。然各有仆从及随侍兵役，岂尽能体贴无一造言生事者。是在两钦差一有见闻，须先克己，有则改之，不妨明白相告，切勿饰己之非。如果毫无，则彼此面晤，以清语密问而明其伪，久久益信，则无敢施其伎俩矣。四者既尽，内患无由而生。譬如人之一身，五内和平，外感无自而入，亦内外交养之道，固不可视为微细而忽之。余故曰：“不可独事武备也”。易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言既济之极，恐水火相反有致未济，故不可不思虑，以预防其患。盖防微杜渐，所以销患，岂独卫藏已哉！

守 正

守正所以示信而义正荒夷也。廓尔喀固为唐古忒之强敌，然既知畏天威而衔感圣德，廓尔喀巢穴在前藏西三千余里，乾隆辛亥年与唐古忒构衅，扰至后藏札什伦布。仰赖天威，遣将统兵深入其境，屡战屡捷。已至堆补木地方将近阳布，其全部胆落悔罪，哀恳乞命。于是圣皇好生恩施宥过，准其纳款投诚。是驻藏大臣尤宜示信而谕之以义，俾之恒久相安，乃所谓守正也。譬如我之练兵设备，原所以卫邦卫民，固非独因廓尔喀而设也。设以兵强妄自夸张，则非守正。而或致唐古忒亦恃兵强率轻言讥诮，致失其向化之诚，殊非守正之道。虽云其部落百姓积怨，而其骨肉荡析，然或一旦知悔，则必能善抚善睦。是应语言之便，劝谕唐古忒不可轻议彼之是非。询之輿情，阳布本巴勒布地。从前巴勒布有三汗：一曰库库木，一曰叶楞，一曰布彦。其廓尔喀原系巴勒布所属一小头目，即如唐古忒世家之类。其本巢在阳布西南，相距七日路，后因巴勒布三汗彼此不睦，属下怯懦，由是廓尔喀乘势占据阳布，已将三十年矣。然察其俗尚以及闾部情形，恐非久荷天庥者。盖闻其俗，该王如染毒疾，或密派兵役深夜四出，盗斩人头若干颗，供献护法以为祈禳之术，是何凶暴也。且不知抚恤属下百姓，又常与甲噶尔属之那布巴头目争兵不戢。闻甲噶尔、第里巴义等部较比廓尔喀势大，况廓尔喀本

部之人不过数千，而如此贪暴，何能持久？其后或能善抚所属恒与邻封讲信修睦，则庶几绵远耳。但于此等荒夷，惟应凛遵训旨随时羁縻，俾知感畏而已。唐古忒尤不可望生议论，倘其属下噶箕人等背其王而有所稟诉，丙辰夏有案，则宜具奏请旨，或应掷还原，或应檄询该王，统俟训示遵办。所谓义正者，盖不出此。此亦守正之一端也。或其部落因甲噶尔贸易有所稟恳，应即善言驳飭，以示大公。昨岁丁巳，廓尔喀曾为甲噶尔贸易者，不似从前常走阳布，而径行噶里噶达及布喀巴等部，以致伊部贸易缺乏。恳乞飭令噶里噶达头人勿使甲噶尔商回〔叛〕经行彼部，仍走阳布贸易，方能有益。因谕以甲噶尔及噶里噶达等一如尔部，且尔与彼本各无辖，今为尔部有益转飭伊等遵奉。则伊等必以于伊无益而稟恳转飭尔部遵奉，是则反与尔等不便，莫若尔部自与伊等讲和。总之，经过商贩果能薄收其税，则来者必多，可望恒与尔部有益。该使闻之唯唯而去，旋即奏蒙圣鉴有案。伊部或与外邻有何事故，尤应置之不问。是又守正之一端也。癸丑孟春，廓尔喀贡使在京，曾稟请倘有外邻欺凌伊部者，可否仰邀天恩发兵拯救。遂蒙圣明指示，著军机大臣谕以和睦邻封，则断无欺凌。如帮尔兵，则彼亦如尔等稟诉，尤于尔等无益。该贡使深为佩服。将来如其力乏，设有稟请帮兵之事，应遵前旨谕驳，并开导使知和睦邻封之利，彼必遵奉。或其穷蹙已极，意以既系天朝属国，应即发兵拯救，频来乞请，尽可谕之。以巴勒布三汗先年亦曾纳款入贡，与尔等今日无异，乃巴勒布不能自树，被尔吞并，时天朝并未发兵问尔之罪，是现在尔部之事亦与巴勒布同。况尔投顺以来，仰蒙大皇帝复育生成，每降敕旨训以和睦邻封，谆谆教诫。尔等不知稟遵天语，妄行构衅，以致如此。且兵本凶器，不得已而乃用。天朝所属外藩众多，无不仰遵敕谕，与邻封讲信修睦。尔等现已违悖敕训，若据实入奏，必致尔等得罪。应即悔过，与彼修好，仍前和睦，患可立解矣。如此驳飭，伊或以从前曾为唐古忒用兵于彼为辞，乃乞拯救，便谕之以藏地久设驻扎大臣，凡有驻扎大臣处，所遇事例应遣将统兵办理。其无钦差之地，向不发兵。尔部并无驻扎大臣，其巴勒布即系旧日明验，今如帮兵于尔，其巴勒布等设以旧曾纳款为辞，有所恳请，则于尔等尤为不便。尔宜自责竭力议和，不可恃强争胜。再，从前哲孟雄、作木朗等部，曾以尔等侵

古彼之人户地土来求唐古忒帮兵，唐古忒凛遵定制，并未遣兵拯救。即此一节，尔等尤应感激唐古忒也。如此反复晓谕，退回即行具奏请旨，定蒙圣明指示，更得有所遵循。此盖备而不用以便交待耳。然唐古忒素本法儒，性复多疑，如定结、帕哩界外之宗木、哲孟雄及阿哩萨，喀宗界外之作木朗、落敏汤等部，虽被廓尔喀侵占，因其人心未服，故廓尔喀每岁收取钱粮，俱系带兵往讨。丙辰冬，有阿哩所属之布陵营官禀称，闻得廓尔喀有兵及边，未知何故。因即缴询该王，旋经具禀，乃知其余作木朗等讨取钱粮之故。昨岁季冬，复有定结、帕克哩两营官禀称，廓尔喀兵至宗木及哲孟雄部，是以唐古忒辄生疑惧。后经访询，仍系收取钱粮，并无他故。是此等疑似之禀，如不详细查察，岂不徒自摇动人心耶？然亦不可驳伤其禀，致启蒙蔽之渐，是宜镇静为主。是武备不可不修，操防不可不讲，爰绘散总之图，俾知舆地之险，固我疆隅，化彼覬觎，其率服即叙，莫不畏怀而乐享升平矣。

西 藏 图 考

〔清〕黄 沛 翹 撰

李培荣 付 梓

李宏年 同 校

李文江

《西藏图考》 目录

卷之首·····	(33)
序·····	(35)
例言·····	(38)
宸章·····	(40)
卷之一·····	(46)
西藏全图小引说·····	(47)
沿边图说·····	(52)
西招原图说·····	(67)
乍丫图说·····	(70)
卷之二·····	(71)
西藏源流考·····	(71)
续审隘篇·····	(79)
内地程站附考·····	(83)
卷之三·····	(87)
西藏程站考诗附·····	(87)

卷之四..... (123)

诸路程站 附 考..... (123)

卷之五..... (135)

城池、津梁、关隘、塘舖、山川、公署、寺庙、古迹、土产 汇 考..... (135)

名山大川 详 考..... (161)

卷之六..... (179)

藏事续考..... (179)

卷之七..... (201)

艺文 考 上，附奏议..... (201)

卷之八..... (231)

艺文考下，外夷附考..... (231)

附：

喀木西南解说 辨 异..... (269)

序

光绪癸未之春，廓尔喀所属之巴勒布商人在藏被掳，唐廓有衅，事久不决。次年春制军丁公虑有边事，以状闻，奉命使士彬驰往勘办。士彬于甲申四月衔命出关，闰五月达川藏交界。时唐廓已闻风震慑，和议有成，藏使亟以入告。士彬乃退次于巴塘候旨，旋蒙俞允，士彬遂归。夫唐古忒与廓番接壤，廓番又与英圭黎（英吉利）属之印度接壤。英圭黎常思开通藏路以达中国，胜海道之迂险，是以经营印度汲汲若不终日，而唐古忒骑觑之，不得逞。然则今日之藏卫，其关系中外利害数倍于昔。而考其山川险要，与其道路出入，关隘分歧，尤今日之急务也。士彬前于被命后，访求各种舆图及诸家纪载，携之行篋。凡至一处，不憚咨諏，稽其异同，察其风气，欲他时纂集成书，为筹边之一助。事忽中辍，虽可以藏拙偷安，而于心终有耿耿焉。同官黄君寿善，本径世才，留心时务，以所撰《西藏图考》见示，仍过自虚抑，殷殷下问。士彬受而读之，则凡昔所裒辑者，君皆已有之，且加详焉；即有余于君之外者，类皆郢书燕说不足为轻重。士彬于是服君搜讨之勤，且补士彬之不逮，举向之所为耿耿者，亦且释然矣。夫天地之运，日开日辟，当其否塞隔阂绝地天通无可凿也，及乎时至，气应东渐西被，严若呼翁。如班禅、达赖之就我太宗文皇帝于盛京，此岂政教号令之所及哉！而不远数万里，不憚径仇敌之国以归命于圣神，盖有驱策于无会摩盪之中，而不能自主。《诗曰》：“海外有截”。《中庸》曰：“凡有气血者，莫不尊亲”。士彬读是书毕，将拭目而覩皇猷之允塞，而宣布德意，成一代安攘攘奇勋，才与世遭，岂异人任。士彬不敏，犹愿执笔俟之。是为序。

光绪十有二年岁在丙戌嘉平月既望固始丁士彬拜识。

序

益州天府亦天险也。然古有据形胜、僭大号、或资富强图中原，其为得失亦仅矣。独未有远谋能驰域外之观者。我朝圣武取西藏，前后胥入版图，其固吾圉至深远也。若乘全盛、建行省、置郡县，其地当倍于黔。于是疆理之，生聚之，教训之，既庶既富以进规印度，不徵兵转饷而拓土开疆，毋滋他族，实逼处此，尚矣。夫印度地在海内，水土肥美，人之所争，其意有在。故规印度所以卫搜藏，卫西藏所以固蜀都。设西藏有警，蜀能安枕乎？履霜之思又岂仅在蜀。今印度既沦海外，则经营西藏尤为急务。然必竭全蜀之力、经之营之，安内攘外，庶几固此藩篱，辅车相依，有备无患，斯不易之言也。吾乡黄君寿菩，早岁从戎，官蜀最久，旁搜博采，编辑《西藏图考》一书。于古今沿革、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条分脉合，了如指掌。若有事于西藏，此为南针，可谓识时务之急者矣。惟愿我国家，怀远之谟，邦交之固，阻恒河，绝独脊，千百年如一日，不独西邻土人实受其福，中邦实乐利之。然则余言为过计，而寿菩是编则未必非有用之书也。

光绪丙戌季秋月善化黄锡焘序于锦城寓庐。

序

盖闻巡大宛之藪，汉使停槎，叙西域之图，随贤削秽，故知兴朝拓宇界，划斧于流沙。元辅绥疆标铭碑于遐裔，然或新封都护，叛服靡恒，甫隶版章，藩篱罔固，越在贯胸穷发，圣人蚤示无外之规渠，彼铁勒婆罗、志士原从不论之例。若夫朝天弭节，世戴王灵，款土笺忱，岁输上贡。如今之西藏者，部落虽歧其种，风教各奠厥居，葱岭云崢，内藩赤县，金沙霞滟，表错重洋。巍乎滇蜀之巨键，崑然华夷之雄障。稽列祖抚绥之绩，义别羁縻；揆齐民镇服之文，形侔郡县。倘其山川里道，旧籍罕详，城堞邱

墟，前闻鲜纪，何以凭墟扼寨，销远徼之封狼，度地屯田，拒长城之牧马？吾友黄子寿菩，雅储伟抱，夙握奇珍，虎帐参筹，曾借留侯之箸，鸡声触慨，频加祖逖之鞭。爰乃蒿目时艰，游心藏典，旁搜传记，摹绘图程，靡间昕宵，尤精编次。穷其要害，陈险隘于简端，探厥源流，辨关河于眼底。奚俟伏波聚米，已谙决胜之涂；勿需道子画山，预识经边之奥。抚兹鸿宝，壮我皇猷，统四海为一家，万国上怀柔之颂；规八荒于尺素，六韬增策略之书。

光绪十二年小阳月楚北崔廷璋拜序于锦官寓舍。

序

西藏之地，古属吐番，历代叛服不常。圣清龙兴辽沈，以班禅、达赖喇嘛首先归命，遂收蒙古赫业等四大部落，实为受命开国之基。特宾礼之异于他部。厥后其地为别种所据，复出师勘定之。命驻藏大臣护视其众二百余年，朝贡不绝，虽未尝隶版图，郡县治，俨然食毛践土之民焉，顾其地绝险远，惟商贩茶布之徒岁一往来，其里塘、巴塘、察木多等处，虽设粮台，置驿传，类皆视为畏途，未有能详纪其山川、厄塞、四至八道者也。惟《四川通志》及果亲王《西藏志》、松相国筠《西招图略》粗具纲要，合之古书，时有同异，视远者不详其貌，听远者不闻其声，不其然欤！寿菩观察久绾军事，留心边务，乃博采众说，规方计里，绘为诸图，又搜罗艺文，土风谣俗，莫不毕载。谓予曰：“虽未能准望钩弦，分寸密切，然推详颇竭心力，当亦考疆索者之一助也。复初惟方今圣化洋溢，北覃于俄罗斯，西迄于英吉利，互市者三十有六国，声教之盛，振古无比。海国有图，寰瀛有志，而况卫藏之地接壤巴蜀，犹我宇下，且达于披楞印度，异日驰域外之观，扬钩深致远之威，于是乎在，必将以是书为权舆矣。”

光绪十有二年岁在丙戌仲冬之月长洲顾复初序

西藏图考例言

五 则

一，是集引据出自《皇朝一统志寰宇记四夷考》、《新旧唐书吐蕃传》、《明史西域乌斯藏传》及《四川通志》内《西域志》、果亲王《西藏志》、松筠《西招图略》、郿道元《水经注》、齐召南《水道提纲》、顾炎武《方輿纪要》七十一《西域闻见录》、盛纯祖《卫藏图识》、杜昌丁《藏行纪程》、余庆远《维西见闻记》、魏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分类编辑，述而不作。篇内未列各种书名，省文也；间有采自近作者，附录卷尾，以示区别。此外，无名氏《西域纪事》、《西涉便览》诸书，概勿敢录。

一，卷首谨载宸章，尊王之义也。次藏图，次程站，次山川城池等，汇考有未尽者；复分天地人物四门以补之，又次艺文而附之，以外夷考终焉。

一，修边徼书莫要于图，而莫难于图。西藏文字不同，非若修省志者有县府底稿之可采。兹勉强绘成总图一幅、沿边图一幅，皆计里开方，发从前所未备，次将《西招原图》及《乍丫图》照临附梓，皆系之以说，虽不敢曰毫发无爽，亦庶免扣槃扞烛之讥云。

一，编辑始于乙酉秋八月，成于丙戌夏五月。汇群书而互证，集众说以从同，得卷凡八。始意藏诸行笥，将随时考正，以期不爽毫厘也。而李华廷军门亟亟捐资付梓，既不获辞。遂以灾梨枣。绘图者四川韩大令铎司，饷校者吾楚李大令宏年，河间李大令文江诸人，皆提幕也。

一，是集不曰藏识而曰藏考，其意有二：一遐稽载籍拾前人之唾余，一粗具规模为后来之嚆矢。有既考而可凭者，有待考而未定者。盖西藏未见大部专集，而沛翹又远在草莽，不获睹天府图书，是以谫陋若此。

海内君子有见闻较确，考核较详者，尚希邮寄教言，籍匡不逮，当谨刊续集，统俟异日修藏志者之采择焉。感甚！盼甚！

光绪十有二年孟秋月谷旦黄沛翹识于锦城寓庐、

宸 章

圣祖仁皇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固始汗谓：“东土有圣人出”，特遣使自人迹不至之区，经仇敌之国，阅数年始达盛京。至今八十载，同行善事，俱为施主，颇极安宁。后达赖喇嘛之歿，第巴隐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灭之，复兴其法，因而允从拉藏、苦苦脑儿群众公同之请，中间策妄阿喇蒲坦妄生事端，动准噶尔之众，肆行奸诈，灭坏达赖喇嘛，并废第五辈达赖之塔：辱蔑班禅，毁坏寺庙，杀戮喇嘛。名为兴教，而实灭之，且欲窃据图伯特国。朕以其所为非法，爰命皇子为大将军王，又遣朕子孙等调拨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历烟瘴之地，士马安然而至。贼众三次乘夜盗营，我兵奋勇击杀，贼皆丧胆远遁。一矢不发，平定西藏，振兴法教，赐今虎必尔汗册印，封为第六辈达赖喇嘛，安置禅榻，抚绥图伯特僧俗人众，各复生业。于是，文武臣工，咸谓王师西讨，历瘴病险远之区，曾未半载，辄建殊勋，实从古所未有。而诸蒙古部落及图伯特酋长亦合词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临，邪魔扫荡，复兴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麻、藏卫等部人众，咸得拔离汤火，乐土安居，如此盛德大业，非臣下颂扬所能宣罄，请赐御制碑文，镌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群众勤请不已，爰纪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达赖喇嘛等三朝恭顺之诚，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举，所以除逆抚顺、绥众兴教云尔。

康熙五十九年，上谕大学士、学士、九卿等曰：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

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大概中国诸大水皆发于东南诺莫浑乌巴西大千内外，其源委可得而缕析也。黄河之源，出西宁外枯尔坤山之东，众泉涣散，不可胜数，望之灿如列星，蒙古谓之敖敦他拉，西番谓之梭罗木，中华谓之星宿海。是为河源，汇为萨陵、鄂陵二泽，东南行，折北复东行，由归德堡、积石关入兰州。岷江之源，出于黄河之西巴颜哈拉岭七七喇哈纳，番名岷尼雅克撮，《汉书》所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贡》导江之处，在今四川黄胜关外之乃褚山。古人谓江源与河源相近，《禹贡》岷山导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实有可据。其水自黄胜关流至灌县，分数十支，至新津县复合而为一，东南流至叙州府，与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达赖嘛嘛〔辖地〕东北乌尼尹乌苏岭流出。乌尼尹乌苏岭，中华谓之乳牛山也。其水名穆鲁斯乌苏，东南流入喀木地，又经中甸入云南塔城关，名金沙江，至丽江府又名丽江，至永北府会打冲河，东流经武定府入四川界，至叙州府流入岷江，经夔州府入湖广界，由荆州府至武昌府与汉江合。汉江源出陕西安州北嶓冢山，名漾水，东流至南郑县为汉水，入湖广界，东南流至汉阳县汉口，合岷江〔长江〕，此诸水在东南诺莫浑乌巴西大千之内，源发于西番，委入于中国也。澜沧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格尔几杂噶尔山，名杂褚河；一源于齐鲁肯他拉，名敖穆绰河，二水会于察木多庙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云南境为澜沧江，南流至车里宣抚司，名九龙江，流入缅甸。澜沧之西为哈喇乌苏，即《禹贡》之黑水，今云南所谓潞江也。其水自达赖喇嘛〔辖地〕东北哈拉脑儿流出，东南流入喀木界，又东南流入怒夷界为怒江，入云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经永昌府潞江安抚司境入缅甸。潞江之西为龙川江，龙川江之源从

喀木所属春多岭流出，南流入云南大塘隘，西流为龙川江，至汉龙关入缅甸。此诸水在东南诺莫浑乌巴西大千之外，皆流入南海也。又云南边境有槟榔江者，其源发白阿里之冈底斯东达木朱喀巴卜山，译言马口也。一泉流出为雅鲁藏布江，从南折东流经藏角地，过日噶公喀尔城旁合噶尔诏模伦江，又南流经公布部落地，入云南古勇州为槟榔江，出铁壁关入缅甸。而冈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干喀巴卜，译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马皮木达赖，又流入郎噶脑儿，两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冈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译言狮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东行至那克拉苏穆多地，与冈底斯西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会。马卜家喀巴卜者，译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苏穆多地，会东行之水，东南流至厄纳忒可克国，为冈噶模伦江，即佛法所谓恒河也。佛国纪载：魏法显颍恒河入南海，至山东之渤海入口，应即此水矣。梵书言：四大水出于阿耨达山下，有阿耨达池。以今考之，意即冈底斯，是唐古特称冈底斯者，尤云众山水之根，与释典之言相合。冈底斯之前有二湖连接，土人相传为西王母瑶池，意即阿耨达池。又梵书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纳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游舍，是云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县海中（今普陀山），为善财第二十八参观音菩萨说法处；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塔拉山也，亦谓观音见身之地。释氏之书本自西域，故于彼地山川亦可引以为据也。《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尤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西南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哈拉乌苏由其地入海，故曰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也。至于诸番名号，虽与史传不同，而亦有可据者。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时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于庙，今番人名

招。招者，译言如来也。其地犹有唐时中国载去佛像（即今供奉于大招寺内之释迦牟尼佛像）。明成化中，乌斯藏大宝法王亲朝辞归时，以半驾卤簿送之，遣内监护行，内监至四川边境，即不能前进而返，留其仪仗于佛庙，至今往来之人多有见之，此载于明实录者。尔等将山川地名详细考明具奏。”

御制十全记

乾隆五十七年

夫记者志也。《虞书》、《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礼》春官，掌邦国之志，乃在事。旅獒，志以道宁，则兼心与事而言之。然总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于天，以冀承乎颺？则予之十全武功，庶几有契于斯，而可志以记之乎。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么么，弗屑数也。前已酉廓尔喀之降，盖因彼扰藏边界，发偏师以问罪，而所遣鄂辉等未宣我武，巴忠乃迁就完事，致彼弗惧，而去岁复来，以致大掠后藏，饱欲而归。是以罪庸臣，选名将，励众军，筹储饷，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辞劳苦，于去岁冬月，即率索伦、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宁冒雪而进，今岁五月，遂临贼境，收复藏边，攻克贼疆，履线险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绕上袭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战七胜，贼人丧胆。及兵临阳布（今加德满都），贼遂屡遣头人匍匐乞降。将军所檄事件，无不谨从，而独不敢身诣军营，盖彼去岁曾诱藏之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所以体上天好生之意；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藏斯事。昔唐太宗策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尔喀非颡利之比，番边殊长安之近。

彼且乞命吁懇，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事，于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并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乃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賦？然天賦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為歸政全人，夫復何言。

御制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碑

在布達拉山下東北隅，色拉寺山門外廓下東壁上。

大聖人首出御世，玉道禪修非二致，外藩萬部所歸心，振興黃教欽睿智。仿建招提北山崖，膜拜環瞻悅遠懷，抒誠愛戴奕祀暨，高皇聲教恢無涯。普陀宗乘之廟，建于山庄行宮之北，仿西藏布達拉都納法式也。考之貝奕〔叶〕梵語曰：“布達喇。”華言曰：“普陀”。蓋普陀有三：一居額納特珂克，即印度；一居圖伯特，即西藏；一居浙東之南海。而西來因緣則始自印度，而西藏，而南海。南海特大士行教示現之所，印度已遠不可稽，惟西藏都納法式具備。相傳創建以來，已閱千余歲，相好常新。佛祖居印度時嘗授記云：“我教後將流傳東土”。蓋西藏尚居印度之東（？）正與我佛示現因緣相合。則西藏之普陀故為最勝，是以出庄所建，特現其制，經始于乾隆三十二年，至乾隆三十六年告成。廣殿重台，窮亭翼庑，金輪寶鐸，香樹法幢，洵佛國之化城，人間之福地也。溯自我朝開國以來，振興黃教，撫輯外藩，至我皇考德威遐布，聲教覃敷，旧部新藩，輪誠向化。每當率華臨莅山庄，迎銮瞻覲，豹尾扈隨。若遇正壽誕辰、歲勛國慶，則祝厘表賀，各藩部梯航偕至，鱗集尤眾，亦俾得瞻拜宸旦，琳宮庄严具足，莫不歡喜，頂禮合十皈依，其信心回向之誠，真稱得未曾有。而欽

仰敬服，咸颂我大圣人总持调御，溥畅宗风，成此天人摄受之同规，为三乘加持之统会，胜因善果，龙天护佑，将垂示无穷，不可思议也。

转世相沿多诡譌，除弊特命金瓶掣，决疑定众顺其情，鸿文巍焕喇嘛说。佛法始自天竺即印度，东流而至西番即唐古特。其番僧相传称为喇嘛。我皇考常习其语，深通其法，译二字之意，谓即汉语称僧为上人耳。喇嘛示寂后，转生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谓转世化生人也。当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于佛前诵经祈祷，广为访觅，各指近似之幼孩于佛前，拉穆吹忠择一聪慧有福相者，定为呼必勒罕。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传袭其号以掌彼教。我朝既有方夏，遐迩归心，因众蒙古崇奉喇嘛，最信黄教，因而加以保护，用示怀柔。俾之遵守旧规，遂演其传。乃行之既久，遂有影射牟利者，从中舞弊，任意妄指呼必勒罕，居为奇货，以致转生之人率出一族，竟与世袭爵禄无异。而信奉其教之人亦生疑虑。我皇考于平定廓尔喀，宁辑藏地后，曾制喇嘛说，详叙黄教源委与我朝所以振兴之故，并究悉其煽乱之由，将彼教坏法之人置之重辟。因思息纷定众之道，必须遏其弊端，特命制金奔巴瓶，送往藏中供奉。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笺贮于所供金瓶，对众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掣签一人，定为呼必勒罕。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如所定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贮于雍和宫所供金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札萨克大喇嘛等公掣。我皇考圣谟广运，虽遐方殊俗，亦必筹其经久安全，正合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治法昭垂，允宜遵守毋忽者也。宗喀巴派二徒传，一曰达赖一班禅，达赖示寂已数载，今春显应西藏边。生甫四龄性敏悟，昔年衣钵识无误，乃知真者幻难欺，不住色相心常住。黄教之兴西番高僧帕克巴（八思巴）始盛于元，至宗喀巴为黄教之祖。有二大弟子，曰达赖喇嘛，曰班禅喇嘛。达赖喇嘛位居首，其名根敦珠巴；次即班禅喇嘛，其名曰凯珠布格堪克尼勒藏，与达赖喇嘛递相为师，以化身世掌黄教。自根敦珠巴五转世而至阿旺罗卜藏嘉木磋（即阿旺·洛桑嘉措），我朝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1642年），达赖喇嘛差人恭诣盛京，呈递丹书，克及方物以后，承受列圣恩施，又一再传其八辈达赖喇嘛，于嘉庆九年（1804年）示寂已阅数

藏，其呼必勒罕尚未出世，曾令济咙呼土克图及堪布喇嘛等于佛前诵经，虔诚祈祷，以期早徵灵应。本年正月，据驻藏大臣玉宁等奏称：藏内各处具报幼孩九人，经济咙呼土克图驳去六人，只余三人，内惟西藏甸麻地方居住之春科土司丹怎吹忠之子，于乙丑（1805年）十二月朔日降生，迄今年甫四龄，聪慧异常，早能持诵经咒，自知前身系五〔八〕辈达赖喇嘛，试以前辈喇嘛所用铃杵等物，均能辨识，大众无不倾心信奉。而后藏班禅额尔德尼闻知即亲至前藏，睹诸殊异，同深欢喜，并经玉宁等详加察验，信而有徵，盖化身虽幻，而真性常存，似此灵异显然，不特化外波旬无由伪托，去来因果了了不迷，益徵此心常住，有超乎色相之外者。在天恩晖照遐方，示现佛子大吉祥，不疑何卜遂降敕，季秋淑吉命坐床。特简藩王颁厚赐，卫藏亿兆欢动地。敬承我考绥远猷，爰作长言纪其事。我皇考颁发金奔巴瓶之圣意，原以维持正教，遏抑邪趋。在天之灵所以照临而呵护之者，非言思拟议之所能悉。今丹怎吹忠之子，聪明颖异，其徵应如此，大众之欢欣敬信，又如此设当。我皇考时遇有此奏，必立时加恩，无须于金瓶籤掣，盖不疑何卜，前志可稽，因即降旨，令其作为达赖喇嘛呼必勒罕，著班禅额尔德尼等恭诣高宗纯皇帝圣容前虔诚诵经奏闻，用昭恩赐，并特赐达赖喇嘛呼必勒罕哈达一个、无量寿佛一尊、铃杵一分、玺珠记念碧霞珠念珠一挂，令成都将军特清额赍赴西藏颁发。旋据玉宁等奏报，达赖喇嘛呼必勒罕于九月二十二日坐床，因特派御前行走喀喇沁亲王品级、都楞郡王多罗额駙满珠巴咱尔同御前侍卫付都统今授工部侍郎庆惠、乾清门侍卫付都统隆福、喀勒丹锡勒图呼图克图赴藏看视坐床，颁赐敕书、赏件并银一万两，以示优眷。敬思我皇考绥远鸿猷，为万世法。前此金奔巴瓶之赐，实虑彼教中有假托者，借以去伪存真。兹既真者现前，则一切杜弊之法原可不设，即此权衡措置，心心相印，默鉴同符，实理之必然者。然事期可久，法不厌详。此后，设遇呼必勒罕出世，未必能如此次之灵验无疑，仍当恪守前规，书名籤掣，方可以绝诈妄而泯覬覦。爰详纪此事始末，以见吉祥示现，为世间仅有之奇。故不拘常行之例，是法非法，孰一孰二，即以长言为说偈可耳。嘉庆十三年立。

藏 图 小 引

自河图洛书出，而文字始兴。故凡著书者，图居其首，而山川险易、道里远近，非图不明，尤为行军者所必需。沛于同治年间忝综黔省营务时，提黔者为周渭臣军门，其选将练兵，不过偶参末议，惟当调度之际，恒一一周諮于余。盖黔省輿图，余早知其大概，又于各营稟牒内按其山川道里，与文案周馨之大令悉心考校，胥得其详。故旌旗所向，靡不克捷，甫三载而全黔平，乃益知輿图之关系匪轻也。谨按内府《西藏全图》外间未见临本，惟松文清公《图略》与盛氏《绳祖图识》刊行于蜀。松图最明确，而方向倒置；盛图则模糊不可辨识。此余所以不揣鄙陋，慨然作伏波聚米之谋也。当代伟人能于辘轳之便，博访情形，与内府藏图互证而详绘之，是则瓣香所常薰者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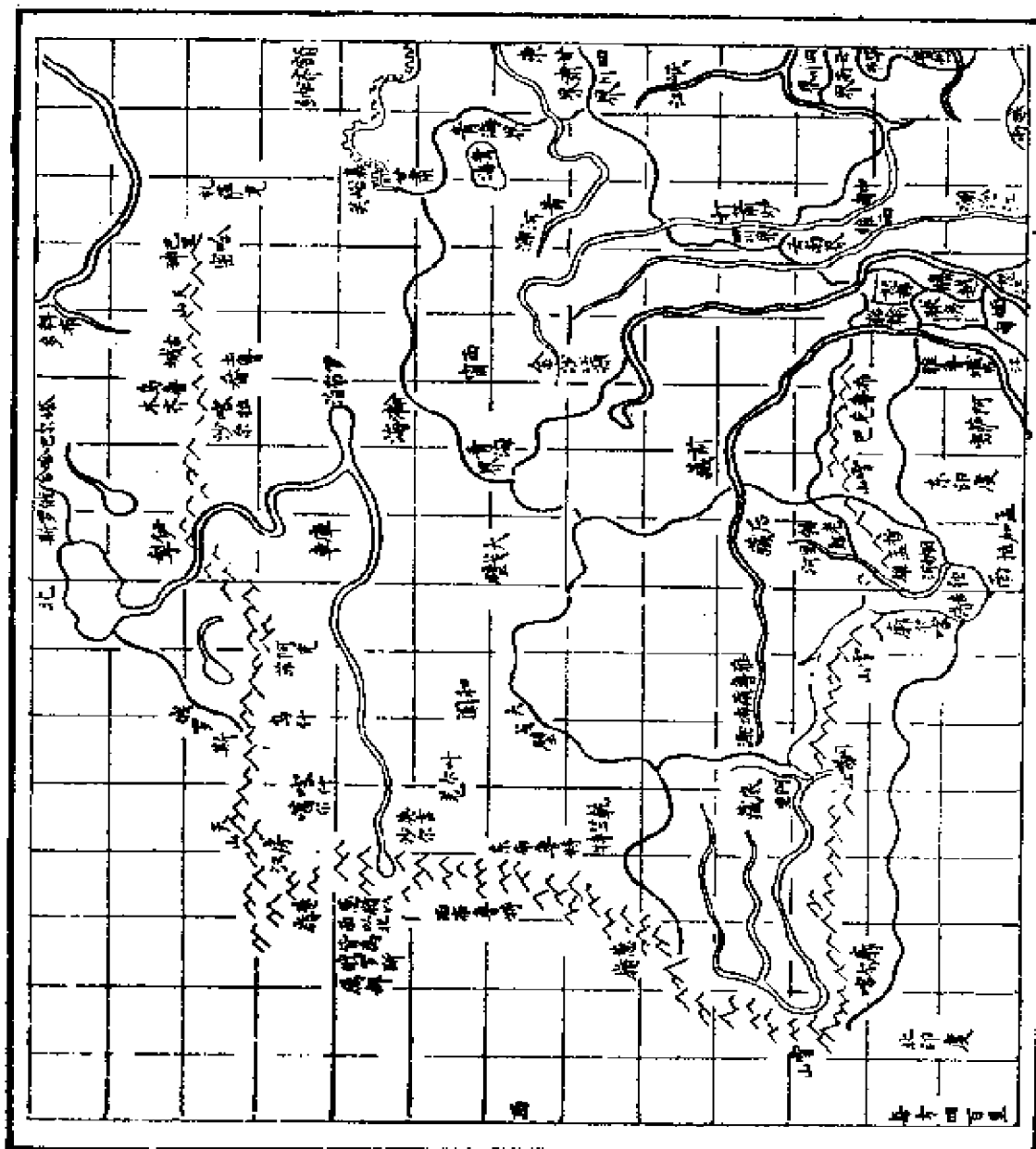
西藏全圖

以上三藏全图，每方二百里，界限用单线，度数用斜线，河道用双线，地名用单圈，程站用密点。乃韩大令铤谨遵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临摹节取，而复证之以各种藏图，暨《水经注》、《水道提纲》悉心钩稽，按方排比，数易稿而始成者也。东起宁静山界碑，西迄于阿里之极边，南自珞隅布噜克巴交界起，北越草地抵腾格里山。幅员辽阔，四至朗然，其尤详者，东西数千里中，塘站之远近，道路之迂直，山水之纵横，灿若列眉，瞭如指掌。生平所见藏图，未有以方里计者，此殆其权舆耳。夫坐一室而谈九州，诚不免为识者所讪笑，矧西藏汉番各别，文字不同，荒确之区，人迹罕到，举全疆而登片纸，欲免讹舛实难顾，必孜孜为此者。窃谓规模粗具，聊胜于无。即有不符，留俟将来之校正，盖昔之卫藏只滇蜀之藩篱，今则西南攘印緬，西北御俄罗斯，正北又为新疆之后障，坤维大局，斯其咽喉，未雨之谋，履霜之戒，其可忽耶。然则是图也匪惟考古者所必需，抑亦筹边者所宜亟讲也已。

又图内地名有与集中互异者，即集中地名、人名亦有前后互异者：地名如类伍齐，亦作类乌齐，硕般多亦作说板多，喇萨亦作拉撒；人名如打克渣亦作达格咱，阿喇蒲坦亦作阿拉布坦，车零敦多布亦作策陵董多布之类不可枚举。盖因汉番言殊，翻译字异，但照原书抄写，不必尽求其同，亦犹身毒、天竺皆印度之转音，秃发吐蕃即突厥之一种，阅者融会以观可耳。

光绪十有二年岁次丙戌重阳后三日黄沛翘识于锦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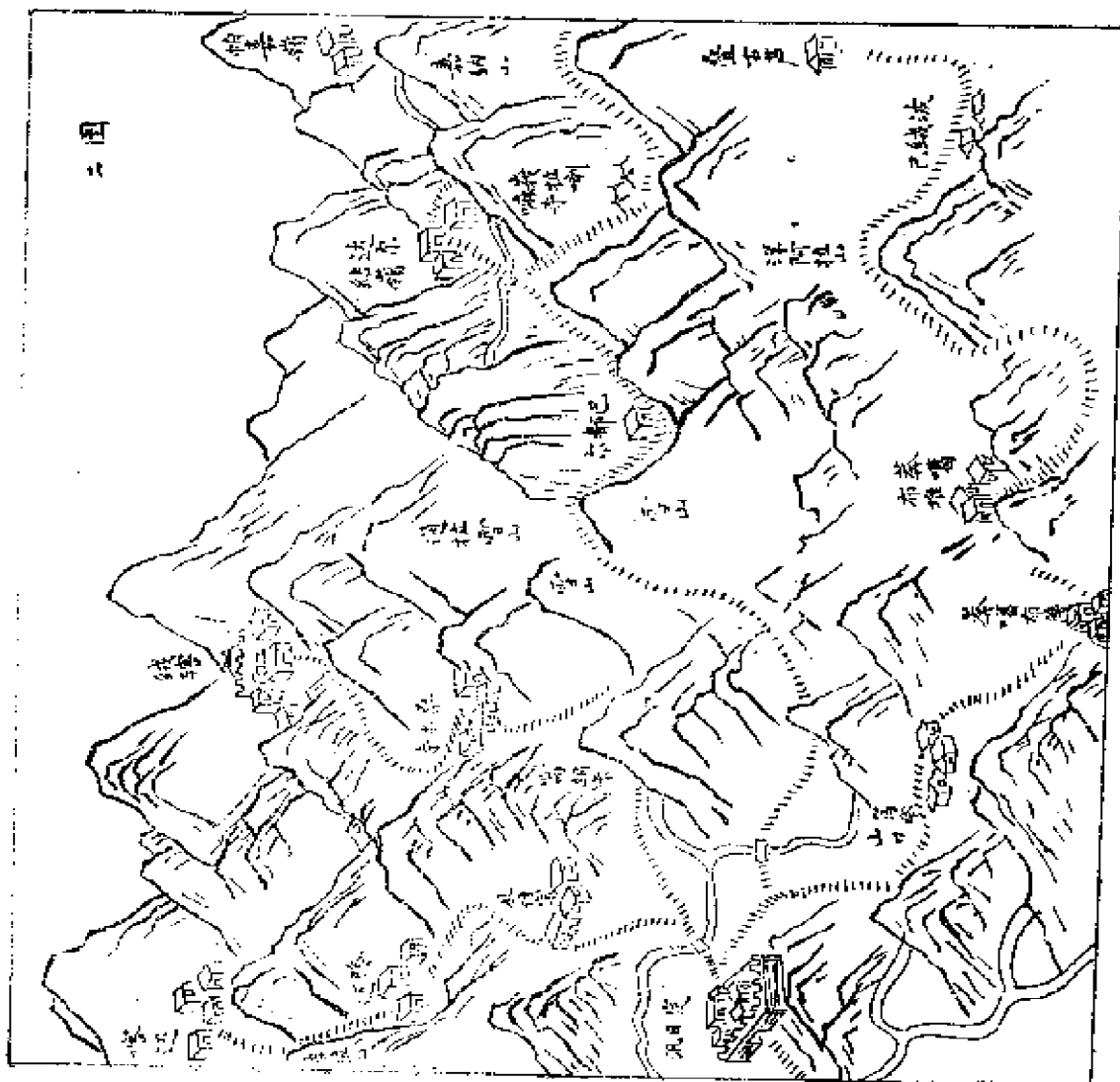
西藏沿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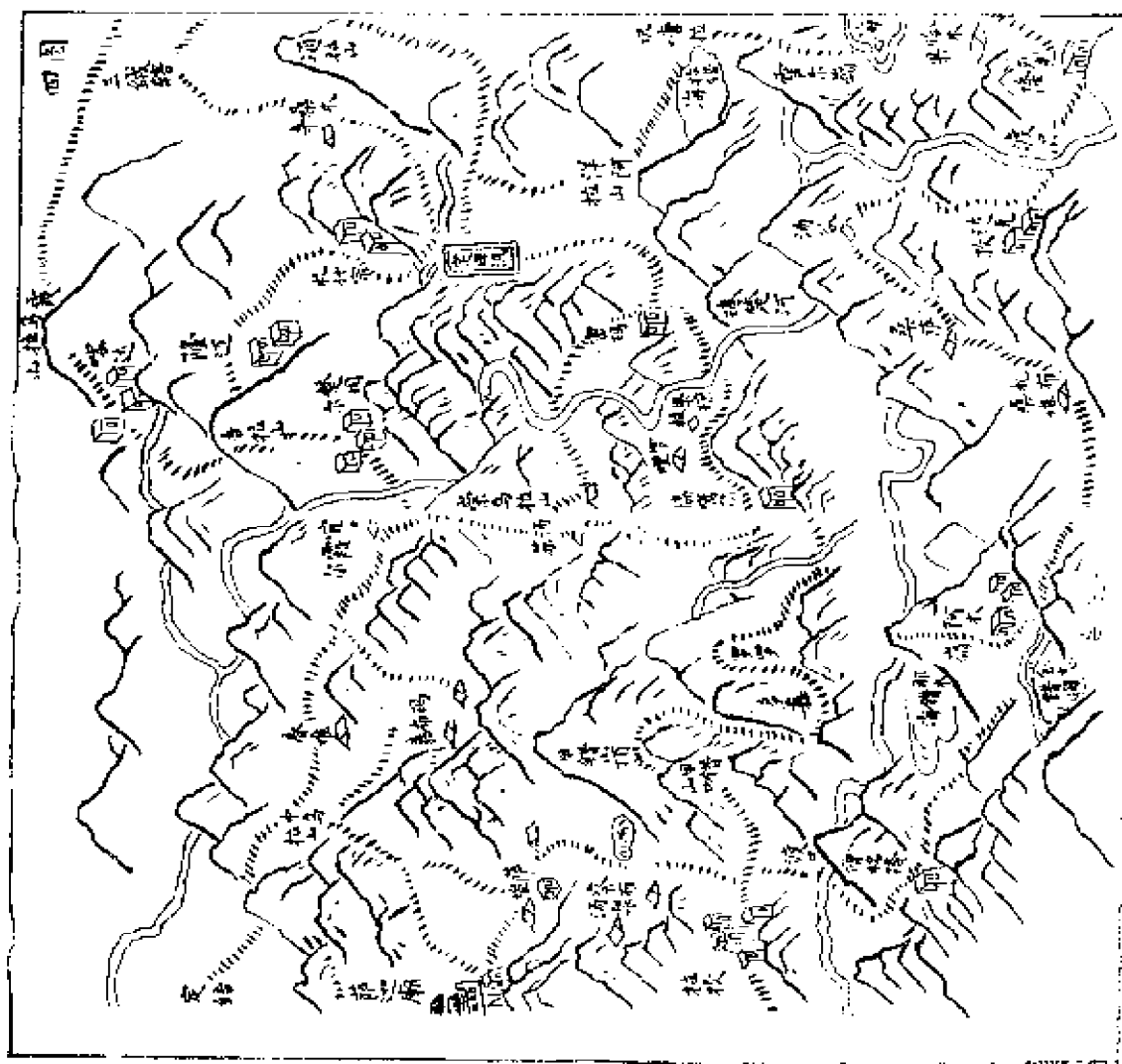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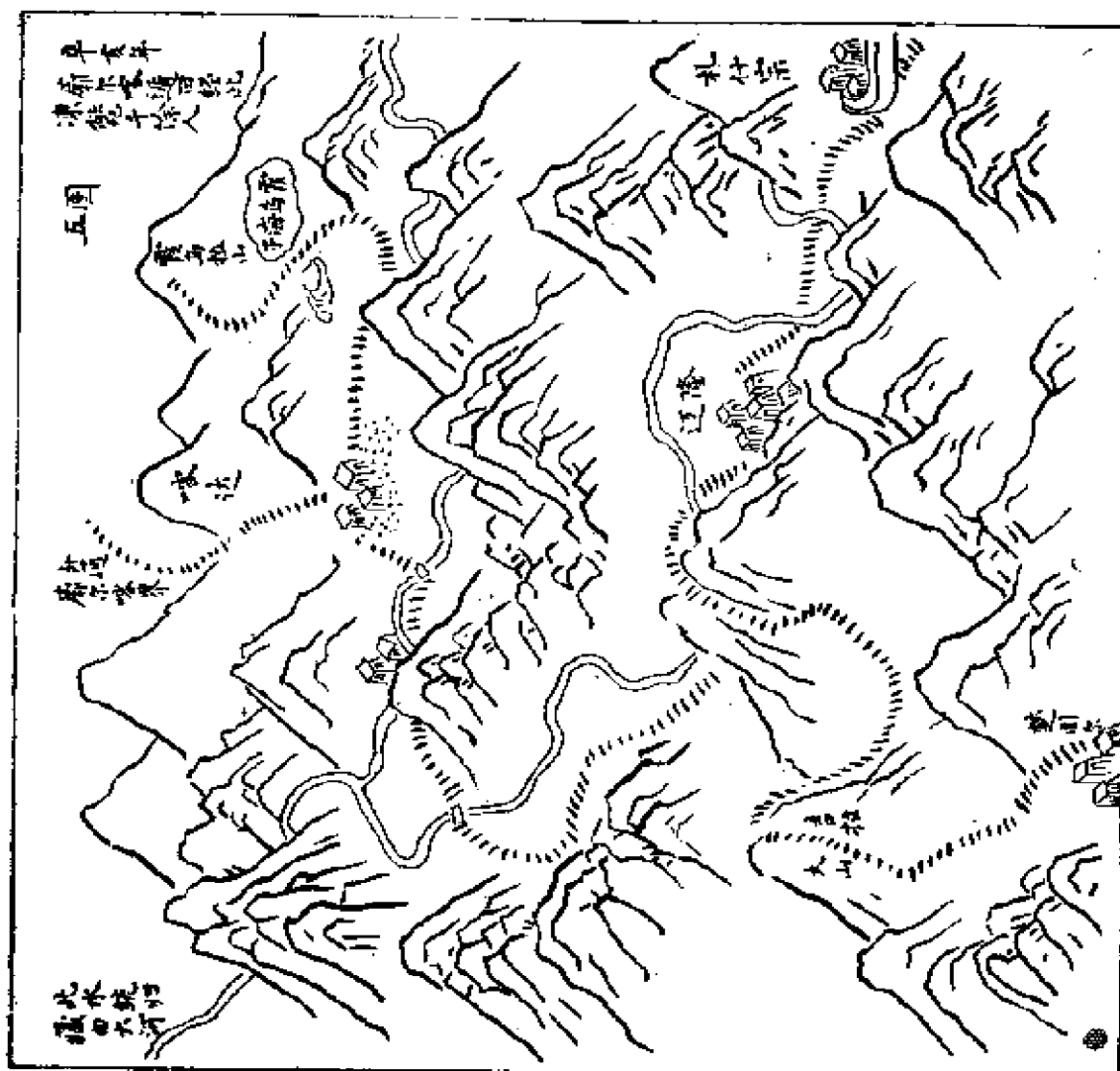
以上西藏沿边图亦韩大令所绘。每方计四百里。名曰沿边，故略于中而详于外。区区尺幅，纵横数万里而遥，虽山河道里不能缕载，而疆索形势大致如斯。至各部之沿革与夫风土人情，详外夷附考，兹不重述。 翹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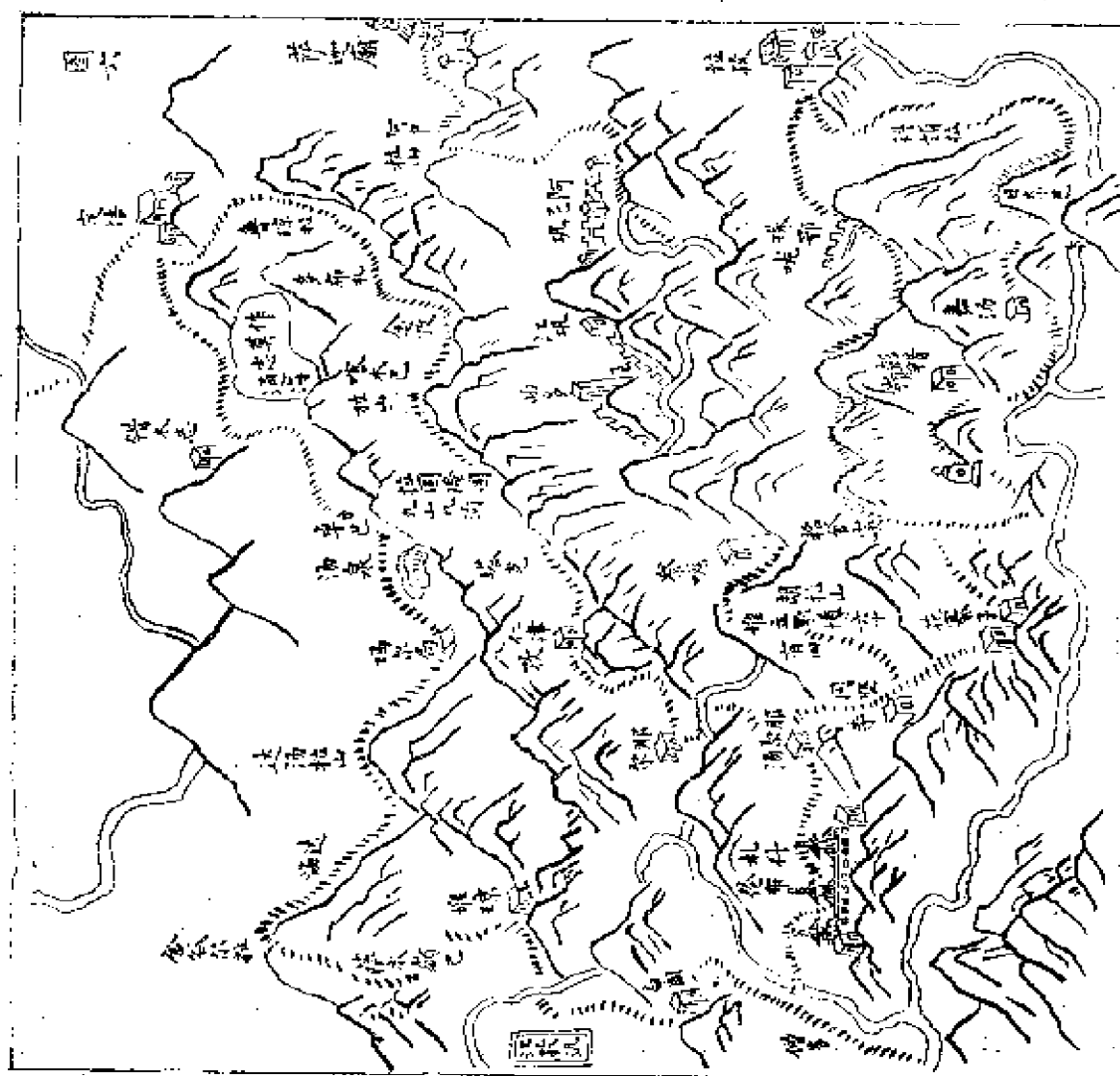
西
子
原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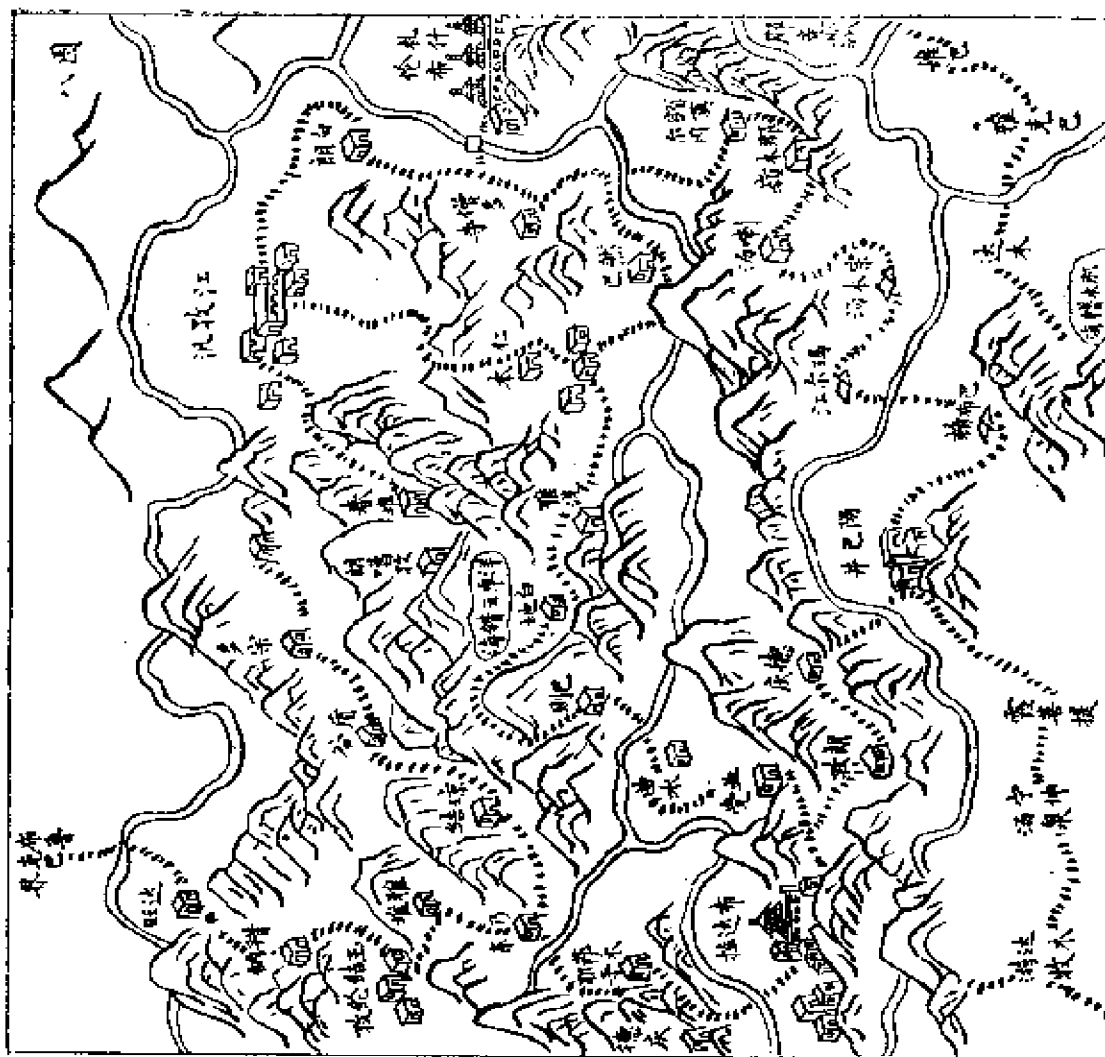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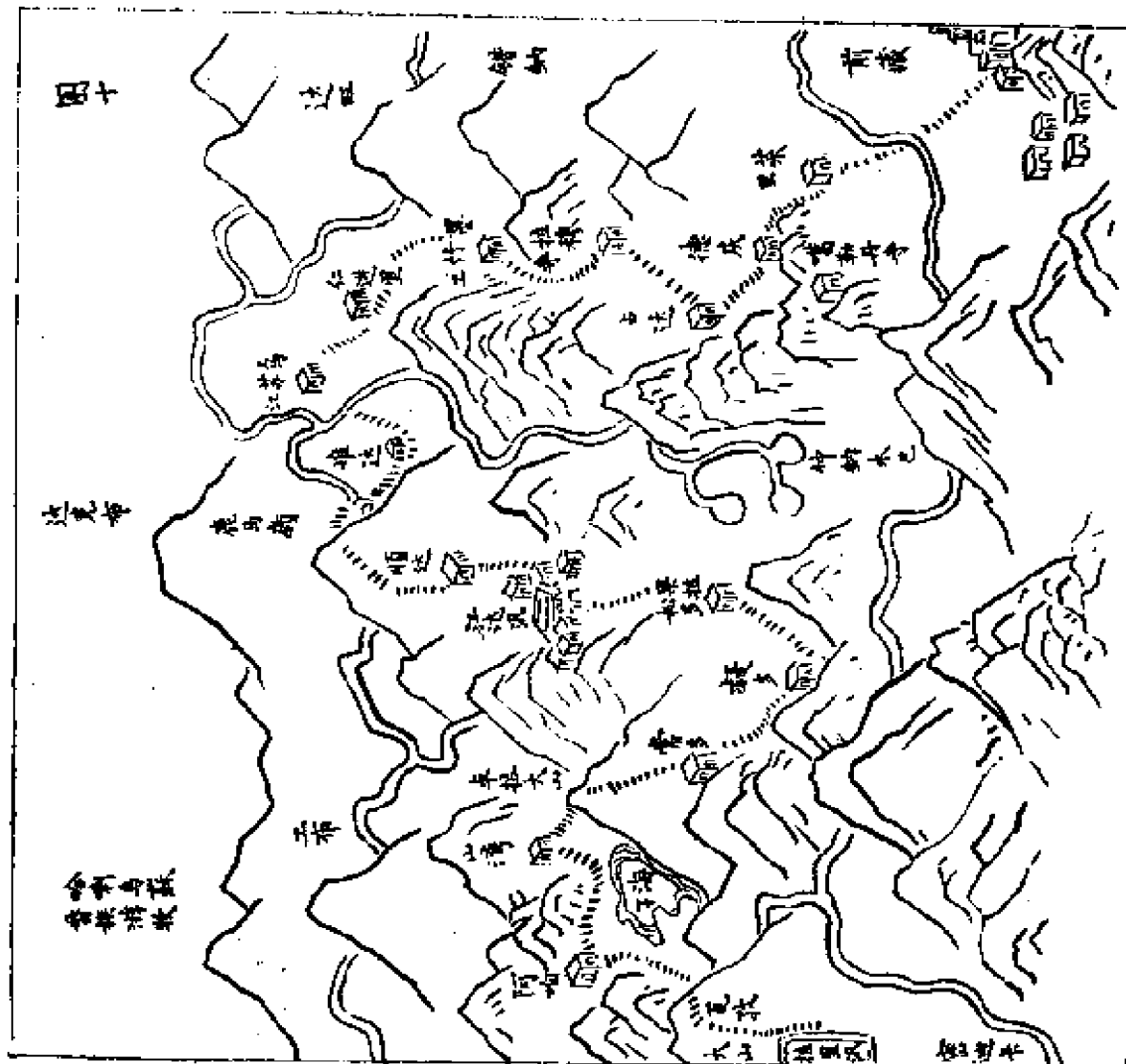














以上松文清公《西招原图》，吾楚李大令宏年所临摹也。原本并炉、里、巴三台及廓部交界，共图十有五，兹专取现在藏地所辖，西起济咙、聂拉木，东迄于巴塘之宁静山界碑，计图十有二。图说散见于程站注内，故不赘录。文清公取怀柔之义，左东右西取拱极之义。上南下北方向与古法异，人颇惜之。然其形势之熟悉，险要之详明，棋布星罗，灿然大备。自来西藏专图无有逾于此者。沛翹初欲翻正摹绘，因恐贻误，未敢妄更，谨照原抚刊，俾我公当日巡历之勋勤昭昭若揭云。沛翹谨识

土地圖

上图双线圈地即乍丫总辖，双线内单线圈乃现在二胡图、四仓储巴之地，单线圈外则大胡图、一仓储巴及小头人地也。乍丫东南界外皆唐古特地，属江卡管。西南界外乃唐古特左贡大营官之地，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西北界外为察木多胡图之地。正北、东北界外为德尔格特土司之地，乃阜和协及驻藏大臣所辖。东南一角界外，则三岩野番地也。东西不及五百里，南北不及四百里。所谓大道六站者：阿足、洛家宗、乍丫、昂地、王卡、巴贡共六站。其雨撒、噶噶皆只半站，亦称八站。又左贡一道，系茶客往来之道，较乍丫更为近便。

道光二十七年撰成锦道篆王师道记。图为姚石甫所绘。

西藏源流考

卫藏图识有源流考，甚略。是篇自诸书纂辑而成，犹未敢云详确也。

西藏古为西南徼外诸羌地，其先为伯夷甫炎帝之裔也。舜徙三苗于三危。三危者为“喀木”、为“危”、为“藏”。“喀木”亦曰康，即今打箭炉、理塘、巴塘、察木多之地。“危”亦曰卫，即布达拉，亦名拉撒语，今称前藏。“藏”即札什伦布，本拉藏汗所治，今称后藏。禹贡西戎即叙，即松、茂、威、保及卫藏诸羌是也。秦时有羌无弋爰剑者作一无戈爰剑，羌人谓奴为无戈，爰剑其名也，被秦执以为奴隶，故称无戈爰剑。为秦虏，后得亡归，至曾孙忍时，秦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之季父邛畏秦威，将其种人附落，南出赐支河西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其后子孙支分各自为种，凡百五十种，发羌、唐旄等名号不可殚记。至吐蕃始祖鹞提勃罕野，本发羌属，居析支水西，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稍并诸羌，土宇渐广，然犹未通中国。《威州通志》：发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本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初，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将军。后魏神瑞元年，傉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招集余众，投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居跋布川或逻娑川，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群羌归之如市，遂改姓为勃罕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土蕃，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附参。唐初吐蕃赞普雄强为赞，丈夫为普。弃隶弄赞建牙于跋布川，跋布川疑即今之雅鲁藏布江。又土人相传达赖喇嘛所居喇萨之地，即唐时土蕃建牙之所，有古碑可证。以唐书考之，亦当在今前藏布达拉之地也。其国都号为逻些城。逻些于唐古特语为喇萨，亦吐蕃建牙于藏之证。王为赞普，相为大论小

论，以统理国事。于贞观八年遣使朝贡，太宗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是为西藏通中国之始。继遣使随德遐入朝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许。使者返，言：“大国许嫁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吐谷浑鲜卑种也。去青海二十五里古析支之地。离间，遂不许。”弄赞遂发兵击吐谷浑，破党项、白兰诸羌，进顿松州。西境边人大扰，太宗遣候君集、牛进达等率步骑五万击之。进达先锋自松州夜袭其营，斩首千余级，弄赞大惧，遣使谢罪。复请婚，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妻之，自是始终恭顺。及奔隶缩赞立，复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女金城公主妻之。至睿宗时，请河西九曲之地为金城公主汤沐所，乃与唐境接近，自是连年犯边。开元十七年，遣使往视金城公主，赞普欣然请和，令其臣入朝上表，并为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后以崔希逸袭破吐蕃于青海，复绝贡犯边。乾元时，乘唐隙，尽有西域。肃宗朝，吐蕃遣使请盟，郭子仪令于鸿胪寺插血以申蕃戎之礼。广德元年，因降将高庭晖入长安立广武王为帝，旋为郭子仪设疑兵遁去。德宗朝再约和好，盟于清水。贞元三年，以浑瑊充会盟使，盟于平凉川，吐蕃渝盟。五年，剑南节度使韦皋遣将大破吐蕃，杀其大兵使乞藏遮遮。八年、九年，连破吐蕃，获其大将赞热。十八年，九道并进，拔七城，遂围维州，擒大首领莽热，献俘于朝，御制纪功碑褒之。顺宗永贞十四年〔？〕，敕放蕃使论矩立藏等。穆宗元年，吐蕃遣使请盟，许之，以刘元鼎充会盟使，盟于长安。二年四月，元鼎奉敕至吐蕃牙帐，五月六日会盟。迄迨唐末，而种族分散，无复统一。宋时亦号吐蕃，修朝贡。元宪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又于四川徼外置碉门、鱼通、雅黎、长河西、宁（远）等处宣抚司。世祖时，复置乌斯藏郡县，其地以吐蕃僧帕克斯巴（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领之，嗣者数世。明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

导为善，故洪武六年以摄帝师纳木嘉勒藏博（即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给玉印，置乌斯藏、朵甘二（行都）指挥（使）司及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以元国公纳木喀斯丹拜嘉勒藏等领之。永乐中，复封番僧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教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凡八王，并给印诰或间岁来朝。其地皆倚中国之茶为命，而当时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故终明之世未尝为患，此历朝藏事大略也。

国朝崇德七年，西藏达赖、班禅及藏巴汗、青海固始汗各遣使绕塞外数万里达盛京，奉书及方物，并献卦验，知必当一统。明年，遣使存问，达赖、班禅称为金刚大士，是为我朝通西藏之始。顺治九年，达赖来朝，世祖章皇帝宾之于太和殿，建西黄寺居之。及行，饯之于南苑德寿寺，授金册印，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令和硕亲王硕塞以八旗兵送之。其后遣使贡献不绝。西俗最尊者惟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又有汗，则蒙古部长为之，其代达赖喇嘛理事者曰第巴。康熙三十二年，达赖入贡言：已年迈，国事决第巴桑结，乞锡之封爵。诏封第巴桑结为土伯特国王，赐金印。达赖示寂，桑结匿不以闻，潜与准噶尔噶尔丹相为表里。及召喇嘛班禅胡图克图来京，桑结又阻之不至。四十四年，拉藏汗诛桑结，圣祖嘉之，封拉藏辅教恭顺汗，赐金印，遣侍郎赫寿等安抚其地。又因拉藏汗所请，阿王伊西（巴噶曾巴·伊喜嘉错）为真达赖喇嘛。其后，准噶尔策妄阿喇蒲坦，遣大台吉策零敦多布及宰桑吹音匹儿率精兵六千绕戈壁，逾和闐大雪山，由腾格里海北岸大山冒险突入，藏中无备，破布达拉，杀拉藏汗，焚毁寺庙，迫逐僧众。时达赖喇嘛移居西宁塔儿寺。五十七年，特命皇十四子为抚远大将军，屯兵于青海之木鲁乌苏，木鲁乌苏即木鲁河，华言通天河，乃西宁西藏之界。

居中调度；将军傅尔丹、富宁安分出巴里坤、阿尔台，以猎其北。而将军噶尔弼出四川，将军延信出青海，两路捣藏。是时，蒙古汗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数千，或数百，于五十九年春随大兵护送西宁塔儿寺真达赖喇嘛（是为七世格桑嘉措）入藏，军容甚盛。策零敦多布由中路自拒青海军，而分遣其宰桑以兵三千六百拒南路。南路将军噶尔弼招抚里塘、巴塘番众，进至察木多，夺洛隆宗三巴桥之险，旋奉大将军檄，俟期并进。噶尔弼恐师入粮匮，用付将岳钟琪以番攻番之计，即招土司为前驱。适付都统伍格带江浙满兵，偕云南总兵官赵坤等官兵由中甸一路而来，遂统率以进克拉里，取墨竹工卡，集皮船渡，噶尔（弼）招穆伦口降番兵七千，扼要塞险，断贼饷道，分三队直取西藏。而青海军亦由苦苦脑儿进剿，三败其中途劫营之贼，于薄克河、于嫩果儿、于楚马拉等处，俘斩千计，直抵藏地。大军会合，贼台吉策零及其宰桑，先后弃师遁，众大溃，由雪山旧路北窜，崎岖冻馁，得还伊犁者不及半。达赖喇嘛于是年九月十五日登座。西藏平，留蒙古兵二千戍之，以拉藏旧臣贝子康济鼐掌前藏，台吉颇罗鼐掌后藏。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勒石大招寺，振旅而还。此康熙五十九年事也。

雍正初，撤回官兵，以贝子康济鼐总理其地。五年，噶布伦阿尔布巴等叛杀康济鼐，后藏台吉颇罗鼐走避。次年，命左都御史查朗阿为正帅，率满汉官兵八千余员名由西宁出口，散秩大臣周英等率川兵四千余骑，由霍耳、云南总兵官南天祥等率滇兵三千名由昌都三路进讨，未至，而颇罗鼐率后藏及阿里兵九千截贼去路，擒首逆经查朗阿等，审实磔之，藏地复安。七年，诏封颇罗鼐为贝子，总藏事；留大臣正付二人领川陕兵二千分驻前后藏，镇抚之，是为大臣驻藏之始。乾隆三年，噶尔丹策楞策妄死，子策楞立，请入藏熬茶，许之。时贝子颇罗鼐惩前败，训练万骑，又练

步兵万有五千，于通准夷各路，严设卡伦，噶尔丹自是不敢窥藏。晋封颇罗鼐郡王。十二年，以其次子珠尔墨特袭封。十五年以罪诛。始不封汗王、贝子，设四噶布伦分其权，而总于达赖喇嘛，以全藏地与之。增驻藏大臣兵千有五百。二十二年，荡平伊犁，藏地始永无准夷患。

廓尔喀者，本巴勒布国，旧分叶楞部、布颜部、库库木部，后又兼并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诸部落，吞并为一，遂与后藏以交易滋事。由后藏行二十驿至济咙之铁索桥，为藏地极边，逾桥而西则廓尔喀，自古不通中国，于乾隆五十五年内犯西藏，侍卫（郎）巴忠、将军鄂辉、成德等调停贿和，未交一兵而糜饷百万。次年，夷再举深入后藏，札什伦布西南，左有曲多江汛，右有彭错岭，峭壁连冈，咽喉天险。贼步卒数千自聂拉木入。其时番汉官兵若分两路，一扼曲多江汛遏其前，一绕赴彭错岭截其后，则廓夷深入无援，可不战（而）溃也。驻藏大臣保泰奏请移达赖于西宁，移班禅于前藏，欲以藏地委贼。而仲巴呼图克图先遁，喇嘛济仲、札苍等复托言卜诸吉祥天母，不宜战，众心遂溃，贼大扰札什伦布，全藏大震。时鄂辉为四川总督，成德为四川将军，拥兵四千赴剿，按程缓进。上知二人不足恃，乃命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超勇公海兰察〔为〕参赞，调索伦满兵及金川屯练土兵进讨。明年二月，将军、参赞由青海至后藏。闰四月，索伦兵二千、土屯兵五千并藏内官兵三千皆集。五月，连败其屯界之贼，尽复藏地。六月初，大举深入，遣领队大臣岱森保、总兵诸神保等各出左右一路，以分贼势；而大军出中路，海兰察将三队为前军，福康安将二队继之，大破贼于距济咙八十里之铁索桥，入廓夷界，追剿百六十里，至协布噜，又百数十里，至东觉岭。六月九日至雍雅山，廓夷震惧乞降，不许。复三路进攻，六战六捷，杀贼四千，涉贼境七百余里，将近其国都，廓酋再遣人诣军前哀词乞降。时

已八月，恐过后大雪封山难返，乃允之。尽献还所掠藏中财宝，贡驯象、番马、乐工，请永遵约束。班师，留番兵三千、汉蒙古兵一千戍藏。自是二大臣仅注行事，始与达赖、班禅平等，事权归一。此乾隆五十七年事也。后藏至廓尔喀有定结大道，必绕布噜克巴等部，迂道月余，故我师由济咙近路入，左壁右湍，不容一骑，将军、参赞亦时步进，故所贡象绕大路，次年春始至前藏。自大创以后，至今贡献不绝。西藏始永无廓夷患。

初，藏中皆习元帝师帕思巴所传之红教，明时有宗喀巴者，幼而神异，精通佛法，修苦行，著穆隆经。初出家亦学经于红教萨迦庙之呼图克图，既成，为番众所敬。相传其受戒时，染僧帽，诸色不成，惟黄色立就，故名黄教，衣冠皆黄色，盛行于卫藏及极西诸部落。宗喀巴示寂，遗嘱二弟子，世世以呼毕勒罕转生，演大乘教。呼毕勒罕者，华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达赖喇嘛；一曰班禅额尔德尼。喇嘛者，华言无尚也；额尔德尼者，华言光显也。相传达赖为观音分体之光，班禅为金刚化身。第二世达赖名根敦嘉木磋者，于明正统时始以活佛闻于中国。第三世达赖名锁南嘉木磋，教益盛。红教中大宝、大乘诸法王皆俯首称弟子，化行诸部，东西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号令，是为喇嘛极盛之时。相传达赖喇嘛每于圆寂时，先示人以降生之处，其弟子大堪布往访得之，小儿相见，即能相识，或出一二语乃临圆寂时事，大著灵异。嗣达赖六世、班禅七世后，不复再来，故登座者无复真观密谛，只凭垂仲降神指示。垂仲者，犹内地之巫师也。又达赖、班禅亲族多营为大呼图克图，以专财利，屡致盗祸。高宗久悉其弊，乘用兵之后，特运神断，创颁金奔巴瓶一，供于前藏之大招寺，迁有呼毕勒罕转生互报差异者，纳筮瓶中，诵经降神，大臣会同达赖、班禅于宗喀巴〔像〕前掣之。惟嘉庆十三年，第九世达赖灵徵众著，由驻藏大臣奏闻，请

旨，不复瓶掣，是为破格。达赖喇嘛之下有二呼图克图，一为济咙，一为第穆，皆以所辖地名称之。又有二那门汗，次于呼图克图，其管理寺院、讲习经典之僧官皆名堪布，最大者曰总堪布，次曰通巴堪布、达尔罕堪布。有札萨克三人，乃济咙、第穆两呼图克图及两那门汗理事之大僧官也。其统理兵刑者曰噶布伦，一作噶隆。其主库之僧官曰商卓特巴，曰仔本凡称本者亦作绷，戴本、甲本皆如之。凡噶布伦、商卓特巴、仔本有缺，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选拟正陪二人，请旨补用。余皆会同简放。西藏绿营官兵六百二十一员名，拉里一百二十八员名，察木多三百三十三员名。先是额设步骑六万四千，步兵居五万，骑兵前藏三千，后藏二千，阿里五千，稞坝千，黑帐番、蒙古共三千，皆散在民间，无常饷。乾隆年改定有常饷兵，如上数外，江孜、定日各设一守备，不能多设戍兵，仅备弹压而已。全藏所辖六十八城：喀木九、前藏三十、后藏十八、阿里十二。所谓城者，则官舍、民居蜃山建碣之谓。量地大小，人众寡，各设宗布木以理民，设丁布木以理兵。民居碣房，其游牧之番及蒙古则居黑帐。达赖喇嘛所辖寺庙三千百有五十余所，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所据乾隆二年理蕃院造册。藏地万峰插天，高辄冰凌，洼辄燠潏，十里殊裘葛。惟布达拉一区，四山环卫如城，无严寒，无酷暑，其土膏衍，其人秀好，其音华夏，故吐番赞普都之，以鞭撻四夷，抗衡上国，而宗喀巴卓锡后，数万里蒙古额鲁特、喀尔喀奔走，其号令若驱摄于灵奇磅礴之中者。至今飞阁流丹，梵呗彻山谷，为西方极盛之区。而班禅所居札什伦布次之。每遇节期，达赖升座讲甘珠尔经、丹珠尔经，环听跪拜千计。其大喇嘛学道能转世者，达赖、班禅印证之，得为胡图克图，分掌教化。其刑有番律四十一条，甚酷。其山则以阿里迤西三百余里之冈底斯山，为天下大千宗祖。冈底斯者，葱岭之南干，除北条黄河之内而外，凡南条之水，若大小金沙

江、大金沙江即雅鲁藏布江下游，小金沙江系流至叙府合岷江者。若怒江、若澜沧江，无一不源于西藏者。其水则以雅鲁藏布江为正流，横亘于三藏之南，诸水左右注之，下游为大金沙江，由缅甸入南海源出冈底斯山东南三百余里之达木绰克哈巴布山，山西北为狼干喀巴布山，即冈噶江之源。冈噶江绕阿里界，下游为恒河，经厄訥特克图，会诸水入南海。佛书所称恒河即此水也。又拉坦以东之怒江、澜沧江皆发源于卫地，各趋南海，不入雅鲁藏布江。故说《禹贡》者以大金沙江为黑水焉。其边界东南有珞瑜野人在怒江以南，第论前藏，则珞瑜为正南。以全藏形势言之，则为东南。正南有东西布鲁克巴二部长一千余里，广五六百里，地和暖，产五谷。有哲孟雄幅员百里，介于廓尔喀、布鲁克巴之间，其北境有白木戎、作本朗诸小部，毗连后藏。其南界为独(大)吉岭，西南有廓尔喀见前。其入藏四隘口：为喀达、为敏谿、为聂拉木、为济咙。正西为葱岭大山，山以西如霍罕布哈尔基法等部，尽为俄罗斯所踞。与印度仅隔兴都哥士一山。西北为叶尔羌，昔回疆西四城之一，今改为内地。又北为和阗、一作于阗，今属内地，为戈壁沙漠之地。由东北以达东南，则青海、四川、云南之边境也。川、陕、滇入藏之路有三，惟云南中甸之路峻险重阻，故军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地千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炉内皆腹地，外环土司，故驻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为正驿，而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云。

续 审 隘 篇

嘉庆三年，西藏大臣松湘圖筠著《西招图略》二十八条，其审隘篇云：守边之术宜乎审隘绘图，使各汛官兵熟悉道里厄塞，方于缓急有益。譬如藏地，从前因防准噶尔侵犯，故自前藏东北哈喇乌苏直至西北极边阿里一带三千余里，原有卡防，其后仰赖天威，剿灭准部，乃除边患。今卡防久撤，无庸备述。至若西南有萨喀，有济咙，有聂拉木，有绒辖，有喀达，有定结，有干坝，有帕克哩，一带既为沿边厄塞，皆宜审办详识也。聂拉木内有定日汛守备一员，统领汉番弁兵镇守。自定日三站至聂拉木，中隔通拉大山，厄塞天然。定日西八站至济咙，计有莽噶布堆官寨、洋阿拉山、巩塘拉山、宗喀城、灵瓦昌峡、察木卡山梁、招提壁垒、邦馨，亦皆天然厄要。定日西南距绒辖四站，中有山峡崎岖，仅容一骑。又由定日西南入山，走札什宗、隆迈三站至喀达边隘，在绒辖以东，中多厄险。定日西北遥通萨喀，游牧界连阿里，此定日以外之形势也。定日以内两站至协噶尔官寨，是为大路。官寨迤西数里岩峡联络，一名罗哩，一名果琼拉，实为协噶尔屏障。协噶尔迤南亦通喀达，仅四站路狭，更有吉拉大山。东南经春堆、玛布甲、仲乌拉山，直抵萨迦路坦、巴勒布卡契等，贸易往复经此，是为通衢。协噶尔以内两站至甲错大山，中有罗罗塘汛，大山迤西地名拉固隆固，其西北越一大山，系唐古特世家波绒巴游牧，东连洋阿拉，西接巩塘拉，毗连萨喀东界，其甲错木为天险，且有瘴气，内抵拉孜仅一站。拉孜东南两站至萨迦路坦，拉孜西北十站至宗喀，沿途多险。拉孜以内五站至后藏札什伦布，沿途险隘有四，自西而东，一曰科颇拉，一曰日东巴，一曰彭错

岭，一曰格登山峡。因于彭错岭东岩道筑卡为隘，此后藏迤西直抵拉孜之右路，亦通衢也。自格登山峡西南直抵拉孜之捷径，中有珠鄂咙山峡，仅容一骑，是为中路，最为险要，因于珠鄂咙筑卡为隘。自札什伦布西走那尔汤，越达克拉平山山离札什伦布六十余里，尽可设伏为后招保障，至岗坚喇嘛寺分路，西南通朗拉山此后招重门保障，今仿八阵之法，于岭头堆立鄂博六十有四，经察咙蛮寨、曲多江 巩、阿尼巩三处卡隘，过阿仲拉大山，转西即至萨迦，是为左路即贸易通衢。萨迦西南亦通喀达边隘系由玛布甲、春堆、宜霞尔、楚固尔、隆迈等处共五站至喀达，自喀达沿边东行四日，可达定结边隘。自札什伦布经那尔汤对面入南山，走仁津孜、塔克及拉固隆固此一带九山九沟，险隘频仍，共行四日至定结。而札什伦布东九十里有白朗官寨，此寨东南入山，经堆琼官寨、金谷尔拉等山金谷尔拉一带皆为厄要，走错莫志通海子南岸，共行六日至定结。由定结东行一站至干坝，又东三站至帕克哩帕克哩本名那木结噶尔布，不产稞麦。是为藏地南界。此外东接布噜克巴所属巴珠布拉小部，而西南毗连哲孟雄部。哲孟雄人民虽大半已被廓尔喀侵占，然其部中有大河名藏曲，所有河北百余户仍能保护部长，依河据险，坚守自固，盖藏曲水深流急难渡，源自喀达一带，众水汇流至布噜克巴界而南入噶里噶达部，唐古忒谓南界有水城，无庸戍多兵，是为边外厄塞。帕克哩以内四站至江孜，沿途多有厄塞由江孜至康玛尔一带，有连山丛石，自康玛尔迤南间有山峡，而帕克哩东、西、南三面皆山，北有海子名萨木错。江孜亦设守备统领汉番弁兵镇守。所有定日、江孜二汛皆属后藏都司统辖。自前藏西南行七日共六百余里至江孜，而西过白朗共行二百余里，乃至札什伦布，此前藏直达后藏之正路。至沿途厄塞自前藏起，有曲水，有巴则，有春堆，皆在江孜以内。而江孜迤东有错纳，有工布，均为前藏南界边隘。前藏有通札什伦布捷径，系由巴则山阳西北，经行仁本山沟，较之正

路可近两站。尚有北道由札什伦布东北渡江，走阳巴井游牧，共十站即抵前招路程，与正路相等。险隘有德庆东山岩道，有巴布赖长岭，有玛尔江，有喇汤，皆为厄要。如由阳巴井东北行三站，可抵达木蒙古游牧，自此东北一带毗连三十九族游牧，而正东紧接哈喇乌苏，直达西宁，均系草地。由哈喇乌苏转向西南过喀征，经达隆，共行九站，可抵前招，中有厄塞，不甚险要。此卫藏围圉大概，仅述要隘，以示汛官，以重操防也。

翹按此篇虽举全图言之，而于后藏西南一带独详，其时固防廓夷患也。然则何为而续耶？盖察地舆者，贵原委之周知；而谈军务者，贵险要之备悉。今英吉利占据五印度，兼并廓尔喀、哲孟雄诸部，铁路已开至独吉岭，其言重在通商，而唐古特部众又复迭次阻挠，难保不激生变故。且边界野番杂处，万一乘机窃发，处处堪虞，是则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务也。查阿里迤西冈噶江上游有拉楚河、狼楚河，皆东水西流合而南下，复折向东，有麻楚河一作玛楚河自阿里东南流出会之。三水既合，始名冈噶江，又东南流二百里出阿里界经马木巴作朗木部落，至厄纳特克国入南海，其疆域东自藏界麻尔岳木岭一作玛尔裕木岭，向西二千一百余里，南自匝木萨喇岭，向北一千余里，东北近冈底斯山，周围以冈噶江源流为界，疑即《唐书》泥婆罗、明史尼八喇国地，向为颇罗鼐长子朱尔玛特策登驻防处，有城十三，有庙五。其北界叶尔羌布噜特，其西为葱岭雪山，其南界廓尔喀昔为洛敏汤作木朗地，今并归于廓。阿里宗城一名堆噶尔今为边商总汇之区，北路由乾竺特逾葱岭可通俄罗斯，此阿里迤西地势也。其自阿里起沿廓尔喀境东南行，其要隘曰萨喀，曰达即拉山，曰宗喀，曰马尔，曰滚达，曰卓党，曰济咙，曰俄咙，曰索绒，曰札木多，曰聂拉木，曰热索桥桥临钮楚河水，发源滚达卓党山南，经俄、索、聂等处，出桥下入廓境。又从聂拉木北行至绒辖，逾通拉大山至定日汛。又东南为札什宗，为隆迈，为

喀尔达，有朋楚河会二水入哲境朋楚河发源定日，西北向东流，结楚河、帕里河皆自东北来会，西南流入哲孟雄境，下流入雅鲁藏布江。逾河北行至定结，又东北至干坝，又东至帕尔，又西南至噶里，逾岭即为哲部独吉岭，此阿里及后藏南边要隘也。其由帕克哩北行至热龙西距江孜汛一百四十里。又东行至仁子，又东为折拉、为伦子、为洛巴，有穆楚河自北来入奈楚河奈楚河发源仁子，东趋折拉、伦子、洛巴南境，折东南流入布鲁克巴界，逾穆楚河东行至咱义。其雅鲁藏布江由阿里以北之达木绰克喀巴布山发源，曲折东趋，受南北大小数十河水，横贯全藏，至甲喀、咱义，折东南流入珞瑜野人境下流经印度入南海。由咱义东行逾雅鲁藏布江，又东过乌苏江源出墨竹工卡以北，下流入雅鲁藏布江。又东过桑楚河至薄宗桑楚河发源拉里以西之桑楚山，东南流经薄宗，出都克里山为薄藏布河，南流入罗喀布占国界，下流入雅鲁藏布江。又东绕龙川江，上游过怒江，经洛隆至嘉裕桥，再东绕道出王卡之西，循澜沧江西岸，又东南过江直抵云南丽江府属之维西厅，盖藏南沿边一带之要隘如此。且夫藏地层冈叠嶂，峻峭插天，皆发脉于冈底斯山而蜿蜒分布者也藏南沿边一带数千里，夷人统谓之希模黎雅大雪山。急溜危湍，纵横匝地，皆会归于雅鲁藏布江而曲折南流者也惟极西之冈噶江与江卡以东之怒江、澜沧江三水各趋南海，不入雅鲁藏布江。山河之险远胜内地，一夫把隘，万众趑趄，而其称名则更难仆数也。后藏札什伦布东北行至江孜汛，西南行至定日汛皆孔道。而定日距边较近，尤为四通八达，是均宜重兵镇守者。乾嘉间，惟防廓尔喀，故于济咙、聂拉木、绒辖、喀达四口堆立鄂博，置戍兵。今哲孟雄一名西金、布噶克巴其会城名札什曲宗诸部落将尽归于英吉利。疆场交错，玉帛兵戎，何常之有。藏南沿边一带数千里地，能不为未雨绸缪之计，详审要隘而多设卡防也耶？故曰：察地舆者贵原委之周知，谈军务者贵险要之备悉，谨赘鄙言，为筹边者之一助云尔。

篇内独吉岭一作独脊，又名大吉岭。

内地程站附考

是书专言西藏，应从藏界宁静山江卡叙起。而成都至打箭炉、里塘、巴塘为入藏正驿。炉、里、巴三台及察木多古名康，亦称前藏。兹叙程站，自成都起至炉、里、巴三台附于卷首，明来路也；纪载从略，主客之分也。

自四川省城至打箭炉十一站，计程一千零二十里。《卫藏图识》作九百二十里，《西招图略》作九百七十里，《西藏志》作八百六十五里，光绪四年黄懋材《西轺日记》作十三站，九百七十五里。

成都府四十里双流县尖六十五里新津县宿，计程一百五里。新津县四十五里斜江河尖六十五里邛州宿，计程一百十里。邛州五十里大塘铺尖五十五里百丈驿又名白站宿，计程一百五里。百丈驿五十里名山县尖四十五里雅安县宿，计程九十五里。雅安县五十五里观音铺尖六十五里荣经县宿，计程一百二十里。荣经县六十里小关山尖六十里清溪县宿，计程一百二十里。距清溪县五里为羊圈门，背夫于该处分路，往泥头驿较近十五里。清溪县出南门走建昌，出西门进藏二十五里富庄俗名蛮庄尖四十五里泥头驿宿，清溪尉驻此，计程七十里。自过清溪后，路益加险，泥头驿三十里林口尖三十五里化林坪宿，计程六十五里。由林口二十里上飞越岭，山势陡峻，怪石嵯岩，终年积雪，内地第一险阻也。山顶有隘，过隘即下山，十五里陡陂无驻足处。至化林坪沈边土司属，山顶有一海子，广不过三里，居民皆饮之。化林坪三十五里冷碛尖四十五里泸定桥宿，计程八十里。地稍温暖，河即泸水，有铁索桥，康熙四十年建，东西长三十一丈一尺，宽九尺，索九条，覆木板于上，有巡检一员。泸定桥四十里大烹坝尖四十五里头道水宿，计

程八十五里。头道水高岸夹峙，一水中流，居民皆住山麓，岩后瀑布亦一大观。头道水三十里柳杨尖三十五里打箭炉宿，计程六十五里。

自打箭炉至里塘八站，计程六百八十五里。《西轺日记》作十站，计六百六十里。打箭炉，古旄牛国，俗传诸葛武侯南征遣将军郭达造箭于此。出南门十里过工竹卡，凡差使至此，始照口外例支应，四十里折多宿，计程五十里。自此出口，山川奇险，别开面目，折多五十里提茹尖，途中多产大黄，药气薰蒸，过者气喘。三十五里阿娘坝宿，计程八十五里。阿娘坝三十里瓦切（一作瓦磧尖二十五里东俄落（一作东恶洛）宿，计程五十五里。东俄落三十里高日寺尖四十五里卧龙石宿，计程七十五里。《西轺日记》：东俄落二十里，山根三十里，山顶高日寺二十五里，卧龙石附参。卧龙石六十里八角楼尖六十里中渡宿，计程一百二十里。中渡一名河口，即鸦龙江也，皮木船渡过河为里塘界。中渡七十五里翦子湾尖六十里西俄落（一作西恶洛）宿，计程一百三十五里。按此站路甚险远难行，且多夹坝夹坝犹言劫盗也，行者或由中渡过河行三十五里至麻盖宗地方（一作麻盖中）即宿，以均程途，且戒备焉。西俄落四十里咱马拉洞尖七十里火竹卡宿，计程一百十里。咱马拉洞防夹坝。火竹卡二十五里火烧坡尖二十里里塘宿，计程四十五里。

自里塘至巴塘六站，计程五百四十五里。里塘五十里头塘宿，即公撒塘，番名额凹奔松，一作纳哇奔松，此站人户柴草俱无，仅有塘铺，行人须带口粮、帐房。头塘四十里干海子尖六十五里喇嘛丫宿，计程一百五里。此站下坡岭为夹坝出没之所。喇嘛丫五十五里二郎湾尖五十五里立登三坝宿，计程一百十里。三坝番语桥也，此巴、里二塘交界处。立登三坝五十里松林口尖五十里过巴隆达河至大所塘宿，计程一百里。大所塘九十里奔察木尖四十里小巴冲（一作小坝冲）宿，计程一百三十里。小巴冲五十里巴塘宿。

自巴塘至察木多十四站，计程一千四百五里。此处只叙内地四站，计四百四十里。《西招图略》自巴塘至察木多一千四百三十五里。

巴塘或云即白狼王唐菽之故地，有丁林寺或云即古丁零羌之遗种。其地方广七百余里，袤千余里。四十里牛古渡尖五十里竹巴笼宿，计程九十里。自巴塘至西藏，途中有醉马草，马食如醉，辄疲乏不能行。竹巴笼渡江即金沙江。四十里公拉尖防夹坝九十里莽里（即莽岭）宿，计程一百三十里，有热傲供给差役。凡热傲、磔巴皆番称头人也。莽里八十里南墩（一作南登）尖四十里古树（一作谷黍）宿，计程一百二十里。由莽里行三十里至邦木，中有宁静山，为内地西藏交界处，勒有界碑，山以西为藏地。古树四十里普拉尖六十里江卡宿，计程一百里。以后皆属藏地，另为详叙。

西藏程站考 附 诗

雍正五年，副都统鄂齐、内阁学士班第、四川提督周瑛，于巴塘之西，察木多之东，勘定疆界，立界碑于南墩之宁静山，山以东属巴塘，山以西属藏地。其山南墩西行一百四十里之江卡，为入藏门户，故叙藏程自江卡始。其地名、里数皆以《西域志》为主，各部记载有不同者，一一加注于下，以资行路者之考证焉。

江卡五十里山根尖七十里黎树宿。计程一百二十里。

江卡半隅平坦，为藏炉大道，系巴塘、乍丫之中途，亦达拉宗、希桑昂邦、拉龙、春朋、官角等处之捷径也。向隶青海，雍正元年分隶西藏后，以穷番偷劫，分驻守备一员、把总二员、外委一员，设兵巡查防守焉。其疆域东至邦木宁静山界一百九十里，西至阿足山界三百十里。有汉人寺在南墩，每年七月巴、察二地客民皆云集贸易，如内地庙会。

江卡行四十里，过淥河，十里至山根。上大雪山，终年积雪，即盛夏亦凉飕刺骨。复越小山，上下七十里至黎树一作力黎，按黎树至王卡，通称恶八站。有人户、柴草、塘铺，换乌拉。

王我师谷黍诗：踏破层冰敢惮寒，惟怜将士怯衣单。相将觅得牛羊乳，团坐山隈尚饱餐。

杨揆黎树山诗：山灵不容人，作势有余怒。但闻人声喧，飞雹急如弩。徒御宿相戒，毋敢试莽卤。攀援乍升巖，屏息视步武。俄焉云蓬蓬，礧礧半崖吐。骤倾万斛珠，殷空杂钲鼓。蜩螗纷闪尸，汲石峰飞舞。渴来偶假道，恶剧亦何苦。倏忽过前峰，暗曦正卓午。

王我师江卡诗：不憎山逼面，端苦雪盈眸。望日殊为远，殷心似解愁。僧房停戍卒，皇帑负犏牛。饭罢攀鞍急，摇鞭去未休。

黎树五十里阿拉塘尖六十里石板沟宿。计程一百十里。

黎树过漫坡，树木环映，五十里至阿拉塘一作阿卒拉，属阿布拉。有人户、柴草，换乌拉。番人颇刁顽不驯。又过小雪山二，高下迂折，六十里至石板沟。有人户、柴草，驻防塘铺，有头人供给差役。

王我师阿布拉诗：独木为梯土作楼，层层低压暗云头。牛羊气触煎茶灶，猿鸟声连念佛喉。坐对晚山风烈烈，起看残月雪浮浮。因知极乐西方界，混俗和光聚一邱。

王我师石板沟诗：山环树接乱云铺，水尽云飞山亦孤。遥望鬻烟山色里，崎岖无路可奔趋。

石板沟八十里阿足塘宿。

石板沟西南行，过火山二。寒辉腾耀，射目迷离，上下无可驻足，行人裹粮而前，八十里至阿足塘乍丫属，一作阿足鲁。蛮性难驯，颇称狡猾。有驻防塘铺，有头人给役。

王我师阿足诗：尽日山中未有涯，更怜宿处野人家。捧来酥酪灰凝面，马粪炉头细煮茶。

阿足塘五十里歌二塘尖五十里洛加宗宿。计程一百里。

阿足塘过漫山二，阿足河一，水势汹涌，五十里至歌二塘一作噶二，又作噶尔。经平川二十里，上山三十里，路最险，至洛加宗。一作谷家宗。有塘铺，头人供给乌拉。

王我师洛加宗诗：岭高悬月小，涧窄受风长。树树留残雪，人人怯早霜。预愁栖宿苦，犹念起行忙。已到乍丫地，何须说里塘。

洛加宗四十里俄伦多尖四十里乍丫宿。计程八十里。

洛加宗沿沟而上，傍山行路，纡曲稍平，第逼仄，多偏桥，四十里过木桥至俄伦多一作卧兀多。有柴草、人户。复西南行四十里，至乍丫。有寺院、碛房、柴草，驻防塘铺换乌拉。此地番民习性桀骜，驾驭亦复不易。

乍丫三十五里雨撒尖六十里昂地宿。计程九十五里。

乍丫在江卡西南，即《会典图》注之札雅庙也。昔为阐教正副胡土克图掌管。胡土克图，唐古特语，不迷性之谓。一作胡图克图，一作呼图克图。皆音相近也。康熙五十八年大兵定藏之后，颁给胡土克图印信。系阐明黄教那门汗之印，清字、蒙古字、唐古特字三样篆文。正胡土克图住坐乍丫寺院，副胡土克图住坐卡撒顶寺院。设有守备一员、把总二员、外委二员，分驻塘汛。其疆域东至阿足塘界一百七十里，西至八贡塘界三百四十里，南至擦哇冈，北界官角。

乍丫顺沟行，石径蚕丛，道多梗塞，三十五里至雨撒塘，有人户、柴草。复西行，过大雪山，路甚陡险，积雪如银，烟岚之气辄中人作病。上下六十里至昂地（一作囊地），有驻防塘铺，有喇嘛供给乌拉。

王我师雨撒塘诗：遥瞻树色与山齐，几处人家傍水栖。未晚闭门愁虎过，选晴晓起讶鸠啼。寒侵自是风来急，气暗应知雾下低。到此何须怀顾虑，穿林越岭任攀跻。

王我师昂地诗：此山殊不类，寒暑匝相寻。润气撩须冻，土香扑鼻深。峰高欺路细，岸窄狭波阴。日暮欣栖宿，摇摇动素心。

昂地三十里噶噶尖六十里王卡宿。计程九十里。

昂地顺沟行三十里至噶噶。上大雪山，乱石崎岖，积雪层叠，秋涛怒涌，路复曲折，上下行人肌寒起粟（栗），手指皲裂。六十里至王卡，有人户、柴草，头人换给乌拉，有塘铺。

王卡二十里三道桥尖三十里巴贡宿。计程五十里。

王卡经热水塘，二十里至三道桥，路平。又行二十五里，纡折上山，路转峰回，五里至巴贡。有塘铺、柴草，有头人供给乌拉。

巴贡六十里苦弄山尖四十里包墩宿。计程一百里。

巴贡上大山，或降或陟，终日蹀躞于荒山中。六十里至苦弄山根亦名窟窿山。山多石穴，大者如堂如室，小者如户如牖，张吠翕辟，掩映回环。上山行，拗折而下，四十里至包墩。有头人供给乌拉。

王我师包墩诗：马系斜阳傍短篱，风沙滚滚槛前移。忽闻人语喧阗处，惊顾班玛〔疑坞〕月上时。

包墩七十里猛卜尖八十里察木多宿。计程一百五十里。

包墩沿河行十里，过大山一、小山二，悬崖绝壁，偏桥列如云栈，崎岖难行。上下六十里至猛卜一名孟铺，一作蒙布，又作蒙堡。有碉房、柴草，在山凹之中，沿山临河。复沿河登山，行二十里，过大山，地名小恩达。路多偏桥，险窄不可骑行。六十里过四川桥抵察木多即昌都。有土城，居民二百余户，换乌拉。

王我师蒙堡塘诗：一从投笔赴西游，历险经危春复秋。踏雪应知牛背稳，可能捆载坦无忧。

玉我师察木多诗：灵山接引向东来，辟地重门一洞开。二水双桥图里画，五花两阵望中台。南天回首嗟穷杳，西藏登堂岂易回。到此应从何处想，慈航有渡莫疑猜。

自江卡至察木多十站，共计程九百七十五里。《西招图略》作九站，共计程九百九十五里。

察木多四十里俄洛桥尖三十五里浪荡沟宿。 共计七十五里。

察木多一作叉木，在乍丫西北，即古康地。古称前藏，一名界喀木，通川滇。其北河有四川桥，南河有云南桥。江巴林寺系江心濯结所建，寺左水名昌河，寺右水名都河，故又名昌都。昔属阐教胡土克图掌管。康熙五十八年，颁给正胡土克图印信，住坐察木多大寺。其副胡土克图住坐边坝之西甲喇大喇嘛寺，又有昌诸巴一作仓储巴五家札总所管大小寺院五十座。复设粮务一员，游击一员，千把、外委各一员，以为控制其疆域。东至包墩界一百四十里，西至牛屎沟界三百九十里，南至结党，北至隆庆界，为四川、云南、青海入藏总汇之区。其风俗崇信浮屠，生子半为喇嘛。喜啖生物，不尚滋味。丧葬或付水火，或投鹰犬。夷情难以顿革。惟腊月念八仲春望日，颇合汉人剪彩迎牛之意。

察木多由南河而进，逼仄，多偏桥，行者戒焉，水复山重，路通各部番境。四十里至俄洛桥一作恶洛藏。有人户，路稍平。三十五里至浪荡沟，有碉房、柴草，可栖止焉。

杨揆皮船诗：剡木制为舟，利用涉水可。大如舩与航，小或艇与舸。驾风蒲帆扬，沿流篾缆锁。指迷师用篙，蹶险工换舵。今来藏江侧，厉揭测诚叵。洪涛若奔翻，巨石耸碣礫。番人夸荡舟，舟小殊渺么。外圆裁皮蒙，中虚截竹荷。浅类篙可盛，敬讶筐欲簸。著足当中央，俯身戒侧

左。形模噉浑沌，躯壳仅螺赢。傍岸任孤行，邀人只双坐。俄惊层波掀，真拟一疋妥。骇耳声铮扒，眩眼势崑仞。附毛识命轻，存膝磋身痒和触心。毋偏，群争指休匿。微生愤江湖，到此良坎珂。倘从鱼腹游，宁殊马革裹。曾闻慧海航，止泛莲花朵。彼岸幸非遥，津梁勿庸惰。

按：达颜崇古尔渡，在滚卓克宗城北三百八十里，察木多番人往西海者，由此用皮船渡。

浪荡沟一百里拉贡尖六十里恩达寨宿。计程百六十里。

浪荡沟二十里至裹角塘，进沟上山，由偏桥行，险如前，雪凌滑甚，且有瘴气。八十里至拉贡，有塘铺、碉房、柴草，有头人给役。二十里过松罗桥昌都属。上山四十里至恩达寨，其重役夫马则类乌齐仓储巴供给焉。

恩达寨六十里牛粪沟尖九十里瓦合寨宿。计程百五十里。

恩达寨，二十里过恩达塘，有塘铺，二十里过喇贡山一作拉贡山，二十里至牛粪沟，二十里过瓦合，山高峻且百折，山上有海子，烟雾迷离，有望竿合周天数，矗立于土台之上。如大雪封山时，必藉以为向导，过此戒勿出声，违则冰雹骤至。山中鸟兽不栖，四时俱冷，上下逾百里无炊烟。二十里过胳膊梁下山，三十里过瓦合塘，有塘铺。又二十里至瓦合寨，隶类伍齐，有头人供役。

杨揆瓦合山诗：连峰百余里，溪涧互紧抱。拾级身渐高，横空断飞鸟。晶莹太古雪，山骨瘦而槁。浩浩驱长风，扑面利如爪。为怯度岭迟，预属戒途早。悬崖月魄青，堕壑灯焰小。盘盘巨石蹲，落落枯松倒。状疑狮鬃髯，势若龙夭矫。足疲苦跋涉，目眩失窈窕。问程无来踪，计程少立表。山厂屋数椽，倾侧短垣缭。于此置急邮，轻骑驰问道。重烦驿吏迎，好

语问寒快。饥肠任粗粝，羸马恋台藁。少息难久留，憧憧寸心扰。乍见晴光来，午日露分秒。积阴所酝酿，惨淡尖昏晓。疾下缘陂陀，百折路逾拗。山灵太狡狴，刻画弄神巧。本来绝攀跻，谁使强登眺。俯仰叹劳人，须鬓此中老。

瓦合寨四十里麻利尖四十里嘉裕桥宿。计程八十里。

瓦合寨西南行，四十里至麻利一作麻里，有碉房、柴草。十里过山，山势高峻。下山绕河而行，偏桥屡见。三十里至嘉裕桥番名三坝桥，一作三巴桥，一作嘉玉桥，又作假夷桥。有碉房、柴草。两山环抱，一水中流，天气暄和，地上饶美。有塘铺。

杨揆嘉玉桥诗：悄悄日西下，泔泔水东流。倦客暮投宿，凄然生远愁。仄径俯深壑，支崖夹寒秋。横空驾飞梁，蹴浪惊潜虬。淡月一回照，千峰影如浮。山重水更复，归路何其修。

嘉裕桥三十里鼻奔山根尖五十里洛隆宗宿。计程八十里。

嘉裕桥西南行，上得贡喇山，山势陡峻，上下二十五里，诘屈如蛇形，有松林，路悉险窄多溜沙地。五里过桥至鼻奔山根。五十里至洛隆宗，有碉房、柴草，换乌拉，有塘铺。

附录：类伍齐一作类乌齐，在察木多西北，系由草地进藏径道，原隶西藏。康熙五十八年，颁给胡土克图印信，住坐类伍齐大寺，该地喇嘛俱于城内居住。所部番民居黑帐房者多，住土房者少。雍正四年会勘疆界，将类伍齐地方遵旨赏给达赖喇嘛，其疆域东至察木多之狼古山为界，西至喇里界，南至达隆宗界，北至洛隆宗界。其瓦合、麻利、二塘属类伍齐。

洛隆宗一百十里曲齿尖五十里硕般多宿。计程一百六十里。

洛隆宗在类伍齐西南，其地有嘉裕桥，为藏、炉通津，亦西海进藏之要隘。原隶西藏部属，委磔巴二名管理，康熙五十八年大兵进藏，该地磔巴、番民倾心投诚，采办军粮，挽运无误。雍正四年，将洛隆宗地方遵旨赏给达赖喇嘛，其疆域东至瓦合塘界二百十里，西至擢耻塘界百六十五里，南至类伍齐界，北至达隆宗界。洛隆宗西南行，经漫坡，上坡山路陡险。九十里过铁凹塘，大山壁立，有塘铺。顺沟而行，路稍平坦。二十里至曲齿，又名紫驼。有大喇嘛寺，可尖可宿近新开一路由东南行，为春夏水涨绕道也五十里至硕般多，居人稠密，物产亦饶，有碉房、柴草，有驻防，换乌拉。

硕般多五十里中义沟尖五十里巴里郎宿。计程一百里。

硕般多一作说板多，一作设板多，一作苏班多，又作舒班多，在洛隆宗之西，地少险隘，惟恶说与春朋接壤，乃西海之捷径也。原属西藏部落，委喇嘛磔巴一名、俗磔巴一名，掌理黄教，铃束地方。后被準噶尔占据，西藏遣陀陀宰桑至硕般多一带剥削僧俗人众。康熙五十八年，定西将军噶尔弼等统兵进藏，该地磔巴人等迎师投诚，陀陀宰桑潜回西藏，总统遣谕练外委三十名，改饰易服，令该地磔巴响导，追至索马郎，擒获陀陀宰桑，送川解部。至雍正四年，会勘疆界，遵旨将硕般多地方赏给达赖喇嘛，复置千总、外委各一员，以资控制焉。其疆域东自洛隆宗擢耻塘界，西至阿南多界六百八十里，南至洛隆宗界，北至达隆宗界。

硕般多沿沟而上，路平。五十里过巴喇，山势不甚峻。至中义沟一作中倚，一作中译，又作忠义山程平坦。五十里至巴里郎一作八里郎，又作巴里郎有碉房、柴草，有塘铺，头人供给乌拉。但居人落落，旅况增岑寂焉。

巴里郎五十五里**索马郎尖**四十五里**拉子宿**。计程一百里。

巴里郎进沟三十里，上赛瓦合山一作朔马喇山，边风猎猎，乱山皆童。二十五里至索马郎，即擒陀陀宰桑处。又四十五里至拉子一作喇賚沿山绕河而行，地多湍沙，足却不前。其地有塘铺，头人给役，柴草价昂，盖山兀地荒，至此不易耳。

拉子五十里**边坝尖**六十里**丹达宿**。计程一百十里。

边坝在硕般多之南，原属西藏所辖，委磔巴二名管理。康熙五十八年大兵进藏，该地喇嘛、磔巴人等倾心向化，承办粮差，留驻官兵弹压，以连声援。所辖地方，自喇子起，至鲁工喇大山根拉里止。四至辽阔，差徭繁剧。又委热傲三名，以作三分治，承应圣朝军役，无敢懈怠。凡热傲居止俱有官寨楼房，穷荒僻壤，盖别有风气云。其疆域，东至硕般多二百九十里，西至拉里七百三十里。

拉子西南，沿山而上，过必达喇山，山路平坦，上下十里，下山路逼仄，河流纵横，水清浅，可褰裳而涉。四十里至边坝一名宾巴，一作冰坝，即达隆宗，有塘铺。二山横跨，四水环襟，为西藏辽阔之区。六十里至丹达，有塘铺、营官，磔巴供役，换乌拉。

杨揆边坝诗：山路纓而曲，斯涧流潺潺。隔烟闻暮钟，袱被投闹寨。

小步纵远目，四垂天幕低。拿云击苍鹘，窜穴惊妖狸。番人为我言，此地傍海涯。往往见怪物，喷涛斗鲸鲵。森然锯牙齿，马首而牛蹄。白光莹如炬，戴角双鬐髻。出没致风雨，鼓浪山与齐。所言信非妄，毋乃是水犀。稍古辨其族，本出西南夷。谁能刺坚革，长剑空手提。

丹达五十里 察罗松多尖五十里 郎吉宗宿。计程一百里。

丹达之麓有庙，相传云南某参军解饷至此，没于王事，屡著灵异，土人祀焉，过山者必祷之。十五里上鲁贡喇山一作鲁工喇山。峭壁摩空，中有一小沟，蜿蜒上下，夏则泥滑，冬则一冰雪槽，行人拄杖鱼贯而进，不能并辔，此赴藏一险阻也。三十里下山至察罗松多，五十里至郎吉宗一作郎结宗，又作浪金沟。有碉房、柴草，有塘铺，磑巴供给差役。

杨揆丹达山诗：昔闻兹山奇，绝险今始遇。玉龙作之而，势欲与天斗。连峰排岵嵒，寒色逼金宿。突兀穷荒中，阳和不能透。想当鸿蒙辟，巨手出极构。石棱间缺啮，嵌空琢冰甃。一片玻璃光，千斛琼屑糅。阴风中怒号，虚响沸岩壑。行旆惨〔骖〕不前，十步九颠覆。勇上未盈尺，陡落千丈溜。蹒跚马脱蹄，氍毹鸟缩味。有时朝日开，如髮绀縠皱。晴光相激射，到眼胥眩瞀。我寻西荒径，险阻亦既覩。信知九州遥，岂为五嶽囿。何图归程急，到此空引脰。人言山之神，灵爽兹妥侑。阴霾变倏忽，窈冥失旦昼。来从万玉妃，旋转飘缟袖。筑雪如作城，森寒巨灵守。时虞长围压，谁敢孤军逗。狂飙一倒吹，万牛尽回首。往往昏黑中，不复辨崖岫。倏见神灯迎，出险相引救。我行日亭午，千洞鸣玉漱。幸值气暄和，谓为神所佑。心怯卦习坎，事喜象遇遯。整衣拜丛祠，兼以村酒酌。视秩少桓圭，升香无玉豆。作诗志兹行，用当神弦奏。

鲁贡喇山诗：棱棱耸石角，设险抵剑门。雪霰零其岭，草木不肯蕃。径仄复斜注，仅有履迹存。冰柱森嵯岈，袖手莫敢扪。愿借九火铸，界以一炬燔。度使穷谷底，飞灰转春温。此志宁易遂，徒与愚公论。拄杖三叹息，谁为收惊魂。

郎吉宗四十里**大窝尖**五十五里**阿兰多宿**。计程**九十五里**。

郎吉宗旷野平坦，换乌拉，顺坝而下，有两路：一由山径，路窄险；一由沟路，稍平，夏日水涨多阻。四十里至大窝塘一作达模，有磔巴供给差役，路虽平，而侧进若谷。顺河而下，五十五里至阿兰多一作阿哪通。有塘铺、稠房、柴草。

阿兰多三十里**破寨子尖**四十里**甲贡宿**。计程**七十里**。

阿兰多西南行，侧身循沟而上，南北俱有偏桥，上山路险窄，行人惶然如坠。三十里至破寨子一名阿兰卡，有横石，森如人立，俗名鸛鹑嘴，凿以为道。四十里至甲贡拉里属。有柴无草，有塘铺，磔巴供给差役。

甲贡四十里**大板桥尖**四十里**多洞宿**。计程**八十里**。

甲贡路崎岖，傍山而上下，过小坡，漫衍荒凉。四十里至大板桥。四十里至多洞，人烟寥落，无传舍，有塘铺。凡往来者，即其汛以为栖息地，无柴草。

多洞八十里**擦竹卡尖**六十里**拉里宿**。计程**百四十里**。

多洞塘附近水边，率水汴而上，二十里上大山，山峰峭立，雪凌险滑，视丹达无异。六十里至擦竹卡一作擦楮卡，又作叉柁卡，有热水塘番人亦呼为擦楮卡。过山，凹中有一湖，约宽七八里，长十

余里，冬春冻如平地，行人履之无怖。六十里抵拉里一作喇里。天冷，柴草罕有，有驻房塘铺，堪布供给差役，而乌拉则类伍齐之所供给也。

自察木多至拉里十四站，共计程一千五百里《西招图略》作十五站，共计程一千五百里。

拉里五十里阿咱尖一百十里山湾宿。计程一百六十里。

拉里在达隆宗西北，实察木多与西藏中通之咽喉也。林拉一山为哈喇乌苏大道，直通青海。自准噶尔车零敦多布侵占西藏，该地黑喇嘛附逆助谋，伪称河州喇嘛迎师向导，阴遣番人截邀军粮。康熙五十八年，定西将军噶尔弼统领绿旗官兵至拉里，预遣永宁副将岳钟琪提兵计擒黑喇嘛，讯明附逆阴谋截粮情实，旋即正法，另委喇嘛掌理地方，复设粮务、把总、外务各一员，历年驻藏官兵往来，服务极为恭顺。其疆域东至夹贡塘界二百七十里，西至常多塘界二百四十里。

拉里由沟行，复上大山，危峰耸峙，冰雪四时不消，峰岩海岸，风起雪拥，险滑难行。五十里至阿咱一作阿杂。有塘铺，磔巴供役。再行三十里，有海，长四十余里，俗传有独角兽，颇为怪。又八十里至山湾，有塘铺，少柴草。

山湾六十里常多尖六十里宁多宿。计程一百二十里。

山湾塘，由山湾上卓喇山，峻险难行，约四十余里，多冰雪，积石嶙峋。共六十里至常多一作昌多，天时常如冬，山皆不毛，有塘铺，居人以树皮为屋，仅数间，炊烟零落属江达，有磔巴供给乌拉。六十里路稍平坦，至宁多一作凝多，又作灵多。有塘铺。

宁多四十里过拉松多尖四十里江达宿。计程八十里。

宁多路平，顺沟而下，四十里至过拉松多即王巴瓠，江达界。过桥，水潺湲，激石有声。桥以东江达属，四十里至江达，地不甚寒，有驻房塘铺、柴草。

江达六十里顺达尖一百里鹿马岭宿。计程一百六十里。

江达在拉里西南，其三星桥、甲桑桥二水会合之地，乃东西要津，而所辖之章谷、并鄂说与叠工接壤，又北通西海之要隘也。先年准噶尔侵占西藏，工布人民坚闭防御，敌人不能入其境。康熙五十八年，大兵进取西藏，总统遣员抚绥，工布一带酋长率领部属迎师就抚，向导进藏。雍正四年，遵旨将江达地方仍隶西藏，设有外委一员，并达赖所委磔巴二名铃束地方。其疆域，东自拉里常多塘界，西至磊达界三百十里。

江达凭山依谷，形势险要，有工布磔巴供给差役。沿河而下，六十里至顺达，有塘铺。沿沟而进，河道分流，林木阴翳。一百里至鹿马岭一作六马岭，有塘铺。山高无险阻，约四十里，视前历之冰雪，峻嶒怵心别目者，居然平易矣。

杨揆鹿马岭诗：层冰何崢嶸，峭壁立千丈。集霰初蒙蒙，俄惊雪如掌。延缘苦颠蹶，推挽失依仗。徒侣皆踟踟，呼声应岩响。艰难到绝顶，俯看弥震荡。凌风一振衣，十指若槌纆。所幸趋归程，鼓气能勇上。地险心则夷，毋为惮劳攘。

鹿马岭百二十里堆达尖六十里乌苏江宿。计程一百八十里。

鹿马岭进沟，而上下约四十里，山路坦夷，微有瘴厉番称蒲葛

舍。寒风凜冽，无盛暑。八十里至堆达一作磊达，又作鴛鴦仓。有塘铺，烟火寥寥，柴草亦稀。顺河绕沟而下，过竹贡，六十里至乌苏江一作乌素江。路俱坦，有塘铺，小磑巴支应柴草、牛羊，去卫藏佛国较近，别开奇境矣。此站甚远，有即堆达宿者。

乌苏江六十里仁进里尖七十里墨竹工卡宿。计百三十里。

乌苏江水势平缓，顺河西行，虽僻处一隅，而程途夷坦，迥异前险。六十里至仁达里一作临钦里，在喇嘛寺尖。有塘铺，行者如仆，马告瘁，至此可憩息焉。由东北而上，七十里至墨竹工卡，有塘铺，磑巴给役。

墨竹工卡四十里拉木尖八十里德庆宿。计程一百二十里。

墨竹工卡正北接察木多草地之路，其水向西流至藏，即藏河也，水驿有皮船。四十里至拉木。一作纳磨。有房舍，柴草稀少，寺院幽敞，人稠地广，绕河而下，五十里过占达塘。复西行，三十里至德庆。

德庆四十里蔡里尖二十里前藏宿。计程六十里。

德庆其地多候馆，往来者恒栖止之，路旁有塘铺。绕道而下，四十里至蔡里一作采里，又名砌塘。有磑巴供给柴草。二十里过机楮河，抵前藏布达拉。机楮河即藏江，水西流，以皮木船渡。

藏之北名三珠剛叉，其地四山环峙，俨若城垣，水旁山奇，宛然福地。有驻防。

自拉里至前藏八站，共计程一千零十里。《西招图略》作十站，共计程一千零七十里。

前藏四十里登龙冈尖四十里业党宿。计程八十里。

前藏即乌斯藏也，音字乌加斯字，切音，作卫，故又名卫，一名喇萨，又作拉撒，华言佛地也。居诸藏之中，亦称中藏。旧有城，康熙六十年，定西将军策固诺尔布毁之，改筑西南石堤，以遏藏江之水。其西突起布达拉一山，布达拉者华言普陀宗乘也。普陀有三：一在天竺南海中；一在浙江定海；一在西藏。连矗二峰，高百余丈，其一达赖居之，其一为高行喇嘛静修之所。其达赖所居因山势建楼，十有三重，上有金殿三，金塔五，僧舍万余间，金玉银铜佛像无数，历代宝器充牣耀目。西殿则宗喀巴遗迹在焉。其喇嘛所居一峰，即招拉笔洞，山巅建寺，形如磨盘，下瞰藏江即噶尔招木伦江，有琉璃桥，山后有池，周四里，中垒土，而亭其上，名禄康插木，皮船渡之。捍堤三十余里，部民夹岸而居。山之东五里，为大小招寺，皆唐公主所建。西番谓庙曰招，大招西向，志在西方；小招东向，思中土也，大招左廊有赞普及公主并白布国王女塑象白布国王女，赞普之妾也，内供释迦牟尼佛，乃公主自中国请来者，殿门外有长庆中唐番和盟碑，旁有唐御，郁若龙虬。小招供珠吉多佛，其座额书寂默能仁，则亦释迦像也。而世俗妄传，大招寺象乃白布国王女成佛，小招寺象乃公主侍女成佛，直委巷之谈耳。又南七里为札什城，汉兵所居。又有白〔哲〕蚌、甘丹、色拉、桑鸢四大寺，远近拱挹。寺中喇嘛多者五千余，少者二三千，而甘丹寺距布达拉八十里，则宗喀巴成道

之所也。又有宗角园、卡契园、经园诸胜错综其间，为达赖、班禅往来游憩之所。春冬桃柳松柏相映自然，梵舍花宫，洵〔循〕西方极乐国也。其疆域，东至宁静、多松工二山，交巴塘界三千七百六十五里；西至谷喜塘，交后藏界六百九十里；南至亦尔，交洛坝生番界；北至木鲁乌苏、噶尔藏胡义，交青海界。其风俗，人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寝处汙秽，绝不带沐。接手饮酒，以毡为盘，捻面为碗，实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源祗之神，人信巫覡，不知节候，麦熟为首岁。弓剑不离身，重壮贱老，出入少者在前，老者居后，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紫之。其官之章饰，最上琴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之，银次之，最下至铜止。差大小，缀臂前以辨贵贱。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喜浮屠法，习咒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生子半为喇嘛，僧居大土台上，不食肉、娶妻；土台外僧，有食肉、娶妻者。至于死丧，或付鹰犬，或投水火，其习俗也。

前藏路平坦，四十里过大桥至登龙冈，有房舍。顺河而行，途亦平易。又四十里至业党，有塘铺房舍，有磑巴供给柴草。

唐碑：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圣神赞普，甥舅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大节留传之于后世也。文武孝德皇帝与圣神赞普德之黎赞陛下；二圣睿哲鸿被，晓之，今永化享，矜愍之情，恩覆其无内外。商议叶同，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治之绩。兹陪同心，以伸邻好之义，共成厥美。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封疆，洮岷之东属大唐国界，其塞之西尽是大蕃地土，彼此不为杀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疆域，或有积阻，捉生问事，设给以衣粮放归，令社稷山川无扰，各敬人神。然甥舅相好之义，苦难每须通传，彼此相依，二国常相往来。两路所差，唐差蕃使并于将军谷交马，其洮岷之东，大唐

供应；清水县之西，大蕃供应，须令甥舅亲近之体，使两界烟尘不扬，同闻盛德之名，频无惊恐之虑，行人撤备，乡土俱安，礼无相扰之犯，垂恩万代，则称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蕃于蕃图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合其大业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当三宝及诸贤、日月星辰之下，共陈刑具为盟。设此大誓约，如有不依此誓，蕃汉背约破盟者，求其祸殃也！倘倾覆以及动阴谋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汉君臣并稽首告立，属细为文，二君之德，万载称扬，内外蒙庥人民咸颂矣。

杨揆渡藏江诗：昔渡藏江来，今渡藏江去。江流逐归心，日夜向东注。临歧转惆怅，经岁此留住。浮屠三宿缘，何日是归处。回首盼华严，天花散如雨。尘根殊未净，初地宁易遇。弹指去来今，羁怀共谁语。

尤侗乌思藏竹枝词：拂庐大小上碉房，翟纁缝衣瑟瑟装。口诵番经作佛事，射生偏爱啖牛羊。大庆新封灌顶师，金吾夹道半鸾仪。帐中吃吃君王笑，秘戏私传演蝶儿。

方积鱼通塞外杂诗：平沙漠漠草芊芊，落日牛羊万幕烟。亦有参差楼观影，大都邻著白云边。虎革熊绒席地铺，鞬弓敛矢望尘呼。分明手版层层递，五尺红绦淡墨无。明妃孤冢草青青，贵主荒坟问杳冥。听说莲花身不化，佛灯深处坐娉婷。平芜初长马初肥，大小传呼晓合围。羌女能歌羌妇舞，夜深灯火载熊归。玉马银獐队队驰，凉花凉树一枝枝。遥怜小市淮南雨，正是梅黄欲摘时。关接松维昼不扃，河山满眼旧龙庭。剧怜铁马金戈侣，都诵尊王答圣经。

马若虚西招杂咏：锦伞蛮靴马上娘，笑开金埒作盘场。惯从云外落双雁，不解红闺针线箱。唵吧微薰影婆娑，千佛龕前百叩多。自把都梁薰袖口，等身祈福正清和。五纹杂组挂丝丝，佛赐松堆辫作绦。不惜黄金铸麻哒，蛮靴正是走山时。百尺竿头鼎可扛，颯颯椎髻技无双。上林曾见猱升木，传是都卢绝域撞。谁从觉路引金绳，性命鸿毛一掷能。我讶身轻一鸟过，人言亦似脱鞣鹰。万口宣腾响法螺，沙门梵面舞婆娑。十年又踏羶乡路，梵呗声中看大雉。

马若虚登龙冈雪后观猎诗：平生粗类曹景宗，帷车新妇气欲结。有时或作沈庆之，携童跨马行蹉跎。腰弓臂鹰亦常事，达掖丽龟迹飘瞥。

塞垣九月风怒号，一夜四山皆积雪。相邀健将合长围，跃马平原电飞掣。
黄獐抱头草间窜，狡兔狂奔失三穴。乍看云际落头鹅，旋得平原羝山瞥。
青头鸡或穿其颐，白翎雀乃洞其喙。君然一声霹雳展，豺虎纷纷洒毛血。长
杨羽猎相如赋，射雉安仁称独绝。昔人豪迈实可喜，我亦驰驱效前哲。况复
西川未罢兵，翻身欲击天狼灭。

杨揆唐柳诗：一种灵和树，婆娑倍可怜。根株依佛土，栽值记唐年。
照影曾临水，牵情乍禁烟。晓风江岸上，斜日寺门前。髡顶零秋早，空心
耐火煎。倦时休作雪，老去罢吹绵。青眼人谁识。纤腰岁屡迁。慈云明
荫久，甘露待恩偏。已断淤泥往，容参离垢禅。昙华分妙指，贝叶订前缘。
过客刚闻笛，逢君暂寄鞭。飘零真有憾，憔悴正无眠。草暗长堤路，鸦归
薄暝天。攀条思寄远，垂手重流连。

马若虚唐柳词：前朝一树垂杨柳，龙钟乱拖青尾。枝占春光，根填
海满，遑恨文成同系。年华逝水，曾阅遍兴亡，断红零翠。伴侣残碑，藓痕
凝绕佛头髻。腰支尚同弱女，收膏香双眼，斜倚萧寺。竖拂祥和，寻香游
客，那识千余年事？纷纷堕子，指梵宇金铺，尚存唐宇。蟬翼轻幕，古香生
茧纸。（右调台城路）

查礼藏纸诗：蜀纸逊豫章，工拙奚足尚。结胎多槽穉，嘲诮实非谤。
既失蔡侯传，更乏泾县匠。锦城学书人，握笔每惆怅。孰意黄教方，特出
新奇样。口捣柘皮浆，帘漾金精浪。取材径丈长，约宽二尺放。质坚宛茧
练，色白施浏亮。涩喜受隃麝，明勿染尘障。题句意固适，作画兴当畅。裁
之可弥窗，缀之堪为帐。何意高丽楮，洋纸亦复让。国家盛声华，夷夏歌荡
荡。佛国技艺能，无远不筹创。东土应夸观，颂美乌斯藏。

又杨揆诗：不染云兰色，言从梵夹分。为供词客赏，时费佛香熏。浅
印华严字，深留侧理纹。十经谁所赠，好写贝多文。

查礼西域弓矢歌：蓄弓彊，蓄矢短，秦筑声中秋气满。筋弦角背硬
难开，竹筱雕翎材入选。锋镝刃利透肌肤，沙场频见旌旗卷。射人射马百战
酣，四野横尸血溅眼。我今腰矢复挂弓，不愿从军愿携鹰与犬。黄羊斑鹿
任意追，挟矢弯弓马逐远。番儿拍掌呼，番僧亟称善，道是文臣之技不可
限。

吴省钦藏枣诗：核物备五宜，来来皆标格。藏产推果珍，桔皮裹成腊。小者扶寸余，黏腻不容擘。大者指微圉，恬淡不容酢。如瓜虽未能，入药真足惜。大荒处极西，厥汗受符策。觅种盈万伐，有腕挂林隙。翠紫攒鳞鳞，皱红披的的。采经乌拉坎，饱饷魏宋吃。其核北出奇，无复仁可获。佩离两已背，浑屯一爻画。嚼之若槟榔，生涩介喉噎。以彼寒苦地，乃集甘温益。句牖传唱人，练气秘服食。医余孱病身，内景滞胸膈。篋倾坐难支，竿打路偏隔。想象西南番，万里贡心赤。一笑掩农书，帘影枣花北。

吴省钦藏香诗：薰笼媚闺情，炷炉诵佛号。香市喧蜀郡，却被海内笑。谓乏龙脑珍，兼逊鹧斑烟。下咽安可充，先韦幸元躁。尸陀林各天，西藏直西徼。唾弃南北宗，贴耳奉黄教。吹螺响呜呜，转幡影浩浩。正法如日悬，一气大感召。甘松及珠贝，百炼入铛铄。捣作元霜精，搓作金管貌。星星微火来，烟篆四腾掉。其臭淡无言，其烬光有曜。重帷闭少时，融液透百窍。辟邪具神通，那必数医疗。方今威德宏，神僧契元照。重舌赴东土，焚顶秘虔告。区区登贡余，惹衣记廊庙。使臣荷分致，羌情验驩叫。束香同束刍，价压万蹄啮。郑重烧博山，心清远阔妙。

吴省钦藏毯诗：边城出鱼通，乌斯藏联属。水草健移帐，羊牛富量谷。岂惟驰骋便，寝食利皮肉。一毛积万毛，氍毹细盈掬。漫捻体渐施，交搓绪相续。数丈亘一条，条条受机轴。经之复纬之，织作妙缘督。长钩准高架，用手不用足。匹成刮使光，束卷饶丰褥。入市茶马借，任贡组纁恩。皇灵被戎夏，如布罔越躅。扈夷休捐浆，准部资考牧。毳毼致新罗，毼毼献身毒。弓衣绣诗句，即事验怀服。殊珍何自来，展对见羌俗。复陶制效秦，黄润价压蜀。宾宾番驼尼，考校昧前录。为报割毡情，缠绵佐宵读。

马若虚西招白牡丹诗：清白天魔女艳妆，清芬微胜白檀香。春风袅娜杨枝外，带露凝啼泥粉郎。竺国因缘原是幻，空花过眼有无间。根深稳植菩提界，留取新诗咏玉环。

马若虚西招虞美人，翠袖，风回，霓裳霞绮，开遍楼东。招提万里楚重瞳，帐中，珠泪红。

金城远嫁千年恨，留光影，幽怨虞兮并。从来情字最堪怜，翩翩，枝头一朵鲜。（右渭河传第六体）

业党四十里僵里尖五十里曲水宿。计程九十里。

业党亦顺河行，经岩掘三，亦不甚险阻。四十里至僵里，又五十里从阡陌行，河流委折，至曲水有蝎子洞，如犯死罪者，活缚至洞，令食之。沃野平原，绵亘百里，有房舍、柴草，有磔巴给役焉。

松筠曲水塘诗：曲水即褚谿，汉音非蛮语。关隘依岩道，江岸环幽圉。形似阵长蛇，是谓白夫御。岂独地势佳，随在多粮糈。且喜近前招，程仅两日许。欲永乐升平，治以同胞与。惟期善时保，万载堪宁处。

曲水五十里罔把择尖九十里白地宿。计程一百四十里。

曲水十五里至铁索桥，江势浩瀚，最险，渡以木船。过河三十五里至罔把择，有房舍、柴草。又过大山，危峰截岬，上下四十里。过杀马陇，柴草稀少，路经平地，五十里至白地，有塘铺、柴草。

松筠白地塘诗：白地海边秋，汪洋沿往复。龙渊虽广大，造物包荒独。学量宽如天，养心可获福。徘徊亡路紆，即景堪娱目。

杨揆铁索桥诗：山川阻洪流，深广拒可越。两崖兀相望，怪石起孤嶂。飞空架索桥，锁纽危欲绝。曳蹇窘不前，森然竖毛发。宛宛虹舒腰，落落蛇脱骨。迴疑匹练铺，举辄长绳拽。谁遣高梯横，莫挽巨筏脱。溯风乍飞雪，缘云更机阻。子法朽索扣，足苦缩板裂。前行不得纵，后武宁许突。俯视逆流迸，疾较飞电掣。夭矫龙尾垂，凌乱谁倚缺。驱馿既难凭，驾鹤苦乏术。拄杖心魂魂，褰裳趾兀兀。扛非冬月履，绳岂太古结。艰危信多端，绝险谁所设。行矣勿回顾，中道未容辍。侧听步虚声，长吟踏摇阙。柱取马卿题，馭比王尊叱。一验无百年，登陆股犹慄。

白地五十里 挹鲁尖五十五里 浪噶子宿。 计程一百五里。

白地三十五里过叶赛，十五里至挹鲁，有房舍、柴草。有歧路，一由江孜，一由然巴。然巴春夏为商贩所必经，至终则雪凌，多阻滞，且翁古一带村落广粮食。戊申西征之役，已改由浪噶子一作噶浪子取道，今因之。五十五里至浪噶子，路皆平，有磑巴、人户。

浪噶子五十五里 翁古尖六十五里 热隆宿。 计程一百二十里。

浪噶子路平，五十五里至翁古，有磑巴、人户。过山六十五里至热隆，有磑巴、人户，路亦平坦。从左手分路，通布鲁克巴，

热隆七十里 谷洗尖七十里 江孜宿。 计程一百四十里。

热隆至谷洗七十里，谷洗至江孜七十里，江孜亦要隘也。二处均有磑巴、人户，柴草所出则江孜较多，路俱平坦。

松筠江孜诗：秋阅江孜汛，蛮戎演战图。炮声发震旦，鼓气跃争驱。锐技惟蜚进，雄师在令呼。百年虽不用，一日未应无。训练能循制，屏藩足镇隅。赏颁嘉壮健，感激饮醍醐。

江孜五十五里 人进冈尖六十里 巴浪宿。 计程一百十五里。

江孜在前藏西南，后藏东北，面山背水，为卫藏交通之重地。又与定结、帕克哩、噶尔达相通，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

等处部落来藏之要路也。乾隆五十七年，大学士福康安奏，系扼要总路，请添设营汛，派委守备、外委各一员，带兵二十名驻扎，又设戴本一人，安设番兵五百名，不惟卫藏气势联络，而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处亦皆资以弹压矣。其疆域下至谷喜塘七十里，西至甘坝塘一百四十里。

人进冈距江孜五十五里，巴浪一作白浪距人进冈六十里，有磑巴、人户、柴草，行者可尖可宿。

巴浪七十里春堆尖四十里札什伦布宿。计程一百十里。

巴浪迤邐而透，过大桥路坦，七十里至春堆一作春磊。有磑巴、人户，过此四十里，即札什伦布一作札什隆布，即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处也。

马若虚后藏诗：行脚鸡峰复象坑，三旬挂锡竺王城。丰隆鼓腹诸天震，列缺施鞭大地惊。香雨一林神女散，春风千树地魔争。去来本是无心事，多谢阿难解送迎。万峰玉笋耸晴岚，一水龙沈吼古潭。泉喷石桥冲马过，山盘云磴倩猿探。边笳声急秋风劲，麝幕谈深浊酒酣。感慨怀人兼惜别，廿年三度解征骖。

又诗：遐方祝嘏礼尧天，咫尺慈颜御座前。乐奏须弥极乐世，山呼圣寿大千年。化成九道恩施远，久有边荒感激虔。更喜群生无量赞，班禅近侍诵经专。

松筠春堆诗：纳锦冈桑麓，济科嘉布山。相传通衢护，威赫菩萨蛮。秋暖山犹翠，时和花向鲜。我行经两度，逊此乐丰年。

杨揆晓发春堆诗：际晓角声动，平沙万帐收。遥瞻日东出，时见水西流。独犬吠番堡，群鸦散驿楼。行行荷戈去，五月尚披裘。

自前藏至后藏八站，共计程九百里《西招图略》作九百五十里。

后藏札什伦布至乃党尖，又至拉尔宿。计程九十里。

由喇萨西南行九日，为后藏。在唐亦吐蕃地，有寺曰札什伦布，乃班禅额尔德尼坐床之所，旧名仍仲宁翁结巴寺。后藏人敬礼班禅与前藏奉达赖喇嘛等。考其山川、风土，盖于喇萨外别具洞天。达赖传宗，班禅分化，由来旧矣。我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禅谓东土有圣人出，偕达赖遣使越四万里来朝，约行善事，太宗文皇帝嘉纳之。国朝定鼎后，频遣使熬茶。康熙五十三年，敕封为班禅额尔德尼。乾隆庚子岁，班禅朝京师，高宗纯皇帝与其慕义，恩赐四体字玉册、玉印，居西黄寺。是年冬，示寂降生，番部复迎回札什伦布坐床。其遣使入贡，与达赖喇嘛各间年一次。其疆域东自噶木巴岭卫界，西至麻尔岳木岭阿里界一千八百八十二里，南自帕里宗城之毕木拉岭，北至者巴部落打鲁克雨木撮池一千三百余里。风俗与前藏无异。

拉尔至耜尖，又至乃安宿。计程一百里。

乃安至热龙尖，又至札什冈宿。计程一百十里。

札什冈至半达尖，又至彭错岭宿。计程九十五里。

松筠彭错岭诗：庙侧有岩岗，直蹙下临江。固是二关一，因置千载防。工作无多费，利益保封疆。寨卡互维持，制律用知方。

彭错岭至乍喜宗尖，又至札塘宿。计程一百里。

札塘至沙巴都尖，又至纳子宿。计程一百里。

纳子至白佳纪冈尖，又至杂务宿。计程九十里。

五里。

杂务至山根尖，又至甲错白宿。计程一百十里。

杨揆甲错白诗：豺风怒卷边声恶，冷日无光向西落。征人下马色死灰，重裘压肌如纸薄。连营列帐依山椒，枯蓬满地鸣萧萧。微茫沙碛屏人迹，黯淡时见残磷飘。中宵蒙被作僵卧，噩梦屡惊心胆破。左魂右魄何处来，争吃巫阳招楚些。天明欲去不敢留，此身幸未埋荒邱。回头试看昨宿处，衰草短垣堆髑髅。

松筠甲错白诗：层巒无瘳迥非前，淡荡微风晴日妍。拉布卧云天咫尺，炙羊温饱各陶然。

甲错白至油共有尖，又至拉古笼古宿。计程一百里。

拉古笼古至罗罗尖，又至胁噶尔宿。计程一百五里。

松筠罗罗塘诗：清晓越崦嵫，波绒顿九阿。日中步纓纓，迺暮问罗罗。昔苦今何若，咸称已脱苛。田禾微有歉，量减感慈多。

松筠胁噶尔诗：胁噶近荒边，乌拉踴跃先。俗僧兼应役，何借费千元。

由胁噶尔八十里至灭猛——九十里至第哩郎古——九十里至弥木耳——一百二十里至察木达——九十里至下马卡——一百二十里至噶叭角尔杆——八十里至硕马拉杜——一百二十里至重噶尔——九十里至宗喀。由宗喀绕道九十里至噶尔——一百二十里至滚达——八十里至卓党——一百十五里至竹塘——八十里至济咙。由济咙绕道八十六里至俄龙——一百二十里至索绒——七十

五里至札林多——八十五里至绒辖——一百十五里至聂拉木。

自后藏至聂拉木二十九站，共计程二千八百五十一里。

自江卡至聂拉木六十九站，共计程七千二百二十六里。

自成都至聂拉木九十八站，共计程九千八百一十一里。

唐·白居易《新乐府·缚戎人》：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黄衣小使录姓名，领出长安乘递行。身被金创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忽逢江水忆交河，垂手齐声呜咽歌。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固借问，欲说喉中气愤愤。白云乡贯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蕃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残筋力，更恐年衰归不得。巷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走逃归。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惊藏青冢寒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忽闻汉军鞞鼓声，路旁走出再拜迎。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地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松筠西招纪行图诗：治道无奇特，本知黎庶苦。卫藏蕃民累，实因频耗蠹。达赖免粟征，班禅蠲田赋。皇仁被遐荒，穷黎沾雨露。奉敕曰：钦哉，尽心伺待哺。敬副恩纶宣，咸使膏泽布。度地招流亡，游手拾农具。譬犹医大病，既愈宜调护。仁以厉风俗，教之已革故。圣慈活西蕃，蛮生咸怕疹。谁云措置难，应识有先务。安边惟自治，莫使民时误。凛然常恪守，西招气自固。閤部抚东北，余赉西南路。巡边轻骑从，民力始从容。曲水岩疆道，秦关百二同。西招第一隘，戍守事倍功。过江傍琐(索)桥，舍此无他渡。前至孤山寺，趑趄恐失步。巴则西昆仑，绵亘割朝暮。旁临羊卓海，二分惴烟雾。转阅江孜汛，行看沃野田。西达班禅庙，南通帕哩边。是为南大门，屏藩有巨川。水深溜且急，廓番无敢前。更有干坝隘，迤西定结连。路皆称险要，边防宜慎焉。后招本坚固，新戍气颇雄。忆昔贼倥傯，未遇此劲戎。佛法波罗密，岂其欠圆通。今也班禅惠，可冀布仁

风。既安莫忘危，慎初且慎终。策马彭错岭，观山胸次开。天险不可升，曷禁意徘徊。进发甲错麓，罡风拂面来。雪岩相络绎，阊阖险隘哉。胁噤山突兀，官寨临浮屠。僧俗善守御，失利穷贼渠。假道萨迦庙，潜抵班禅庐。回巢惧由此，径窜喀达墟。定日当要冲，量为设防汛。西南近边隘，独立三关镇。通拉果荒凉，峭壁参天长。遥观魔顶台，遗迹门宝床。进拜至巴都，始见小蛮庄。极边聂拉木，隘口旧无墙，孤立营官寨，民居仅数行。在德不在险，休养成堤疆。转之达结岭，伯孜水草芳。路径巩塘拉，上下马傍徨。云峰削不成，沙磧浩茫茫。西旁琼噶寺，南抵宗喀塘。堡寨称坚固，疑渠守有方。滚达人烟少，卓觉饶圉场。中接察木卡，三桥跨虹梁。自此茂林木，飞瀑悬瑶光。济咙飞瀑聚，田肥稞麦良。民俗微有异，人情两面望。厥端果安在，无名榷税伤。惟德可固结，众志成城防。萨喀邻宗喀，北接阿里阳。游牧缺禾稼，生计惟牛羊。民力苦竭立厥，背盐以易粮。昔有千余户，今为二百强。豈是苦征输，荡析任逃亡。幸遇皇恩溥，子惠，救蛮荒。继以减赋纳，边氓乃阜康。伊昔半流亡，往往弃田间。甘心为乞丐，庶得稍安舒。乃因差徭繁，频年增役夫。出夫复不役，更欲折膏腴。凡居通衢户，乌拉鞭催呼，耕牛尽为役，番庶果何辜。敬以广皇仁，严革积弊余。济咙通拉孜，萨迦达后招。中有曲江地，要隘筹新碉。察咙产稞麦，时余储仓廩。旋过阳巴井，德庆有平皋。往复频略地，绘图佐戎韬。宽裕保斯民，禁暴警贪饕。抚巡宣圣德，纪行托挥毫。

颜检卫藏诗：秃发开羌俗，唐哉慕汉篇。乐诗朱辅奏，国号鹈提传。蒟酱稍通货，梭枪未歇边。逻些建城郭，赞普奋戈铤。敢死推豪族，初生解控弦。力邀青海月，计破白兰烟。鸞鷟远翘首，桓蒲思比肩。遣谕瞻上国，奉表译蛮笺。匪寇占婚媾，还师谢罪愆。维庸筹抚驭，下嫁到腥羶。粉黛驯饥虎，峨眉伏巨獭。未收乘象胆，已翊贡獐年。汤沐清河曲，诗书求简编。惜哉徇所欲，自尔复骚然。伺隙甲兵后，渝盟樽俎前。鲸吞逾冒顿，虺毒过先零。越宋仍牙帐，其渠有董毡。割疆挥斧钺，赂诱赐缗钱。羽檄虽无惊，舆图半弃捐。元明因势导，僧梵窃机权。迦叶膺王爵，藩封启庙堦。器仪颁内库，诰敕遣中涓。富厚俨都护，真空姑舍旃。我朝方作剋，彼众隔山渊。望气知神圣，归诚路万千。定期来贡使，入觐待传宣。祇树遥敷座，明驼缓著鞭。偏单披凤阙，草履步花砖。膜拜嵩呼异，

皈依华祝鲜。传宗(旨)嘉达赖，分化奖班禅。宝笈金瓶插，鸿文玉册镌。淇恩真异数，荒服被无偏。直北葛丹界，迤南阳布连。西洋为后户，丽水即前川。中拓数圻地，三危别有天。碉房冲月窟，毳幕走云骈。酥酪手相接，氍毹衣自联。窥瓶妖祀炽，咒诅土风沿。雪海无方涨，冰天不肯旋。飞桥摇铁索，危渡簸皮船。梯度阻毡马，绳行抛竹筐。层层逾岭坂，蔼蔼见原田。细碎成村落，纵横展陌阡。樛栎秋隐隐，跋布水溅溅。大小招相别，黄红教各诠。浑无生死法，但有去来缘。般若凌霄峻，浮屠射日圆。雷声轰鼓钹，井宇列街阓。乞食沙瓶钵，搜山鹿野豢。牛羊纷牧放，茶茗细熬煎。蛮技经营巧，蛮婆织纴便。花裙宁窈窕，赭面亦婣娟。不信清笳队，都教彩线缠。飘笙芦管乐，乌鬼鸽王筵。辛布当胸挂，重环缀耳穿。多情聚座鹿，奇葬付雕鵀。引袂杂男女，踏歌非醉颠。有时搯碧扇，随意拣红棉。犬或獠头恶，鸡胡象鼻卷。秋光裁贝叶，香烟蒸龙涎。闰日乘尧典，瞻星失斗躔。地原章步外，人在闾风颠。剥落唐碑卧，婆娑古柳眠。去华真绝远，殊俗若为湔。准部肯争据，靡酋尝篡捫。横刀摧绀殿，纵火毁青莲。御侮金刚散，驱魔佛力绵。仓皇求大主，凄切祷皇乾。圣祖神功骏，高宗庙算先。两朝操远略，命帅定交坚。甲惹炎氛裹，弓梢毒雾悬。当冲排赤帜，破险夺乌犍。向日挥戈去，随河唱凯还。灵幃重妥贴，方丈载安全。驻以皇华使，人皆御府员。拂庐增戍卒，舍卫密关键。护法真无量，如来不敢专。噶隆遵约束，商上待衡铨。犷悍余慈惠，凶残变爱怜。永教开净土，长此住金仙。

杨揆纪功碑题后诗：玉勒雕鞍金仆姑，纷纷名姓上麟图。他年尚有词人到，能访寒陵片石无。

马若虚西藏杂诗四首：余本落拓子，浪游川西东。曾磨盾鼻书，卅载三从戎。饱饫五侯脔，秃颖居囊中。有时飞露布，下马笔如风。迩来藏直弦，三语将毋同。老成渐徂谢，噩梦醒槐宫。来此毡裘乡，习静证六空。回首望蜀道，羌首如飘蓬。人生日营营，苦为利名逐。袴褶骑塞马，迢递向荒服。何如典春衣，斗酒醉平陆。朝携田间侣，暮向茅檐宿。俯仰庭下松，磊砢多节目。长啸视浮云，无心手翻覆。不求名姓传，亦免污青竹。暮春风日佳，四山啼蜀魄。忆我浣花溪，柳眠已飞白。时游丞相祠，

手攀青铜柏，于今落蛮徼，孰与数晨夕。渴羌难用武，樽酒比琼液。但闻风怒号，势欲卷磐石。闭户送青春，孤负远游客。灵芝不为瑞，鹏鸟不为灾。鹏翼振九万，落鸢依蒿莱。穷达由天赋，卫霍生舆台。萝游华胥境，烂醉康衢怀。熙熙乐无涯，醒独支其颐。足迹如大章，恨未穷九垓。野马不受羁，天真返童孩。无端作呓语，释闷非程材。

又西招春夜二首：辽绝西南地，三危裁上元。凝冰连曲渚，薄雾障蛮村。猿逗鸦频啼，迎风鹊乱翻。最怜倦咽歌，群犬吠黄昏。树少平川远，清卢任所之。灵香熏萧艾，神迹寄杨枝。语笑频重译，衣冠有定时。踏歌随处起，都是郾中儿。

松筠宗喀诗：两越珣塘拉，重来宗喀地。田禾灾被等，征半抒民累。

松筠济咙诗：巡阅来边境，遐藩忱悃将。次酬檄逊睦，要服守成章。豈是皇恩致，无须显寸长。析兹秋省敛，获见禹余粮。时使民何怨，即旋役免忙。嘉禾正晚熟，岂可误登场。

《西招图略》后藏札什伦布至聂拉木路程

只有方向，未载里数，与前录《西域志》、《卫藏图识》、《西藏志》诸书路程、地名互异，存以待考。

札什伦布西行 那尔汤西北行 冈坚寺北行 花寨子折西行 格登山峡一西行，由彭错岭折南过嘉汤，至拉孜，为北路；一西行稍南，由珠鄂咙至拉孜，为小路。拉孜西南行 甲错山下山稍北行^藏多嘉西行 罗罗折南行 肋噶尔过河西南行 密玛一作眉毛，南行 定日汛西南行 通拉山正西行 巴都尔又西行 达尔结岭西南行 帕嘉岭南行 聂拉木由聂拉木南行，经噶宜卡等处至锡巴寺，为达廓尔喀阳布城之小路，贸易人由此较济咙路为近。定日在朋出藏布江之东，通拉冈里山之西，为聂拉木、绒辖、济咙、萨喀等处入藏要路。盖后藏极西南，四通八达之藩篱门户也。乾隆五十七年，大学士福康安既定

廓尔喀，奏为扼要总略，请添设营汛，派委守备、把总、外委各一员，兵四十名，番兵五百名，以备巡查防守焉。其疆域，东至罗罗塘二十里，西行一站至独龙；由独龙分路，东南历押勒太极岭宗城，凡五站至聂拉木；西南历通拉山、札林多、绒辖，凡五站亦至聂拉木其自聂拉木东北行，止噶宜卡、帕嘉岭东北逾通拉雪山，逢达定目者为正路；别有北行一路，由达尔结岭分途，过嘉纳山而西，经伯孜而合于撒喜；再东则为拉错海，至叠古芦矣。

松筠密玛塘诗：策马过岩峡，前之果琼拉。更渡本褚河，平旷至密玛。

松筠定日阅操诗：太平操远镇，缓带勤兵韬。心略临机应，阵行随势挠。连环本健锐，九子准鸣髯。野战突前胜，婴城逸待劳。仰攻气用作，俯压步宜牢。鼓进金声止，扎营地择高。劫人防劫已，崇令在崇号。仁智定师律，勇严公贬褒。出奇自堂正，主诡类皮毛。矢慎私淑古，惟精克秉旂。圣明申教诫，军制重甄陶。勿久稍生懈，钦承巡一遭。庙谟扩样武，士气群雄豪。阊阖千载靖，长兹戢旅旄。

由拉孜分路至阿里路程

拉孜西行过河 僧格隆西北行，拉木错海在其西，阿木岭折北行，金木错海在其东。札布桑堆折南行 桑萨西南行 汤谷西北行 达克孜过河西北行 列克隆折西南行 恰木果南行，此处过河北行达萨谷 霍尔岭又南行 巩塘拉上下山路，折西北行，拉错海子在其南 琼噶尔寺西北行 宗喀西行过河至阿里。由宗喀北行，经达耶拉山、贾贾渡、苏拉木等处至萨喀，再由萨喀西北行，至盐池，产盐甚多，藏地及外夷皆食此盐，贩运不绝于途。阿里由阿里北行，过拉达克部，至如妥。

阿里噶尔渡部落在藏地之西，与后藏札什伦布、三桑接壤。考之前代，疑为泥婆(罗尼八刺国)地。《唐书·西戎传》曰：“泥婆罗国，在吐蕃西。……其王……那陵提婆之父，为其叔父所

篡，那陵提婆逃难于外，吐蕃因而纳焉，克复其位……其后王玄策为天竺所掠，泥婆罗发骑与吐蕃共破天竺有功。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连陀罗遣使入贡”。《明史·西域传》曰：“尼八剌国，在诸藏之西，去中国绝远。其王皆僧为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赍玺书、彩币往，并使其邻境地涌塔国。智光精释典，负才辩，宣扬天子德意。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入朝，贡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二十年达京师。帝喜，赐银印、玉图书诰敕、符验及幡幢、彩币……太祖时，数岁一贡。成祖复命智光使其国。永乐七年遣使来贡。十一年命杨三保赍玺书、银币赐其嗣王沙葛新的及地涌塔王可殷。……十六年遣使来贡，命中官邓诚赍玺书、锦绮、纱罗往报之。所经罕东、灵藏、必力工瓦、乌斯藏……皆有赐。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显赐其王绒绵、纁丝……自后，贡使不复至。”按：今阿里地为西藏之极西边鄙，揆之史传，差为相近，尚为颇罗鼐长子朱尔玛特策登驻防处；稍西北乃纳达克及谷古结塞地土。纳达克、谷古结塞二姓皆新抚之地也，其疆域东自藏界麻尔岳木岭，西至巴第和木布岭二千一百余里，南自匝木萨喇岭，北至乌巴拉岭一千三百余里。其蕃民帽高尺余，以锦与缎为之，帽缘不甚宽，项缀纬；蕃妇帽以珠下垂，前后如旒，密遮面顶间，着圆领大袖衣，系褐裙。见官长不除帽，惟以右手指自额上，念唵嘛吽者三。

松筠拉错海子诗：碱淖清如碧，一泓琉璃明。红香布微帽，哈达代帛呈。复来宿旧野，沙淏听新声。呼吸天地率，无涸亦无盈。

定日汛四达路程

定日汛西北行 笃举山口又西行 莽噶布蔑 莽噶布堆 洋阿拉山
波绒巴西南行 叠古芦由定日至此，计程二百五六十里。折北行 伯孜

东北行，拉错海子在其东。由伯孜折南行，经峨拉出达尔 纳岭，合夏拉 木路。琼噶尔寺折西北行 宗喀折南行 滚达西南行 察木卡南行 卓党又南行 邦馨西南行 济咙由琼噶尔至此，计程三百余里；由济咙南行为色新卡，为热索桥。过桥为包达木，为拉布鲁，为噶多，为东觉马 蝗，为章站，为雍雅，为白果木，为堆补木；过桥为叶朗古，为巴勒 布宗；过桥为贾喀泥，为腔孜冈，为仲康坝，为朗卡格密；过河至廓尔喀阳 布 城。昔福康安征廓夷，由此路进兵。

松筠葬噶布蔑诗：沿山出汛隘，初阅未经由。小憩嘉溇地，前程路转悠。微霜秋草润，晴日晚风柔。悬足群羊听，应知无猎谋。

松筠过洋阿拉山诗：路昔廓尔喀，长驱经此山。大兵临赫噶，小丑寇和还。错未塞归路，纲疏逸野狂。巡边知扼要，特笔未容删。

杨揆自宗喀赴察木即事诗：朝闻官军已临贼，跃马提戈不遑食。崇山连延起嶙峋，路转山回骇难测。初行天际犹见星，旋讶午日悬 铜 铎。有时深壑落窈冥，倾耳淅沥松涛声。须臾斜照照西岭，饮涧长虹黯 无 影。石梁盘空类修綆，野火烧岩作虚警。乌鸦叫啸随蹒跚，迅马但觉风生蹄。营门迢递不可胡，毛发森竖心然疑。危坡下注忽千丈，断涧惊流晚 来 长。峻峭石角大如象，岩溜春撞殷雷响。道旁山势高刺天，太古萧瑟无人烟。连鸡作队猿臂牵，度涧无术还升颠。手扪峭壁势欹侧，杳杳烟萝夜 深 黑。仰攀举步不盈尺，一坠百年那可待。流沙活石齐动摇，著足无地能 坚 牢。前驱壮志惨不骄，什什伍伍空连镳。奔涛绝壑尤汹汹，俯听如闻井 泉 涌。悄然似悲倏然恐，责育能教失真勇。四更山月光黯淡，似见前路通 林 扉。欲明不明星点稀，盼晓何处鸣天鸡。星沉月落云渐上，山气森寒出 丛 莽。洒空雨脚飞过颡，盖头无茅眩俯仰。平居岂识行路难，伫立终夜衣 裳 单。百苦交集力已殚，但冀脱险如生还。长征万里足忧抱，展转劳薪刷 潦 倒。微躯今夕幸相保，略喜朝光吐林杪。

又过察木卡诗：西荒山奇水亦横，万仞巖崖水飞迸。不知一派何 处 来，辘轳雷辊水相应。我疑石腹皆中空，蜿蜒潜伏两白龙。扬鬣鼓鬣不 可 见，吐气下贯如长虹。不然冯夷徙宅此山上，高泻惊流洗层 嶂。猿猱骇走鸛鹤愁，激射寒光未容傍。紫林络石合复分，袅袅还挟山头 云。匡庐雁

岩岂是道，真是银河屈注来高悬。想当大快通呼吸，无数幽岩鬼神泣。纵有天风卷不同，方知海水真能立。余波到地犹不平，绕山百匝声冷冷。三更月出尚相照，恍闻广乐空中鸣。

杨揆膊布鲁山诗：前军斫贼贼皆遁，三日烧岩尚余烬。鼓行突下番须兵，荡决当前少坚阵。山腰列栅抵作城，巨炮轰制如雷霆。危坡率角无寸土，漫酣断帟交相撑。沸泉出竈气蒸煖，炙手然同炊甑熟。投鞭已溃丸泥封，饮马还防上流辱。提戈战胜将士欢，营门鼓角催传餐。书生佩剑胆亦壮，然烽照夜知平安。

杨揆东觉山诗：奇峰出云复入云，招邀欲逐云中君。冥冥线路万夫傍，仰视如画重累人。承之以肩挽以手，不用荷筱弃攀口。更无石龕容少休，偶抚枯松暂横肘。当空落落碍见星，天近或者星长明。半崑蒙蒙复飞雨，斜日偏明雨飞处。阴晴昼夜变幻奇，恍惚四顾心然疑。饥鹰掠翅去矫矫，巽施戕角来翳翳。主花满地少行迹，千尺藤萝紫绝壁。上头旌旆乍飘红，远处衣裳惟见白。扶摇似觉生羽翼，足底万叠青巉峩。天梯休快到顶易，试问几时还著地。

杨揆蚂蝗山诗：山深虎豹窟，水深蛟蜃居。由来山泽间，毒厉所蓄滋。我行历万山，兹山更益奇。危磴皆曲折，丛灌交紫葳。中途风雨来，蹊步皆崎岖。夜半憩山麓，积泞成沮洳。有虫曰水蛭，遍迹来徐徐。湿生兼化生，聚族而相于。宛宛如缘足，啧啧旋侵肤。休笑螭伸屈，尾学蜃卷舒。潜伏抵蜥蜴，游行同蚯蚓。枵腹若螭鬚，馋吻争噉哺。丑尔形醜醜，憎尔行越越。壮士按剑怒，不能斫尔躯。虞人烈泽炎，不能开尔徒。蹴尔使糜烂，得水还蠕蠕。啜吸偶下咽，肺腑愁尔咀。兀坐劳面防，偃卧亦可虞。眼耳鼻舌身，所到皆覬觎。谁为蛙黾禁，急共螟蝗除。尤善钉马腹，嚼啮成溃疽。可怜拳毛騧，顿作汗血驹。尔性实饕餮，诛之不胜诛。有客代画策，是物非难图。不用熬牡鞠，勿烦烧腐菰。淮当渍盐汁，获则投诸盂。如彼赴烛蛾，如彼游釜鱼。黠諛如蜥蜴，宛转如蛭枯。奄然躯壳化，朝暮蟬蛸俱。喜此筹策良，相视同揶揄。从知辟蠹方，酸臧功用殊。安能使朽壤，速变斥卤欤。因思涉异域，奇诡无处无。亦议或营象，无虞或如壶。影恐溪蟻射，声戒山魃呼。区区蝼蠹微，伎俩非夔臚。信宿幸无曾，

焉用并力哉。

方积廓尔喀入贡诗：使者直随万里风，间关重译语雄迥。静家月
魄天根外，学步尧封禹甸中。往日旌旗震百战，即今幢盖霁元公。明光列
晏如闻鼓，会有恩波沿大东。征西部曲旧峥嵘，半领通流半列觥。永忆凉
州吹铁笛，没劳横海截长鲸。孤军孰律朝番雪，万鼓昆仑夜勒兵。怪得外
臣垂涕过，交河番骨尚纵横。

定日汛西南行，经巴都尔帕嘉岭，至聂拉木见前。

定日汛西南行 窝郎卡南行 桑木寺西南行 绒辖定日至此四站。

定日汛南行 札什宗又南行 藏边此处可由楚门尔至宜波尔，其东
南行，过河为喀达。喀达由定日三站至此。喀达外为嘎乌拉山，有嘎乌海
子，辛亥之役，廓夷由此路遁回，冻毙千余人。

定日汛北行 密玛东行过河 汤苏东南行 冲乌拉又东南行 宜
波尔又东南行 春堆此处折北行，经玛东经至萨迦庙，可通阿尼玛，至仁
津孜，又通萨堆，至拉孜，其东南行达定结。定结又东行，作莫志通海在
其北。千坝又东北行，为帕克哩。千坝之南为哲孟雄部落。帕克哩帕克
哩北行，经噶拉、康玛尔两处，至江孜汛，凡四站。又西北行，经白朗、
僧多两处，过河至札什伦布。帕克哩之南为巴珠布拉，西通哲孟雄，东达
布鲁克巴，其外夷达甲噶尔，南达噶里噶达。

由札什伦布分两路至定结一路至萨迦庙路程

札什伦布西行 那尔汤过河南行 那尔西南行 仁津孜西行
塔克西南行 拉同隆 固九山九沟，西南行 喀木巴拉山西行 念孜
南行 多布札西南行 鲁琼拉西南行 定结由那尔汤至此凡四日。由
定结东行，一站至千坝；又东，三站至帕克哩。

札什伦布东行，过桥折南行 白郎南行 江孜汛过河西行 堆琼
折南行 萨木岭巴南行 金谷尔拉折西北行 达汤西行 达汤拉山

西南行 玛尔局西行 卓巴汤泉西南行 错莫志又西南行 定结由江孜至定结，凡六日。定结外，正南有宗木小部，东南毗连哲孟雄，其部中有藏曲大河，唐古忒所谓南界有水城，无庸戍多兵者此也。

札什伦布西行 那尔汤折北行 冈坚寺折南行 朗拉山堆立鄂博，六十有四，西行 察咙又西行 曲多江 巩又西行 阿尼巩折南行 阿中拉山西行 萨迦庙。

以上后藏札什伦布至各处路程，诸书皆无，惟《西招图略》具有图说，未载里数，而聂拉木一路地名互异，遵照撰此，以备考证。

由后藏帕克哩至珠拉巴里程路

光绪十一年藏使熬茶，

回至成都，出此见示，云系崑弁前往探明之路。附录待考。

帕克哩顺河南行，六十里至噶林噶，有四十余家烟户，树林极多，山路乱石崎岖。又十五里至哲孟雄部王过冬之府，有番人十余家。又南行，十五里至仁青岗，路甚平坦，旁多树木。又顺河南行，由西上坡，有大松林，内有往来人住宿窝铺。上坡十五里，下坡又十五里，地名郭布，有过往住宿土房一所。又十五里平路，再从小山走五里，又上山顶，计程一百二十余里。英人已将大路修至此处，宽一丈五尺。下坡二十里，至那圪，有往来人住宿房子一所，旁有黑帐房六七家。又下坡一里，从山脊背上走十五里，到山顶上，有一鄂博，向西望去，即是印度北边，一带平坦。又下坡二十里，有竹笆房子。又下坡三十里，有河一道，过木桥行里许，有四五家烟户。又下坡三里，有小河一道，过木桥，上坡二十里到山顶，下坡十里到曲河站，有七八家人烟，均住竹房。再下坡二里，有大河一道，过木桥十里，地名多里占，有五六家人。再上黑山顶五里，又下坡二十里，有人户二十余

家。又下坡十五里，到一大河，过木桥，上坡二十里，到洋人公所，有洋官一员并通事一人，过往贸易人，货物均过秤，不抽厘金。公所之旁有四五家人，附近又有四五十家人。自山腰向西行五十里，至噶连鲁，有洋官衙门、洋商铺面，又有印度商人二三十家，又遍山均有人家居住。又下坡二十里，里尼去卡有大河，河水夏天多毒，有铁索桥，宽大如泸定桥，洋人有官守桥，铺面五六家，约有四五十人。又上坡十五里，有茶树、茶店，居人五百余家，现盖之家无数。又从山腰行五十里，地名宗木拉棒喀，住英印杂人，有五六百家，番民亦有三四百家，洋官衙门一座。此处有三道，一向东通西藏，一向南通噶里噶达；一向西通解林。其适中之地有山一座，名珠拉巴里，洋人屯兵五百名于其上。下坡一二里，与多解岭相连。多解岭，洋人住有五六百家，商人铺面亦有五六百家；修盖房屋木匠，广东人有二百余名，番子木匠亦有百余人。多解岭东边有哲孟雄人五六百家，有番官一员，并有电线，英人修有铁路，宽一丈五尺。多解岭到噶里噶达步行约须三月路程，由火轮车，每日十一点钟起身，次日十一点钟即到。此段应归入诸路程站之列，因现在防务吃紧正在此路，特录以备筹边者之首采焉。

诸 路 程 站 附 考

自打箭炉由霍尔德革草地至察木多路程

打箭炉五十里至折多山根 五十里过折多山至提茹 一作别，始分站。七十里至亚竹卡 四十里至郎寨堡 四十里至八桑寨 五十里至上八义 分路。六十里至噶达 五十里至汛马塘 三十里至雀雅 五十里过山至喇地塘 六十里至孜隆 七十里至甲撒楮卡 五十里至吉如楮卡 三十里过小山至霍耳章谷 五十里下山至江滨塘 五十里至竹窝 三十五里过山至勒恭松多 二十里过普玉隆至甘孜 三十里过河至白利 五十里至隆坝揆 四十里至阿甲拉洛 六十里至益隆。四十里至迭格界 即德尔格忒，又名七登。六十里至罗登 六十里至吉马塘 五十里至林葱 一作格葱。六十里至楮泥拉沱 五十里至春耕西河 一作春科西河。四十里上山至班的楮卡 三十里下山至巴绒 六十里至甲界 七十里至羌党 一作姜党。六十里至草拉 三十里至草里工 三十里过漫山至峡隆塔 五十里至哈甲 三十里至哈甲峡口 三十里至冲撒得 六十里过山至热丫 四十里过山至察木多。

共计程一千八百八十五里 《藏志》作三十九站，共计程一千七百七十五里。此路番民多住黑帐房，以牧畜为生，微有烟瘴。

自察木多由类伍齐草地进藏路程

察木多四十里至俄洛桥 此系分路之处。六十里至杓多 四十里至康平多 五十里至类伍齐 五十里至达塘 八十里至架喇

族 一百里至江清松多 八十里至三冈松多 八十里过小山四座至塞耳松多 六十里至拉咱 五十里至吉乐塘 七十里至察隆松多 即春奔色擦。七十里至江党桥 五十里至拉贡洞 六十里至汪族 八十里至吉树边卡 五十里至大偏关 八十里至噶咱塘 七十里至噶现多 七十里至拉里堡 从右手进山沟。六十里至拉里界 七十里过山至吉克卡 七十里至沙加勒 七十里至吉华郎一作积华郎。七十里至哈噶错卡 六十里至胖树 六十里至仲纳三巴 六十里至纳定同古 七十里至墨竹工卡 合进藏路。

共计程一千八百八十里 《藏志》作二十九站，共计程一千九百十里。

自前藏由挹鲁分路至后藏路程

挹鲁二十里此处分路，一由江孜至后藏，一由然巴至后藏至然巴五十里此处自前藏至后藏，为适中之地至甲马卡 四十五里至阿弥 二十里至仁蚌宗 四十里至窟窿朗西 五十里至年木哈达 六十里至冲坝卡 四十五里至冰蝦蚂 四十五里至拉古 四十五里至后藏。

共计程四百二十里。

自后藏由乃党分路至聂拉木路程

札什伦布四十里至乃党 三十里至甲日 四十里至擦雄 五十里至得庆幸 三十里至霞噶尔 三十里至擦笕遗卡 三十里至札什冈 四十里至色足 八十里至萨迦 五十里至堡宗 五十里至马甲 四十里至春墩 五十里至宜喜尔 六十里至长锁 四十里至村阿 四十里至吉雄 一百十里至协噶 四十里至按巴 四

十里至定日 七十里至独龙 四十里至押勒 三十里至太吉岭
四十里至宗城 五十里至聂拉木。

共计程一千一百二十里。

自后藏由咱党至前藏路程

札什伦布四十里至落窠 一百里至色木多 一百二十里至年
木胡打 九十里至能木宗 八十里至沙楮卡 七十里至咱党 七
十里至白地 九十里至冈把择 五十里至曲水 五十里至僵里
八十里至登龙冈 四十里至拉撒诏（即今拉萨）。

共计程八百八十里。

自松潘出黄胜关至藏路程

黄胜关六十里至两河口 分路。八十里至出皂 七十里至甲
望麻望即甲凹。五十里至杀鹿堂即撒路。六十里至八吗 六十里至
江地克里麻即勒凹。八十里至龙溪头 七十里至吾浪莽 八十
里至宗喀尔 七十里至插汉托灰 七十里至杀那吾旧 六十里至
七气哈赖 七十里过大雪山至安定达坝 七十里至途龙兔老 五
十里至塔奔托洛海 六十里至丹仲营 六十里至下牒伦顿 八十
里至中牒伦顿 八十里过大雪山至上牒伦顿 七十里至吾浪牒
伦 二百四十里自吾浪牒伦分作四站，每站六十里至古尔分索罗木
即黄河合西宁进藏之犬路。

共计程一千五百九十里。

自前藏由羊八井至噶尔藏骨岔路程

羊八井一作阳巴井

前藏五站，共程二百里至羊八井分路，按前藏由羊八井草地至札什

伦布，其程较江孜然巴尤近，里数未详。四十里至夹布 七十里至桑
驼洛海 五十里至楮定马奔 四十里至桑吉马丁 五十里至喇定
初多 五十里至腾格那尔界大海子边。五十里至郎错又名族隆角。
六十里过大山，山顶有海，至过中 八十里过二山至章错有海。四
十五里至海子头 六十里至捉得尔 五十里至邦塘 五十里至巴
业丫 七十里至冻错 七十里至噶尔藏骨岔即胡叉。

共计程一千零三十五里。

自西宁出口至前藏路程 诸书同

西宁出口一百六十里至阿什汉 七十里至哈尔噶儿 六十里
至伙儿 七十里至柴吉口 六十里至苦苦库兔儿 六十里至滚厄
尔吉 五十里至依麻儿 六十里至朔罗口 五十里至朔罗达巴
六十里至希拉哈布 七十里至得伦脑儿 五十里至苦苦库图儿
六十里至阿拉克沙儿 六十里至必流兔 六十里至河牙库兔儿 七
十里至黄河渡 六十里至纳木噶 六十里至和多都 五十里至气
儿撒托洛流 六十里至和牙拉库兔儿查都 七十里至白儿七儿
六十里至喇嘛托洛海 五十里至巴彦哈拉那都 六十里至沙石隆
五十里至衣克阿立各 七十里至鄂兰厄尔吉 六十里至苦苦赛
渡 六十里至木鲁乌素 五十里至查汉厄尔吉 六十里至忒们苦
住。七十里至白儿七兔。五十里至土乎鲁托洛海 六十里至东布勒
兔口 六十里至东布勒兔达巴那都 五十里至东布勒达巴查都
六十里至乎兰果儿 五十里至得尔哈达 六十里至顺达 五十里
至多洛巴兔 儿系川甘交界处。大兵进藏，甘省安设台站应付止此。五十
五里至布哈赛勒。五十五里至哈拉河洛 四十五里至阿木达河
四十五里至因达木 四十五里至吉利布喇克 七十五里至依克诺
木汉乌巴什 五十五里至索克东边 七十里至巴木汉 五十五里

至泡河老 七十里至沙克因果尔 四十五里至蒙咱 四十五里至蒙古西里克 七十里至绰诺果尔 九十里至楚木拉 五十五里至求郭隆 五十五里至哈拉乌苏 七十里至噶欠 七十里至什保诺尔 七十里至克屯西里克 九十里至达木 七十里至羊拉 七十里至夹藏坝 四十五里至达隆 五十里至沙拉 七十里至甘定郡科尔 九十里至都们 五十五里至郎拉 四十五里至前藏。

共计程四千一百二十里。

《西招图略》由前藏至西宁路程

前藏 萨木多岭 嘉里察木 嘉冲 伦珠宗 沙连多 过察拉山至此 彭多 过达隆山至此 以上六站隶前藏。拉康洞 错罗鼎 那隆噶尔玛 过卓孜山至此 仲喇库 以上四站隶噶征胡土克图 固瓦褚察 过朗里山至此 札木褚卡 过玉克褚河至此 鄂多布拉克 哈喇乌苏 有营官 巴噜 过察褚河至此 错玛喇 过托纳河至此 察仓 以上七站隶哈喇乌苏。褚那干 过察仓山至此 苏木多 过嘉本鄂罗山至此 香迪 过沙克褚河至此 以上三站隶百长贡楚克那木 结，系西藏夷情部郎专辖。札噶尔布 本褚卡 尼谷拉 索克褚卡 当拉 以上五站隶百长碧乌郎噶尔，系西藏夷情部郎专辖。毕巴鲁 鱼 鼎谷玛哩 巴噶安达木 伊克安达木 以上四站系西宁属之，番目布木 巴格 结游牧。多伦巴图尔 弥多 三音库本 栋阔 那木溪 察仓 苏木多 以上六站系西宁属之，番目毕哩鲁瓦游牧。科科萨哩 直揆多 褚那干 过支褚七道河至此，又名哈沌果勒。褚玛尔列布拉岗 斯乌 苏木多 格巴温布 喇嘛隆 巴彦哈喇 以上九站系西宁属之，玉舒本番目游牧。噶嘎 喇嘛托隆谷 噶达苏赤老 黄河源见此一带 噶尔玛汤 以上四站系西宁属之，番目那木错多玛游牧。喇嘛绰克绰 错尼 巴尔 拉尼巴尔 札克达昌 玛尔褚札木 哩布 走都克汤、平

甸，地多毒草，行人于此站，乘夜兜马口而行 沙巴尔图 格巴噶中
以上八站，原属班禅，寥无人居。特们库珠 入青海交界，有蒙古卡防
玛尔津拉尼 都垒淖尔 阿哩汤泉 索噶拉岗 德尔敦 康昂拉
过雅玛图河至此 以上七站系青海札萨克珠勒玛札布游牧。 沙拉图过滚
额尔吉河至此，隶察罕诺们汗 珠尔朗章噶 隶济克默牧 贝勒 彦
达图 哈陶拉 察罕鄂博 过哈陶山至此 以上五站内，后三站系
成金贝勒游牧 霍约尔托罗该 霍尔褚 日雅拉山以上三站系根敦公
游牧 尼雅木溪 隶栋科尔胡土克图 栋科尔 即丹噶尔至此，已入内地。

以上共计七十五站，约五千余里。如遇雨水过大之际，可自
香迪岔路，走当拉巩山，宿格玛，二十二站至褚那干，仍归正
路。

香迪 格玛尔 经当拉山，是谓上路 那木溪 绵楚卡 拉
咱以上五站隶阿札族噶尔札木桑，系西藏夷情部郎专辖 当楚卡 过当
拉山至此 拉宰噶哩 岗喇褚噶 志褚又名哈沌果勒 哩波 过鲁
布喇布渡口 察褚卡 弥多 札那巩 栋布哩野 栋阔 过坦坝尼
拉山至此 多尔 离玛尔褚东岸吉里嘉木那 色谷阔迈 济雄
自当褚卡至此，寥无人居 褚那干。

以上前藏至西宁路程，惟《西招图略》卷后附录与《西域志》、《卫藏
图识》、《西藏志》诸书不同，录此参考。

自前藏出防腾格那尔路程

前藏三十里至夹普 四十里至浪子 四十里至奔里 四十里
至德庆 五十里至杨八景 四十里至卡子 四十里至干海子 四
十里至桑驼谷海 五十里至褚登立马尔即腾格那尔 四十里至那根
初多 每年出防，先锋下营处。

自前藏至那根初多即腾格拉尔口，计十站，共程四百一十里。

自前藏出防玉树卡伦路程藏之东北

前藏三十里至噶拉坝 三十里至彭多 三十里至墨隆堡 三十里至节仲 三十里至松竹宗 三十里至勒敢多 三十里至朋多 三十里至俊门 七十里至纳的 八十里至八不弄 三十里至桑多 八十里至江尼卡 九十里至哈拉乌素 三十里至色尔龙 六十里至噶色 里处卡 六十里至江古郎 四十里至温江松多 八十里至夺塞尔 五十里至格焉尔卡 五十里至汤清 八十里至江清八纳卡 四十里至曾项滚 五十里至纳喜塘 九十里至春科塘 四十里至甲里刚多 四十里至先布松多 六十里至东布松多 六十里至兴东 一百里至必洛腮 六十里至擦桑纳 六十里至曲尺松多 七十里至晒多坡。一百二十里至噶顺 五十里至噶祭 八十里至魁清 一百里至纳马蛮地 一百十里至江沟八纳巴 一百里至玉树。

自前藏至玉树三十八站，共计程二千二百七十里，分小卡四处：库二塞、白兔山、齐岔河、沪右脑。此四处逐日分兵探哨。

自前藏出防纳克产卡伦路程

前藏三十里至夹普 四十里至浪子 六十里至拉咱尔 五十里至粗布以上人户、柴草有。七十里过大雪山至阿里有柴草，无人户。八十里至甲仲 七十里至泥木根举 六十里至族贡 七十里至八角以上有人户，柴草微。五十里至大雪山根 九十里至临卡宗 五十里至兰卡以上无人户，柴草。八十里至热党有人户、柴草。六十里至甲蜡人户有，柴草微。六十里至垫登 四十里至鱼骨柏二处人户有，柴草微。一百二十里至噶拉 五十里至贺洛 七十里至插荡

粗固 七十里至日镗 九十里至木庆 八十里至德木坝以上人户、柴草、水俱无。八十里至按列 五十里至纳克二处人户有，柴草微。

自前藏至纳克产二十四站，共计程一千五百七十里，沿途俱有瘴气。又自纳克产分小卡四处：特布托洛海离纳克产十四日，约程五百余里，其地甚冷，瘴气甚；拉克擦离特布托洛海七日，约程三百余里，其地草微，无柴，有瘴；库克擦离纳克产十三日，约程五百余里，有柴草，水俱微，有瘴。此三处俱派兵防哨。札克钦离库克擦八日，约程四百余里，其地柴草水俱无。每月派兵探查一次。

自前藏出防奔卡立马尔路程

前藏三十里至克噶拉俱 五十里至蒙至 四十里至又立场末 四十里至杰五 六十里至拉末 八十里至烹多 三十里至热正 五十里至擦木桑 四十里至八达 七十里至揆娘库 三十里至三坝 七十里至夺洛得巴 七十里至哈拉乌素 六十里至胖米麻 八十里至阿木多 六十里至投顺纳哇 五十里至厦木呐热麻 五十里至图尔君 七十里至热麻拉撒 八十里至巴思拉木期 八十里至白果东马 六十里至布呼江 七十里至遮隆 八十里至楚隆 六十里至彭卡 五十里至奔卡立马尔。

自前藏至奔卡立马尔二十六站，共计程一千五百一十里。自奔卡立马尔分设小卡五处：噶尔藏骨岔、托克托赖、立拉撒、必隆奔卡、立马口子。

自前藏出防生根物角路程藏之正北

前藏十站，共计程四百十里至腾格那尔 七十里过大雪山至哈

隆 三十里至雀雅 六十里过大山至錯隆角 二十里至歇马 多隆
此处供换乌拉。五十里过二山至大海子 四十里至白 纳 辛 六十里
过山至白噶哈力水 七十里至吉都烈路 六十里至拉卡尔 工 多
五十里过山至八拉 四十里过山至查木哈 六十里过二山至郎 卡
九十里过大河至大盐池 三十里过山至卡两哈 四十里至 西 干 工
布 五十里过二山至哈干布 五十里过山至达干峨所 四十里至恩
达喀 六十里过山至星于哈冈 八十里过三山至色尔 松 多 五十
里过山至生根物角。

自前藏至生根物角三十一站，共计程一千五百一十里，沿途
处处有烟瘴，无柴，烧粪，水草俱微。

自前藏至布鲁克巴路程

前藏七十里至业觉 六十里至札什彩 八十里至巴子 以 上
三处有人户、田禾、树柳，柴草少。一百里至白地有人户、土 官，有 微
草，无柴。七十里至浪噶子有人户、土官，无柴，有草。一百十 里 至
勒隆少人户，无柴，有草。七 十 里 至 列隆有人户、田 地、土 官，草
微，无柴。五十里至杀马达有人户、田亩，有柴草。六十里至 噶 拉 有
人户、田亩，有草，无柴。五十里至遐拉有人户、田亩，柴草。六十里
至帕尔微有人户、田亩，无柴，有草。布鲁克巴、噶毕、西藏三处 交 界，
驻大滕巴及管领兵马代本。四十里过山至香郎有人户，系土 墙 板 棚 碉
房，有柴草、水田，出稻谷，其天时与中华同，自帕尔 过 山 即 产 各 种 竹
木。七十里至仁进里 三十里至东噶拉二处俱同香郎。四十里至喇
嘛隆有大寺院，余俱不及香郎。五十里至西木多有人户、柴草、大 寺
院，内住大喇嘛吉赛吉书，即诺彦林亲之兄弟。三十里至 札 什 曲 宗
有人户、柴草、大寺院，乃诺彦林亲避暑处。

自前藏至札什曲宗十七站，共计程一千零四十里，再行二

日，地名坪汤，即诺彦林亲住处，惟西木多札什曲宗夏日稍凉，故至此处避暑。其地方产稻谷、麦、豆、黍、稷、各种瓜果、蔬菜、鹅、鸭、鸡、猪等类，仿于内地。

自巴塘经云南中甸厅至丽江府路程

此间有两道：一由巴塘西行至竹巴笼，过河九站，至阿墩子，又十站至云南属之维西厅，皆行金沙江之外；一由巴塘南行经六玉、奏堆，至云南属之中甸厅，皆行金沙江之内，较近驿站。颇荒僻，人迹罕到，必须裹干粮，负露幕，野栖露宿，兼之野番夹坝出没无常。光绪四年，江西贡生黄懋材奉川督檄，游历印度，行抵巴塘，前途番民疑阻，不能进，因改道中甸而行，巴塘土司率兵役古操护送焉。

巴塘三十里 小巴冲〔宿〕，次日向正南行五十里至林口上大雪山，昏暮始抵黑帐房〔宿〕。约计程七十余里，一路并无水草，无可驻足处。次日顺沟下坡，过老林转东南，过二板桥，左一溪水，自邦义来会，计行五十里 东拉多〔宿〕有碉房六七座。次日沿溪南下，天气较暖，一路间有居民。行六十里 竹挖根红教寺。寺有喇嘛三百余名，喜经堂佛殿，颇庄严。次日下坡，行五十里 六玉〔宿〕 此处天气和暖，地土膏腴，与巴塘相似。附近数村居民共三百余户，设架放一名。溪水至此折向西南入金沙江，别有小沟自南来会。左往阿墩子八站，前往德绒四站，右循小沟而进，为中甸路。次日行三十里，一路碉房，俱燃烟，以示敬。 仁堆〔宿〕 次日折向东行，深林冷冽，过峡抵平原，渐暖，又下坡入松林，转东南顺沟而下，共计程百里。 奏堆〔宿〕碉房散处，有居民六十余户。次日向南缘崖行，路多逼仄，至喀沙出沟口，见巴达隆河，自东北来会，水势汹涌。数里过板桥，折向南下，十数里又过板桥，转西岸，共计程九十里 喀拱〔宿〕 有碉房数座，踞高坡之上。次日顺河南下，陡险行四十里 邱麦〔宿〕 次日顺南行，少西四十里 邦多〔宿〕 有河自东北来会，即立登三

坝之河也。次日顺河而下，三十里至工拍喜，有碉房可留，因天色尚早。又行三十里。拱马通〔宿〕自下帐房，居民皆在数十里外。自弄堆以来，鸟道嶮峻，迥非人境。次日南向少东，缘崖而下，过拉格河，盖里塘二郎湾诸水合而南流至此，与巴达隆河相会。过板桥，危险可畏，复上陡坡，地名夹落，有蛮民数十户，居于崖际。夹落〔宿〕次日顺河南行，上下坡凹，过小蛮村，有碉房数座，至擦拉，遂登石崖，半系偏桥，过崖见金沙江，凡山形，水势至此俱折而东向矣，江之阴为维西厅境，复盘旋山胁之间，峭壁千仞，下临金沙江。是日计行六十余里。阿鹿宫〔宿〕次日顺江东南行，山路纡曲，下陡坡，三十里至奔子雨，有渡船，南岸碉房散布，设汛防把总一员，西距阿墩子三站，东距塔城关二站；北岸仅蛮民一家而已，为巴塘所辖。是日再行二十里。土照壁〔宿〕次日顺江东南行，上下斜坡，三十五里至桥头汛，即耿中桥，设外委一员，为川滇分界。此水从东北来，深广不亚于巴达隆河，从此向正东而行，不见金沙江矣，又行五里。农巴庆多〔宿〕有居民数十户，有二溪水合流入于河，复南流归金沙江。次日向正东行，上陡坡，三十里过纸坊塘，又行二十里。泥溪〔宿〕地势开敞，居民二百余户。次日持火起行，二十里始天明，又二十里至昌多，颇有内地景象。从此地势平坦，四十余里过一海子，宽广数十里，是日共行八十余里。中甸〔宿〕自巴塘至中甸，行十八日，约计一千余里。中甸抚夷同知所辖，幅员三百余里，夷民言语与藏地不同，所奉红黄二教，城外有大寺，喇嘛二千余名。自中甸起身，行八十里，一路平坦，人烟稠密。小中甸〔宿〕次日行三十余里始天明，又十里上至山顶，寒风劲甚，下坡六十里，尤陡而险，共计程百里，若春夏涨，则由小中甸分路，过吉沙，至此相合，较远三十里，路稍宽平。格六湾〔宿〕次日顺金沙江向东南行，天气和暖，地土沃衍，为产米之区，共行九十里。梧竹〔宿〕有居民数百户，次日仍顺江东南行六十里，江水萦回，冈峦秀润，瓦屋村庄连续不断，颇是江南风景。冷渡水。〔宿〕次日东向少南，五十里至木笔湾渡江〔达〕阿喜汛。〔宿〕为丽江县境，次

日上下陡坡，三十里至刺是坝，有一海子，宽广数十里。又过两鼓，历一大坝，计程约七十里。 **丽江府〔宿〕** 自中甸至此，行六日，约计四百五十里。丽郡古么岁诏，为六诏之一。城外有大雪山，南诏蒙氏僭封为北狄，今寺院犹存。明洪武时，宣抚司副使阿得率众归附，赐姓木，授为土知府，子孙承袭。国朝雍正元年改土归流，降为土通判。境内夷民凡九种，曰：么岁、傈僳、保保、古宗、西番、巴苴、刺毛。又有傈夷、怒夷，居于澜沧江外。

西藏城池 津梁 关隘 塘铺 山川 公署 寺庙 古迹 土产汇考

挨次撰录

江 卡

浦多塘即南墩，谷黍塘一作古树，普纳塘。以上兵十名，土兵二名。江卡塘兵十六名，土兵四名，力黍塘兵十名，土兵二名，一作黎树。阿布拉塘、石板塘各兵四名。

宁静山在江卡东北，山顶平坦，四十余里中立界碑。山以东为内地，属巴塘；山以西为外地，属西藏。喜松山在江卡东，势甚高峻，上下约四十余里，亦巴塘、西藏交界。一作喜松工山。漫山在江卡东，山路云雾四垂，间有瘴疠，途次亦崎岖难行，时虞蹉跌。大雪山在江卡西五十里，终年积雪如银，即盛夏亦凉飙刺骨。小雪山在江卡西一百五十里，高下迂折约六十里。

淶河在江卡西四十里。

守备署在江卡。把总汛二一在江卡，一在石板沟，外委汛在力黍。汉人寺在南墩，每年七月巴、察二地客民皆云集贸易，如内地庙会。

乍 丫

乍丫土城周围约百余丈。

新桥在擦哇冈水，合勒褚、甲仓二河，流入察木多大河，建桥以济。余

多木桥，不悉载。

阿足鲁塘兵二十名，土兵三名。一作阿足。噶二塘一作噶尔。洛家宗塘兵十名，土兵二名。卧龙多塘兵十名，土兵二名。一作俄伦多。瞻对兵十名，土兵二名。而撒塘兵二十名，土兵三名。囊地塘兵二十名，土兵三名。一作昂地。达布擦哇塘兵十名，土兵三名。尔公塘兵十名，土兵二名。邦地塘兵十名，土兵二名。蒙固塘兵十名，土兵三名。王卡塘、巴贡塘兵六名，一作八贡。

指达喇山在乍丫东，上下颇平坦，约十里。昂喇山在乍丫西北，危峻难逾，上下约八十里，进藏要道。冬春多积雪，行者苦之。作喇山在乍丫西北，高陡险峻，上下约三十里。

勒楮河在乍丫大寺前，源出昂喇山，下合甲仓河。乐楮河源发作喇山，亦合甲仓河。甲仓楮河源发自官角，经流洛隆宗，合乐楮河，到乍丫界。色楮河源出上纳夺，经流江卡等处，西南流入察木多大河。

守备署在乍丫。把总汛一在乍丫，一在昂地。外委汛在阿足。

乍丫大寺坐西北，向东南。喇嘛人等俱于寺内居住。转经阁在乍丫大寺前，男女婚姻俱于此歌唱，两情欢洽，男以糌粑结女之发间，其婚遂定。

仙女洞在官角路旁，千仞石壁中露窗隔形，其下依岩作粥房一间。内有石碣，仅存‘大番国’三汉字，余模糊不能读。有大石一方，上印弓鞋底迹。

〔出产〕松蕊石、梨干、葡萄、核桃、犏牛、绵羊、青稞。

察 木 多

察木多城在巴塘城西一千四百里。桑阿充宗城在巴塘城西南六百里。匝坐里冈城在巴塘城西北三百五十里。薄宗城〔在〕巴塘城西北六百里。苏尔莽城在巴塘城西北八百里。解冻城在巴塘城西北九百五十

里。达尔宗城、索克宗城俱在巴塘城西北一千二百二十里。滚卓克宗城在巴塘城北二百八十里。

达颜崇古尔渡在滚卓克宗城北三百八十里金沙江岸，喀木番人往西海者由此多用皮船。南克萨母木桥在索克宗城八十余里喀喇乌苏岸。札史达克匝穆桥在匝坐里冈城东北一百二十里澜沧江上游处。杂桥在杂椿河，名为杂椿桑巴。著桥在昂椿河，名为昂椿桑巴。恶洛桥。

包墩塘兵六名。蒙堡塘兵六名，一作猛卜，又名孟铺。察木多底塘兵二十名。恶洛塘兵六名，一作鵝洛，又作俄落。裹角塘兵六名，一作裹脚。喇贡塘兵六名，一作拉贡。恩达塘兵六名，恩达即系类伍齐，给役；再过清水沟、牛粪沟而至瓦合塘，亦系类伍齐所隶。

毕拉克喇丹速克山在索克宗城东南九十里。喇冈木克马山在索克宗城东南一百四十里。那克硕武山在索克宗城西南一百六十五里。索克山在索克宗城东北一百十九里。秦布麻尔查布马素穆山在索克宗城东北九十里。匝纳克山在索克宗城北一百四十里。家马隆立山在薄宗城西北一百五十里。达牙里山在薄宗城西北二百里。塞喇马冈里山在薄宗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尼木布春木布立冈里山在薄宗城南七十里。察喇冈里山在桑阿充宗城东南八十三里。噶尔布冈里山在桑阿充宗城东南二百三十里。公喇冈里山在桑阿充宗城西南二百三十五里。达木永隆山在匝坐里冈城东南六十里。多尔济雨儿珠母山在匝坐里冈城东北一百六十五里。卓摩山在滚卓克宗城西北四十五里。巴特马郭出山在节达木之东，噶里宗城东北三十里。巴尔丹鬼柱山在节达木城东南一百六十里。阿母尼甘萨穆山在苏尔莽城西北三十里。达盖喇山在察木多东，山势危峻，上下约四十余里，接乍丫界。冲得喇山在察木多东，高峻冲霄，上下约六十里，接哈甲松林口界。夺布喇山在察木多东南，平坦易行，约二十里。鼎各喇山在察木多东南，叠嶂重崖，上下约五十里。鱼别喇山在察木多西南，不甚险峻，上下二十五里，接乍丫、巴贡界。列木喇岭在察木多东，上下约五里。裹角大山积雪，绵长五十里，有烟瘴，离瓦合一柱拉三日，过山至昌都二日，乃

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为重地。两山环抱，左右有大木桥，东走四川，南达云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乃厄要之区。〔另有〕巴贡山、蒙堡山、擦瓦山、云山、雪山、白夺山、纳夺山、黄云山、隐山、喇贡山。弩卜公拉岭在达尔宗城西北三百里，为喀木、卫地之交界。沙鲁拉岭在索克宗城东六十里。噶尔冈里岭在桑阿充宗城东北三百里。

龙川江番名薄藏布河，在薄宗城南二里。有二源：一源发于薄宗城东北三百余里春多岭，名鸭龙河，合六水西南流；一源发于薄宗城西北五百余里东拉岭，名厄楚河，合十余水东南流，至薄宗城前二水合流，名薄藏布河，西南流经噶克卜部落及罗克卜札所属之们布部落，入云南腾越州界为龙川江。明《一统志》：龙川江源出娥昌蛮地七藏甸傍，高黎共山北渡口有藤索桥，下流至大公城，合大盈江。《云南通志》：其源有三，一出明光山；一出阿幸山；一出南香甸山，三水合流名龙川江，下流至虎距关入缅。澜沧江另有考，详后。鄂宜楚河在匝坐里冈城西，源出城北三百里纳南岭，南流四百余里至家拉穆池，入潞江。昂楮河在察木多左，源出中坝，因通云南，亦名云河。杂楮河在察木多右，源出九茹，因通四川大道，亦名川河。二水合流，入云南界。

副总理粮务署碛楼一所在戎空寺之左，粮务署碛楼一所在戎空寺之右，游击署、千把外委汛俱在察木多。

察木多庙在匝坐里冈城北三百八十里，所属小庙十三处。札牙查史垂宗庙在匝坐里冈城东北二百二十里，所属黄帽刺麻三十六处，红帽刺麻十八处。戎空寺援巴弋奚暨昌诸巴居其内。普安堂在察木多，汉人建立。讲经堂在察木多。龙王庙在察木多。观音阁在巴贡。善化寺在包墩。科儿寺在包墩。林光寺在包墩。万寿寺在恶洛。云顶寺在恶洛。大牟寺在恶洛。定海寺在恶洛。长鸣寺在裹角。永定寺在裹角。白衣庵在裹角。金刚寺在喇贡。空沙寺在喇贡。吉祥庵在喇贡。大佛寺在喇贡。云临寺在喇贡。

投诚番地：黑帐房木鲁巴墩在察木多东；常川中在察木多北；仓竹黑巴江卡在察木多北；巴树在察木多西北；杂树在察木多东北；竹拉

石在察木多东北；处林独兔在察木多正东；布喇乌在察木多东北；龙布在察木多东北；腊枯在察木多东北；称多在察木多东北；纳粗在察木多西北；谷咱在察木多东北；竹巴在察木多东北；押结在察木多西北；列玉在察木多西北；当窝、赤巴、拉即、殷石四处近龙布，在察木多东北界。

〔出产〕波里凹、牛绒、牦牛、山羊、青稞、大麦、圆根、豌豆、松蕊石、梨干、杏干、核桃。

类 伍 齐

类伍齐土城周二百余丈。

搭章桥在类伍齐北，与说额地为通西海要隘。

瓦合兵七名，麻利一作麻迷。

瓦合大山在类伍齐西南，山大而峻，历一百二十里到瓦合番寨，春，多积雪难行。擦噶喇山山颇平坦，上下约二十里，叶达喇山势颇平衍，上下约三十里，至嘉夷桥，交洛隆宗界。

紫楮河在类伍齐东北，即昂楮河下流。

类伍齐大寺佛像经堂巍峨整齐，系红帽苦图克兔居此，协理黄教。

〔出产〕铁、骡、马、鹿、马鸡、牦牛、绵羊、酥油、牛绒。

洛 隆 宗

罗隆宗城即洛隆宗城，在巴塘城西北八百五十里。

嘉玉桥一作嘉裕，又作嘉夷。

嘉玉桥塘兵十名，洛隆宗塘兵十名，迭哇塘一作铁凹，兵十名，土兵二名，擢耻塘一作曲齿，兵十名，土兵二名。

布穆礼山在罗隆宗城东六十里，麻穆佳木冈里山在罗隆宗城西南

五十里。得贡喇山在洛隆宗东，山势陡峻，上下约三十余里，至嘉玉桥。得噶喇山在洛隆宗西，越十五里，至铁凹塘交硕般多界。

偶楮河在洛隆宗西，源出噶尔藏胡叉海子，流入纳克树等处，至擦哇冈后合澜沧江。峡隆喜楮河在洛隆宗南，源出噶喇山，东流至洛隆宗得贡喇山下合偶楮河。潞江另有考，详后。匝楚河在罗隆宗城东北一百六十里，源出罗隆宗城，东北楚客、楚子二池，二水合，向东南流五百余里，入澜沧江。《水道提纲》：澜沧江有二源：一出西藏喀木之匝坐里冈城西北千余里格尔吉匝噶那山，名匝楚河，即古鹿石山也。山在诺莫浑乌巴什山东北三百余里卫之东界，喀木之西北界，甚高大，即古所指吐蕃噶和甸之鹿石山，番名格勒济杂噶拉那阿林，其麓水东南流百数十里，会北来之苦克噶巴山之水。又东南流，会左一池，右三池，水形若花吐瓣。又东南百数十里而南，而东南曲曲有一水，自西来会，始曰匝楚河。又东南折而南，会西南来一水；又南流百里，折东南流三百里，会西南来一水，又曲曲东南百数十里，经苏噶莽城西南。又东南二百余里，会东北来一水；又南会西北来一水；又东南会东北来一水，折正南而西南流百余里，会西北来一水；又南数十里经察木多庙东境，又西南与鄂穆楚河会。

官寨即名洛隆宗藏委磑巴住坐之所，本处居民在官寨对门小河岸居住，俱筑土为室。

淳化寺、崇化寺俱在罗隆宗城东南一百里。持戒寺、静修寺俱在罗隆宗城南五十里。清淨寺在罗隆宗城西六十里。以上五寺俱国朝康熙四十二年敕赐名。

〔出产〕牦牛、山羊、青稞。

硕 般 多

一作说板多，一作苏班多，又作舒班多。

硕般多城筑土黏石为城，凭枕山梁，俯临河坎，前阔后尖，略如扇形。僧众俱在城内修建房屋，环绕住居。俗磑巴亦居城内民房，

硕般多塘兵十名，土兵四名。中倚塘一作中义，一作忠义，兵十名，土兵二名。巴褭塘一作巴里郎，兵十名，土兵二名。喇资塘一作纳子，兵十名，土兵二名。宾巴塘一作边坝，兵十名，土兵二名。丹达塘，达拉宗塘兵十名，土兵二名，同祖塘兵十名，土兵二名。郎结中塘一作郎结宗，兵十名，土兵二名。达模塘一作大窝，兵十名，土兵二名。阿兰通塘一作阿兰多，兵十名，土兵二名。

章喇山在硕般多东，高峻险阻，上下约三十五里至曲尺。吾抵喇山在硕般多西南，势不甚峻，越二十五里至拔地滚寺，又五里至中义多。巴喇山在硕般多西南，势平坦，上下约三十里至巴里郎。朔马喇山在硕般多西，亦平坦，逾二十余里至索马郎，即擒陀陀宰桑处，一作赛瓦合。喇冈里山在硕般多城南九十七里，牧童山在硕般多城东北一百里。强固拉岭在硕般多城南一百五十里，自弩卜公拉岭至此皆在喀木地。

柱吗郎错河源发噶喇漫山坡，经流紫妥曲尺，北流归偶楮河。青楮河源发吾抵喇山，经流四十里至硕般多，合柱吗郎错河，会于偶楮河。

千总、外委汛各一俱在硕般多。

大寺在硕般多，寺二座，内供佛像，经堂住坐刺麻磔巴。

〔出产〕青稞、荞麦、牛羊、酥油。

达 隆 宗

即边坝，又名宾巴。

与硕般多同。四站硕般多塘，九站至拉里。

必达喇山在达隆宗西，山平坦而小，上下十里。沙工喇山在达隆宗西，崇山峻岭，上下约八十余里。鲁工喇山与沙工喇山相连，山势平衍八十余里，二山冬春每积雪难逾。一作鲁贡拉山，峭壁摩空，中一小沟，蜿蜒上下，夏则泥滑，冬则一冰雪槽，行人拄杖，鱼贯而进，不能并辔，此赴藏第一险也。丹达山路径奇险，上有雪城，山神屡著灵异，奏列祀典。

撒楮河在达隆宗北，源发朔吗喇山巢，经流索马郎等处，东南流入偶

楮河。边楮河在达隆宗东南，源发自达隆大山，合胃楮河至宾巴，流入察木多等处，会偶楮河。俄楮河源发沙工喇山之姜错岭，经流郎吉王等处，合叶楮河。叶楮河源发自鲁工喇山巢，经流至工多，合工楮河，又至哈南多，合俄楮河，同归偶楮河。

丹达庙丹达山之麓有庙，相传云南某参军解饷过此山，没于王亭，屡著灵异，土人祀焉，过山者祷之。

〔出产〕铁金、银矿、梨干、核桃、马骠、牦牛、青稞、酥油。

拉 里

夹贡塘、多洞塘、拉里塘兵十名，土兵二名。阿咱塘一作阿杂，山湾塘、昌多塘一作常多，宁多塘由宁多四十里至过拉松多，即江达界。宁多一作灵多。叉杵卡塘一作擦竹卡，兵十名，土兵二名。

拉里大山在大寺西，山甚危峻，上下二十余里，四时多积雪。瓦子山番人呼为卓喇山，峻险漫衍约四十余里，多积雪不消。

同妥楮河在拉里东，源发鲁工喇山，经流擦楮卡，历四十余里，合得楮河。得楮河在拉里东北，源发大偏关大山，经流拉里，会妥楮河。松茄楮河在拉里东，源发大偏关之大山巢，经流桑结松多，与林楮河合，流至拉里，会得楮河。

粮务署、把总、外委汛俱在拉里。

大塘在拉里大山之腰，山势如龙形，前后左右俱极险峻，惟右边有路，盘旋而上。建寺院一座，住大喇嘛一名，管理地方余众。喇嘛俱住山上寺内，番民住土房者仅十余户，居黑帐房者百余户。

热水塘在拉里东，四时常温，番人呼为擦楮卡。

〔出产〕犏牛、绵羊。

江 达

江达桑巴 在磑巴宅前大河桥在工布江达磑巴宅后十里，系进藏大道。

江达塘、顺达塘、禄马塘岭一作六马岭，**磊达塘**一作堆达。

禄马岭山在江达西，山颇平坦，上下约四十余里至磊达塘站。

江达卡楮河一自瓦子山发源，经东阁寺、宁多至江达；一自禄马岭发源，经顺达刊木至江达，两水合流至工布江达，会于藏河。

外委汛、磑巴住宅一所俱在江达。

〔出产〕毛毡、青金石，大面氍毹，大面偏单、大面羊绒、竹片弓、竹箭杆俱在工布、菜子。

前 藏

喇萨城在四川打箭炉西北三千四百八十里，本无城，有大庙，土人共传，唐文成公主所建。今达赖喇嘛居于此，有五千余户，所居多二三层楼，遇有事即保守此地。其余凡有官舍、民居之处，于山上造楼居，依山为塹，即谓之城。按《旧唐书·吐蕃传》：“其国都号逻些城”。逻些于唐古特语为喇萨，是前藏有城也。《西藏志》：喇萨旧有城，康熙六十年定西将军策旺诺尔布毁之，改筑西南石堤，以遏藏江之水。**札什城**在喇萨南七里，汉兵所居，傍有演武场。**得秦城**在喇萨东南三十八里。**奈布东城**在喇萨东南二百二十里。**桑里城**在喇萨东南二百五十一里。**垂佳普郎城**在喇萨东南二百六十里。**野而古城**在喇萨东南三百十里。**达克匝城**在喇萨东南三百三十七里。**则库城**在喇萨东南三百四十里。**满撮纳城**在喇萨东南四百四十里。**拉巴随城**在喇萨东南四百四十里。**扎木达城**在喇萨东南五百四十四里。**达喇马宗城**在喇萨东南五百六十里。**古鲁纳木吉牙城**在喇萨东南六百二十里。**硕噶城**在喇萨东南六百四十里。**朱木宗城**在喇萨东南七百五

十里。东顺城在喇萨东南七百七十里，则布拉刚城在喇萨东南八百七十里。纳城在喇萨东南九百六十里，吉尼城在喇萨东南九百八十里。日噶牛城在喇萨西南三十里，楚舒尔城在喇萨西南一百十五里。日喀尔公喀尔城在喇萨西南一百四十里，有番民二万余家，为卫地最大之城。岳吉牙来杂城在喇萨西南三百三十里，多宗城在喇萨西南四百二十里。僧格宗城在喇萨西南四百三十里。董郭尔城在喇萨西南二十五里。地巴达克匪城在喇萨东北九十二里，伦朱卜宗城在喇萨东北一百二十里。墨鲁恭噶城在喇萨东北一百五十里。蓬多城在喇萨东北一百七十里。

喀喇乌朱尔渡在阿克打木河源。呼尔哈渡在木鲁乌苏，源水皆浅，人马可涉。拜都渡在呼尔哈渡东北。多伦鄂罗穆渡在木鲁乌苏自西折南流之处，其水至此分为七歧，故名。水小易涉，水发难行。巴母布勒渡在多伦鄂罗穆渡东。伊克苦苦赛尔渡在巴母布勒渡南百余里，冬春用马，夏秋用皮船。巴汉苦苦赛尔渡、白塔渡，达尔汗库布渡以上三渡与西海部落接界，皆金沙江上流，水深难涉处用皮船可渡。蓬多铁索桥在蓬多城西达穆河傍。库库索桥在喇萨西北。鲁衣铁索桥在达克卜吉尼城南三十里雅鲁藏布江岸。鄂纳铁索桥在墨尔恭噶城北二十里噶尔招穆伦江岸。池萨母木桥在董郭尔城西南七里羊巴尖河岸。楚乌里铁索桥在楚舒尔城西南十四里雅鲁藏布江岸。铁索桥《水道提纲》：雅鲁藏布江，经拜的城北岸山北又数十里，受西北来一小水；又东北过铁索桥而至东南。按：铁索桥在今前藏西南二百六十里曲水塘南，雅鲁藏布江穿流其下，藏卫往来之要津也。苏木佳石桥《水道提纲》：年楚河经日喀则城东南四里，过苏木佳石桥，长七十丈，为藏地桥梁之冠。

汤家古索在西藏东一百八十里，有铁索桥，番民呼为扎桑巴。东噶尔关在藏西三十里，南凭大河，北依峻岭，颇称险要。曲暑关在布达拉西一百五十里，有铁索桥，为前后藏往来要道。喀喇乌苏河口在藏东北一千四百里，皮船为渡，所住居民俱属西藏。木鲁乌苏河口在藏东北二千九百里，与西宁部属交界，拔民人四十户于河口住牧，盘诘往来具报。

贡 赋 附

西藏辖下每年共认纳贡：马九十二匹，牦牛一千五百九只，犏牛七十二只，羊一千三百七十只。

又赏给达赖喇嘛辖下每年共认：纳粮银一千五百二十二两，米一百克，青稞九百克，麦二百五克，豌豆三百三十克，马二十匹，骡三十四匹，犏牛三十五只，犏牛三百九十只，羊一千三百四十九只，盐五百五十三支〔驮〕，豹皮三张，猞猁皮一张，酥油一百八十克，茶三十五甌。

乌苏江、仁进里、墨竹工卡有记录，入《艺文》，占达德庆有记录，入《艺文》，拉未 菜子庄 灯龙冈 捏党塘 曲水塘 巴孛塘 白地塘 亚喜塘 郎卡子塘 泥交塘 春磊塘 谷喜塘。

楚五里山在日喀尔公喀尔城西三十里。公拉冈里山在乌雨克灵喀城东南九十里，近牙母鲁克池，自西北弩金冈苍山联延至此。山甚高大，有积雪。牙拉尚布山在垂佳普郎城东南三十里，大小雪峰参差耸峙。匝雪山在东顺城西南九十里，卫之南界，山顶平敞，有大小百余池。达克卜悉立冈前山在纳城西南一百八十里，西北与匝里山接。鲁木前噶尔瓦噶尔布山在吉尼城东南一百三十里，为卫之东南界，自此入喀木境。独龙冈里山在董郭尔城西北五十里。年前唐拉山在蓬多城西北一百三十里，近腾噶里池东。山甚高大，积雪，四时不消。萨木坦冈札山在蓬多城东北一百八十里。公噶巴喀马山在哈喇乌苏河源之南岸。尼库里山在公噶巴噶山西南，为卫之东界，喀木之西界。都克立山在则布拉山城东南二百四十里，山势自尼库里山向东南绕雅鲁藏布江东岸而来，大石纵横，无路可行，江流乱石中，惟闻水声。布喀山在哈喇乌苏上流北岸，布喀译言野牛，山高大，状如野牛，故名。巴萨通拉木山在喇萨北八百余里，即金沙江发源之山也，山势高大，状如乳牛，故名。木鲁乌苏由山之东流出，入云南界为金沙

江，山西流出之水名牙尔加藏布河。按：明《一统志》：金沙江源出吐蕃界，犁石山名犁水。犁石者，亦以其形如犁牛也。诺莫浑乌巴什山在喇萨东北八百九十里，近布喀山东，山之西南为怒江源，山之西北近金沙江源，远近大山连延不断。自此界两江而东南，直抵云南之境。格尔吉匝噶那山在诺莫浑乌巴什山东北三百余里，卫之东界，喀木之西北界，即澜沧江发源之山也，甚高大。《滇志》谓澜沧江源出鹿石山，即此。萨音昔布浑山在匝噶那山北。洞布伦山在萨音昔布浑山北。苏克布苏克木山在澜沧江源东，金沙江南岸，共有七山。齐齐哈尔纳、苦苦乌苏七水发源于此。郭章鲁苦噶尔牙山在苏克布苏克木山之南，卫之东南界，喀木之北界。确什达尔乌兰达布逊山在巴萨通拉木山西北四百余里，其北即回部达里木河境。山高大，石多赤色，两旁产紫色盐，喀七乌兰木伦河发源于此。锡津乌兰拖罗海山在乌兰达布逊山东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河发源于此。自此山绵亘而东，绕木鲁乌苏之北千余里皆名巴颜喀喇山，山之阳即西海部落之界，黄河之重源也，自楚五里山至此皆在卫地。布达拉山在喇萨西北四里，平地突起，高有百余丈。按《梵书》言：普陀山有三：一在阇纳特克国之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宫，乃观自在菩萨游舍处，此真普陀也；一在浙江定海县中，为善才第二十参观音菩萨处；一在图伯特之布达拉，亦观音化现处。甲里必洞与布达拉山相连，约高九十余丈。牛魔山在卫南，约高三百余丈。每岁正月，达赖排驾下山，诣大招寺谒佛登台，集各寺喇嘛三万六千众，或三千六百众讽诵皇经二十日。事竣迎神逐鬼，点放大炮，似内地驱疫。其炮上铸：威剿除叛贼五字。诸炮各装大子，于琉璃桥下河滩打过牛魔山，为打牛魔王以宁地方，番俗相传如此。甘丹山在喇萨东甘丹(寺)后，上下十五里。东噶尔山在布达拉山西二十里，耸峻连霄，约高四百丈，山下设关，西藏要隘。良党山在喇萨北十里塞喇寺后，上下约三十里。鹤秦岭在木鲁乌苏上流南岸，由西宁、洮州诸处至藏卫者，此为要路。其相近有库库赛尔岭、哲林岭、班穆布拉岭，皆在木鲁乌苏南。其南又有洞布伦岭。伊克诺莫浑乌巴什岭在洞布伦岭南，东北距西宁二千四十余里，西距喇萨千里。又南有巴汉诺莫浑乌巴什岭。拜都岭在木鲁乌苏南，其西有噶

尔占古义岭，近木鲁乌苏之源；又南有阿布喇刚苏穆岭、布木距西里[岭]；又西南逾哈喇乌苏有西勒图岭。阳噶拉岭在蓬多城西北五十五里，又城西南二十七里有查克拉岭；又逾此岭至伦朱布宗城，西南有郭拉岭。拉中拉于岭在董郭尔城西南二十二里噶尔招木伦江边。噶穆巴拉岭在楚舒尔城西南三十五里，为卫之西界，藏之东界。桂冷岭在喇萨西北二百十里。郭噶拉岭在得秦城东南八十八里。冈噶拉岭在墨鲁恭噶城东北一百二十里。百尔根拉岭在拉里庙东北一百二十里，又庙西南一百七十二里有平达拉岭，庙东七十二里有弩普公拉岭，为卫之东界，喀木之西界。巴拉岭在达克匝城东北九十里。楚拉岭在札木达城北一百六里。色穆隆喇岭在朱木宗城东一百八十里。又明璧拉岭在东顺城西南六十里，马木拉岭、冲岭在满振纳城西南一百五十里，竹木拉岭在多宗城南六十里。以上四岭皆为卫之南界。自鹤素岭至此皆在卫地。

雅鲁藏布江另有考，详后。噶尔招木伦江、金沙江俱另有考，详前。羊巴尖河在董郭尔城西，源出城西诸山岭中，有五水，东南流一百八十余里，东合秦云山之麻木楚河，西合拖木巴山之楚溜河，会为羊巴尖河，东流四十里入噶尔招木伦江。巴布龙河在蓬多城西北，源出城西北萨木坦山，有三水南流，合数水转东南流入米的克藏布江。年渚河《水道提纲》亦曰：年楚必拉源出沙羽克冈拉山，即噶尔祖庙东南山也。有水东流三百里，曰马母楚河，与南来巴拉岭之巴龙楚河会，又东北百里与北来乌山之乌楚河会；又东八十里折东南流百余里，经公布扎木达城东南，有水曰佳晨河，自北来合东二水，南流绕城东而南来会。又东南曲曲流三百数十里，至公布硕格城南，有水自东北巴宗祖池，南流合东一水，而西南来会，即苏马错湖之巴楚河也。又东南折而西南，有西来查布山之牛楚河，合而南流，经公布竹母城东、地母城西，又东南经则布拉冈城，东又二百余里，入雅鲁藏布江，冈布藏布河、朋出藏布河俱另有考，详后。布伦河在喀拉池南一百五十余里，东有公噶巴噶马山之哈拉河、鱼克山之鱼克河，俱西北流百余里，与西南来之说木池水合。又东北流五十余里入喀喇乌苏。牙尔佳藏布河在喇萨北七百余里，源出巴萨通拉木山西，流入喀齐国，为藏地之

北界。布克沙克河源出喇萨北七百余里喀尔占古察岭，南流三百余里，西合都回山之水，名沙克河。又东南流二百四十余里，西受枯蓝河，北受布克河；又东南流百余里入喀喇乌苏。索克占旦滚河源出伊克诺莫浑乌巴什岭，数水合流，绕诺莫浑乌巴什山，东南流二百余里，西南有巴汉诺莫浑乌巴什岭。布喀山插汉峰流出之四水与此相会，历两山间入喀木地。又流二百余里入喀喇乌苏。阿克打木河源出伊克诺莫浑乌巴什岭，北流二池，东北流百余里有二水，一自东来，名伊克阿克打木；一自西来，名巴汉阿克打木，合为一水，西北流三百余里，入木鲁乌苏。土虎尔河在金沙江上流折南流处，源出伊克苦苦赛尔渡口，西二十里厄尔济根岭，名乌捏河。北流八十余里至土虎尔拖罗海冈东。有二水，西南来，一名空楚河，一名和秦河，流至冈东合流。又北流一百二十余里，至萨尔龙他拉，入木鲁乌苏。七七尔哈纳苦苦乌苏河源出伊克苦苦赛尔渡口东南三百里苏克布苏克、穆杂噶唐奴克、吾七木喀、大多杂等诸山中，流出七大水，又有二池流出二水，俱东北流，近者五六十里，远者一百余里，会于一处，名七七尔哈纳苦苦乌苏。又流三十余里入木鲁乌苏。此河颇大，无船可渡。忒墨图苦苦乌苏河在七七尔哈纳苦苦乌苏河东五十里，源出打克木喀木杂噶山，二水西北流六十余里合流，七十余里入木鲁乌苏。喀七乌兰木伦河源出巴萨通拉木山西北四百余里确什达尔乌兰达布逊山，东南流五百余里，入木鲁乌苏。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河源出确什达尔山东北三百余里锡津乌兰托罗海山，东流四百五十余里，入木鲁乌苏。那木七图乌兰木伦河源出锡津乌兰拖罗海山东北三百余里巴颜喀喇得尔奔山，东南流六百余里，入木鲁乌苏。以上三水，皆在金沙江源之北岸，甚深阔难渡。图哈尔图喀喇乌苏河在金沙江上流折而南之东岸，源出古尔板图尔哈图山，西流一百五十余里，南有可苏七老河、毛伸和尔和河，北有噶布勒河、莫和尔喀喇乌苏河，俱流会于此。又流二十余里入木鲁乌苏。腾格里池另有考，详后。

驻藏大臣署二，理藩院主署一，笔帖式署一。

布达拉庙在喇萨(时以大昭寺为中心)西北四里马尔布里小山上,殿高三十六丈七尺四寸,顶皆涂金,楼房万余间,金银塔、金银铜玉佛像无数。相传唐太宗时,吐蕃赞普创造为建牙之所,至五世达赖喇嘛与第巴重建。今达赖喇嘛居此,卫地之首庙也。乾隆二十五年,御赐庙额曰:涌莲初地。招拉笔洞寺即布达拉,平地突起双峰。一为布达拉庙,一为招拉笔洞寺,寺内为有行喇嘛静修处。伊克招庙即大招,在喇萨中。相传:唐文成公主所建,今唐时佛像犹存,番语谓大为伊克,庙为招,犹华言大庙也。乾隆二十五年御赐额曰:西竺正宗。巴汉招庙即小招,在喇萨北。相传:唐时吐蕃赞普所娶巴勒布国女子所建。巴,汉译言小也。乾隆二十五年,御赐额曰:耆闾真境。噶尔丹庙即甘丹寺,在喇萨东南八十里之甘丹山。相传宗喀巴所建。庙内有宗喀巴之塔及所遗坐床,有喇嘛五千余,其阐讲黄教堪布喇嘛居此。雍正十一年,御赐庙名曰永泰寺。布雷峰庙在喇萨西北十六里,相传:宗喀巴弟子所建,有喇嘛五千余。色喇庙一作色拉,在喇萨北八里,亦宗喀巴弟子所建,有喇嘛三千余。寺中置一降魔杵,番民呼为多尔济,传自大西天飞来。其寺堪布珍之,番人必岁一朝观。又前龙喀瓦庙在喇萨北十二里;札克布里庙在喇萨西北五里;噶东庙在喇萨西北十八里。拉里庙在札木达城东北二百二十八里,卫之东鄙,与喀木接界,为往来要路。其余所属诸城,尚有三十余庙,喇嘛多者七八百人。阐宗寺在卫内番民地,第穆胡图克图庙,乾隆四十二年新修,御赐今名四体书额。别[哲]蚌寺藏在西十五里,筑土为城,前临大道,后依山岩,建大寺二座,起盖金顶楼阁佛像经堂,住坐堪布大喇嘛一名,阐讲黄教,掌事僧官二名,管理喇嘛约近万众,俱于大寺旁石室居住。下山里许有垂仲殿,此处垂仲无妻室,亦降神附体,判断祸福。木辘寺在西藏堡内,坐北向南,经堂佛像宝器俱齐整,内堪布大喇嘛一名,掌事僧官二名,管理喇嘛约三四百众。桑鸢寺在西藏南,与甘丹寺相近,土城内建大寺一座,楼阁经堂佛像俱装金,与大小招寺相类,住坐堪布大喇嘛一名,掌事僧官二名,管理喇嘛约数千众,均于城内居住。以上等寺俱有达赖喇嘛法座,考试各属喇嘛讲经说偈。双忠祠有碑记录艺文。垂仲殿在大招东半里许,寺名噶玛霞,内塑神像狞恶,有获法。仲垂

乃刺麻装束，仍娶妻生子，世传其术，即中华之巫类。每月之初一、十六下神，头戴金盔，上插鸡羽一束，高约二三尺，穿甲，背插小旗五面，周身以白哈达结束，足穿虎皮靴，手执弓，登坐法台，凡人叩问吉凶，托神言判祸福。出则人从，装束鬼怪，执旗鼓导引。凡大寺多有垂仲，亦有女人为之者，俱为番人所敬奉焉。多尔吉拔姆宫在羊卓白地海中，自布达拉西行半月。海中有山，上建寺，极宏丽，乃女呼图克图多尔吉拔姆所居。世传北斗之精化生，背第巴桑结乱藏时，化猪遁去。藏地呼猪曰拔，故名。达隆寺自布达拉北行过郭纳山一日，寺亦宏丽，喇嘛约千余。楚布寺、业郎寺去前藏北七十里之浪子地方，各有掌教胡图克图主之。红帽之宗名噶玛巴，黑帽之宗名沙玛纳。〔按：前藏寺庙不可胜数，择其最著名者录之。〕吐蕃国即今卫地，杜佑《通典》：吐蕃在吐谷浑西南，《唐书》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鹈提勃罕野，稍并诸羌，据其地。番、发声相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俟檀。俟檀为乞伏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地直京师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地理志》：天威军初曰振武军，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经尉迟山苦拔海王孝杰米榭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绿驿，吐蕃界也。又经暖泉烈漠海四百四十里渡黄河；又四百七十里至众龙驿；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弥国西界；又经犁牛河渡藤桥百里至列驿；又经食堂吐蕃村截支桥，两石南北相当；又经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驿，乃渡大月河罗桥，经潭池、鱼池五百二十里至悉诺罗驿；又经乞盘宁水桥，又经大速水桥三百二十里至鹈奔驿。唐使入番，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又经鹈奔峡十余里，两山相罅上有小桥，三瀑水注如泻出，其下如烟雾。百里至野马驿，经吐蕃垦田；又经东桥汤四百里至阁川驿；又经怒湛海一百三十里至哈不燃烂驿，旁有三罗骨山，积雪不消；又六十里至突录济驿。唐使至，赞普每遣使慰劳于此。又经柳谷并布支庄，有温汤涌，高二丈，气如烟云，可以熟米。又经汤罗叶遗山及赞普

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农歇驿，遡些在东南，距农歇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于此。又经盐池、暖泉、江布炭海一百十里，渡姜洛河，经吐蕃垦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歇驿，乃渡藏河，经佛堂一百八十里，至勃合驿鸿臚馆，至赞普牙帐。其西南拔布海，按今土人相传，达赖喇嘛所居喇萨之地，即唐时吐蕃建牙之所，且有古碑可证，以唐书考之，亦当在此。翹按：吐蕃始祖有三说：一为无弋爰剑之后；一为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又欽定蒙古源流云，蒙古者，土伯特之分支；土伯特者，又额纳特珂克之分支也。额纳特珂克即中印度，有乌迪雅纳汗者，为邻国所败，奔印度，东走雪山至雅尔隆赞塘，遂为雅尔隆氏，至其季子生有异表，众推为汗，遂为八十八万土伯特国之主，是为尼雅特博汗。历传七汗，又传衍庆七汗，妙音七汗，至特勒德苏隆赞，年十六岁即汗位，修政治，制刑法，既而娶巴勒布国王之女，又婚唐太宗之文成公主，似此则吐蕃又印度之分支也。唐碑在卫之伊克招庙，大门右上刻长庆，初唐与吐蕃会盟之文，至今碑犹完好，文载程站。禄康插木在布达拉后有一池，约四里，中建八角琉璃亭，又名水阁凉亭。卡契园在布达拉西五里许，系达赖喇嘛避暑处，鱼池、经堂多植名花，亦名花园。疏目冈在布达拉西七里许，乃达赖班禅往来停驂、饮茶处，亦名经园。琉璃桥在西藏堡外上布达拉山大道。宠斯冈在西藏堡内大街，昔为达赖喇嘛游玩之所，今为驻防衙署。宗角在布达拉北二里许，林木阴翳，景致甚幽，亦达赖喇嘛避暑处。藏海螺坚白如玉，左旋向明吹之，背现观音光影，神物也。唐柳大招门前有古柳二株，相传植自唐时，蟠屈若虬龙，当春他树未发，此独先青，亦一奇也。

〔出产〕青稞、麦、豌豆、小麦、乔麦、牦牛、猪、犬、天鼠状如雀鼠，其大如猫，皮可为裘。金、银、铜、锡、铅、石膏、硼砂、盐、羴羊、莞豆、松蕊石、青金石、玛瑙石、蜜蜡、琥珀、硃砂、阿魏、黄连、胡连、茜草、紫草茸、桂皮、诃翠勒、藏杏、藏红花、藏核桃、椰子、偏单、藏茧、藏绸、花绸、花布、紫檀、青盐、犏牛、牦牛、青羊、绵羊、羚羊、细鳞鱼、天鹅蛋、黄鸭、马骡、藏纸、梅花、蕃弓矢、藏枣、藏香、藏氈氍、白牡丹、虞美人。

管 辖 地 方 头 人

吹鍾结落克住牧，系纳克树贡巴族。建蚕纳克沙住牧，系纳克树纳克什族。阿卜赖盆沙尼牙同住牧，系纳克树色尔查族。阿鲁泌体牙冈住牧，纳克树毕鲁族。拉穆贡巴尔达住牧，纳克树朋盆族。擢钟盆索住牧，纳克树达格鲁克族。贡结彭地住牧，系贡结族。墨尔根台吉、择伯结、索诺木札尔布白腊冈住牧，札吗尔族。龙札克巴喇嘛伊弟丹参札克布伯朋住牧，系上阿札克族。那木盖尔札克巴伯朋住牧，系下阿札克族。札嘛苏塔尔歪柱查楚牧，住系果尔孙提麻尔族。川目桑喇嘛光桑奔巴尔达山木多住牧，系果尔札嘛苏塔尔族。麻弄那马姐麻拉布什住牧，系果尔札马苏塔尔族。布麻禄窝住或住牧，系果尔札马麻塔尔只多属族。卜冲窝住或住牧，系果尔札嘛苏塔尔娃拉属族。车本藏古特达克介勒纳住牧，系果尔魏正台吉属滚兔巴族。甘力都拉甘莽充色哩琼札住牧，系果尔魏正台吉属吗鲁族。阿萨吗色哩琼札住牧，系果尔魏正台吉属下宁塔族。甘卜色哩琼札住牧，系果尔魏正台吉属下尼查尔族。多公色哩琼札住牧，系果尔魏正台吉属下参嘛布马族。干岭诺尔卜沙木住木朱特住牧，系果尔魏正台吉属下尼牙木查族。车令达尔吉木朱特住牧，系果尔魏正台吉属下列松嘛巴族。甘那木鲁木朱特住牧，系果尔魏正台吉属下勒达克族。更楚策令木朱特住牧，系果尔魏正台吉属下勒达克族。更羊皮尔木朱特住牧，系果尔魏正台吉属下山巴族。潘达尔结、厄尔克、拉卜坦、达尔札、乌葛勒那住牧，系果尔族。春璘依戎住牧，系果尔族。偏贡朋楚克住牧，系果尔族。丹津朋楚克住牧，系果尔彭他嘛族。奔旺楚克朋楚克住牧，系果尔拉塞族。墨尔根台吉吉楚住牧，系上刚噶鲁族。鄂尼尔吉独特住牧，系下刚噶鲁族。纳木札尔策旺鄂江住牧，系琼卜纳克鲁族。策旺建蚕琼卜住牧，系噶鲁族。纳木结札克旺丹撞拉克巴琼卜住牧，系巴尔

查族。古鲁旺札尔擢钟桑多年绒住牧，系上夺尔树族。丹志贡、吹钟贡、旺札估年绒住牧，系下夺尔树族。鲁达尔三渣住牧，系三渣族。楚克多三纳拉巴住牧，系三纳拉巴族。余仲魏色尔朴族住牧，系朴族族。

赏给达赖喇嘛各地方

严庆桑朱南登住牧，原系西海代青和硕气属下。七称江错曾纳住牧，原系罗藏顶庆属下。安本策登春朋住牧，原系罗藏顶庆属下。额旺顶赠夺尔结力委三处住牧，原系罗藏顶庆属下。额旺阿仄、洛藏一奚拉笼住牧，原系罗藏顶庆属下。上礼宗布住牧，原系西海代青和硕气属下。丹巴上下达拉住牧，原系西海代青硕气和属下。额旺朗结官角住牧，原系罗藏顶庆属下。鸟金顶进桑昂住牧，原系罗藏顶庆属下。胡士图札什朗札类伍齐住牧。驴索朗明朱尔擦哇作官住牧。索朗工布江达住牧。登松合吉擦哇冈之谷金堂住牧。木丫擦哇冈住牧。额旺四老桑阿却宗住牧。饶中勒力你洛隆宗住牧。却百让洛隆宗住牧。哈郎坝洛藏登达、格朋错硕般多住牧。六登太也铁索桥住牧。白马汪下纳夺住牧。翁波东朱竭磋住牧。

西藏管辖三十九族

雍正九年，新抚南称巴彦等处番民七十九族，查其地为吐蕃，地居西藏、西宁之间，昔为青海、蒙古服属，自罗卜藏丹津变乱之后，渐次招抚。雍正九年，西宁总理大臣达鼐奏请川陕派员勘界，分隶管辖。十年夏，西宁派出员外郎武世齐、笔帖式、侍卫、游击、都司各一员；四川派出知府张植、游击李文秀；西藏

派出主事纳逊额尔赫图、守备和尚会同勘定；近西宁者，归西宁管辖；近西藏者，隶西藏管辖。族内千户以上设千户一员，百户以上设百户一员，不及百户者，设百长一员，俱由兵部颁给号纸，准其世袭。千百户之下，设散百长数名，由西宁夷情衙门发给委牌。每一百户贡马一匹，折银八两，每年每户摊征银八分，归西宁者交西宁道库，隶西藏者交西藏粮务贮库，入册造报。

纳克书贡巴族百户一员，住牧洛克地方。纳克书毕鲁族百户一员，住牧泌体牙冈地方。纳克书奔盆族百户一员，住牧巴尔达穆地方。纳克书达格鲁族百户一员，住牧盆察地方。纳克书拉什族百户一员，住牧纳克沙地方。纳克书色尔查族百户一员，住牧盆沙尼牙冈地方。札嘛尔族百长一员，住牧白腊阿地方。夥札克族百长一员，住牧白奔地方。下阿札克族百长一员，住牧白奔地方。夥尔川木桑族百户一员，住牧勒达地方。夥尔札嘛苏他尔族百长一员，住牧勒达地方。夥尔札嘛苏他尔只多族百户一员，住牧依戎地方。瓦拉族、夥尔族、彭他吗族、夥尔拉塞族均住彭楚克地方。嘛鲁族百长一员，住牧色里琼札地方。宁塔克族、尼查尔族、参嘛布吗族均住牧色里琼札地方。尼牙木查族百长一员，住牧朱特地方。利松嘛巴族、勒达克族、多麻巴族均百长一员，住牧朱特地方。羊巴族百长一员，住牧木珠特地方。夥尔族，住牧依戎地方。夥尔族、夥尔族、彭他嘛族、夥尔拉赛族、上刚噶鲁族百户一员，住牧吉楚地方。下刚噶鲁族百长一员，住牧吉楚地方。琼布拉克鲁族百户一员，住牧鄂江地方。琼布噶鲁族、琼布色尔查族均百户二员，住牧琼布地方。上多尔树族、下多尔树族百长一员，住牧年绒地方。三渣族百长一员，住牧三渣地方。三纳拉巴族百长一员，住牧三纳拉巴地方。扑族族百长一员，住牧扑族地方。

以上三十九族归夷情部郎管辖。其部郎由理藩院奏派，三年一换。其三十九族百户等遇有大差使出入，在各站应付乌拉牛羊，历有成规。廓尔喀进贡象马过哈喇乌苏，入三十九族界，总百户派拨各族牛马，送至多伦巴都尔

止，有西宁差员接护。其土尔扈特台吉人等进藏熬茶，行至多伦巴都尔，总百户派拨各族乌拉，往返一体应付。

江 孜

江孜塘，甘坝塘。

后 藏

日喀则城在喇萨西南五百三十三里，其先藏巴汗居此，今属班禅喇嘛，户二万三千余，兵五千三百余。林奔城在日喀则城东一百九十五里。纳噶拉则城在日喀则城东二百五十里。拜的城在日喀则东三百三十二里。拜纳木城在日喀则城东南七十里。季阳则城在日喀则城东南一百二十里，户三万余，兵七千五百余。乌两克灵喀城在日喀则城东南三百七十里。丁吉牙城在日喀则城西南四百十里。罗西噶尔城在日喀则城西南五百四十里。帕尔宗城在日喀则城西南六百四十里。盆苏克灵城在日喀则城西南七百二十三里。济隆城在日喀则城西南七百四十里。阿里宗城在日喀则城西南七百六十里。尼牙拉木宗城在日喀则城西南七百八十里。尚纳木林城在日喀则城西北一百十里。章拉则城在日喀则城西北八百十里。章阿布林城在日喀则城西北九百七里。

以上凡十七城，惟日喀则、季阳则二城最大，其俗制与卫略同。

达克朱喀渡在日喀则城东北四十里。拉侧渡在章拉侧城西南。贾家朱喀渡在萨噶东南八十里。三渡皆用船。董噶尔木桥在纳噶拉则城东南四十里牙母骑克池旁。萨喇朱噶铁索桥在林奔城西北二十里雅鲁藏布江岸。查喀尔札什载铁索桥在盆苏克灵城东六十里雅鲁藏布江岸。苏木佳石桥在日喀则城东南四里年楚河岸，桥长七十余丈，有十九洞。桑噶尔札克萨穆铁索桥在盆苏克灵城西北一百余里鄂宜楚河岸。穆克布札克萨木铁索桥在桑噶尔札克萨木桥旁。

乃安塘、龙拉塘、札石岗、彭错岭、札塘、辣子塘、甲错白塘。

达木楚克喀巴布山在卓书特部落西南三百四十里，近冈那克尼儿山东南，为冈底斯相近四大山之一，土人以其形似马，故名。雅鲁藏布江发源此山之东，为藏之西南界。枯木冈前山在卓书特部落西南二百五十里，与达木楚克喀巴布山相连，亦高大，雪峰叠耸。巴尔中冈前山在卓书特部落西南二百三十里，山脉自西北枯木冈前山迤邐而来，一大雪峰亭然独立。凡木苏木冈古木山在卓书特部落南二百二十里，上有二峰并立。札布列佳尔布达克那山近冈底斯山，东北高大，次于冈底斯。土古牙拉克马拉克山在卓书特部落西北二百八十里，与札布列山相连，又东南有沙夹尔尼夹尔山。沙夹山之东南有隆夹尔隆马尔山，皆连属之大雪山也。揭木拉舒尔木山在萨噶西北一百九十里，斜尔冲山在萨噶西北一百十里，上有一峰高耸，百里外望之，如插霄汉。角乌尔冲山在萨噶东北三十八里，其山最为高险。草率克博山在尚纳木林城西北九十里，郎布山在藏之北界，近郎布河北岸，达尔古山在藏之北界郎布山东，山长百余里，上有七大峰，嵯岩峙立，冈噶尔沙弥山在阿里宗城东南七十里，势极高，积雪其上，土石皆白。策林吉纳山在罗西噶尔城西南一百九十里，上有五峰高耸。舒尔木藏拉山在萨噶东南二百五十里，山脉自冈噶尔沙弥诸山绕雅鲁藏布江之南而来，甚高大，朋出藏布河发源于此。朱木五马山在罗西噶尔城西北一百八十里。弩金冈苍山在那噶尔则城南二百里，山极高，多积雪，自达木楚克喀巴布山至此皆在藏地。

郭永河在卓书特部落东南，源有四：一出昂则岭北名龙列河；一出盖楚冈前山名盖楚河；一出塞丹山名朱克河；一出拉鲁冈前山名拉出河。俱东北流二三百里合为一水，又东北流出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瓮出河在藏之萨噶西南二百余里，源有四：一出西南查木东他拉泉；一出图克马尔他拉泉；一出正南那木噶山之北；一出东南他克拉他拉泉。俱北流百余里合为瓮出河，又北流二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式尔的河在萨噶西南一百余里，源有三：一出西南沙盘岭；一出正南舒拉岭；一出冈拉洼于山。俱北流百余里合为

式尔的河，又北流九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萨布楚河在日喀则城西百八十里，源出城南楚拉米、洪罗、绰尔莫三山，流出三泉，北流百余里合为拉楚河，又北流百余里，旁有二水：一自西南来名桀河；一自东南来名当出河，合为萨布楚河，北流一百二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年楚河在日喀则城北十里，源出城南朱母拉母山及顺拉岭，西北流三百余里合为一水，名章鲁河，又流八十余里至娘娘庙东，有八小水从东北来，合流入此河，转西北流过将则城、白满城之西一百余里；又有二水从西南来，亦入此河，始名年楚河。此流绕日喀则城东四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龙前江在林奔城北二里，源出城东朱木哈拉山，西流百余里与城西南弩金冈藏山所出之水会。又西北经林奔城东入雅鲁藏布江。江加苏木拉河在卓书特部落西，源出西北沙苦牙拉麻拉山、渣克伟拉山涅立岭，流出四水，俱东流百余里，汇为一。又南流五十余里有查尔河自西来会，东流六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那鸟克藏布河在卓书特部落西南三十里，源出东北桑里池，西流二百五十余里，北受尚里噶巴岭、木克龙山流出之二水，南受拉主客山、祖伦山、羊巴木山流出之三水，由羊巴木岭西转南流八十余里，又受西北牙拉岭、达克龙山流出之二水；又南流六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萨楚藏布河在萨噶西南一百余里，源出岳洛冈千诸山，流出六水，俱南流百余里会为加巴兰河，又流五十余里，其西北有拉祖克祖楞羊巴木山流出之三河；西南有昂色昂勒宗山流出之二河俱流入加巴兰河；东南流，又折西南与东北查萨公噶尔他拉山流出之二水、西南捏木出六色立羊古山流出之二河，会为萨楚藏布河；又西南流七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满楚藏布河在萨噶西南，北有斜尔充山、放龙山流出二水，南流二百余里，东有冈充查达克山流出三水，西有拉克藏卓立山流出一水，六水合流为满楚藏布河，又东南流四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萨尔格藏布河在萨噶东南，其水出于东布拉布池，西南流四百余里，东有拉布冈允山流出一水；西有拉冲温必普达拉克克诸山所出八水，分流与拉布水会，名匝达克河。又南流三十余里，东有萨出河，西有鲁河，俱汇于此。西南流三十余里，转东南流一百二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鄂宜楚藏布河源出章阿布林城西山一百八十里札木楚克池，南流百余里入龙冈浦池，又有三水西来会流，为达克楚河；又东流一百八十余里至穆克布查克萨木马桥北，受北来之鄂

宜楚河为鄂宜楚藏布河；又东南流六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尚河在尚那木林城东南，源出城西北降查拉及达索克布二山，流出二水，东南流二百四十余里，会东北佐山之水，南流五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朋出藏布河另有考，详后。罗楚藏布河在罗西噶尔城西，源出城西北二百三十余里卓朱冈千山及主尔布上冈里山，流出二水，北流五十余里合流，又南四十余里入朋出藏布河。牛藏布河在罗西噶尔城东北，源出城东北诸山中，东流六十余里合为罗楚河，又东南流一百八十余里出罗西噶尔城东北，其西北有拉尔噶尔布山，流出二水，东南流八十余里，合为佳楚河；又东南流二百二十余里至罗西噶尔城北，会罗楚河，名罗噶布河，又十余里入朋出藏布河。长楚河在丁吉牙城西，源出藏西北一百十余里林佛拉岭及冈千山、苏库冈前山，流出三水，东南流七八十里，合流至丁吉牙城，西转南流九十余里，有二水西北来汇成一河，名为吉楚河，流三百二十余里，并入此河，又二十余里入朋出藏布河。帕里藏布河在帕里宗城西南，源出城东北一百二十余里噶尔招池，西南流四十余里，入查木苏池，由查木苏东北流百余里，又西北二百余里有四水，东北来会流；又西八十余里入朋出藏布河。牙母鲁克于木卒池在纳噶拉东，池广四百六十余里，中有三山：一名纳已，一名雅博土，一名桑里。山下溪流甚多，时白时黑或成五采，中多鱼，附近居人及居山内者皆藉鱼为生。加木卒吉木卒池在章阿布林城西北，池广六十余里，本二池，东名吉木卒，西名加木卒，合成一池，故名。中多鱼。拉木卒西木卒池在阿里宗城东北一百二十里，池广二百二十里，其形南北长，南受四水，北受一水。打鲁克两木撮池在藏之者巴部落西北五百五十里，池广二百八十余里，东有水名郡经，行五百余里；南有诸山所出十余水，皆东流入于此池。查布也萨噶盐池在打鲁克两木撮池北二十余里，池广一百五十余里，内产白盐，附近居人皆食此盐。郎布池在查布也萨噶池之北，池广二百二十余里。札母撮叠纳克池在卓书特部落西北四百十余里，池广十余里，中产硼砂。

札什伦布庙在日喀则城西二里都布山前。相传昔宗喀巴大弟子根敦卓巴所建，即仍仲宁翕结巴寺，至今班禅喇嘛居此。康熙五十二年敕封为班

禅额尔德尼(指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赐金册印。庙内楼房三千余间，金、银塔、金银铜玉佛像无数，有喇嘛五千余人，所属小庙五十一处，共喇嘛四千余人，庄屯十六处，部落十余处，为藏地之首庙。乾隆四十五年御赐匾额曰：“福缘恒护”。乾隆四十六年御赐匾额曰“寿相禅宗”；曰“宝地祥轮”。四十八年，额尔德尼于寺内新盖寺一所，御赐名曰“寿宁”，四体书额佛殿匾曰“祥轮普护”。其余境内有名之庙共十九处，皆有喇嘛数百人。普恩寺在后藏地，番民〔称〕纳尔塘寺，雍正五年御赐今名。

定 日

铁锁〔索〕桥交廓尔喀界有鄂博，亢萨桥、木萨桥、热索桥、业鲁桥交廓尔喀界有鄂博。

莽噶布蔑、察木卡、济咙。

骡骡塘一作罗罗，协卡塘一作协噶尔，眉毛塘一作密玛。

洋阿拉山、通拉雪山、白马岭、札兴冈果日山、拉错海子。

阿 里

布拉木达克喇城在布拉木之地，距喇萨西南二千五百余里，其所属有喀尔多、木日底二城。古克札什鲁木布则城在喇萨西南二千四百九十余里，其所属有冲龙、则布龙、楚木尔的三城。拉达克城在喇萨西南三千七百五十余里，其所属有札石刚、丁木刚、喀式三城。毕底城在喇萨西南三千八百余里。鲁克多城在喇萨西北二千九百三十余里。

冈底斯山另有考，详后。僧格喀巴布山在古格札什鲁木布则城东北三百六十里，近冈底斯山北，号冈底斯相近四大山之一，土人以其形如狮子故名。拉楚河源出此山之南。其西北斜趋接于和闐之尼腓依山，及葱岭诸山，为西域诸山之祖。遮达布里山在古格札什鲁木布则城东北二百四十里，与僧格喀巴布山相接，亦阿里之大雪山也。冈里木孙山在鲁多克城西

北三百八十里，山甚高险，自遮达布里山绵亘而北至此，为阿里之北界。其西即喀齐国。狼千喀巴布山在达克喇城东北二百五十里，即冈底斯山南干所始也，为冈底斯相近四大山之一，土人以其形似象，故名。狼楚河发源于此。冈那克尼儿山在达克喇城东北二百五十里，与狼千喀巴布山相连，山亦高大，临马品木达赖池西岸。马布加喀巴布山在达克喇城西北一百四十里，山脉自冈那克尼儿山来，为冈底斯近四大山之一，土人以其形似孔雀，故名。麻楚河发源此山之南，自此西向亘狼楚河之南二千余里，尽于拉楚、狼楚两河交会之所。萨木泰冈山在毕底城西南二百二十里，山脉自东北冈那克尼儿山绵亘二千余里，至此为阿里之西南界。以上诸山皆在阿里地。

郎拉岭在达克城西东北三百四十里，即冈底斯北分之干。又城南一百四十余里有佳拉岭。察察岭在鲁多克城东北四百五十里，其相近有克^一尔野岭；又鲁多克城西北三百里有拉布齐岭；拉达克城东南三百八十余里有弩普拉岭，皆阿里北鄙之雪岭也。巴第和木布岭在达克城西南三百余里，为阿里之西界。匝穆萨拉岭在札什鲁多布则城西南七百余里，自郎拉岭至此皆在阿里地。按：西藏诸岭皆番人往来所经之路，多险阻，少平坦，其高处积雪甚深，中多瘴疠；又有葱名塔尔头草墩，人马践之辄蹶，行者多忌之。

冈噶江另有考，详后。孟格插素阿尔坦河源出冈底斯山，雪消时，众水分流，南注二十余里，会于冈底斯山之西，南流四十余里入郎葛池。马品木达赖池〔玛法木错〕在阿在里之达克拉城东北二百里，冈底斯山东南六十五里，发源自狼千喀巴布山下，西流汇为此池，即冈噶江源也。池周一百八十余里，水色绿，味清甘，午后五色浮面，烂如电光，四面有山如门，俗传取水者必从门中入。郎噶池〔兰夏错〕在达克拉城北一百七十里，冈底斯山西南三十四里，池广三百余里，从马品木达赖池水西流，汇为此池；又自藏西流出，为狼楚河。水色稍黑，味亦逊。

托本庙在古格札什鲁木布侧城北五十里。喀查尔庙在达克拉城东南九十里。巴尔旦赤克色庙在拉达克城东四十里。毕图克庙在拉达克城西南六十里。米嘛庙在毕底城西一百一十里。

〔出产〕石膏、硼砂马品木达赖池旁出者最佳，有紫、黑二色。璣

犏、盐、马、犛牛、羴羊、天鼠、青稞麦、大麦、豌豆、豌豆、粟米。以上山川城池寺庙等类皆遵《一统志》及《四川旧志》《新旧唐书·吐蕃传》，间有引及他书者，列书名于注内。（编者按：本节达克喇城、拉达克城有混淆，殊难考证，今存疑。）

名山大川详考

前载另有考者详于此

《一统志》：冈底斯山在阿里之达克喇城东北三百十里，直陕西西宁府西南五千五百九十余里。其山高五百五十余丈，周一百四十余里，四面峰峦陡绝，高出乎众山者百余丈，积雪如悬崖，皓然洁白，顶上百泉流注，至山麓即伏流地下，前后环绕，诸山皆峻岩峭峻，奇峰拱列。按其地势，由西南微外以渐而高，至此而极。山脉蜿蜒分干，向西北者为僧格喀巴布、冈里木孙诸山，绕阿里而北二千五百余里，入西域之和阗南山及葱岭诸山。向东北者为札布列、斜而克、角乌尔克、年煎唐拉、萨木坦冈匝、诺莫浑乌巴什、巴颜哈喇诸山，环卫地，竟青海，连延而下，六千余里，至陕西、西宁等处边界。向西南者为冈郡克尼儿、萨木泰冈诸山，亘阿里之南二千余里，入厄纳特克国。向东南者为达木楚克喀巴布、冈噶尔沙弥、弩金刚苍诸山，历藏卫，达喀木，七千余里至云南、四川之境。

国朝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测量地形，以此处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皆由此起云。按《水经注》：阿耨达山西南有水名遥奴，山西南小东有水名萨罕，小东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传》曰：恒水之源，乃极西北，出昆仑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东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今阿里为藏中极西南，地近古天竺境北，山西出狼楚、拉楚、麻楚三大水，皆西流转东而南合为冈噶江，入南海，

疑此即阿耨达山也。自佛书言阿耨达山，而释氏《西域记》、酈道元《水经注》、萧德言《括地志》咸谓阿耨达即昆仑，然以地远莫考，转相附会，荒怪不经。圣祖威德广被，薄，海内外罔不臣服，西南徼外穷荒不毛之土，尽隶版图，使臣测量地形，逾河源，涉万里，如履阶闕，一山一水悉入图志。四十九年谕大学士九卿等曰：梵书言四大水，出于阿耨达山，下有阿耨达池，以今考之，意即冈底斯是唐古特。言冈底斯者，犹言众山水之根，与释典之言相合。圣言煌煌，始知宇内众山水，皆导源于冈底斯山，自是而载籍所传，或有或无，皆可按图以辩，猗欤盛已！

出《四川通志》。

雅鲁藏布江即大金沙江，疑即古之跋布川，或指为禹贡黑水，则太远矣。源出藏之西界，卓书特部落西北三百四十余里之达木楚克哈巴布山山西北与郎干喀普巴山、马品木达拉池源相近，即冈底斯山之东南三百里也。山甚高大，形似马，故名。雅鲁藏布江源西三十五度，极二十九度。三源俱东北流而合折东流，而东南二百余里有枯木冈，前山，水自西南来会；又东北百余里有江加苏木拉河，自西北沙苦牙拉麻拉山东南流来会江加苏木拉河在卓书特西，源出西北沙苦牙拉麻拉山及查克佳拉山涅立岭，四水东流合为一，又南流合西来之查尔河；又东流入雅鲁藏布江。又东数十里有阿拉楚河，北自沙拉木冈前山来会，折南流五十里又东，稍北百余里有那乌克藏布必拉，自东北桑里池西南流合数水来会河在卓书特西南三十里，源出东北桑里池，西流二百五十余里，受北来尚里噶巴岭及木克龙山流出之二水，南来拉主客山、祖伦山、羊巴木山流出之三水，由羊巴木岭西转南流八十里；又受西北来牙拉岭、达克龙山流出之二水，又南流六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又东南二百余里有郭永河，自东南昂则岭东北流合数水来会河在卓书特东南，有四源：一出昂则岭，名龙列河；一出盖楚冈前山，名盖楚河；一出塞丹山，名朱克河；一出拉鲁冈前山，名拉出河，俱东北流三百余里合为一

水，又东北流入雅鲁藏布江。此水源流五百里。又东南五十里受西南来一水；又东南折东北流二百余里，稍东南有一水，西南自你牙隆冈前山来会；又东有萨楚藏布河自东北合诸水来会河在萨噶部落西南二百余里，源出岳洛、冈千诸山，有六水俱南流百余里，会为加巴兰河；又流五十余里，西北有拉主克、祖伦、羊巴木山之三水；西南有昂色昂勒察山之二水，俱会为一；又东南折而西南，与东北武萨公噶尔他拉山之二水、西南的捏木山及六色立羊古山之二水，会为萨楚藏布河，又西南流百余里入雅鲁藏布江。又东南七十里受北来一小水；又东三十里有瓮出河自南来会河在萨噶部西南二百里，有四源：一出西南查木东他拉泉，如星宿然，东北流二百余里；一出南稍西之图克马尔他拉泉，东北流五十里；一源出正南那木噶山之北，北流七十里来会，又东北流四十里；一源出东南达克拉他泉，泉眼尤多，汇西流六十里来会。三水既合，北流曲曲七十里，与西南源合，又北四十里入雅鲁藏布江。又东九十里有武尔的河自南合三水来会河在萨噶部西南百数十里，有三源：一出西南沙盘岭，东北流二百余里；一源南出舒拉岭者，东北流折而北百余里来会，北流五十里；一源出东南冈里洼干山者，北流二百里折西北而西流百余里来会，又北流曲曲百余里，入雅鲁藏布江。又东三十里有满楚藏布河自北来会亦曰马楚藏布必拉，在萨噶部西南，北有斜尔充山、撒龙山二水南流二百余里，合东来冈充查达克山之三水；又合西来拉克藏卓立山之一水，合为河，又东南流五十里入雅鲁藏布江。又东六十里受南来一小水，又东七十里河，南自阿里宗城来会河二源：一出西南冈里洼干山之东北麓，东北流；一出南牛拉岭，北流，合而北经阿里宗城西。又北而东北二百里有一水，自东南来会，又北九十里入雅鲁藏布江。又东八十里折东北流，有萨噶藏布河，自东北拉布池西南，合诸水折东南流来会亦曰萨尔格必拉，在萨噶部东南，源自东北拉布池，伏地复出，西南流曲曲四百余里，有一水北自必普塔克拉克山东南流，合东北拉隆阿尔山水而南来会；又西南百数十里，合西北来一水；又西南百七十里拉普冈冲山水，自东北来会；又西南百里有隆下山水自西来会，正南流六十里，又西南流，合北来一小水；又西南合西来一水；又南有东北冈隆山流出之二水，交乌拉冲山流出之二水，合而西南流，合东

南凡布隆山一水，又合东一水而西来会；又西南数十里折而东南流，曰萨噶藏布河；又百数十里入雅鲁藏布江。此河源流长千里。又北流四十里，折西北三十里，又东北而东南曲曲三百余里，受南来小水二，又折东北百余里，又东南流百里，有加木祖池水，北自章阿布林城合东一水，南流来注之。章阿布林城藏地日喀则之西北九百里地也。又东南而东六十里受西南来一水二源：西南者出瓜查岭北麓，东南者出牙噶隆山，北流而合，曲曲东北流入雅鲁藏布江。二山南麓水俱南流，为朋楚藏布江。又正北流百五十里，折向西北，受西北隆左池水，又东北流四十里有莽噶拉河，南自那拉古董察山来注之；又东北有钟里山水，自东南来注之；又东北经章拉则城北城在日喀则之西北八百余里。又东北百余里有鄂宜楚藏布河，自西北札木楚克池合诸水，东南流来会亦曰及褚必拉，源出章阿布林城西北四百里，有楚拉喇山一水，西南流百余里，合东来一水；又西南数十里汇为那木楚克鄂模，其北有多存冈山，一水南流亦汇焉。池周百里，从西南流出二百里折而东南，又为龙冈普池，数十里又东流出，有三水自西合而来会，曰达克楚河。又东有江楚河，自西南来会，又东经那拉岭、章阿布林城、加木祖池岸之北，曲曲三百里，有拉山水自西北来会，折东北流六十里，至穆克布查克萨木马铁索桥北，有北来之鄂宜楚河，自江林普拉山南流四百里来会，折东流而东南六十余里入雅鲁藏布江。此水源流七百里，有两铁索桥，一曰桑噶尔札克萨木桥。又东稍北经盆苏克灵城北，又东北受北一小水；又东北有一河，南自婆色纳木山北流，合西南一水来注之；又北流，有戒忒楚河，自北来注之水长四百里。又北数十里折而东流，曲曲百数十里，有打克北朋楚河，自北来注之水长四百余里。又东南流有萨普楚河自南来会即萨布河也，源出楚拉米、洪罗、绰尔莫三山，流出三泉，北流百余里，合为噶楚河。又北百余里，旁有二水：一自西南来，名梁河；一自东南来，名当出河，俱会又北合西南来一水，东北流百九十里，经藏地日喀则西境，入雅鲁藏布江。又东百余里，经日喀则城北藏地之首城也。城在卫地喇萨西南五百三十里，先藏巴汗居此，今为班禅所居。稍东有年楚河，南

自章鲁河合诸水来会年楚河源有二：一出朱母拉母山东北，曲曲流四百余里；一出其东顺拉岭下泉池十数，汇为一水，北流曲曲二百余里而会曰章鲁河；又东北九十里至娘娘庙，东有八水，从东北喀鲁岭诸山，又南札木长山社山来合，而西南流来会，转西北流，过将则城西，又西北八十里过白满城西，又西北受西南来一水，又北数十里有一河，自西合二水来注之，又北始名年楚河，经日喀则城东南四里，过苏木佳石桥，长七十丈，有十九洞，为藏地桥梁之冠。又北流四十里入雅鲁藏布江。此水源流长八百余里。又东北百里有尚河，北自尚那木林城来会尚河亦曰商河，源出西北绛查拉山，东南曲曲流四百余里，有造索克布山水自西来会，又东南百里经尚那木林城，南有佐山水自北来会，又东南流入雅鲁藏布江。此水源流长七百里。又东七十里，经普冬庙前，又东受南一小水；又东北有乌雨克河，北自拉公山来注之，又东过萨喇朱噶铁索桥林奔城西北二十里，经林奔城北稍东有龙前河，自南合二水来注之龙前河源出东朱木哈拉山，西南流百余里，与西南来弩金刚苍山所出之水会，西北流经林奔城东，又北入雅鲁藏布江。又东北曲曲百余里，有捏木河自西北来注之即拖巴山水也。折东南流六十里，经拜的城北岸山北，又数十里拜的城之东南即牙母鲁克于木卒池，广四百六十余里，中有三山：一名米纳巴；一名雅博士；一名桑里。山下溪流甚多，时白时黑或成五采，湖水环之，在乌雨克灵喀城之东北，纳噶拉则城之正东，其水不流亦不涸，受西北来一小水，又东北过铁索桥而东南，经楚舒尔城南，又东南至日喀尔公喀尔城，北有噶尔招木伦江，自东北合诸水，西南流经卫地喇萨来会。（疑即古吐蕃之臧河也）噶尔招木伦江源有二：一曰米的克藏布河，出墨鲁公喀城之东北三百里米的克池，广数十里，西南流出数十里，合东南来一水西流，又折西南百余里，又合东南一水，又曲曲西南二百余里，受东来一水，又西折而西北六十里，与西北来之叠吞西里克塔拉东南流，合五小水而南者；会又西流百八十里，受北一水入，西南经蓬多城东北，而西南一源来会。西南源曰达穆河，出蓬多城东北二百里之查里克图岭，西南流百余里有拔布隆河，东自

央噶拉岭西北流，折而西南二百里，合东南一水来会，又南合西北来一水，又南合西来一水，折向东流；又东北受北一水，又东南过铁索桥，经蓬多城北，又东会米的克河。二源既合，乃名噶尔招木伦江。又东南流，受西来二水之合。东注者又东南折而东流，受北一小水，又东折而南而西南百里，又折而东百数十里，经敏那庙北，又东乃折而东南，受东来冈噶拉岭水乃西南流，过鄂纳铁索桥。又南经墨尔公噶城西，又南折而西曲曲百余里，经噶尔粗庙北，又西经第巴达克城南；又南稍西有一河，西北自温主普宗城合三水，东南流来会；又南数十里经得泰城北，又折西流，曲曲经喇萨之南，即唐时吐蕃国都，今为达赖所居也。伊克招庙有唐长庆碑，其西北有岸岸石桥。噶尔招木伦江又西北流十余里，至董鄂尔城东南，受东北来一小水，又西南流数十里，经日噶半城，北有羊巴尖河合楚普河，自西北合四大水，东南流三百余里来会，又南流八十里折西南流，受西北来二小水，又西南经楚苏拉城东南，又西南至日喀尔公喀尔城之北，而雅鲁藏布江自西来会。此水源流千三百里米的克池北，隔山即瀚江也。雅鲁藏布江既会噶尔招木伦江，东南流百里受南来一小水，又东曲曲受南北各一水，经萨木他庙前，又东受北一小水，又东受南北小水各一，又东经乃布冬城北，受南来一水，又东有巴楚河自北来注之，又东南经桑里城、南也勒库城北，受北来一小水、南来一大水，又东至敖噶打克匝城西南，受东北来一河曰听里马初河，东南流百余里。其东北有泉池水，西南流二百里，其南有隆拉岭水，西北经城之北而西并会，又南入雅鲁藏布江。始折东南流自日喀尔公喀尔城，东流至此四百余里，曲曲经卫地东南也勒库城、打克布拉碎城之东北、当波衣孤鲁那木加城、打格布同春城、打格布衣那城之北，共八百里，有年渚河，自北合诸水来会年渚河亦曰年楚必拉，源出沙羽克冈拉山，即噶尔粗庙东南山也。有水东流三百里曰马母楚河，与南来巴拉岭之巴龙楚河会，又东北百里与北来乌山之乌楚河会，又东八十里折东南流百余里，经公布札木达城。东南有水曰佳囊河，自北来合，东二水南流绕城东而南来会，又东南曲曲流三百数十里，至公布硕格城南，有水东北自巴宗祖池南流，合东一水而西南来

会，即苏马错湖之巴楚河也。又东南折而西南，有西来查布山之牛楚河合而南流，经公布竹母城东、地母城西；又东南经则布拉冈城东；又二百余里入雅鲁藏布江。此水源流千二百里。又东经叉母哈庙，北受东北萨母龙拉岭水，又东南经森打马庙，西秃哥里山之西南，南流入罗哈布占国界西二十度九分，经二十七度。自源至此共数千数百里。此水于罗喀布占国，又会冈布藏布河、朋出藏布河二大水，转西而流，入厄纳特克国，会诸水入南海出《水道提纲》。

附录：黄懋材《黑水考》

《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辨疑录》云：《甘州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肃州之西北有黑水东流，遐远莫穷所之，是其源出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也。唐樊绰以丽水当《禹贡》之黑水云：与弥若江合，经缺国东入南海。程大昌疑其源流狭小，不足以合雍、梁二州疆境。然今丽水自与岷江合，经流中国，注于东瀛，不入南海也。明人李元阳著“黑水辨”、史秉信著“冈春黑水辨”，俱以澜沧江为《禹贡》之黑水。元阳云：澜沧、潞江皆由吐蕃北来，盖与雍州相连，水势并汹涌，皆入南海。然潞江西南趋缅中，内外皆夷，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属。惟澜沧由西北向东南徘徊云南郡县之间，至交趾入海。今水内皆为汉人，水外皆为夷缅，则禹之所导，于分别梁州界者惟澜沧足以当之。《元史》至元二年，大理劝农官张立道使交趾，并黑水跨云南以至其国。观此则澜沧江之为黑水益彰明矣。至若以潞江为黑水者，则因上流有喀喇乌苏之名，蒙古语，称黑为喀喇，水为乌苏，近人多宗之。《一统志》、《卫藏图志》皆主是说，惟张机、黄贞元独指大金沙江为《禹贡》之黑水。张机曰：大金沙江发源昆仑山西北吐蕃地，即禹所导黑水也。虽

与云南小金沙江及澜沧、潞江，皆发源吐蕃，然大金沙江之源，较三江最荒远，其下流亦十倍于三江之水。《云南志》载：大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缅甸，其广五里，得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黄贞元曰：大金沙江、澜、潞三水，虽皆入南海，大小远近迥不同。澜仅潞四分之一，大金沙江十倍于澜、潞。澜、潞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穷源，上源亦狭；大金沙江上源，相传近大宛国，自里麻茶山至孟莽极北，不闻有所往。号赤发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绳，弱水不任舟筏，士人惟远见川外，隐隐有人马形，殆似西羌之域也。或驳之云：此水虽大，但远在西南荒徼外，与雍、梁二州之境，杳不相属。予按：徼外诸水，澜、潞二者其源流远近大小，彼此均同，无所轩輊；俱发源于前藏，东南流江卡，二水相距甚近，南流至永昌，以下乃分开，一向西南趋缅甸；一向东南入暹罗。论其源则潞远于澜沧；论其委则澜沧又大于潞，安得举其一而遗其一乎？《禹贡》三言黑水，当以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为正文。夫禹治徼外之水，必择其最大者而施功。康熙五十八年上谕：《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之西南、拉里城之东南为喀木地；达赖喇嘛所属为卫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夫澜、潞二江仅涉喀木之境，惟雅鲁藏布江发源阿里，遍历后、中、前三藏之地五千余里，折而南下，经缅甸国，又五六千里注于南海，首尾万余里，大小支流汇纳数百，水势浩瀚，无与为匹，实西南徼外第一巨流。然则《禹贡》黑水舍此更无足以当之者。后儒拘于疆域，以去雍、梁二州太远为疑，不知西北诸胡迄于流沙，皆统于雍州；西南诸夷尽于南海，皆统于梁州，是以天文井鬼为梁州分野，而西羌、吐蕃、吐谷浑，及西南徼外诸国皆占焉。即如今时，西藏统于四川，驻藏文武关防，悉冠以四川二字，岂得谓川省疆

域无此荒远哉。《唐书》：吐蕃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地理志》跋布川在逻娑川西南，渡藏河乃至其地，即今之雅鲁藏布江是也。源出藏之西界，卓书特部落西北三百四十余里打木朱克喀巴珀山。东流百余里，左纳嘉克嘉河，又东流受一小水，又东流四十里，乌克藏布河东北来会，转东南流五十里，郭永河西南来会。又东流十余里，右纳苏木朱池流出之水，又东流八十里，右受作噶尔河，左受萨楚藏布河，转东南二十里，会翁楚河。又东流十余里，满楚藏布河自北来，式尔的河自南来并会。又东流四十里，右受萨布楚河。又东流经宗喀，折而北流三十里，左受萨尔格河，又北流折而东二百四十里至列克隆，受一小水转东南二百五十里至札布桑堆，左右各受一水，折而东北八十里至章拉孜，为四达之孔道。又北流转东，经科颇拉日东巴，受二小水，二百里至嘉汤，有达克楚河西北来会，折而东北，经彭错岭八十里至花寨子，左受结特楚河。又东北流，转东六十里，经得尔郭庙前，北受邹索克布山之水，南受当楚河。又东流，经后藏札什伦布之北，八十里至拉古会年楚河，折东北而东南流百五十里，至年木哈达，商河自北来会。又东流百六十里，从噶木巴拉岭北入卫地，左纳宗木汤之小水。又东流八十里至甲马卡，左右各受一水，又东流八十里，经乌裕克林哈城，南受一小水。又东流七十里至曲水，噶尔招木伦江自北来会，转东南流，左右各受四小水，二百五十里至奈布东城，折南流百余里，经桑里城西南、野尔占城东北，左右各纳一水，转东南四十余里，有鄂噶达克萨之水东北来入之。又东南流六百余里，至工布泽布拉冈城，南与匝楚藏布江会，东流四十里，底穆宗河北来入之。又东流稍南五百余里，出唐古特界，入珞瑜野番境。其间道里无可考，大约东南流有千余里，然后折而南下，至孟拱之东北入缅甸国境。盖自金沙江之西、雅鲁藏布江之东、江卡之南、腾越之北，中间纵广千有余里，群山周遭，

众水荟萃，若澜沧、若潞江、若龙川、若槟榔，皆发源藏地，东南流至此紧束，各隔以一山，相距不过数十百里之遥。其附近潞江者，有怒夷、傣夷二种，时与外人相通，稍具人性。至于内山珞瑜野人，则以树皮、木叶蔽体，蛇虫鸟兽为粮，见人则攫而生啖之。《卫藏图志》所谓截果乌尔鲁兔族是也。旷古以来，路径不通，人迹罕到，是以诸水原委错乱，首尾混淆，异说纷歧，迄无定论。西人地图误以雅鲁藏布江连于亚山之蒲兰蒲达江，并误以大金沙江为潞江。于是《海国图志》遂谓大金沙江下游与恒河会而入海，移缅甸之江于东印度，混二水为一水。岂知大金沙江经流阿瓦都城，再南流至跋散入海，西北去孟加拉之恒河五六千里，何缘相会乎？且孟拱、孟养西北一带，崇冈叠嶂，联绵千余里，山阴之水悉汇于蒲兰蒲达江，山阳之水悉汇于大金沙江，界限分明，绝不相蒙，山势经孟奈布尔部落，至俺来刊，蜿蜒南下，直达跋散海口。今山外皆英吉利属地，山内皆缅地。又大金沙江者，乃滇人所名，对丽江之小金沙江而言也。滇人经商皆在缅甸境内，无一至印度者，此乃西图之误。中土从来无有言大金沙江会恒河者也。顾西人地图未敢遽指为实，但用点线连之，亦缺疑之义云尔。去岁有法国教士出示地图，则以雅鲁藏布江连于大金沙江，盖其人久居滇中，往来蛮方、缅地多次，确知非雅鲁藏布不足当大金沙江之上源也。此江既定，而后徼外诸水有条不紊矣。雅鲁藏布江南流入缅甸东北界，缅人称为伊拉瓦的江，转西南千余里，孟拱、孟养二水合而西北来会。又南流百余里，麻里河东北来会，又南至蛮慕新街，合槟榔江。自此以下，地势平旷，水流漫衍，宽七八里或十余里不等，转西流而西北百数十里，至磨太折而西南，经老官屯百余里至格沙，龙川江自东来会。又南流而西南至灭碇西岸，见有冈阜绵亘数十里，有一水自北来入之。又南流左纳二小水及磨打河，又南流至阿瓦城东北，

有抹能河自东来会。阿瓦城之东五里曰安拉普那城，东北十里曰孟得俐城，乃缅王所居。自新街至瓦城约计千有余里，伊拉瓦的江环绕三城，折向西流稍北百余里，有磨河北来入之，转西南流百余里，有更的宛河西北来会。江中有大洲，水分为二，南流六十余里复合为一，折而西南而南而东南，左右受十数小水至纳，为缅南界。从此南流入英国境，至别牟，为大马头，有火车铁路，一日可达漾贡，轮船水程则须三日也。自此以后，江愈宽，流愈巨，曲曲南流分为数派。其正干则折向西南，由跋散以入海，故又称曰跋散江云，东南分一枝至漾贡，为海滨一大都会。自瓦城至漾贡轮船水程凡八日，约计二千四五百里。

或谓《禹贡》之言，黑水实有三流，非一江也。出居延海者，为雍州之黑水，泸为梁州之黑水，此大金沙江则三危之黑水也。必欲合三者而一之，求其贯穿二州，遍历三危，则徼外实无此水。且雍州在中干之外，隔于南山，故水皆北注，无缘南流。夫考古证今，未可拘文牵义，分之则通，合之则窒，要惟实事求是而已。

噶尔招木伦江考 详雅鲁藏布江注内

冈布藏布河 自卫地东与喀木接界之拉里庙，会东北察拉岭水，东偶公拉岭下湖水，及西北山一水东南流百余里，合北来一水。又东南有一河，西北自章阿尔松山东南流二百数十里来会。又东南曲曲百八十里有厄楚河，自东北来会厄楚河出喀布地之努布公拉沙尔山，四水合而西南流二百余里，入冈布河。又东南有牛楚河，自西北来会，东流过打克拉朋桥。又东受东北一水；又东南曲曲百余里，受东北一大水；又南经的牙尔山，西入冈布部落，至黠皮唐他拉东喀木境内，有薄藏布河自东北来会薄藏布河出喀木打

里土宗城之东南、舒板都城之南，有春多达岭二水南流，合数小水西南流来川。土人曰喀克布必拉经噶克布衣书里东城西，又南经塞母龙岭、东朵格拉冈里山，西出冈布境，经公拉冈里山西，又南入罗喀布占国界源流已千四百里，下流入雅鲁藏布江出《水道提纲》。罗喀布占国即珞瑜野人地。

朋出藏布河 在萨喀部落东南，源有三：一西出书尔木藏拉山；一东出西尔中马山；一东南出瓜查岭其北隔山，水皆北流入雅鲁江。合而东南流，受西一小水，又南百余里曰朋出父拉；又南有一水，南自绰尔猛通那冈里山来会，折东流百数十里，受南北水各一；又东折东南流百八十里，受西南来水之二一自涿失冈千山，一自阿巴拉山。又东流百二十里，受南一水，又东北至罗西喀尔城南。又东北五十余里，有一河自西北来会郎西北拉喀拉布山，二水合东南流二百余里，经城北而东流者。又有罗楚河自北合，三水南流合焉河出牙噶隆山及东北冈木阿山，三水合而南曲曲三百余里来会，又东北有罗藏布河，自西北来注之。又东绕冈龙前山之北，折南流受东北来一水即林窝拉山及苏枯冈千山水，在丁家城之西者。又南曲曲二百数十里，受西来之牛藏布河即丁拉岭、则里木布山、朱木郎马山水，及阿巴拉山、纳泽勒山、扯拉岭诸流汇而东南，经二百余里者。又东南受帕里藏布河河在帕里宗城，东北三百里有一水，西南流汇为噶尔撮池，南流而西又为查木撮池，又西南流百余里折向东南数十里，与东北来一水合，又西南会西北来之噶拉岭水，又西南经帕里城西，又西南受东一水，折向西流受北一水，又西南百余里来会。又西南百里有牛楚河，西自年尔木城合数水来会牛楚河西北出喜拉冈参山，东南流合东北冈布屹山水，又东南百余里合西来一水，又东南经几隆南境二百里，受北来查母朱山一水，始曰牛楚必拉。又东流经年尔母城北境百里，折而东南、而南二百里，又折东南百数十里，始转而东北流曲曲二百余里来会。此水源流千里，亦巨川。又东南流百余里出藏南境，过朱拉拉依部落，入厄讷特克

国界。下流入雅鲁藏布江出《水道提纲》。

冈噶江 源出冈底斯山东南，有狼干喀巴布山，高大如象冈底斯山实诸山之祖，疑即《水经注》所言阿耨达山也。相近有四大山，其南干所始曰狼干喀巴布山，在冈底斯南稍东二百五十里，达克喇城之东二百七十里，土人以山形似象故名。其东即达木楚克喀巴布山，为雅鲁藏布江源所出。而此山蜿蜒，西南为冈那克尼儿山，为萨木泰冈山，亘阿里之南，入厄纳特克国。山北麓泉出汇为池，西北流七十里，合东北来一水，水在狼干喀巴布山东北八十里，山中二水西流而合，西北曲曲六十里，折西南流九十里与会，亦一源也。又西稍北四十里而东北公生池，水伏而复出，合北来三水，西南流来会公生鄂模两源：一东北出达克拉公马山，西南流百数十里；一东出卓书特西界麻尔岳木岭西麓，阿里之东界，即冈底斯向东南之千山也。水西流五十余里汇为池，广八十里而不流，西十余里有池涌地而出，长三十里，有一水自北来会，西南流六十里，又合东北来一水；又西南四十里有一水，自北山来会；又西南而狼干喀巴布山水会焉。为马品木达赖池南北百五十里，东西径八十里或百里，周二百余里，池北又有二水自北来会，池直冈底斯南百二十里。自西流出六十里为郎噶池，受东北来一水郎噶池似狭方，四角尖长，南北径百七十里，东西径百里。其水北尖，受东北一河，即冈底斯南，支峰七十里南麓水三源，南流合而西南百数十里入池。池周广与马品木达赖同，但方圆形异耳。从西流出百余里，折向西南曰狼楚河，曲曲二百余里，有楚噶拉河自东北来注之，楚噶拉河出藏文岭南麓，南流折而西南，经古格札什鲁木布则城，东南又西南流，入郎楚河。此水源流二百余里。又西五十里折而北，而东北百数十里，经古格札什鲁木布则城之西、则布龙城之东，折西北流百里，又折西南流，经则布龙城西南二百里；又折西流数十里、西北流百余里；又西流而西南二百里，经楚木尔的城北；又西曲曲一千余里至阿里西鄙桑纳苏木多之地，而拉楚河自西北来会。拉楚河源出冈底斯之北百余里僧格喀巴布山，山高大，形如狮子，

南麓有池，汇诸泉水山亦冈底斯相近四大山之一，在古格札什鲁木布则城东北四百里。自此山而西北为冈里木孙诸山，绕阿里而北二千五百余里，入喀齐国。池广周数十里。西流折而西南、而南百六十里，至大山麓即冈底斯西南支峰不断者。又西南百二十里曰拉楚河，折正西流三百余里有藏文岭北水，自东南来注之，折西北六十里有大雪山山水自东来会，北彭册泉水西南流来会大雪山名遮达布里阿林，即僧格喀巴布之西百数十里山也，在布则城东北二百四十里。山东南百余里有水西北流，曲曲百余里折而西南、而西二百里，有彭册泉自北地中十数泓涌出，汇为一河，西南流百数十里来会，又西流十里折西南数十里入拉楚河。又西南百里折西北流二百八十里，有野公泉水自东北来会野公泉亦平地涌数十泓，汇为数道，西流曲曲二百数十里，入拉楚河，在札什冈城东南。又西北数十里，经札什冈城西南，又西北折而正西，曲曲九百余里受北来水四，至尺克则庙南，又西至拉达克城南境，又西百里经必土克庙北，又西百八十里始折南流，又曲曲折而东南而南三百数十里，又东南流数十里与狼楚河会自源至此曲折行二千七百里。狼楚河既会拉楚河，水势益盛，又西南流三百里经毕底城西阿里最西地。又南流二百数十里始折而东北，而东曲曲千一百里，折东南曲曲流千余里，至那克拉苏木多北鄙，而麻楚河自东北来会。麻楚河源出达克喇城西北二百里麻布佳喀巴布山，山高，形似孔雀，东南麓有池麻布佳喀巴布山，亦冈底斯相近，四大山之一脉。自狼干喀巴布而西，为冈那克尼儿山，临马品木达赖池西岸。又西连山不断，临郎噶池南岸。又西为此山，由此而西南叠嶂蜿蜒，亘狼楚河之南二千余里，而池水在东南麓。东南流曰麻楚河，经喀拉木多城北境，稍东折南流而西南，经其东，又西南百余里会西北一水，又南曲曲百余里，至布拉木达克喇城之东，受西北来一水即城北河也，又南流折西南百里，受东南来街拉岭水，又西流折而南三百里与狼楚河会。三水既会，始名曰冈噶江；又东南流二百里，出阿

里界，经马木巴柞木郎部落，至厄讷特克国入南海出《水道提纲》。

节录黄懋材《恒河考》

恒河初无正干，来既众派，去复歧汊，就其源之最大者论之。凡有五水：为北源者三，曰安治士，曰延那，曰旃伽；为南源者二，曰干普，曰申河。安治士正源发于后藏阿里大雪山之阳，西南流入北印度，又南入中印度，又东南流至被勒摩城，始名安治士河，一作安额河，即恒河也。“恒”与“安”华梵译音之异。恒水又东南流，经乌得国、厄讷特国之间，又东南至亚拉哈巴城，与延那河相会。延那河一曰遥奴，发源布士沙山谷中，南流又西南经德列国西境，又南入厄讷特国界，又曲曲东南流，有干普河自西南来注之，又东南流与恒河相会。恒河又东流，又东北流，与旃伽河相会。旃伽河一名固那河，一名冈噶江，发源后藏阿里郎噶池东南，曰马伯家喀巴珀，译言孔雀口也，为阿耨达四水之一。南流经达克拉城土名麻楚河，西南流与郎楚河相会，始名冈噶江。南流又东南至乌得城，古扬摩罗国舍卫城也。江流从舍卫城分双流，并趋而下，同会于恒河，又东至五河合口。五河者，中为恒河，右为申河，左为大康托河，所分出之三支五水，并汇东流，一由延至帕旦那城，古巴连弗巴，是阿育王所治也。恒水又东流，迄于东印度孟加拉，会合廓尔喀布丹亚山诸国之水，又东南经喀达以下，江海之水混而为一。从彻地缸以西沿海千余里，港口数十，皆恒水所泄，是为孟加拉海湾云。懋材又曰：拉楚河发源后藏阿里境内，有山名郎干喀巴珀，译言象口也。山上有二池：一曰马品木达赖淖尔；一曰郎噶淖尔。二池之水合，从西北流出千余里至桑纳出阿里境，折西南入印度界，又西南至占普尔，合于新头河（即印度河，一作信地河），又西南流，分

一支流至洛麻加入叩齿泽中。其正干则西流折南，又西南分数派，入科曼海湾，即印度洋或称小西洋是也。翹按：此则拉楚河不入冈噶江，冈噶江下流为佛书所称之恒河，而魏默深《海国图志》谓雅鲁藏布江下流与安治士河会合，指为恒河者，其说误。夫雅鲁藏布江出藏界，入珞瑜野番境，又东南流，折南入缅甸境，经阿瓦都城，又南流数千里，分数派至漾贡、跋善等处，入南海，距孟加拉恒河五六千里，其不能与之合流也明矣。惟拉楚河在阿里地，非人迹不到之区，诸书皆谓入冈噶江，而懋材独立一说，大约据西人地图而云然也。未知确否，存以待考。

滕格里池 在卫地喇萨西北二百二十余里，藏地日喀则城东北五百里。其东北隔山，即潞江源之布喀诸池。其北隔山，即大流沙也。池广六百余里，周一千余里，东西甚长，南北稍狭。蒙古呼天为滕格里，言水色同天青。其东有三水流入，皆名查哈苏太河，西有二水流入，北曰罗萨河，南曰打尔古藏布河，合数池水东流数百里入此池出《水道提纲》。

《一统志》金沙江 古名丽水，一名神川，一名犁牛河，今番名木鲁乌苏，一名布赖楚河，又名巴楚河，源出卫之喇萨西北八百余里，有山形如牛，番名巴萨过拉木山，译言乳牛也。水出山下，名木鲁乌苏，东北流九百余里，至那木唐龙山，北转东南流八百余里入喀木境，名布拉楚河。又南流少西八百余里，至巴塘西六十里，名巴楚河。又转东南流六百余里，至云南丽江府界，为金沙江。自丽江府雪山之北折而东南，经永北、武定二府，至四川会川卫西南，入四川界，与打冲河合，折东北，经东川府西、马湖府南，至叙州府，与川江合。自发源处入内地流四千余里，受大水数十，小水无数，水深流急，沿江烟瘴多，以江出金沙，故

名。

《一统志》澜沧江 在匝坐里冈城东一百里，番名拉楚河，二源：一源发于匝坐里冈城西北一千余里格尔吉匝噶那山，名匝楚河；一源发于匝坐里冈城西北八百余里巴喇克拉丹苏克山，名鄂穆楚河。俱东南流折而南，至匝坐里冈城东北三百余里察木多庙前，二水合流，名拉楚河。又南流九百余里，至云南塔城关，西入云南丽江府界，为潞沧江。又流经永昌、顺宁、蒙化、景东诸〔地〕，历阿瓦国老挝地，入安南国，为富良江，注于南海。此拉楚河在藏之东北，阿里拉楚河在藏之西北。

《一统志》潞江 在罗隆宗城东北六十里，蒙古名喀喇乌苏，蕃名鄂宜尔楚。源出卫之喇萨北二百八十里，有泽名布喀，广四百五十余里。其水西北流百余里，入厄尔几根池，池广一百三十余里。又东北流五十余里，入衣达池，池广一百余里。从此池转东南流一百五十余里，入喀喇池，池广一百二十余里，从南流出，名喀喇乌苏。稍东北流四百五十余里，至索克宗城南百余里，出卫地入喀木境，名鄂尔宜楚。转东南二百余里，又稍东过罗隆宗城，北流三百余里折南流八百余里，经米喇隆地。又二百余里入怒夷界，名怒江。自怒夷界南流三百余里，入云南丽江府界，名潞江。经野人界，又南经永昌府及潞江安抚司境，流至缅甸入南海。

藏 事 续 考

前录有未尽者，兹复分天、地、人、物
四类，挨次纂辑，敢云详贍，聊拾遗也。

天 时 类

狼星在江河上源之西弧，矢、犬、鸡皆徼外之备也。西羌吐蕃、吐谷浑及西南徼外夷人，皆占狼星。自木鲁乌苏水西一路至乌斯藏谿内，每夜日落见星，仰观经星及象星，觉光芒闪烁，较中土为更大。历夏、秋、冬三季，并不见北斗七星，此天文之殊也。

西藏番人不识天干，惟以地支属相纪年，亦以十二月为岁。其支属纪年，如鼠年、牛年、兔年。纪月以寅为正，亦有闰月，但不时耳。如雍正十年壬子闰五月，其地闰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闰四月，其地先于甲寅年闰七月。更有闰日之异，如闰初一，则无初二，即至初三日；或于月内摘去一二日，即不呼此一二日，如摘去二十七，次日即二十八日矣。每月无小建，必有朔望、晦日。称正月为端郭，余月仍依次数之。纪日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与时宪书无异。推日蚀、月蚀，亦纤毫不爽云。推算占验皆唐公主所流传。其四时气候温和，常如中土二八月天气。但晴雨靡常，风霾无定，大约藏地平壤则热，居高则寒，有十里不同天之语。就喇萨谿而论，清明立夏间，草木萌芽；季春夏初间，豆麦播种。收获亦在七八月之交。至日月显晦，雷电霹雳，尤与中土无异。夜有露，秋暮有薄霜，雪不厚积，

冰雹平时偶见，或由猎水祠，则有时辄作，番人诵活佛咒即止，然亦有不应者。

西藏节令，多与内地不同，如十二月，大建则以元日为年节，小建则以初二日为年节。每遇年节，商民停市三日，各以茶、酒、果食物相馈为礼。其日，达赖喇嘛设宴于布达拉上，延汉番官会饮，有跳钺斧之戏。选幼童十余人，著彩衣，戴白布圈帽，足系小铃，手执斧钺前列，设鼓十余面，司鼓者亦装束如前。凡觥筹交错时，相向而舞，听鼓声之渊渊而缀兆疾徐。咸中节换。越日观飞神，乃后藏番民供役，以皮索数十丈，系于布达拉山寺上下，人捷如猿，攀援而上，以木板护于胸，手足四舒而下，如矢离弦，如燕掠水，亦异观也。过此，择日大诏内，聚集各山寺喇嘛，拥达赖喇嘛下山谒佛，登台讲大乘经，谓之放朝。凡番民越数千里来者踵相接，以金珠宝玩陈列炫丽，举于首而跪献之。达赖喇嘛若受，即以麈尾拂其首，或手摩其顶者三，出则必夸耀于人，以为活佛降福也。上元日悬灯于大诏内，矗木架数层，安设大灯约万余盏，缀以五色，油面为人物龙蛇鸟兽，穷极精巧，自夜达旦，视天之阴晴雨雪，及灯焰之晦明，占一岁丰歉。十八日扬兵，集唐古忒马步兵三千，戎装执械，绕诏三匝，至琉璃桥南，施巨炮以驱鬼魅。炮大小不一，中最大者铸自唐时，刊“威剿除叛逆”五字。演毕，于商上出金银绸缎布茶劳之，并布施僧众为诵经之资，岁凡支银三百六十余两。越二日或四日，噶布伦、戴绷及喇嘛各出幼童，选快马驰骋，自色拉山寺东麓至布达拉后，约三十里，疾驱角胜，先至者受上赏。复以幼童裸体跳足，自布达拉西至喇萨东，约十余里，一时争道而趋，亦以先后至者较胜负，如力不胜，亲友旁观者，遂以冷水灌顶为之助。此为一年夺标之戏也。二十七日，迎色拉寺之飞来杵至喇萨诏。三十日诵经毕，送老工夹布，即所谓打牛魔王也。以喇嘛一人伪

为达赖喇嘛，于番民中择一人，面涂黑白 色，作 魔 王，直诣其前，诋其五蕴未空，诸漏未净。达赖亦以理折，彼此矜尚法力。因各出骰一枚，如核桃大。达赖三掷皆卢，魔王三掷皆臬，盖六面一色也。魔王惊惧而逸，于是僧俗人执弓矢枪炮逐之。先时，于对河牛魔山列帐房待魔王窜入，击以巨炮，迫以远颺而止。凡作魔王者，必以贿得之，盖先于魔王避居处，预储数月之用以待之，食尽始归耳。二月初二日，达赖喇嘛上山。仲春下旬或暮春之初，将大诏寺中宝器珍玩，陈设殆备，谓之亮宝。翼日，布达拉悬大佛像，其像五色锦缎堆成，自第五层楼垂至山麓，约长三十丈。又有喇嘛装束神鬼，及诸番人物、虎豹、犀象等兽，绕诏三匝至大佛前，拜舞歌唱。如此一月始散。四月十五日，寺门洞开，亦燃灯达旦其灯以国根盛酥油然之，任番人游 玩。六月三十日，别蚌、色拉二寺，亦悬大佛像，有垂仲降神，番民男妇，皆华服艳妆，歌唱或翻杆，及相扑诸戏无不咸备，亦二寺之大会也。七月十五日，任磔巴一人，以司农事，其地之头目从之游，佩弓挟矢，磔巴前导，遍历郊圻，观田禾射饮，以庆丰年。然后上民刈获，亦所以重农事也。七八月间，各临河设凉帐房，男女同浴于河，即上巳袷褌之意。十月十五日，唐公主诞辰，番民盛服至大诏顶礼。二十五日，相传宗卡巴成圣日，或云即燃灯佛。举国皆于墙壁间燃灯相映，灿若列星。亦以灯卜。其岁除夕，木鹿寺跳神逐鬼，有方相氏司傩遗意。男女盛饰，群聚歌 饮，带醉而归，以度岁节。

蛮语附 天浪 日尼嘛 月大瓦，达哇同 星噶儿嘛、藏曰宿米 云真、藏称风包 雷托，藏曰音独 电律 霜八木，藏曰卡 雪卡哇 雾木罢 露夜耳罢 雨岔耳罢 雹谢耳哇 风弄 烟毒哇 日出 尼嘛贡 日落尼嘛浪所 月出达哇贡儿 月落达哇浪索 金星八哇桑 木

星卜耳不 水星呐巴 火星迷墨儿 土星冰巴 霜降拔息拔 风起
弄浪 风住弄扯 虚空半浪 法界掉音 天晴浪当 天阴浪簇 云厚
真秃 云薄真索 有雨岔约 无雨岔灭 风慢弄达耳 风寒纳巴扯
日照尼嘛坡 日遮尼嘛交 春吉卡 夏约卡 秋段卡 冬棍卡 年洛
月达 日尼 时菊 昼夜尼参 热擦 寒章 暖卓 凉昔 冻恰 温
擦章仰 时节菊错 夜长泽零 夜短泽同 今日达零 明日送逆 今
年达洛 明年送迫 昔栽马 今时达达 永远于零 昼尼么 夜泽么
早阿卓 晚赤卓 藏日尼嘛拉盖 半日尼扯 半夜朗扯 新年洛郎 旧
年洛逆。

地 利 类

西藏东至巴塘之南墩宁静山为界。由前藏拉撒行十里许，过
机楮河即藏江。其渡，设有皮木船，以备通涉至德庆，有纵。凡所
谓纵者，系傍山碉房，乃其头目磔巴据险守隘之所，俱是官署。
其平地无隘之官署名。曰噶至墨竹工卡皆平川，俱设有纵，
设兵守隘。自此东行，道路窄狭，崎岖难行。工布江达、拉里、
说板多、洛隆宗、昌都，皆为要隘，各安兵设防。康熙三十八年
提督唐希顺，据化林守备王允吉等原报一案，兴师克打箭炉，定界
于中渡。康熙五十八年，永宁协副将岳钟琪，斩達哇蓝占、巴布
木咱等九人。都统法腊于五月十八日，令永宁副将岳钟琪领官兵
一千，进取巴塘；令成都县教谕杨世禄先行招抚。五月二十六
日，巴塘营官结果翁布二人，随杨世禄赍土地户口册近投副将岳
钟琪于奔卡木地方，巴塘、里塘始定。七月，据差成都府同知马
世珩，四川提标后营游击黄喜林，报招乍丫、察娃、作贡、奔达、桑阿
却宗，察木多等处。五十九年，大兵随定西将军噶尔弼，于八月定
藏。雍正三年，松潘镇总兵官周瑛，勘定疆址，始定于南墩宁静

山岭上为界，并建分界碑，岭东之巴塘、里塘属四川，岭西属西藏，其中叫察卡、中甸属云南，三处疆界始分。

南至珞瑜茹巴之怒江为界。由拉撒东南行一日，过锅噶拉大山至宋布堡，过米噶拉山、札拉山，至押噶交藏江，至怒江，皆有隘设防。其地疆址广阔无垠，不能悉载。怒江之水宽数里，两岸壁削，中流急湍，人莫能渡。其北一带，亦名工布，绵亘颇广，南即珞瑜，中隔一江。珞瑜乃野人，名老卡止，嘴割数缺，涂以五色，性喜盐。其地产茜草、水竹、紫草茸。不耕不织，穴室巢居，猎牲为食。藏内有犯死罪者，人解送过江，群老卡止分而啖之。西南接布鲁克巴、尔布通、西洋等处。自怒江北五日至咱义，四日至桑阿却宗，又九日至灵卡石，过澜沧江至察娃作贡，又七日至阿布拉塘，交南墩大路。

西至甲噶为界。拉撒召西行二十五里出东阁儿关，由业党楮过铁索桥，至于巴白尔极过甘不拉云，即是西昆仑山，走仁蚌至札什隆布，由三桑、撒噶、著虚等处，过墨雨拉大山，西至甲噶。宜驻兵防范。按：甲噶亦颇广阔，其业党楮之铁索桥，乃第一守险之区，过桥由西昆仑山下至羊卓白地，沿海行走。其海周围数千里，海中有山寺，名多尔吉拔母宫。由仁蚌至日盖子，即札什隆布仍仲宁翁结巴寺之后山。自札什隆布西行十日至三桑，乃阿里地方交界。由三桑至岗得寨，入阿里噶尔渡地方，颇罗鼐长子朱尔吗特策登驻防之处。查阿里地方甚大，稍西北乃纳达克。酋长得中南木查尔地土一半，系谷古结寨地土。谷古结寨酋长之女与朱尔吗特策登为妻，三部通好。其纳达克、谷古结寨二姓，乃新抚之地。甲噶西北距准噶尔界，西南通卡契缠头回民界。其札什隆布、江孜西南地方为前藏、后藏屏藩：一由纳格尔八日至帕尔，与布鲁克巴交界，山川险峻，难以出入，亦设兵防守；一由业党奇木样纳山业郎地方至结隆，与者木雄宗里口交界；一由业尔斯卡禄

纳山业即塞尔地方交白布界，俱属险道。互相通好，安兵守隘。西南界止此三部。

北至准噶尔为界。由拉撒西行过浪子至德庆，俱有纵以守隘。向北行出杨八景口至新桥，即平川，西通后藏，东接达旦，西北一带，有克里野，大山广阔，为准噶尔要径。过山即准噶尔叶尔羌地方，各设卡拒防。其地即草地。由克里野山脚纳克产隘口，北通哈其德不忒尔，又北直至木鲁乌苏、摆度等处，乃交往西宁大道，其东接玉树等处界。又由杨八景至桑沱洛海，过红塔尔小山至拉定，过纳根山，即腾格那尔打木地方，系每年出防处。由吉札布至生根物角隘，东北至噶尔藏骨岔、阿尔坦诺尔一带，俱系通准噶尔界。皆设有隘口截防。

东北直接西宁界。由拉撒北行十里向色拉寺，东过郭拉至浪岩。由隆竹松过彭多河，有铁索桥，设有皮船济渡，安兵防隘。过河，由角子拉、热正寺、增项工至木鲁乌素，即西宁界。驻兵为汛守之地。东北接西宁所管之南称巴彥等番族。又通洛隆宗，类乌齐地方，由木鲁乌素通西宁大道。由玉树接西宁、松潘、泰宁三处，玉树亦准噶尔来藏之路，于玉树之白兔河设卡，东南接类乌齐地方。由拉撒郎路山转出大则，其地有纵，至唐家骨，东有铁索桥，设有皮木船通渡，凭河守隘。由竹贡寺至沙金塘，皆系草地，走吉树边卡过江党桥，至春奔色擦，接类乌齐界，通昌都大道。

西藏东至打箭炉八十四日，南至工布珞瑜三十五日，西至甲噶九十五日，北至生根物角四十日。正东至巴塘四川界，正南至珞瑜阿咱界，正西至阿里纳达克交界，正北至白兔河、皂哈界，东南至木鲁巴东云南交界，东北至娘错、松潘、泰宁界，西南至白布卡契界，西北至锅壁准噶尔界。所称锅壁者，乃砂碛之地，寸草勺水全无。凡呼拉者，即华言山也。

瓦合一柱拉，不甚陡，而路险难行，一连四山相接，绵长百六

十里。四时积雪，有深数十丈之窖，行其上，愁云瘴雾，日色惨澹，鸟兽藏迹，别是一天风景。按康熙五十九年，云南官兵三百余员名，至此山下札营，一夜风雪，人马尽僵，离洛隆宗四日。

喀木在卫藏之东，至京九千余里。前藏居诸藏之中，又名中藏，中藏至京万有二千余里。后藏在前藏之南，至京万有三千余里。阿里在卫藏极西，至京万有四千余里。察木多形势甚雄，昂楮河在其右，源出中坝。因通云南，亦名云河。杂楮河在其左，源出九茹，因通四川，亦名川河。二水合流，入云南界。其山则裹角大山，积雪五十里，离瓦合一柱拉三日。过山至昌都二日。乃滇川藏三界之中，最为重地。两山环抱，左右有大木桥。东走四川，南达云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乃扼要之区。而察木多大寺在山上南向，其山自西北来，开大嶂，寺后屏开山叠，左右双峰耸峙，中出一支迤邐而下二里许，如龙饮水。左右二河，即澜沧江之上游，皆来源千余里，自山后环抱而来，交会山前。其外高山四周，形势非常。昔岳大将军见而恶之，驻军山上，移喇嘛于下，断其山脉而还之。今山上喇嘛数千，山下土城为游击戍兵及粮务驻所。城外番民四五百户，汉人贸易者数十家，与蕃杂处。

后藏之西为阿里，其西北界近底穆冈城，东有拉达克城，本一小部落也。东西境长一千五百余里，北至叶尔羌十八站，西北为克食米尔，西南为森巴，南为哲孟雄、洛敏汤、廓尔喀。又西南为披楞，其西境内有芒玉纳山，自芒玉纳山以西有地曰补仁。又西曰达坝噶尔，又西曰杂仁，又西北曰堆噶尔本，又西北曰茹妥，皆拉达克之地。堆噶尔本产金，五辈达赖喇嘛盛时，夺取此五处，拉达克不敢较。道光十年，有张格尔余党，自叶尔羌逃自其地，拉达酋长擒献，赏五品顶戴，又赏入藏，礼达赖班禅。后为西界外野蕃森巴侵占其地，走唐古忒求救，驻藏大臣拒之弗纳，拉达克怨，反投森巴，诱之寇唐古忒，欲复芒玉纳山西故地。森巴者，

其部有三：最大而远者，曰然吉森，次曰索热森，曰谷朗森。道光二十一年，索热森酋俄斯尔遂因拉达克来侵藏，遣噶布伦往御，卒少不胜。补仁五处皆为所夺。大臣以闻，发唐古忒大兵剿之，森巴勇悍，善枪箭铜炮，而不耐寒。藏有红教喇嘛宜玛汤者，能诵经祈雪深数尺，森巴大冻。唐古忒乘雪以连环枪进攻，森巴大败阵，斩俄斯尔，擒八百余人，尽复所夺地。追至森巴界河而营。督唐古忒兵者，噶布伦策垫夺吉、戴本比喜也。俄斯尔之妻率众继至，闻败大惧，然吉森以为俄斯尔之勇犹阵亡。又森巴得唐古忒营中护法神像，忽自行动，大惊，乃使人请和未成，决河水淹唐古忒，营兵皆走依山，策垫夺吉、比喜单骑入森巴营，责让之。森巴奉约而退，还所侵拉达克地，以处其酋。

藏田水旱，土地平衍，活佛及藏王所都。活佛立床处为布达拉，藏王所居为诏，南北袤长四十里，东西延广四五百里。陆可驰马，中贯河道，水流东南，不甚驶急，清波涟漪，澄澈见底。诏内夹河，两聚部落。临白水江，为藏地之中央，番夷僧俗商贾杂处，其地广二里许。诏中楼殿衙署街道马市，井井可观，四围无城郭。就居人所住碉楼，环绕相联，以为藩篱，似内地一大村镇。其余村庄星罗棋布，外则崇山围绕，隘口险峻，诚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考其开辟，不知何始，番语指为佛地。东通四川，东南达云南界，东北向潘州暨湟中，达中华。正南千里通后藏，西北由后套穿衣里直达泽旺蒙古部落。土人云有万里之远。西抵后套，西南向大西洋海边。

诏中河名白水江，江北起石山，曰布达拉，为达赖喇嘛居处。山有金银浮图三座，旁有小河水清，布达喇山后有小湖，湖中水阁桥梁鳧鹭咸具焉。

蛮语附 地萨 世界只顶 皇图甲恩 天下甲亢 中国育

密 地方萨利 水出 格同 火迷 石夺 山拉 喇同 沙杰嘛 海江
错 江出称 河出窝 泉出迷 井称罢 墙姜 园喇瓦 道朗 桥散
罢 三坝同 长零 短同 远地零 近同他 深下饶 浅没饶 高托
低慢 宽羊 窄夺 广甲批 四方竹目 动约 软腻 硬撒 流瀑 佛
地拉撒 佛教桑结旦巴 黄河骂出 好水出戎 恶水出恩 尘毒耳 街
松夺 沟龙巴 边塔 东厦耳 西奴 南洛 北降 上项 下卧 左
怒 右叶 前顿 后交 内囊 外且 中间拔耳 内外且囊。

人 事 类

西藏派兵之法，于各村抽派，或十名五名，人马不偏出。遇有兵革，著盔甲，其甲有柳叶连环锁子不等。马兵盔上插红缨及孔雀尾，腰悬刀，背负鸟枪，执长矛。步兵盔上插雄鸡尾，腰悬刀，外插顺刀，携弓矢，执藤牌或木牌，亦有执长矛者。其木牌宽约尺五六寸，长三尺一二寸，绘虎形，以五色羽毛装饰，外遮以铁皮。箭以竹为之，雕翎铁簇，簇如椎，长三四寸，其弓木胎，角而身小而劲。亦有竹为之者，两竹片合扎之亦劲。旗帜或绸缎布，分黄、红、黑、白、蓝五色。旗顶旒纓，各按旗色，若对垒然。每年于正、二、三月观兵，审其枪箭、跑马、跌扑诸技，演毕，以哈达、银钱、酒食犒之。至四月则派驻各隘口，既资防边，且兼牧马也。

西藏相沿番例三本，计四十一条，所载刑法甚酷。大诏旁有黑房数间拘挛罪人，犯法者不论罪之轻重，皆禁于内，用绳缚四肢，以待援法。如争斗死者，将尸弃水。杀人者，罚银钱入公，并给尸亲念经，或牛羊若干；无银则缚水中籍没其家。其抢夺劫杀者，不分首从，皆拟死，或缚于柱上施以枪箭。较射、饮酒死，则斫头悬示，或送珞瑜野人食之，或活缚送曲水蝎子洞，令螫

之。若攫人财物，则将其家监禁，倍数追比，追完则将盗者抉目剜鼻，或去其手足。凡犯重罪，先以绳缚之，搥以皮鞭，复浸于水，逾时再搥，如是者三。然后询其辞，如讳，则以沸油浇其胸，利刃裂其肉。倘再同讳，则缚坐水中，分其发，以绳左右牵之，用白布蒙面浇以水。或于指甲内以利油签刺之。若无辞可质，然后释。其受酷刑而死，弃尸水中。至寻常争斗求理，则罚银。犯而不告，各重罚。无银则以长棍责释。若犯奸，止罚银钱，量其贫富，亦或责释。但犯法无男女，皆于市中褫衣责之，近亦有枷号者，其刑法惨酷，殆未之闻。

西藏赋税，随其出产，或牛羊、紫草、青稞、氍毹等物，或马牛、酥油、牲畜、金银、铜铁诸物，皆随所产上纳。设有公所，名商上。凡所纳赋税，及问罪人银钱，存备公用，并喇嘛念经之费。至于土民之服役者，名乌拉，凡有业之人，勿论男女，皆与其选，即由他处远来者，但能置烟灶租房而居者亦然，多寡各量其贫富。其头目磑巴，皆派用乌拉，照所居屋之大小量定。应需数或三四名，或十数名，照数输派乌拉。应役无人，则雇穷民代之，或每日每名纳银五分。年过六十者免之。遇要差，则派牛马驴骡，富者应出若干，贫者三四人公推一匹。藏地产马少，悉由霍尔一带及青海等处来者，价颇昂，即中等一匹，亦需银十七、八两、二十两不等。西藏其先文书，俱钤红色小图记，番人用唐古忒字，蒙古用蒙古字，自噶布伦以下皆用黑色图记。雍正九年特颁给印信，始知用印。如徵调兵马，近则头目戴翎催集，远则文信传调，一遇紧接军情，则用传旗，以箭一枝，缚白哈达一个，写由飞递传催，依限而到，无敢误。凡遇大小事务，每日噶布伦、磑巴、中科尔、戴翎等，齐集大诏内，自果廊公议，禀诸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而行。

西藏委用头人，由驻藏大臣、达赖喇嘛选择，亦取才品及家道

殷实者。设噶布伦四人，分辖藏地，设高爵一名，察核地方诸务。仓储巴数名，专司钱粮。浪子沙数名，分理刑名，并供给差役。中科尔数名，在大诏司文书票签戳记事。纪纲数名，主持计算。其中科、纪纲半多世职。凡放大小磔巴，皆于此等人中选用。至于出使头人称谷操，传事头人称若尼尔，管理家计头人称业尔巴，听役头人称乃兴巴。其各地大头人称磔巴，次称热熬、称十布。凡统领兵马之官有五：总统之大头人称戴本；其次称甲本，管兵二百名；次称如本，管兵一百名；称赖本，管兵四十五名；称局本，管兵十名。又有小头人称郭度。以上所委之磔巴、头人，即徵收所辖其地之钱粮以自贍。

岁本者，达赖起居之内侍也。其次曰森本，又次曰曲本，职司经卷，又次曰孜仲，职司熬茶。卓尼尔，达赖之传事者也。其收藏金银缎疋珍宝之内库曰商上，今商上之权颇重。主库之僧官曰商卓特巴、曰仔本，皆四品。商卓特巴本即仓储巴，以诸处皆有，故特异其名。其主征收者，曰业尔仓巴，主刑名词讼者，曰噶厦、曰协尔帮，皆五品。主文书者，曰大中译，六品，曰小中译，七品。通传译语者，曰罗藏娃。主马厂者曰达本，六品。分管地方者曰希约第巴，曰郎子辖第巴，皆五品。掌户口册者，曰密本，五品。格隆者，戒僧也。格隆之熟经典者，曰格喜。修行未深，初转一二世者，曰沙布伦，诵称喇嘛，弟子曰托音。俗官初入籍者，曰东科尔。又有边缺大营官、小营官，皆主地方及兵事。

布达拉经簿云：达赖喇嘛，宗喀巴之大弟子也；班禅额尔德尼，宗喀巴之二弟子也。头辈达赖喇嘛名根敦珠巴，生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在喀那木萨喀木青熙饶巴处出家，二十岁受大戒，创建札什伦布庙，诵穆伦经。其时有博洞班禅在雪地修行，闻名信附，遂号根敦珠巴为汤彻清巴，寿八十六岁。第二辈名根敦嘉木磋，生于明成化十二年丙申，创建群科尔汪庙。第三辈名索诺

木嘉木磋，生于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亲赴各蒙古地方，布行黄教，蒙古王等咸称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达拉，明万历间封为大国师。第四辈名云丹嘉木磋，生于明万历十七年己丑。生蒙古地方敬格尔家，十五岁至藏。在噶勒丹寺坐台之桑结仁庆处出家，班禅罗卜藏曲津处受大戒，万历间封为沙布达多尔济桑结，能驱邪逐祟，曾于石上踏留足印。第五辈名阿旺罗卜藏嘉木磋，明万历四十五年，生于前藏崇结萨尔合王家。其生之日与释迦牟尼佛同，在班禅罗卜藏曲津处出家，受大戒。国朝崇德七年，达赖喇嘛同班禅喇嘛差乌巴什台吉达盛京进贡，约行善事。顺治元年，达赖喇嘛差人进贡，九年入觐。世祖章皇帝赐居黄寺，封为掌天下黄教西方自在佛足墨多尔济嘉木磋喇嘛，赐金册。第六辈名罗卜藏林沁仓洋嘉木磋，康熙二十二年，生于蒙巴拉沃松地。按：《通志》康熙四十四年因拉藏汗请以阿王伊西为达赖喇嘛，疑即此〔误〕。第七辈名罗布藏噶勒桑嘉木磋，康熙四十七年，生于里塘地方。在察汉诺们罕家出家。按：此即图识所云：噶尔藏嘉慕也。十三岁，康熙五十九年，赐达赖喇嘛名号，统领黄教，敕书金印。雍正二年，赐西方汤彻清巴巴木载达赖喇嘛，掌天下释教金册金印。第八辈名罗藏丹碑旺楚克江巴尔嘉木磋，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生于后藏托结地方。

又云：班禅第一辈名刻珠尼玛绰尔济伽勒布格尔，生于明正統十年乙丑。第二辈名珠拜旺曲索诺木绰尔济朗布，生年缺。第三辈名结珠拜旺曲罗布藏敦玉珠巴，生明宏治十八年乙丑。第四辈名班禅罗卜藏绰尔济嘉勒参，生于明隆庆元年丁卯，国朝崇德七年，遣使进贡。太宗文皇嘉其诚意，诏令班禅、达赖二人内年少者拜年长者为师，学习经典，寿高九十六岁。第五辈名班禅罗布藏伊喜，生于康熙二年癸卯。五十二年赐金册印，注明“札什伦布各庙宇地方属班禅管理”。第六辈名班禅哲布尊巴勒丹伊喜，生于

乾隆三年戊午，三十年賜金冊，四十五年入覲，賜四體字玉冊、玉印。第七輩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達賴喇嘛有金印玉寶。其金印文曰：“敕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統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坦喇達賴喇嘛之印”。玉印文同，惟不稱印，而稱寶。又有金冊玉冊。玉冊長六寸余，寬約四寸，頁厚二分，邊刻龍文，面書敕封達賴喇嘛玉冊，其字四體：前漢文，次唐古忒文，次蒙古文，最后清文國書。右行實則先清文，次蒙古文，次唐古忒文，最后乃漢文也。冊凡十五頁不聯。金冊大小如之，亦十五頁而聯。其腦如展書者矣，皆紫檀座盛。班禪額爾德尼有金印金冊，無玉印玉冊。

紅教喇嘛有法術，能咒刀入石，復屈而結之。又能为風雪，役鬼神，非虛也，然自屈服于黃教。蓋黃教惟誦經典，習靜禪坐，不為幻法，而諸邪不能侵之。故蕃人虽愚，其敬黃教尤在紅教之上。此佛圖澄所以不如鳩摩羅什，而鳩摩羅什又不如達摩也。然藏中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僅以清心無漏為轉世法，他無異處。其轉世亦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如來上乘似不尔也。駐藏大臣以那門汗阿旺札布巴勒楚勒齊木不法，革遣之。達賴尚幼，訪于班禪，以成其獄，失蕃人心，及班禪返后藏，蕃人敬禮大衰，班禪泣而悔之。乍雅大二呼圖克圖，既以構兵結訟類五齊之大二呼圖克圖，亦以爭權不睦，西方之教不亦衰甚矣乎！

西藏達賴喇嘛、班禪喀爾德尼冬帽以氈氍牛絨制成，其式上尖下大，色尚黃。夏帽若笠，純金以皮為之。內衣氈氍半臂，外衣紫羊絨偏單，以帛交縛于上，著錦靴或皮履，腰束帛如帶，春、冬皆露半臂余。喇嘛服飾亦相似。所屬噶布伦、戴本、磧巴等，发不束不綰，披肩后，戴平頂裁絨緞狐各帽，綴短纓或覆獺皮于頂，手持念珠，束皮鞅帶。遇令節或公事，噶布伦兩分其发于頂，左右綰一髻，著蟒緞或氈氍綢緞，褶巴、磧巴亦将发綰成

一髻，戴无翅白沙帽即唐进士巾遗制。左耳垂金镶绿松石坠，大如桃，其形似鸟喙，名瑛瑁。右耳垂珊瑚坠，用大珊瑚两颗，上下金镶，名工工。身著大领窄袖绿锦短衣，缘以獭皮，袖口用五色线相接，前镶獭皮，下著黑褐百摺裙，名郭在，足著白软底皮靴，披红褐偏单佩刀，束大红花绶带。自噶布伦下至番民，手俱带骨块。番民著大领无袂褚巴或氍毹细氍，视其贫富为之，而所戴之帽亦然。或戴白帽，腰束皮或毛褐带，佩小刀、顺刀、碗袋、火镰等物，怀木碗，其裊于裆内开衩，腰两旁亦开衩，襞积腰间。妇女服饰：头发从顶分两旁，束如绳互交脑后，以细为佳。女未嫁，脑后另分一辫；若受聘，则将聘定之色贾戴顶上，嫁则不复辫发矣。居常戴红绿裁绒之尖顶小帽，脚履，康〔下〕著卅字黑红褐裙，名东波。前著或红褐或各色绸缎围裙，镶锦花边，名班带。上著小袖短衣齐腰，名文肘。或绫缎绸布毛褐为之。外披裁绒小方单，如袖子袈裟，名缴。手带银镶珊瑚戒指，名慈姑。左手带银钏，名则笼，右手带砗磲。圈宽约二寸名同箍。乃幼时所带必磨断乃已，以为死后不迷路。耳带金银镶绿松石坠，长寸余，宽七八分，后有小钩穿于耳，名额司。上连珍珠珊瑚串缀，以银钩挂发上，名吞达。下连珍珠珊瑚串，长六七寸，垂两肩，名重杂。贵贱皆项挂念珠一二串。自珊瑚、青金、砗磲、至木珠不等。富者带蜜蜡珠，有大如盂者。又带银盒，名阿务，内装护身佛及子母药。胸前必挂银镶珠石环，长约有三四寸，宽寸余，两头有钩。凡披方单，自两肩以其环扣，著于胸，名滴溜。富则带珍珠帽，以木作胎，如，笠而厚，里以朱红漆之，外以金镶绿松石为顶。胎之周遭皆密缀珍珠，价有值千金者。老年妇人以金镶绿松石一片如镜，戴于额上，名白玉。凡带白玉者，亲友必往贺。凡妇女见喇嘛，俱用红糖或儿茶涂其腮，否则谓呈妍迷惑僧人，罚不宥。其家居亦习用之。此其服饰之大概也。

西藏自噶布伦、戴本、磔巴以下至番民，见达赖喇嘛、班禅佛，皆卸帽合掌伸舌，顶礼者三，复垂手鞠躬，蹙足屏息至法座前。达赖班禅以手摩其顶，谓之讨舍手。凡进见，必递哈达一枚，如内地投刺然。若系平交，则彼此交换为礼。即书信中亦必置一哈达以示敬。若路遇，则卸帽垂手侧立。噶布伦以下见驻藏大臣，及文武汉官与番民见噶布伦、磔巴、戴本之礼亦如之。

西藏婚姻夫妇，亦择女婿取门户。男以识字者佳；女以善贸易、识物价、理家务为善。亦通媒妁，惟富庶磔巴家有之，余多苟合。其纳采问名，则男家以哈达托亲友云：我有男愿与某家女联姻，其媒持哈达至女家云：某家有男欲求汝女为妇，如彼此相乐，则云：我当择日来。是日，女家迨招亲友以俟之。其媒携男家酒并哈达至，述其子弟行止、年岁。女家父母亲友喜允，则饮其酒，各受哈达。媒人并将往聘之金镶绿松石戴于女首，名色贾。仍以茶叶、衣服、金银、牛羊肉若干为聘焉。女家亦以礼答之。不允，则男家之酒不饮，哈达亦不受也。至迎娶时，男女家必先延客，客亦各以衣裙等物助奁。父母陪嫁田土、牛羊、衣饰。至期不用车马，女家于门外搭棚，内以三五方坐褥，高铺于中，以麦子撒为花，扶女坐于上。父母旁坐，亲友雁行坐，用小几棹列果食糖枣各食物数盘，以茶酒、米粥与女食。毕，二家亲友扶女步行，远则乘马，亲友各将青稞撒其女，女家则将蒙子、哈达结一处，赠散亲友。送至男家，各不行礼，扶女与婿坐，饮以茶酒，逾刻，始分坐。亲友各将哈达与男女长者戴于项，平交置于怀，或堆积坐前。亲友饮食毕，各携果肉而回。至次日，男女父母及亲友，俱华服，项带哈达，拥新婿、新妇绕街游。凡至亲友门，不延入，惟以茶酒饮之。饮酒则团圞携手，男女跌坐而歌。如是三日，乃止。其俗女强男弱，遇差徭辄派及妇人。故一家兄弟三四人，或娶一妻。如生子女，兄弟择而分之。其妇人能

合三四弟兄同居者，人皆称美，以其能于治家。凡贸易多属妇人，如种田禾、纺线、织氍子，供乌拉〔？〕，皆笑其无能。不以淫乱为耻，如有外交，则明告其夫曰：某为我之，莫独。其夫怡然。夫妇悦则相守，反目即自择所欲而适焉。凡生育子女，不洗浴，初生时，其母以舌舐之。至三日，以酥油涂其遍身曝日中，数日即以炒面调汤灌之，多不与乳食。稍长，男子教书算，或习一技，女则教识骰称，习贸易，纺毛线，织氍毹，不习女红，不拘闺训，而生育以女为幸。风俗信重喇嘛，子女多有为僧尼者，或云西方金〔？〕行肃杀，所以免外番多丁之道也。

西藏凡人死，均用绳缚，令膝嘴相连，两手交插腿中，以平日所著旧衣裹之，盛以革袋。男女罗哭，复用绳系尸于梁，延喇嘛诵经。量其贫富，以酥油送大小诏，供佛前点灯之用。并将死者所有物，以半为布施布达拉，以半为延请喇嘛念经，并熬茶、及一应施舍之费，即父子夫妇亦不私蓄一物。其尸数日后，负送刷人场，缚于柱，碎剖，其肉喂犬为地葬。其骨以石臼捣成粉和炒面搓团，亦喂犬或饲诸鹰，谓之天葬，以为大幸。刷人之人，亦有磔巴管约。每剖一尸，须费银钱数十枚。无钱则水葬，弃尸于水，以为不幸。喇嘛死，其尸皆以火化筑塔。凡人死，亲友吊唁，穷则助以银钱，富者以哈达慰问，并送茶酒。其孝服，男女百日不著华服，不梳不沐，妇人去耳坠念珠而已，他无所忌。富者时请喇嘛念经，以冀冥福，至一年乃止。

西藏多碉楼，间有平房，中稍大者，其堂必刻栴雕檀，备极煊烂。番民乡居，则傍山坡，以便樵汲。其部落多黑帐房。喇萨中房舍颇宽敞，有大可容数百人者，如大诏寺内，设铜锅一口，盛水至百余担，以供念佛熬茶之用，此其验也。其平地无隘之官舍曰噶，傍山碉房曰纵，则其磔巴头人据险之所。

西藏医名厄木气。其药与内地异，产自藏地或购自西洋，不

炮制，间用丸散。遇病亦先诊视，而后用药。其诊脉以左手执病者之右手，右手执病者之左手，一时并诊，疾重始然。若小疾，则以酥油遍体擦之，曝于日中。遇阴晦，则以绒单覆病者，以柏叶烧烟薰之。然不论病之轻重，必延喇嘛念经，或朱巴念诵祈禳，朱巴即道士之类，或令童男女念佛歌以祛之。

西藏占卜之术不一，或有喇嘛以纸画八卦、书番字而占者，亦有以青稞排卦、抽五色毛线而占者，或数念珠而占者，或画地而占者，或烧羊骨或验水碗。其占卜之术不一，颇有奇验。亦视所学之精浅。妇人亦有通其术者。又有筮，遇事辄翻拣其经以告占者，吉凶俱祥注经上。其辞义与中国神签相类。

粮台自打箭炉至藏有六：打箭炉、里塘、巴塘归内地；外则察木多为首。察木多粮务委收令为驻防、及护粮官兵三百三十三员名。内游击千总各一员，把总二员，外委马步兵三百二十九员名，三年一换。又土马兵十名，每名日支口粮面一升，折银九厘，每十名月赏羊一支，折银五钱。

按察木多以外，凡口粮米炒面，均折银支給。此台约计岁支台费银一万余两。

拉里粮务委员如前。驻防及护粮官兵一百二十八员名，内把总一员，外委马步兵一百二十七员名，三年一换。又土马兵二十名，每名日支口粮面一升，折银一分八厘，每十名月赏羊一支，折如前。按此台约计岁支台费银八千余两。

西藏委丞倅一员为粮务。又钦派驻藏二大员、员外郎、主事各一员、笔帖式一员驻其地。分驻前后藏绿营官兵共六百二十一员名，内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各一员，外委马步兵六百十三员名，三年一换。按藏例官兵口粮每分月支全，折银四两。约计岁支台费银四万余两。炉、里、巴、察、拉五台粮员，月支费银六十两，西藏七十两，各准带仆从十三名，通事译字三名。

西藏寺庙不可胜计，康卫藏三处上册有名之寺，三千有余。支粮喇嘛八万四千有余。其大喇嘛曰呼图克图，禄养皆取于所属地方。大呼图克图下设仓储巴一人，以司地方事。凡寺庙设堪布喇嘛一名，约束僧众，有一品至八九品不等。总以寺之大小，僧之多寡定其品级。但凡住持寺庙之喇嘛，多有即其寺名称之者。

西藏活佛皆递生于世，其父母称为佛公、佛母。活佛转世时预示降生处，初生便能道前生事。番人因其异而皈依日切。

蛮语附 大人安奔 汉官甲本 宰相弯播 王子甲薛 土官密本 地方官育本 头目磔巴 文官破本 武官嘛本 师傅洛本 徒弟索嘛 僧人更登 道士滚巴 藏口朱巴 兵马米 藏口甲米 百姓惹巴 番僧喇嘛 奴婢约因 聪明洛瑞 亲业瓦 曾祖灭播 叔库窝 伯库窝 扯哇 父拔 母妈 舅阿戎 女卜磨 子不 兄扑窝 藏曰冰冰 弟洛商 藏曰角角鸡侄造窝 孙羊擦 男子结巴 妇人鸡灭 又曰阿甲 妻钦巴 富出波 贫物波 紧角巴 主达波 岁拿梭 老格波 贼甲巴 夹坝同 和尚札巴 尼姑觉么 藏曰阿尼子 继父拔牙 继母妈牙 兄弟扑奴 朋友杂窝 伶俐江波 懒惰共泽 身虑 头俄 顶吉窝 发匪 眼密 又曰雪密 眉密布 耳纳瓦 鼻纳 口噤 唇出 齿索 乳吴麻 手喇巴 肚辞巴 心桑巴 脚工巴 气物 疮孰瓦 又曰独 又曰筋支 舌结 模样衣足 筋菊 力气涉磨 面峨 福禄望荡 念端 心性性尼 想颞 胸章 指梭磨 肝称巴 肺落牙 骨入巴 毛布 血刹 强望辄 弱念虫哇 宫殿拔章 房亢罢 又曰空罢 寺院喇亢 库作 又曰商 书房中译亢 衙门本亢 梁波 柱噶瓦 椽栋马 门郭 窗格亢 寨宗 塔牟邓 营盘马噶 如来诏 然灯嘛绒节 释迦沙加兔巴 神呐 鬼折 藏经噶菊 又曰益盖 目录当罢 卷班播 品列吾 佛像喇谷 三宝工却桑 罗汉勒项 又曰勒角 妙法丹轍 一吉 二逆 三桑 四日 五阿 六竹 七项 八杰 九固 十菊 百

甲 千冻 万赤 多忙 少浓 一筋 甲扛 又曰甲嘛 一 两松扛 又曰
 张扛 一钱若扛 一分喀吗扛 一厘厘扛 我额 你却 他空 谁扛
 自朗 舞葛儿 唱六朝 喜噶 叩头长情 又曰又丕 笑棕 乐蝶瓦
 去送 来弱 请准 刻列 袭职拔挫 寻裁 起浪 借曳 知舍 在
 悦 肯念 回入哇 真丁 假尊 连赤 快角 商量早夺 可惜胖 见
 通 不见麻通 又曰门束 太平马得 背夫乌拉 驮畜乌拉 公干端聂
 儿 跟随查赤 又曰约古 打董 投诚俄达 管待丹连 保佑官脚 普
 谢 同占 全仓瓦 赏朗 罚缴罢 新鳃 旧宁 才 情元登 反叛
 俄洛 团圆亨藏。

物 产 类

《新唐书》载：西番产金、银、铜、锡，牦牛、名马、天鼠，独峰驼日驰千里。译史载异产：一草上飞，形如犬，色如玳瑁，性驯。狮、象见之皆伏，乃兽之王，在狻猊之上；一黑驴日行千里，善斗虎；一羴羊重数百斤；一骨笃犀、色淡碧，扣之声清似玉，有香，能消诸毒；一金刚钻，如紫石，刀火不能毁，以羚羊角击之，即碎；一铜佛，乌斯藏所铸，愈小愈贵。今异产不常有，而铜佛为世所珍。有糌粑佛，其地弥加珍重。云：奉之能除一切苦厄。又有子母药，大裁可绿豆，以哈达洁裹之，经时，小粒渐增，有子母相生之义。传：达赖喇嘛默持佛咒，以糌粑搓成，故以奇异著。

西藏灯具状如弓鞋，俗传为唐公主履。其炊爨具状如馒头，亦传为唐尉迟敬德冠，番人仿而制之。

西藏以赛兰香供佛，佛经名伊兰花，花小如金粟，特馥烈，戴发髻间，香闻十步，经月不散。《后汉书》所谓伊蒲供也。

西藏迤东溪涧中多鱼，状如鲈鳊。番人以为佛戒，未尝取之

作脍也。

西藏不产竹，其识字头人、番民，所用竹笠倍极珍惜。有自内地携竹器至藏者，辄不惜多方购致之。

西藏番民多食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物。其性暴，而茶所急需，故不拘贵贱饮食，以茶为主。其茶熬极红，入酥油，盐搅之，饮茶食糌粑，或肉米粥，名土巴汤。至牛羊肉多生食，而食不拘时，以饥为度，食少而频。男女老少多手掬而饮食之，或用木碗食已，以舌舐之，纳于怀。蜜酒乃青稞所酿，淡而微酸，名哈，亦有青稞烧酒。醉后，男女相携，沿街笑唱为乐。其宴会之礼，主人上坐，客至不迎送，在主人上者始让之酒尊，以酥油塞口为敬。富者每月二三次，贫者月必一次。宴有枣杏、葡萄、牛羊肉，各如其贫富以为礼。

西藏贸易用银钱，每枚重一钱五分，上有番字花纹，亦以银易钱而用。市有藏茧、羊绒、耗子、氍毹、藏香、藏布；及食物，如葡萄、核桃等物。藏番男妇皆卖，但不设店闾，惟席地货之。至绸缎绫锦皆贩自内地。其贸易经营，妇女尤多。而缝纫则专属男子。外番商贾，有缠头回民贩卖珠宝，白布回民卖氍毹、藏锦，卡契缎布，皆贩自布鲁克巴、巴勒布、天竺等处。有歪物子专贩牛黄、阿魏。市中设碟巴一人平价值禁争讼。即外番至藏贸易者，亦有头人同来讥禁。

西藏进贡之物乃藏香、藏杏、藏枣、珊瑚密蜡珠子、木碗、金丝缎、卡契绸、卡契布等物。其木碗有二种：一曰札木札牙，木色微黄坚润有细文，云能避诸毒，每一个价值十数金，以至数十金者；一曰拉库尔，木色微黄，花纹略大，云亦能避毒，价亦须数金。

前藏东至禄马岭，土民皆称百巴工布江达，至宁多濯拉阿杂一带，土民皆称工固说板多，山后有金厂。洛隆宗南去二日有浪

岩山，产青金石。恩达、察哇、作贡、桑阿却宗俱产稻米。自拉里至昌都，土民皆种稻。前藏之南春结一带，土民皆称百巴。世居黑帐房者名洛巴，产骡子、大头狗。前藏之西，千巴白尔极土民名卫巴。羊白草地至札什隆布三桑一带，土民皆称藏巴。阿里噶尔渡一带产稻米。杨八景一带有霍耳一种人，居黑帐房，以牧畜打牲为业。桑驼洛海、吉札布、生根物角一带，俱名昂独，无人烟，地多温泉，海子产白盐，民咸资以食。哈喇乌素至达木一带，皆蒙古与霍耳人错居，不产五谷，惟藉牛羊以为食。

蛮语附 印汤噶 又曰替 碗大口卓哇 小曰冲哇底 碟碟麻 酒盏
冲筒 斗薄统 又曰克 盆戎罢 又曰札波 簪头打扎 锅皱 又曰拉
阿 杓角 又曰小 锁郭甲 钥匙的 车中答 刀直 剑热直 矛东
牌朴 弓茹 箭达 枪明达 旗达儿 甲超 盔磨 船佳 鼓阿 钹剌
朗 铃杵夺折 香炉箔破 幡绛 锣卡阿 绳搭巴 伞稍斗 鞍哈 又
曰打甲 笛令卜 铙渣居 螺冬 座丁赤 灯麻灭 又曰雪灭 梯格
饮食萨冻 吃萨 吃饭萨嘛 面直 又曰土巴 米折 酒昌 哈同 又曰
冲 茶扎 又曰甲大 炒面糌粑 酥油脉儿 蜜章孜 肉沙 黄酒 甲
昌 清酒脉约 盐擦 甜艾 又曰拔浪 苦渴 麦卓洗 官服拿萨 民
服郭 又曰楮巴 帽热 官帽物热 靴康 又曰夯 番番人无袜同汉语
语 擗播 又曰替 绶子葛巾 绫达 麻绳索麻纳杂 氍毹扞 又曰浪
布 线孤巴 又曰葛巾 法衣辘郭 白该布 又曰葛葛 蓝烘布，又曰拉
拉 黄谢布 又曰温布 红脉布 紫黑纳 五彩卡 夺 油绿江纳 书别
岔 经哆 纸杓谷 墨纳咱 笔奴谷 图书休物 真字萨造 番字播
造 医书慢造 语录旦菊 花密朵 木甲，又曰极 树申卜 又曰西
林纳 草咱 竹奴麻 莲百麻 根咱瓦 枝腋 叶罗麻 果品甚夺 茜
萃 杏阿立看布 桃看布 虎答 豹席 狮子新革 麒麟出心 彪供
熊夺 狐瓦 鹿沙瓦 狼章谷 鼠蛙哇 鹰郭 驼安南 牛作 又曰克

麻 兔耳工 又曰日工 龙律 蛇直 马达 羊路 猴折 又曰毕武
鸡甲 狗气 猪怕 拔同 水牛么亥 凤凰旁旁 孔雀卯甲 鹅昂巴
鱼念又曰阿 飞朴耳 鸣喱 宿厦 食寻 驢马坡达 骡马郭麻 猫速
迷 珍珠木的 玛瑙席 珊瑚菊六 琥珀不奢 玉合耳 金谢儿 又曰
塞 银硬 又曰藕 铜纳 又曰拉 锡然宜 铁渣 水晶出奢 水银硬
出 银钱章喀 象牙拔梭 藏香苗 檀香谷丹 沉香阿葛卢 甘草甚
艾 冰片噶布鲁 豆寇杂的 杏仁看灰 白芨素罢 阿魏胜棍 珠砂
擦郭 黄丹黎赤 牛黄吉望。

右续考一卷，乃撰自《天文志》、《吐番传》、《西藏志》、《西域志》、《康徭纪行》、《布达拉经簿》、《西招图略》等书，各以其类相附，日后再有见闻，大都不出此。四端之外，续之又续可耳。

西藏艺文考上

噶尔弼平定西藏疏

奏稿搜辑无多，暂附艺文，俟续集，当别其名曰奏议。

为定取诏地事。从前将拉里地方攻取奏闻，臣等领兵暂且在拉里地方喂养马匹住扎，与平逆将军约会，再行进取诏地在案。我们差往打听信息之人回来禀称，竹工之呼图克图迎来归顺。今推木品宰桑带领准噶尔之兵六百名、蛮兵二千名在于噶儿招母伦之渡口坚守墨竹工卡。章名儿自荣所前来与我们之兵对敌，闻听竹工呼图克图暂行归顺，臣即与众人商议，我们若住扎仍等约会日期，倘或推木品前来将噶儿招母伦之渡口墨竹工卡坚守，将归顺我们之人俱惊怕更变，则坐守事务必致有误。我们即行起身，俟推木品未能措及之先，不若将墨竹工卡噶儿招母伦之渡口攻取，再等候西宁之兵一同前进。如此议定，即将满、汉兵内挑选三十名扮为唐古特之人，先行差往打探信息。此际工布之磔巴等亲身前来禀称，我等遵奉将军之令，带领工布兵二千名在于工布加木打地方下营，情愿一同效力等语。臣等逐一赏明，令千总赵儒、磔巴集古尔将银缎等物拿去，前往工布加木打地方，将工布之兵逐一赏赐，八月十六日在于墨竹工卡地方约会，已复差去。臣等带领满、汉官兵，于八月初六日自拉里起身，到工卡尔拉地方。竹工之呼图克图将伊地方人口数目册籍呈送迎来归顺，已到竹工地方。据我们从前差去之满、汉兵禀称，墨竹工卡儿地方有唐古特之兵、荣梭蒙古兵，共有千余名，俱行安营，并无推木品之兵信

息。次日起身至墨竹工卡地方，据前行之先锋禀称，前边扎营之贼闻我们之兵到来，俱行撤散，现今彼处无兵等语。因此，臣等即行前去，将墨竹工卡攻取，磔巴达哇等俱行赏赐安民。据差往噶儿招母伦渡口验看船支之通事查错、阿喇木巴等禀称，渡口无有船支，问村庄人等俱回称：船支俱被磔巴打克渣收去，推木品宰桑找获车零敦多布已回当木地方渡口等处，磔巴打克渣会积聚二、三千名蛮兵扎营，闻知大兵取了墨竹工卡地方，兵丁俱已溃散，磔巴打克渣情愿逃往沙漠地方。臣等即差千总赵儒、磔巴集古尔前往磔巴打克渣晓谕：尔原受圣恩之人，今圣主广施法教，救护唐古特之人，差兵前来，是为尔等速行归顺，如若仍然两意不顺，即差兵将尔拿来问罪。如此差去。磔巴打克渣自沙漠野地方又潜逃回家，前往搜寻，明白晓谕，如不归顺，即行拿讯。因此，磔巴打克渣同赵儒、集古尔一同到噶儿招母伦前来归顺。接续喇嘛中古儿、达旺等相继归顺前来。看来此处唐古特俱甚是恭敬，磔巴凡事俱遵，磔巴打克渣指使行事。因此，将磔巴打克渣暂行款待，令其在我们营中驻扎，探听准噶尔贼人信息，俱前往达吗、哈喇乌苏等处地方，接我们西宁一路兵马前去。伊等所食粮饷，俱系磔巴打克渣自诏地攒凑送去。诏地准噶尔之喇嘛甚多，此内亦有车零敦多布甚是靠用之人。磔巴打克渣虽经归顺，不可信服。臣等会议得诏地地方，乃准噶尔贼人根基，我们速行由噶儿招母伦过去偷取诏地，将伊巢穴占住，四面路口坚守，断贼来路，准噶尔调来之唐古特兵丁，暗地差人前去令之各散，挑选兵马迎接西宁一路之兵前来帮助，使准噶尔之贼兵首尾不能相顾，合力易于剿灭。令磔巴打克渣传聚皮船，于八月二十三日过河即分队，令二等侍卫那沁、郎中鄂理等带领满、汉官兵作第一队，臣与都统五哥带领满、汉官兵作第二队，副都统吴那哈、总兵官赵坤、马曾伯等带领满、汉官兵作第三队，于二十三日五更进兵，将诏地攻取。诏

地所有大小磔巴等、布来朋等寺庙之喇嘛聚集，将圣主广施法教，救护图伯特、爱蛮众民之至意宣谕。众磔巴、民人、喇嘛俱跪稟：蒙圣主之恩享受安逸，自准噶尔人等前来将我们遭害，以致残坏，天朝大兵到来，我们众唐古特、爱蛮人等得复见天日，纷纷欢悦，举掌叩首。臣等将 诏地所有之达赖喇嘛仓库尽行封谨，住于诏地坚固地方安营，于相通四面道路俱派兵坚守，断绝准噶尔往来之人运粮道路。又为唐古特字样，用磔巴打克渣印信，将唐古特之兵暗地差人前去令其各散。派绿旗官兵前往噶尔旦、色喇、布来朋等庙内，有喀木布等晓谕准噶尔喇嘛：准噶尔喇嘛等帮护车零敦多布毁坏法教，将唐古特人等残毁，尔等即行举出，与尔等出家人无涉；若隐藏一名，俱归罪于伊等。因此，三个庙内喀木布众喇嘛将庙内所有一百一名准噶尔喇嘛举出，内有为首者五名喇嘛，磔巴打克渣，各庙堪布等俱称：伊等系车零敦多布甚是靠用之人。询问此五名喇嘛，即行斩戮，其余九十六名准噶尔喇嘛尽行收禁诏地监内。臣等挑选满、汉兵，整顿马匹，即前往迎接平逆将军延信之兵，帮护合力剿灭贼寇外，为此谨奏。

大学士福康安等摺

乾隆五十七年

查唐古特兵原设有五千一百六十五名之数，其实数应名毫无纪律。今请额定数目，于前后藏各设番民一千名，定日、江孜安设番兵各五百名，即于就近挑补。前藏原设戴本三人，以二人驻后藏，以一人驻定日，再添戴本一人驻江孜。于戴本五名外，设立如本十二名、甲本二十四名、定本一百二十名，俱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补，遇有缺出，层次递升，不准躐等超越。番兵每名岁给青稞二石五斗，共计岁需青稞七千五百石，遵旨于沙玛尔巴庄

田及丹津班珠尔之子呈缴庄田，又仲巴田地四块，所收青稞并于沙玛尔巴各物变价内，酌拨银两作为开垦地亩之费。所用鸟枪刀矛于查抄沙玛尔巴案内拨给，所用弓箭即以抄案内牛厂所收酥油价银制办给发。各番兵照票免其本身徭役。戴本六名，各给庄田一份，如本每名岁给银三十六两，甲本每名岁给银二十两，定本十四两八钱。以上银两均于前藏商上支发。令该管将备按期认真教演，驻藏大臣于巡查之便亲为校阅，分别劝惩。驻防俱以所管番兵优劣，由驻藏大臣分别等第于三年满班时咨部，优等者咨送将军总督提督保题，仍照旧例升用；次等者只准咨部议叙，毋庸升用；劣等者即行参革。并严禁将弁毋许欺凌番兵及私行役占，以实营伍。其济咙、聂拉木、札木地方，毋庸安设番兵防守。又筹议卫藏章程，自后噶布伦缺出，于戴本及商卓特巴孜本内拣选。戴本缺出，先尽如本选用，如不得其人，于边缺营官拣选。以上均系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拟定正陪，谕旨补用。其理财之商上主库之孜本商卓特巴缺出，以管口粮之业尔仓、管刑名之协尔帮、噶厦大中译及济仲喇嘛升补。其业尔仓、协尔帮缺出，以分管前藏地方之希约第巴、郎仔辖第巴、管马厂之达本升补。希约第巴等缺出，以大缺、边缺营官调补及噶厦卓尼尔升补。业尔仓、巴布约第巴内有喇嘛者，亦准以喇嘛补用。大中译以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升补。大缺营官缺出，以小缺营官调补及小中译补放，官兵甲本亦准调补。边缺营官惟小缺营官始准于东科尔及喇嘛内拣用。所有营官缺分应行详悉查明，大缺、边缺、小缺写立册档存案，以便遵守。其喇嘛补放营官者，多系达赖喇嘛随侍之人，因其勤劳年久，不能远离，酌派管地方藉资养贍。虽难概行禁绝，然亦需由驻藏大臣另派妥当之员前往，该喇嘛营官不得私行派人。噶厦小中译、卓尼尔亦应拣东科尔心地明敏者挑补。以上各缺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挑选，给发清汉字、番字应照为据。此外如管

门、管草、管糌粑、管帐房、管牛羊厂头人，均应听达赖喇嘛自行挑补。至札什管事者皆系喇嘛，向无等级，嗣后商卓特巴缺出，以岁本喇嘛、森本喇嘛升补；岁本以济仲升补；森本以传事卓尼尔升补。以上各缺及营官均照前藏之例，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补放给照。又奏善后章程：

一、藏内诸务应统归驻藏大臣管理也。向来驻藏大臣惟资坐镇，不复预闻，以致藏务日就废弛。嗣后驻藏大臣除上山瞻礼外，其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命办理。至札什伦布一切公事，亦令岁本堪布一体禀之驻藏大臣办理，庶卫藏事权归一，积弊可以永除。

一、藏内大小番目缺出，应行定立等级，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放也。查噶布伦办理一切事务，戴本管领番兵，商上孜本、商卓特巴系总司出纳，以上各缺尤关紧要，不可越次升补。即大缺、边缺营官管理民事，亦须秉公拔补，以次升转，庶大小番目皆能得人，营求贿属之弊，均可不杜自绝。

一、达赖喇嘛、班禅族属一概不准管事，以杜弊端也。从前达赖喇嘛之叔阿古拉、班禅之父巴勒丹敦珠布私行定议说和，而达赖喇嘛兄弟根敦扎克巴等倚藉声势，妄为滋事。嗣后大小番目及管事喇嘛均不得以达赖喇嘛、班禅族属挑补。应俟达赖喇嘛、班禅转世后，准将前辈亲族量才录用，以昭公允。

一、驻藏大臣每年应亲身巡查边界，以重地方也。查后藏江孜、定日新设番兵，济咙、聂拉木等处现已立定界址，请于春秋两季，驻藏大臣奏明，轮流住后藏操演番兵、巡视边界。至驻防官员苦累兵番，准具呈控，随地查办。驻藏大臣所用乌拉，俱令自行给价，以示体恤。

一、驻藏文员应请添设也。查后藏并无文员，今改定一

切章程，需员稽查添设番兵，亦有支放口粮等事。而前藏鼓铸银钱尤关紧要。应请于同知、知州、知县内添派，监造银钱。后藏亦添设县丞等官一名，支放番兵口粮。所有后藏管粮佐贰应得分例及更换年限，并边俸报满保题之处，俱照向例办理。惟前藏添设粮员，以到藏日起，一年一换，以便按年稽查银钱成色，如果勤慎出力，由驻藏大臣保奏，倘敢徇私舞弊，即行参劾办理。

一、驻藏大臣衙门及文武各员，酌定听差兵数，以实操防也。应请嗣后驻藏大臣衙门应差兵丁每人三十名，游击一员兵八名，都司兵六名，守备兵四名，驻藏司员兵四名，笔帖式兵二名，千把总每员兵一名。前藏粮员看库兵丁八名，其新设之前后藏文员毋庸给与。兵丁统计不过百余名而止。每遇操演日期，仍著一体操演，毋许藉口应差，致有旷废。

军机大臣阿桂等摺

乾隆五十八年

奏称。福康安等奏：藏内善后事宜前次酌议各条外，尚有应行办理章程一摺。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详议具奏。钦此！臣等谨就各条逐一悉心酌议，分别于后：一，达赖喇嘛、班禅与外番通信，应告知驻藏大臣，详细商酌一款。嗣后各外番部差人来藏者，均应如福康安等所奏，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并令江孜，定日驻扎备弁，实力稽查具呈。达赖喇嘛等禀帖应呈送驻藏大臣译阅，酌定谕帖发给，查点人数，再行遣回。其噶布伦等，不准私相往来，暗通信息，违者参革，以示惩戒。一，各处边境均应设立鄂博，以清疆界一款。查西藏边界各处，向无界址。今福康安等奏称，于济咙外之热索桥，聂拉木外札木地方之铁索桥，绒辖等处，均已设立鄂博等语，俱系钦遵谕旨，办理周妥。嗣后仍令驻藏大臣于巡视之便，加倍认真查察，不

得日久懈弛。一，边界营官，应拣举妥干之人补放，并应照内地边俸之例，酌定年限升擢一款。据福康安等奏称，边界地方向来稍能办事营官，因该处气候恶劣，冰雪较早，皆愿在前藏当差，将闕冗无能者派往，以致滋弊。嗣后补放边缺营官，于小缺营官及营兵之甲本番目内择其干练者调补。如果到任三年，办事妥善，驾取得宜，即行调回记名，以戴本等缺升用；如有办理不善之处，立即革退等语。应如所奏，嗣后补放边缺营官，即照此秉公甄拔，以示劝惩。一，严禁袭充番目，以励人材一款。查东科尔子弟不下数千人，势难更张旧制。前已酌定章程，如充当番兵，果能奋勇出力，即非东科尔，亦准其荐升戴本，其余办事之番目，于东科尔内择其端详历练之人，按等补用，但不准袭充伊祖父职分，以致冒滥，亦必须年至十八岁以上方准当差，不得以幼小之人充数。应如所奏办理。应令驻藏大臣随时查察，不得任听以门第相当，彼此援引躐等超越。一，各寺坐床堪布应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秉公补放一款。嗣后凡有各大寺坐床堪布缺出，达赖喇嘛应知会驻藏大臣、济咙呼图克图公同拣放等语，应如所请。遇有大寺坐床堪布缺出，务令会同妥为拣择，给与会印执照，派往住持，以昭慎重。一，商上银钱出入，应照新定数目划一支放一款。据福康安等奏，今商上铸造纯净十足银钱，不许丝毫掺杂，令用汉字、唐古忒字于正面，背分铸乾隆宝藏字样。每纹银一两，换新铸银钱六元，换商上旧银钱及巴勒布钱八元。惟查番寨租赋，有以银钱折交物件者，若商上收纳不公，势必苦累番民，应如所奏。嗣后商上收纳银钱及采买各物，俱照所定兑换之数，按新旧分别折收。仍令驻藏大臣随时稽察，倘查有出轻入重等弊，即行奏明查办。一，严禁私给免差照票，以均徭役一款。查向来达赖、班禅用事亲族并大呼图克图等，往往听富户大族嘱托，即给与免票，苦乐不均，实未公允。经福康安等严加查禁，

诚如圣谕，实为第一要务。所请将免票缴销，不得专派穷番。如实有劳绩，达赖告知驻藏大臣之处，应如所奏办理。至番兵免其门户差使，如有事故革退，即将原领免票缴销，以杜规避。

一、奏卫藏僧俗户口，应行造册稽查一款。据福康安等奏称，藏内人众往来，踪迹靡常，曾有谕旨，令驻藏大臣给与路票，应令达赖将大小庙内喇嘛名数开造清册，并将所管地方及各呼图克图所管寨落人户，一体造具花名清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喇嘛处各存一分，以备稽查等语，应如所奏。设有未请路票，私行来往者，查出将该管番目等，从严究治。

一、奏蒙古王公等差人赴藏，延请喇嘛诵经，应由驻藏大臣给照前往，以资查考一款。请嗣后凡遇蒙古王公等延请喇嘛者，应令西宁办事大臣行文赴藏，由驻藏大臣给与执照，并咨明西宁等语，应如所奏办理。

一、奏严禁私用乌拉，以恤番民一款。嗣后应如所奏，喇嘛番目人等私行往来，不得擅用乌拉，亦不许私发信票。遇有公事差遣，须用乌拉之处，必须禀明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发给印票，沿途始准应付。

一、奏罚赎不公及私行抄没家产之弊应行严禁一款。据福康安等奏称，近年以来，该管之噶布伦郎仔辖管，遇有家道殷实之人议罚，例外加增数倍，又或怀挟私嫌，将偶犯小过之人，辄行抄没家产等语。该处旧例是否妥协，亦应令驻藏大臣详加阅核，如有未妥之处，正可乘此时略为酌改。其婪索赃数过多者，从重议罚。其私行查抄家产之处，似可永远革除，庶挟嫌逞私之弊可以不禁自息。

一、奏西藏官兵所需火药，应就地酌造，以节糜费一款。查驻藏官兵，每年操演共需火药二千余斤，现据福康安等查明，工布制造火药较之内地价值较昂，然以运脚比较，则节省十余倍之多，现在军需案内余存火药，分贮前后藏高燥地方，足供数年操演之用。俟将次用竣，只敷两年备用之时，再行在藏配造。至藏地产铅甚少，自应俟军营存剩铅丸将次

用完，与火绳一体由内地运解，均应如所奏办理。 一、奏达赖喇嘛赏给噶布伦、戴本等房屋庄田不得私行占据一款。据福康安等奏，现与济咙呼图克图确切查明，凡噶布伦、戴本等应得官房田地，随任交代接替，勿许私占等语，实为清除积弊起见，应如所奏办理。 一、奏商上喇嘛透支钱粮之弊应行禁绝一款。据福康安等奏称，上年以来，商上支放钱粮，每多先期透领，嗣后应令按期支食，不许丝毫预领。应如所奏，交济咙呼图克图随时查核，若因严禁预支或致短少克扣，即将支放之人查明究治。 一、奏各寨租赋应按年征收清交商上，并查明逃亡绝户随时恤免以恤番民一款。据福康安奏，藏地各寨应交租赋物件，近地系派济仲第巴往征；远处由各该营官征收，送交商上。而不肖之济仲、营官等，将收来租赋拖延不交，甚或将本年租赋收清后，明年租赋逃亡人户亦不豁免，番民颇形苦累。嗣后应令商卓特巴立限，严催征收之济仲、营官等，年清年款，不得违限，亦不得预征，其逃亡绝户即将租赋豁免，俟有佃种之人再行照例升科等语。应如所奏，飭令商卓特巴督同济仲等妥协办理。 一、奏驻藏大臣衙门应设译写廓尔喀番字通事人役一款。查驻藏大臣衙门向设译字通事一名，译写唐古忒字，从不通晓廓尔喀字迹言语，应请添设认廓尔喀字人役一名、通廓尔喀言语通事一名，并派唐古忒人三四名，令其学习廓番字语，以备充补。应如所奏，所设通译二名，需用口粮，照例支給，以资食用。 一、奏廓尔喀贡使五年一次进京瞻觐，届期令该酋长将贡使跟役人数，由何路进口之处，预行禀报驻藏大臣，即委粮务一员会同定日守备亲赴边界，点明人数，预备乌拉，送至前藏。驻藏大臣酌加赏犒，一面奏明，一面飞咨四川总督，差派文武在打箭炉等候。前藏于游击、粮务内差委一员护送至察木多，再令察木多游击及该处粮务轮派一员接护前进，行至打箭炉，再交川省选派文武送京等语。应如所奏。其贡使回国亦

照逐段护送，以仰副圣天子绥怀远人之至意。以上各条，臣等谨悉心公同会议缮折具奏。

驻藏大臣尚书和琳副都统成德摺

乾隆五十八年

查阅帕克里、定结各卡隘情形。有噶尔达地方卡隘二处，一名萨迦岭，一名春堆，此二处均与廓尔喀相通。又定结地方卡隘一处，名摆拉山，此处与廓尔喀、哲孟雄相通；又帕克里卡隘三处，一名哲孟山，与布鲁克巴相通；一名哈尔山，与布鲁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与宗木相通。以上卡隘六处均归江孜，前后藏大道为总汇要隘。臣成德亲赴各处逐一查勘，俱极严密。

大学士福康安等摺

乾隆五十八年

查现在扼要总路共有两路，一系江孜地方与定结帕克里、噶尔达相通，为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处部落来藏要路，且自江孜至萨迦沟行走，又可绕往聂拉木一带边界；一系定日，为聂拉木、济咙、绒辖要路，又可通萨喀等处。应请于江孜添设一汛，派守备一员、外委一员，带兵二十名驻扎。又于定日添设一汛，派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外委一员，带兵四十名。所有添设官兵，遵旨于藏内及台站兵内抽拨。查前藏驻防兵四百五十五名，后藏兵一百五十名，打箭炉至察台兵八百三十二名。拟于察木多抽拨兵四十名，拉里抽拨兵十名，后藏抽拨十名，共抽拨兵六十名；其应添设之守备二员，把总一员，外委二员，均由川省派出，应得官兵份例俱照西藏成例支給。

驻藏大臣副都统成德摺

乾隆五十八年

查閱后藏各边界新設番兵及履勘鄂博情形。唯定日地方辽阔，为聂拉木、宗喀、绒辖三处总汇之地，实为紧要。查所通绒辖之小路辖木多，通宗喀大路擦木达杏，通聂拉木之小路古喇噶、木炯并宗喀共计五处，均为要隘。每处设定本一名，番兵二十五名，即于定日新設番兵五百名内派拨，似于声势更为联络。

驻藏大臣尚书和琳副都统成德摺

乾隆五十九年

筹办藏界补立鄂博以期久远事。查济咙、聂拉木、绒辖各边，业经福康安派员立有鄂博，而藏界西南通外番地方如萨喀、定结、帕克里等处，均未定有鄂博，难保日久不无争端。查游击张志林熟于边务，令先往各边会同各营官，自萨喀起，酌于紧要处所，将应立鄂博地方绘图贴说，俟臣和琳巡边到彼，亲自酌定眼同堆立鄂博。嗣后边外各部落与藏中无涉，唐古忒人虽糊涂，亦有遵循，可期无事。

噶尔弼平定西藏碑记

布达拉磨崖碑，凡二，详载续集，此篇乃蜀志改撰为一者也。

圣天子统御中外，覆育万方，文德覃敷，化自古难化之族，武功赫濯，辟从来未辟之疆，久矣。泽被无雷，威周出日，凡秉血气，莫不尊亲。独泽旺阿拉布坦囊尔无知，自外生成，逞并蛙

之见，肆螳臂之雄，暗令车零敦多布等戕害喇藏，荼毒生灵，边臣奏报，上闻宸衷，轸此荒隅，陷于水火，爰命抚远大将军王，亲统貔貅，驻节木鲁乌苏，居中调度，指授机宜。遣平逆将军延信由苦苦儿塞一路进剿，令臣噶尔弼统领川、滇、荆、楚、江、浙满汉官兵，由蜀进剿。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自成都拜疏起程，由蜀之打箭炉、理塘、巴塘以至乍丫、叉木多会集大兵，整队进发。一由类伍齐结东结科噶三达奔公为正兵，一由洛隆宗硕般多达隆宗沙弓喇弩弓喇为奇兵，订期会取喇里竹工、墨竹工卡一带地方，宣布天朝恩威，晓以顺逆大义，抚归戮叛，败散贼番，降服准噶尔，委授之藏王达格咱、磔巴阿角藏复旦，兵不血刃，于八月二十三日直抵诏地。封仓库以待王师，抚僧俗而宁佛土，招回哈喇乌苏助逆之磔巴，断彼喇撒、达木贼之粮道。西师在前，我兵在后，而车零敦多布等援散食绝，力竭势穷，狼奔豕突，戢影远遁。由是西米之达赖喇嘛于九月望日抵藏坐床，僧俗皈依，远迩倾响，欢声振天，梵音匝地，共祝圣寿无疆，河山巩固。此皆上赖庙谟宏远，德威遐震；下仗诸臣布置有方，糗粮充裕；更兼将士奋勇，志切同仇，所以道经五千，履危峰雪岭有如平地，时历四月，冒蛮烟瘴雨，而甘之若饴，壮气凌云，直入亘古师旅未到之绝域，而成此克捷之功也。勒之丰碑，恭纪道涂年月云尔。铭曰：天地为界，日月为期，一洗尘氛，永靖荒裔。

储大文拟平西藏碑文

圣清受天成命，抚有万邦，钦惟太祖高皇帝乘乾立极，太宗文皇帝道洽风淳，世祖章皇帝神武丕昭，统一寰宇。皇上纘三圣之宝祚，膺八表之璇图，薄海际天，罔不祇贡。自御极迄今，平三叛，平台湾，平俄罗斯。而噶尔旦扰我边氓，穴飞三驾，刈其垒，

俘其子，伟烈丰功，载高隆古。蠢尔泽旺阿喇蒲坦敢作不靖，渠党策陵敦多布据西藏，翦黄教，日戕唐古特图白特人民。皇上广咨廷臣，决策征讨。册命抚远大将军固山贝子臣允禔总西方诸帅，而振武将军臣傅尔丹、征西将军臣祁里德、靖逆将军臣富宁安胥受钺宣威于伊吾高昌之域，获级擒生，贼渠远遁。康熙五十年夏四月，臣允禔承诏发北站道，驻师木鲁乌苏，为进藏诸军节度。平逆将军臣延信率满洲绿旗兵，寻发南道，经苦苦脑儿来稟军律，护达赖喇嘛臣胡毕尔汉以进。秋八月十五日师次薄克河，贼夜犯营，败之。二十日次齐嫩果儿贼二千有奇，夜乘大雪犯营，我师整阵以待，大败之。二十二日次楚马拉贼复夜乘大雪犯营，火器胥湿灭，我师奋击，又大败之。策陵董多布弃师遁，而定西将军臣噶尔弼亦稟军符，率满洲绿旗兵以四月发打箭炉，六月经叉木多，会云南都统臣赵坤符发中甸之师，以进攻克拉里。是时渠党宰僧吹音匹儿等准噶尔兵六百，蛮兵二千，守噶尔招穆伦渡及墨朱工喀，而朱贡欲降不果，我师檄工布弟巴率兵二千，以秋八月十六日会墨朱工喀，而初四日两军发拉里，进次工喀尔拉，朱贡之胡土克图降，又进次朱贡，吹音匹儿震慑，返达木潜遁。而工布兵亦如契箭至，乃进取墨朱工喀，谕降第巴达克杂暨喇嘛种儿头目亟集革船，以二十二日渡噶尔招穆伦口，分三队，二十三日警鼓发，遂进取西藏，宣谕第巴头目及色拉、布陵奔诸寺庙喇嘛，斩总管准噶尔喇嘛五，而平逆将军兵亦至。九月十五日达赖喇嘛升床，唐古特图白特大和，西藏平。越月，留偏师戍之，而诸帅胥振旅以归。昔汉通西域，不及若羌，后魏追吐谷浑什寅，师未至白兰以瘴疫返，唐讨吐谷浑师一达柏海星宿川，吐蕃论钦尝谓，乌海黄河关源阻深，风土疫疠，唐兵必不能入。李德裕议繇维州索丛岭，走长川，不三千里，径掩吐蕃牙令〔帐〕，生羌烧十三桥而策谕不行。元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路等不书地理志，而四川、

云南徼外行师，南厘济卡头，西厘经晏当。明讨曲先师一达雅令，而二法王回藏后并不复册封。未有如今两道深入，霆击电扫，辟前世不克辟之绝域，举吐蕃鹘莽录济农歌迎劳唐使三驿。唐雅州达吐蕃三道，暨丽水、达弥诺江道，而拟金浴铁之士，胥虎步履之用，俾八思巴锁南坚错黄教复兴。而繇是经苏毗以达鄯善，经候斤以达安西，且偕伊吾高昌袭击之师，并集鹵庭，克殄凶丑，此直旬月可办。臣允禩率群帅，参成劳谨书其略于石，所以仰窥皇上兼覆之慈，独断之识，克俾文武诸臣和衷体国，以建此殊庸而益以昭太祖、太宗、世祖之圣德神功于亿万里之遥，亿万禩之水也。爰拜手稽首而献颂曰：天命圣清，爰统六合，乾纲坤维，岳奠海纳，西南下国，法教溷沦，兼覆不遗，天子之仁。万里行师，纷纭廷议，独断而克。天子之智。两道深入，绝域宴然，望阙颺额。天子万年。帅臣驿闻，熏书竹帛，词臣考典，请勒金石。天子曰：俞！朕用褒崇太祖、太宗、世祖之功。

杨揆廓尔喀纪功碑文

闻制胜克敌，圣人贵先几之断，讨贰舍服，王者用无战之师，是以干羽之格七旬，狎狁之征六月，两阶之舞，九伐之威，义正仁育，其揆一也。钦惟我皇上握璇衡以奉天，抚萝图而建极，月竊日际，罔敢弗庭，西赉南琛，无思不服。惟兹廓尔喀者，远处极边，去卫藏三千余里，其人则爰闾之所未陈，其地则章亥之所未步，潜吹魑毒，妄肆鸱张，浣食邻封，历有年所。乾隆五十三年，乃敢驱其丑类犯我藏界，天戈所指，旋即遁逃。鹿铤险而择音，鲋涸泽而嘘沫，顶经诣阙，爰输就日之诚，祝网希恩，暂缓防风之戮。此盖伏遇我皇上覆帔为量，广绥徕柔远之仁，申先德后刑之义。许附属国，俾列藩封，圣德生成至鸿庞也。何期泉性不驯，狼食反顾，徒陈魏绛之议，竟渝颺利之盟，

先诱西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而执之，遂称兵由萨迦、定日肆掠札什伦布而去。余贼复屯聚于济咙、绒辖、聂拉木，意存窥伺，盖以为地险万里，舟车不能至也；天枢九重，雷霆不能及也。于时鼓角宵鸣，旄头晓落，尘生绀殿，三千法界之灾；风卷珠林，五百修罗之劫。莲座之庄严顿毁，灵幢之花雨惊飞，律犯贪嗔，心生恐怖，燃烽告警，闾境戒严。驻藏大臣以上状闻，帝用震怒曰：是不可赦。且卫藏之地久隶版图，涵濡圣泽，百有余年，乃廓尔喀反复靡常，狡焉思逞，不加挞伐，曷禁凶顽。于是发明诏，选重臣，命大学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以领侍卫内大臣超勇公海兰察、四川总督兵部尚书右都御史惠龄为参赞大臣，指授方略，统帅劲旅，云台犀甲，张组练于风云，羽林虎步，耀戈铤于霜雪。前旌乍转，后阵长驱，满汉索伦屯土降番诸兵无不景从响集，星驰雷动。岁次壬子建寅之月，大将军取道青海至于藏地，储刍粮，励将士，占星五夜，飞檄千行，雍容上将之风，距踊三河之侠。诚以师行绝徼，宜速而不宜迟，寇闭重垣，用众惟宁，用寡。其时，聂拉木贼匪先经领队大臣成德等率兵掩袭，聚而歼焉。四月乙未，大将军兵次定日，复遣领队大臣岱森保等协同成德济以偏师，出聂拉木，以壮声援。令曰：见可而进，勿轻犯险。又遣川北镇总兵官诸神保等分兵驻于绒辖，牵缀贼势。令曰：防其间出，扰我后路。大将军与参赞大臣超勇公海兰察亲督劲兵，直取济咙。而蔓延之贼已浚及擦木，据险抵御，我兵破宵冒寇，分队竞进，参赞大臣惠龄率师继之。远瞰封泥之固，预搜优莽之戎，百道飞行，三军气涌。贼匪拒严椒而进垒，叠石菌以开营，狡穴偷安，危巢延息，官军猝至未之觉也。釜魂莫窜，刃血争飞，奔走既穷，阻碍斯克。甲辰举察木，乙巳贼兵援至，遇于吗噶尔辖尔甲山梁。牙泉忽鸣，辘蛇突出，再接再厉，歼戮无算。丁未师于济咙，挥棒喉之长戈，展攻心之上策，重围四合，大纛高悬，坚

壁压于颓云，巍礧摧于烈焰，破一军之甲不待崇朝，斩二丈之绶曾无逾刻。凡贼匪盘踞之所，至是悉复。而聂拉木官兵亦克札木以进，贼众连北，军声赫焉。由济咙而西，遂临贼境，危峰崩岸，密箐阴森，毒雾涨空，炎气郁且，马悬蹄而不上，鸟戢翼以争回。巨石嵯峨，拔地千寻之笋，洪涛搏激，喷崖万壑之雷。贼匪负嵎岩，阻深溪，我兵仰攻，矢石不及。于是大将军令领队大臣副都统阿满泰、乾清门侍卫哲森保等率兵由峨绿大山疾趋热索桥上流，扎筏竞渡。山灵鼓掌，惊柴绍之壁龙，河伯潜踪，避敖曹之地虎。连旌弥谷，飞雨洒空。壬子克热索桥，贼匪毙者十之六七，余众退保于协布鲁。我兵乘胜突入，贾勇有余，三更裹邓艾之毯，十步设刘郢之计，犀渠鹤鹑，突阵锋镝，爆栗钩鐔，斫营力劲。驾飞桥于树梢，渡急溜于岩腰。辛酉夺其垒而据之，饮马之水皆赤，烧岩之火尚明。大将军巡其营垒，视昨战处，曰：其险如此，非我能克，殆天佑也。夫兵行愈远，后路辽绝，裹粮转战，士不宿饱。伏蒙圣天子宵旰运筹，无微不烛，特命大学士孙士毅自察木多驰赴前藏，曰：藏东一路军火粮饷，汝其任之；以工部尚书和琳为驻藏大臣，曰：自藏以西则和琳之责；并命参赞大臣惠龄，曰：毋狃于接战，其济咙以外则惠龄之责。转输之功与接战之功无异也。由是徙钱溢市，转饷载途，出积贮于民间，招流亡于塞下，负戴不绝，肩背相摩，征人忘呼癸之虞，壮士享椎牛之乐。晨飧增灶，何须井井耿恭，夜唱持筹，不用沙量道济，愈见飞扬士气，踊跃军心。六月庚午，师次噶多，其时贼匪益众，聚于东觉、危磴一线，巖岩万仞，刀光霍日，人声隔云，雷殷殷而振宵，鸢跼跼而堕水，冲波雪溅，吐瘴烟凝。深壑夏寒，本烛龙不照之地，崇冈昼晦，是阳乌回足之乡。大将军勒部曲，严号令，备器械，裹糒粮，绕行博尔东拉山梁。分前队为三，参赞大臣超勇公海兰察统之。又分前队为二，绕行噶多普山

麓，大将军统之。两路并发，空壁逐战。复令都统衔获军统领台斐、英阿等设疑兵于足木占拉巴载山梁，与贼匪对拒，飘方旗之绎绎，轰巨炮之砰訇，贼匪腾眙惕息，伏匿不出，两路之兵攀深林之蒙翳，蹶利石之峻嶒，度险悬绳，縋幽束炬。大将军率乾清门侍卫额勒登保等督兵力扑，贼匪溃乱，僵仆相籍。参赞大臣公海兰察亦绕出贼上，与大将军合。癸酉克其木城碉卡凡数十处，追奔逐北，至于雍雅，俘其头人以归。聂拉木官兵亦克铁索桥陇冈贼卡，进至利底，剿贼甚众。其绒辖之贼潜遁，爰檄总兵官诸神保等合兵于利底，于是廓尔喀全部震动，遣人诣营乞降。大将军曰：贼匪狡诈，此举将以缓我师也，不可信。严檄责之。贼匪惶惧，守御如故。困兽犹斗，穷乌尚飞，妄思螳臂之当车，莫顾燕巢之覆卵。鹄方折翼，虫尚含沙。七月庚子，复与贼战于堆补木甲尔古拉，直抵帕朗古，人怒未舒，军锋益锐，十战十决，军其国中，三绝三通，来如天山。盖自进兵以来，时未三月，以五千余众，深入八百里，俘擒斩获以三四千计。肤功克奏，我武维扬。廓尔喀酋长再遣头人诣营，归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于藏，其札什伦布所掠悉以献出，敬遣大头人噶箕第乌达巴等奉表阙下，恭进驯象番马及乐工一部，其余方物充牣不可胜计。且报曰：遵奉大将军约，毋敢再犯藏界，永为不侵不叛之臣，用申革面革心之誓，鞠躬稽顙，哀恳再四。大将军露布入告，皇上鉴其悔罪之诚，治以好生之德，赦彼前愆，复厥旧土，列其人于王会，俾与婴饗燕瑋之朝，隶其乐于太常，令随僊侏兜离之后，名驹跃蜚，充十二之天闲，香象渡河，备九重之仙仗，奚止矢供肃慎，雉献越裳，洵足以宣鬯皇威，整轩帝载。大将军敬奉诏旨，振军容而纳款，严戎服以开营，临边筑三受降城，专闾领五招讨使，朱幡华鼓，咸知万福威名，赤舄绣裳，争望令公颜色。爰降人如赤子，感仆射如父兄，从此西域长宁，投戈恐后，南

人不反，推赤如初。万马回鑣，听嫖姚之笳鼓，六军唱凯，掘光弼之旌旗。是役也，大将军仰秉庙谟，躬承睿算，若衡风之卷秋箨，譬夏景之溃春冰，所谓我战则克，有断然者。某从事斯役，与观厥功、敬惟韩愈之作平淮西碑，班固之勒燕然山铭，皆以纪一时之绩，归美于上之词也。爰仿其义而书之，铭曰：惟皇圣武，威溥埏紘，玉戚朱干，不遽是征，桓桓将军，秉旄仗钺，振旅闐闐，用张挞伐。曰卫曰藏，我土我民，谁泄师言，侮于强邻，王师其来，载欣载悦，诛是不顺，莫或于敌。左执其角，右扼其吭，修我戈矛，峙乃糗粮。崇山连连，隘不容马，间道用奇，击众以寡，七战七捷，师不逾时，贼势穷蹙，匍匐陈词。帝鉴照临，爰赦厥咎，遣使伏阙，奉表稽首。王师于来，万里震惊，王师于返，既安且宁。师行惟劳，戮力相向，制胜克敌，功归主将。将军不伐，其告师徒，凡此壮猷，悉秉庙谟，惟圣不矜，成功善让，大武十全，胥归昊颺。

福康安修双忠祠碑记

双忠祠在前藏大招东北向，为驻藏大臣行署。朱尔墨特那木札尔之难，驻藏大臣傅公、拉公死焉，署亦毁于火。番民感二公之忠烈，因其旧址请立祠肖像以祀。盖以二公之大有造于卫藏也。傅公讳清，为康安世父。乾隆十五年，公以都统奉命驻藏，左都御史拉布敦副之。时朱尔墨特那木札尔袭其父颇罗鼐郡王封，专藏事，多不法，稍裁抑之，横如故。公廉其叛逆有迹，密疏请便宜从事，以绝后患。奏入，上以公孤悬绝域，未可轻举，命都统班第代拉公将明正其罪，以申国法。旨未至反谋益亟，广布私人，凡驻藏大臣一举动辄侦逻之，禁邮递不得通。潜结准噶尔为外援，藏中有异已者将尽诛之，势且延及达赖喇嘛为雄长一方之计。

公如坐待其变，事发而公必死，诱而诛之，其羽翼已成，众寡不敌而公亦死。均之死也，勿宁变速而祸小，遂与拉公定密计，以十月三日告其党罗卜藏达什曰：召藏王来，有旨令议事。朱尔墨特那木札尔以公势孤，闻召不疑，亦不设备。公与拉公登楼待之，止其众于楼下，随上者四五人。公见之，颜色不动如平时，引入卧室，门即阖，急掣襟底预藏前藏王颇罗鼐所献之顺刀连砍之，中项，仆从者进前，以楫击其首立毙。罗卜藏达什在门外闻格斗声，知祸发，挟窗跳越，告其婿第巴喇布坦等，号召贼众，须臾麇至，枪炮竞发，环攻之，墙高而固不能入，贼乃积薪楼下，烈焰四起，楼焚，贼遂攀援而登。公手刃数贼，身被三伤，力竭自刎以殉。拉公亦中创死。吁！烈矣哉！夫卫藏距京师万有余里，公镇其地，戍兵寡弱，外不足以制其力，内不足以夺其权，使朱尔墨特那木札尔竟举兵反，番民性怯懦，势必举而从之。以向隶版籍之地，一旦陷贼，即使以身殉，事已无及，劳师糜饷，致貽圣主西顾忧时。职是土，顾可以一死委其责耶。公独奋不顾身，毅然定大计，乘其未发诱而诛之，余党虽扰攘，而渠魁以歼，如瓦解冰泮无能为难，不旋踵而就缚，尽伏厥辜。公虽死而全藏以安，国威以振，是非傅介子之诱斩楼兰所可同日而语也。事定，班公及四川总督公策楞至藏，列二公死事状上闻。天子震悼，下诏褒嘉，谥以襄烈，与拉公俱赠一等伯，入贤良祠、昭忠祠。复敕建双忠祠，每春秋二时，特遣大臣致祭；子孙以一等子爵世袭罔替，恤忠录庸，延及苗裔。呜呼！公之心其可慰矣。康安以五十六年奉命督师进剿廓尔喀来藏，谒双忠祠，瞻拜遣像，距公殉节时盖四十余年矣。藏番追念两公遗泽，岁时奔走，香火不绝，至今犹有能道当时遗事者。惟碑碣缺如，堂庑垣墉，间有倾圯。爰于班师之日葺而新之。且恐岁久遗迹或湮，敬书其事，以示后人。其时同殉者为主事策答尔、参将黄元龙，并为位于庑以配食。传云：能捍大

患，则祀之。如公者，番民虽百世祀可也。

松筠巡边记

此碑泐于前后藏江孜演武所，文亦互异，是篇盖蜀志所节取也

乾隆六十年乙卯夏四月巡边。自前藏经曲水过巴则、江孜共十日，行抵后藏。由札什伦布走冈坚寺、彭错岭、拉孜罗罗、协噶尔过定日、通拉大山共十一日，至聂拉木。又由达尔结岭西转，经过白孜草地、巩塘拉大山、琼噶尔寺，南转出宗喀，共行六日，至济咙。仍旋宗喀东北行十日，还至拉孜，入东山，一日至萨迦沟庙。自庙北行二日出山，仍走冈坚寺，还至札什伦布。往复略地，随在绘图，知其概焉。缘札什伦布西南，左有萨迦沟内之曲多、江孜，右有彭错岭峭壁连冈，是为后藏咽喉，实天然要隘也。乃辛亥年廓尔喀以步卒数千人，自聂拉木走萨迦沟，直抵札什伦布。彼时果有现在之汉、番官兵，划分两路，一赴曲多、江孜以扼其前，一赴彭错岭侦探以截其后，则廓尔喀深入无援，可以不战自溃。至协噶尔、定日左首之绒辖、喀达，定结西路之宗喀、琼噶尔、巩塘拉大山，皆为天然门户，曲水、巴则、江孜又为前藏之要隘。而江孜迤南之帕克里、甘坝等处，界连藏曲大河，尤为前后藏第一险要。所有汉、番官兵及噶布伦等均宜熟悉。因于前后藏、江孜教场泐石，咸使对图讲求，人各胸中有主，方于防汛有益。然安边之策莫若自治，非独济咙、聂拉木番民应派廉洁营官管理，所有前后藏属各营官、第巴，皆能教以廉洁自持，善抚百姓，又何他患耶！是为记。虽经删短，而险要地名皆存，原文详载续集。

松筠西招条议公于嘉庆初年驻藏，著《西招略》二十八条曰：安边、抚藩、戒怒、遏欲、抑强、除苛、厉俗、慎刑、绥远、怀来、成才、述事、审隘、量政、合操、行操、练兵、申律、制师、驭众、坚阵、出奇、倡勇、

谨胜、善始、持志、防微、守正。其审隘篇已录卷之二，兹取其切中时事者再录十条，余具公书可考也。

《抚藩》藩之所以宜抚者，羁縻而教之者也。譬如卫藏达赖班禅亦藩也。其性惟知诵经阐教，至其属下如何教养，素本未悉。是故圣皇钦派大臣驻藏，为之教，为之养，所以安边抚藩也。抚也者，循循导其为善也。夫达赖、班禅原以慈悲为本，似不必导，然其慈悲本释氏之无为，知为已而不知为政。其属下噶布伦僧俗营官、第巴、头人或苛敛，以致百姓散亡而不之知。若因其不知而率为诋斥，则又非抚矣。必宜推广皇仁，以内地百姓平日如何教养，遇有偏灾如何赈恤，使之闻之、而后劝之。严束营官，安养百姓，恤灾散赈。一切告示皆谕以圣主皇仁，及达赖、班禅慈悲，仍使百姓感彼之德，则其欣然由我治理而无梗矣。所谓纳约自牖是必宜导者也。达赖有噶布伦等官，班禅仅有商卓特巴一人，伊等或有逢迎于我而蔑视达赖、班禅者，应即教诫，无使达赖、班禅寒心，可使各寺僧众悦服。盖其僧众强胜多于百姓，而百姓惟僧是敬且信，故宜羁縻善抚而善教之，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者此也。

《遏欲》夫欲者贪也。大凡蛮夷皆贪货利，故金玉珊瑚种种异物产焉，此盖天意也。何则，譬如中国为政，仁育万物，义正万民，宝善而弗宝金玉。是故中华鲜出异物而独五谷蚕丝是产，以养人之正气。惟万国来王各献厥贡，祝寿无疆，而圣皇厚往薄来，所以柔远人也。若夫钦差大臣固不可收受蛮家之献，而况欲其宝货而贪取也。蛮夷惟知宝其货财，而我欲贪取之，无论彼心难舍，敢怒而不敢言。即其与矣，或无厌而复索他宝，虽云发价而不值其货。或以进贡为言强取强买，久之积忿必深，变生必大，此皆纵欲所致，起边衅败国事盖由于此。临时虽悔无及。欲之不遏可乎？夫纵欲者不仁之甚也，非独边臣常宜遏欲，即内地方伯守令一有好财者，则胥吏仆从比然阴谋，必藉端

勒索富民，倘不遂欲，或诬以他事困于图画以辱之，由此或生意外之虞，深可畏也。传曰：不仁者以身发财。余谓财未发而身已败，岂不惜哉。欲之不遏可乎？至如西藏达赖、班禅以及属下僧俗无不宝其古佛者，若驻藏大臣取之，其必与也。与则与矣，然其难舍也，亦如宝货。且曰古佛为卫藏之元气，取之则必有损于彼。夫如是又何必取之，失其向慕之心，况或为其所怨耶？取彼之怨由我之欲，余故曰欲之不遏不可也。《除苛》除苛所以甦民也，甦民所以安邦也。故驻藏大臣每年巡阅藉以省敛安民，法至善也。盖班禅所属疆域有限，民地无多，不过札什伦布周匝耳。至达赖喇嘛所属，东北有哈喇乌苏，西北有阿里、萨喀，东南有错纳、工布、江达、拉里、硕板多、洛隆宗、江卡，西南有济咙、聂拉木、绒辖、喀达、定结、干坝、帕克里，此皆藏属边地。或当大路，而差赋日增，逃亡日众。即如济咙内琼堆一村，原有百姓五十余户，今止八户，而每年仍迫以原户差赋。其萨喀一属原有百姓一千余户，今止三百，而亦以原户迫索差赋，在在如此，民不堪命久矣。前因达赖、班禅蠲免番民钱粮具奏，仰蒙圣恩赏银抚恤。乾隆乙卯，既经达赖班禅蠲免钱粮，复蒙恩赏银两抚恤边氓乃得复甦。然其司事头目贪饕性成，如不善为治理，虽岁岁恤赏，亦不能拯救其民。于是乎为之除苛，为之减费，有案可稽。数年来民生庶几矣，惟其司事僧俗不得渔利，久而或复藉词苛敛，固宜随时审察，以期番民永安乐利而本固邦绥也。《绥远》荒服宜绥而绥之之道，贵在羁縻得中，而又本乎自治。譬如卫藏迤西有廓尔喀，即荒服也。其界连济咙、聂拉木，而旁通绒辖、喀达、定结诸隘，是故境内常宜自治，必使番民休养生息，一无荡析离居之患，则荒服远莫不倾诚内向而听命矣。既已听命，亟宜绥怀以结其心。每遇朝贡之年，款待自有定例，若其平时遣人来藏请安，微献方物，自应收受，加倍酬答，酌量赏其来人，以仰副圣主一视同仁至

意。如驻藏大臣巡边，伊或得信遣人于界上请安，尤宜嘉其惻忱而优为酬答，假以词色。而推诚抚绥。倘有恳诉，小则随事羁縻，以化其贪，大则奏请檄谕，以杜其渐。至于我之边民或有贪利欺凌外夷者，必应讯明奏请严惩，以示大公，则彼心感服。所谓绥远者盖不出此。然酬答一切亦不可过，过则近妄，妄则或致轻视而有失威重，所关非细。总之，夷性多贪，近之不逊，远之则怨。余故曰贵在羁縻得中也。《怀米》来者安之谓之怀，所以劳其远而慰其诚也。卫藏达赖、班禅本黄教之大宗，为内札萨克六盟、外札克四部及部尔伯特、土尔扈特、青海、各蒙古世所钦奉。六盟曰哲里木，曰卓索图，曰昭乌达，曰锡林果勒，曰乌兰察布，曰伊克昭。四部曰土谢图汗，曰车臣汗，曰札萨克图汗，曰三音诺彦。以上各蒙古游牧疆界略见绥服图。而达赖、班禅自崇德七年遣使恭进丹书，克于盛京以来，各蒙古益加敬信，或遣人布施熬茶，或遣僧驻藏学艺，年年来之络绎，是驻藏大臣所应指导，达赖、班禅推诚款待以示慰劳者也。至于藏地边外，如近阿里之拉达克汗部，又库诺汗部，又近宗喀之落敏汤部，又近帕克里之布鲁克巴部，亦尝遣使与达赖、班禅通好，并与驻藏大臣请安，是应面见来使，慰劳奖赏，可使为我边地保障。又有巴勒布及卡契回众常来藏地贸易，其有早年来藏安家以贸易为业者，是应严束仆从及汉、番兵役不得稍有扰累。至藏地东北一带有三十九族，虽夷情部郎专辖，而统辖者驻藏大臣也，事无大小必宜面询实情，教之抚之，以期久安也。此外，尚有郭洛克、德尔格、乍丫等等番部，亦尝来藏瞻礼，藉以贸易，皆宜随事抚绥，教之恭顺，可期相安也。第恐不怀不来，与藏地有碍，是故述而志其概焉。《量敌》量敌所以慎防也。卫藏番兵虽多怯懦，如使其尽知敌势而备悉战守之要，岂其怯懦不为勇敢耶。自天兵平定准部以来，卫藏武备偃然，且久不知恤民，以至寇至而无措，此即偃兵累民之大害也。今之所谓敌者，廓尔喀

也。盖其俗也暴，其性也贪，恃其强悍而不修德。然强者怨之归也，弱者德之助也，天道福善祸淫，似此强暴何可久耶？其势如此夫复何畏。其于戊申、辛亥两次入寇者侥幸耳。今藏地休养边氓，为之屏障，训练番兵，为之武备，廓尔喀虽强胡敢轻入耶？况帕克里、定结边外之哲孟雄部、宗木部，萨喀、宗喀界外之作木朗部、落敏汤部，虽被廓尔喀强占，然人心未服，俱不无恢复之志。倘廓尔喀仍前不轨，即一面堵剿，一面飞檄哲孟雄等部，令其各复旧业，彼必奋然从命，则廓尔喀内溃，首尾不能兼顾，我兵剿办固为易易。然武备不可不讲于平素，而所设番兵尤宜勤加教练也。卫藏四汛共设汉兵六百六十名，内除旗、鼓、塘递及各行匠役，其能战斗者约有五百；所设番兵三千，除旗、鼓、守隘各行匠役，其能战斗者约有二千五百。定日番兵内出防者共一百二十五名，定本五名。卡防有五，曰宗喀，曰察木达，曰杏岭，曰古拉噶木仲，曰霞多尔，每卡定本一名，番兵二十五名。后藏番兵内出防者共一百八十五名，定本七名。卡防七处，惟那克藏一处住定本一名、番兵三十五名，其余六处曰萨喀、曰喀达、曰定结、曰干坝、曰春堆玛布甲，曰萨迦。每卡定本一名，番兵二十五名。四汛统领游击一员、都司一员、守备三员、千把外委十一员名。唐古忒领兵戴本六员、如本十二名、队长甲本二十四名、队目定本百二十名、尽足调遣。是例操之外尤应教以合操行操御敌破敌之术，尚有达木蒙古骑兵有马可备缓急，平时切莫调用。亦应严行操演。今著每年秋轮调八十名来藏入队操演，方不至如前挫折。辛亥年曾派达木兵于萨迦沟抵御，大有挫折，实因不教所致。譬如敌自济咙、聂拉木、定结三路入寇，其每路不过千数，我兵尽可以逸待劳。盖谓强敌者，唐古忒怯懦之谈。敌跣足著履而行，岂其不知深入无援而无粮以为畏惧耶？廓尔喀本不耐寒，向者两次入寇皆在夏月，若至仲秋则无能为矣。故辛亥年伊之入寇者遁回约有二千人，经过喀达之假乌拉山遇雪，冻死者千四五百，其得回巢

者仅有数百，即此可知其冬春弗敢入也。果其深入，是定结最近，则江孜守备遣戴本同军功等带兵由定结左路汪甸小路堆琼大路入，去邀击其后，而后藏都司遣戴本一员同把总军功等由那尔汤入南山，经仁津孜塔克直抵拉固隆固极西之喀木巴拉山梁堵截。或敌仅在定结，而我兵即由多布札走错莫志通海子西岸，夜越定结东山，先以火弹烧贼营垒，继之以枪，而预约江孜所发之兵乘势邀击，则敌败必矣。其由济咙、聂拉木入者，必经协噶尔走萨迦来扑后招，著后招都司即派如本三名同军功等带领枪手番兵数百名，由左路朗拉山入于曲多、江巩、阿尼巩三处卡隘分札堵御。又于朗拉山石堆八阵处，按堆插旗，伏设大炮，其达克拉山左右两岩亦令伏设大炮，并著江孜守备住守后招。而后招都司应立即带兵多携火弹由甲错大路前往协噶尔，与定日守备相协设伏夹击之。可于本褚河桥或罗里及果麻拉山埋伏。如敌已至萨迦，则我兵应由拉孜入向萨迦庙以捣其后，再调唐古忒、仲科尔额设乡兵数千名，拨弁督领分路助势因险伏击之，敌其奔败必矣。所有彭错岭右隘、珠鄂咙中隘最为险固，量敌不敢迳入，即或其入，则我兵可由花寨子西之格登山峡堵截，最易得手。惟定日一汛，西南捍御聂拉木，正西捍御济咙，如两路寇入，定日守备可暂坚守本汛及塘递，不时飞禀情形，听候调遣。夫敌之入也行走罔能迅速，且我有备岂其不知耶？况一有警，则驻藏大臣一面具奏，一面祭告山川社稷，带领前藏官兵驰往，而即檄询该王责以悖逆不法。且檄飭哲孟雄、作木朗等部，令其乘敌内虚往攻之，则其无能为矣。譬如敌既奔遁，则我兵即由济咙、聂拉木两路而进，其聂拉木道路虽险，若于八九月秋高之际进兵，较比济咙道路尤易且近。盖兵在精而不在多。总之，权变在我，量敌之势，运心之妙，不战且胜，而况战乎！《合操》夫太平蓄锐固宜专技练习，例操之外务须一律合操，武备庶不虚设也。所谓专技者，有神火连环，有九子火弹，

有马射步射，有滚牌刀矛，有执纛者，有背旗者，视兵之力各专一技而散操之，既熟则号令施焉。所谓号令者，中军挥旗，继以信炮，齐以海螺，鼓以进之，钲以止之，此坐作进退之令也。既悉，则使知先后而教焉。盖骑兵宜随帅纛而听令，必先之以神火，炮响三声，齐打进步连环，钲鸣而止。随吹海螺，而持火弹者发喊突前，施之既毕，听钲而退。随即击柝，步箭齐发，钲鸣而稍退。鼓响则滚牌刀矛喊声跃出，随响排枪，各展技能。继吹海螺，所有九子连环、神火由两翼飞出而列之，号炮三声则众枪齐发，遂成圆阵，合围得胜。中军挥旗，乐奏凯歌，各行因钲随纛徐徐撤归麾下，队长齐声报捷，此太平蓄锐有制之军，堪称武备也。《行操》绿营教场演阵，乃操兵常制，然兵习常制而不谙破敌之术不可也，则宜行操。所谓行操者，各统领随时率同队长兵丁，先吹海螺，齐以列阵，阵毕，号炮三声，鼓吹，而中左右三军稳步进发，约行五里，见有预立草堆，则中军挥旗，一声炮响，左右两军不动，独中军操演，一如合操节次。将操之际，中军挥旗，三声炮响，右军旁出，前进约行三里，又见草堆，则本队一声炮响，发喊操之。初以三进连环，继以火弹，又继以箭。时中军拾得箭弹，同左军相继趋至，一声炮响，独中军继右如前操演。将操之际，中军挥旗，三声炮响，左军亦如右军旁出，前行三里，复见草堆，其响炮操演与右军同。时中右二军拾得箭弹已继趋至，独中军继左响炮操演如前。又前二里有草堆，其稍前左右各三里许，有先行潜发伏兵两队，静听中军九声大炮，两伏发喊突前，各离草堆一箭之地，挥旗勒住队伍，各响号炮一声，先操以连环九子，继以火弹，又继以箭。正演之际，中左右三军齐至，挥旗，令吹海螺，合两伏军尽向草堆，列为圆阵。鼓响，演如合操，节次既毕，鸣钲收军。各兵稳步拾得箭弹，遂吹海螺，以右军为前军，以左军为右军，

以伏右为左军，以伏左为后军，而中军挥旗，一声大炮，乐奏凯歌，各队响鼓，稳步而旋行操。五队旗本五色，旋归之际，中军如挥某旗，令向某方操演，则某队应令，突出而往复。继发某队以援之，操毕仍归大队。徐徐均至教场，分列八队，一如例操收军之制。行操所以练习破敌之术，庶几兵心有主而气作，不畏强敌矣。此盖平原之操，以之变化，仰攻俯压，履险度峡，无一不可也。本年奏定添设行操及仰攻俯压山操，所有前、后藏，江孜，定日四汛操演均已合式。《练兵》练兵所以禁暴靖民也。虽例操之外，有行操合操，然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可也。卫藏四汛共兵三千，其队目定本一名，管兵二十有五，队长甲本一名，管兵一百二十有五，如本一名，管兵二百五十，戴本六员，分应各管五百。因令如本、甲本、定本，各举各号，一呼则其本管番兵应声而至，作有差发之状，务于合操行操之时，常令呼演左右前后四路差发，或使枪卡，或使埋伏，或使前驱开道，或使相冰叠桥。以上号令，其如本、甲本各以旗帜分色，别以番语勇敢等字为号。至于定本人多，其口号旗帜俱以唐古忒字母编之，无得重音。譬如字母之噶喀噶阿四字，只用噶喀阿三字，以便远听易悉。但字母除去重音仅得二十，盖足江孜、定日两汛各定本二十名编号，其前藏、后藏各兵一千，定本各有四十，令编左噶、右噶，左喀、右喀而分别之，尽足四十矣。若夫例操枪箭原为中的，而箭靶枪靶过宽，非定制也。盖箭靶宽不过二尺，久久操之自能中的，而枪箭随举随发，无不如意，则所向无前，乃为有济也。此固细事，似毋庸书。然番兵之设未久，练习之法未熟，且驻藏大臣数年一换，而操防官兵更待有期，故书之以便交代，久之习惯自然，虽有强敌弗敢入也。加之感化，使唐古忒与疆外诸番咸同一家，则边氓绥靖，万载相安矣。《谨胜》夫为大将者，凛凛若负重而履薄冰，战战如登朽木以临万仞。曰谨胜者，言既胜之后宜益谨慎也。卫

藏边地皆山，易为设伏，譬如敌寇深入，既败，一时不能奔回，或即舍命因夜潜攻，是既胜之后即宜分兵设伏，邀击其后，使其首尾不顾，取胜尤易。况古人有以石为兵者，有以牛为阵者，后招札什伦布迤西中左右三路，直至定日、聂拉木、宗喀、济咙，无论高山平地皆有石子，而定结、喀达一带皆然。以跳足步行深入之敌，一经奔败，我兵先于其归迳山弯高冈设伏三五处，视寇既近，先响号炮，遂以乱石抛击，当其魂荡之际，大兵随后追剿，寇其片甲无归矣。或接仗之前，因夜先用毛牛，卫藏毛牛极多，束草于尾，尽贯油以火燃之，尾痛牛奔向寇，随以经鼓喇嘛念经之鼓极多，搥之振之，牛至寇乱，大兵分路掩击，断无不胜之理。我兵既胜，必宜防其舍命还攻，应即设伏绕其后路以分散势，随在邀击取胜必矣。然金鼓旌旗最为紧要。兵法云：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所以一三军之耳目，最为切要。而要知道右白左苍苍为青色，即蓝旗也。后黑青赤，与夫中黄，乃为五行之制，天道之胜也。边地操防皆用绿营旗帜，然既有行操必宜五色，兵法所谓左将苍旗，右将白旗，中使黄旗，后军用黑，前军用赤，五行之制也。又云如敌从中军突出则应之以左部青旗，敌从离方来则应之以后部黑旗，敌从巽方来则应之以右部白旗，敌从乾方来则应之以前方红旗，敌从坎方来则应之以中部黄旗，天道之胜也。盖天道五行、怙恃大军而扶正靖逆者也。倘敌寇盗贼亦知仿用此术，则是谓之逆天，一定亡不待时矣。凡为将者固宜深悉，而必须号令严明，矢谨矢慎，可保常胜，且宜胜后益加谨慎也。

《善始》何谓善始，太平制锐，所以练军实而备缓急，而缓急之始，又莫不以糗粮为急，所谓善始也。藏地无米，惟产稞麦，番兵糗粃是食，糗粮庶为易办。至于在藏绿营官兵平日所食稻米，皆由边外布鲁克巴等部采买运藏应用，如有缓急米买不及，自应亦以糗粃为食。乾隆五十三年圣皇训示，番兵既食糗粃，其绿营官兵应即一律廩给，所谓振廩同食，上下无异，示与番兵同甘苦

也。从前运粮无不沿站雇夫背运，或雇驴骡驮运者固属有济，然番民无多，驴骡有限，倘有不济，则师不宿饱，所关非细。是平素之储，临时之运，不可不预为讲求，尽可备而不用也。前藏粮台例储稞麦三千石，共一万九千余克，并布达拉硕内存储达赖喇嘛之庄头所纳青稞五千克藏斗曰克，其六克有奇，足敷内地一石，倘有缓急虽一时不能碾磨，尽可发给噶布伦各世家及藏市出卖糌粑之家，易其现有者应用。是足卫藏各汛汉、番官兵三月之食。此外，各处营官寨亦贮有达赖喇嘛之庄头所纳青稞，昨经查明，通共二万九千二百余克，以之碾为糌粑，是又足食三月有余。连前共计足食六月有余，乃知前任喇嘛萨玛第巴克什之功矣。设有不敷，其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之拉孜地方，产粮较广。而前藏所属之山南琼结一带，直至工布达克布，所产青稞素称充裕，倘或必须多备，尽可发价采买。然各庄头每年共交青稞四千四百余克，除备水旱偏灾赈抚约需一半，则再十年更可积二万余克，是应驻藏大臣每年考查者。数十年后，在藏汉、番官兵可得二年之储，诚有裨益。况此项本系奉旨驻藏办理商上事务之喇嘛萨玛第巴克什阿旺楚勒提木，念灾荒之毫无储备，计庄粮之稍有盈余，因令各庄头以其每年例交商上之青稞若干克内，十克扣存一克，就近各交营官存贮，以备应用，诚谓美政。兹已立案，任任俱可稽查。复令于所交青稞十分内以一分折收料豆，并贮营官寨内，以备官差喂马之需。譬之敌于仲夏入寇，盖济咙、聂拉木以内地气寒栗，而阳布终年温暖，雨水频仍，其人但能耐暑而不能耐寒，跣足步行，不敢早入亦不敢久羁我之境中。计其窥伺，不过在仲夏间耳。则我兵邀击追剿，约需两月可抵阳布。廓尔喀巢穴名阳布，闻得壬子年大兵进剿，时值仲夏，其境内气候潮热多雨，究不若秋日晴爽更易得手云。既至，即可因粮于敌，廓尔喀王本部兵民有限，所属百姓皆巴勒布土著之民，闻得该王建塔，原估七年竣工，而现在严催以五年期，于是百姓深为苦累。且巴勒布向皆贸易，因有家资，此等夷商现亦多因苦累而潜逸他乡，是民心失矣。该王之叔一名巴都尔萨野，一名玛木萨野，皆其干事者，该王弗克信用，以致巴都尔萨野忿闷而毙，而玛木萨野竟自率

兵五百逃往第里巴又即甲噶尔部，是骨肉离矣。况其所用之噶箕皆非旧时之人，无一能结民心者。料其不入则已，即或其入，则我兵进发之际，飞檄先为通行晓谕其众，示之除暴安民之义，就不箠食壶浆以迎王师。故敢期以因粮于敌。此特泛论武备，谨为交代而书，固非真欲用兵。若恃为无恐，又我辈所宜戒而又戒者也。以捣穴擒渠振旅旋藏而计之，约需百三十日，现储六月之粮，固有余也。尚有所谓仲科尔世家之额设乡兵暂守卡隘者，虽有自行裹带，更可以此酌给口粮，则必感激尽心所事耳。储既备矣，运宜筹也。前藏所属草地有哈喇乌苏，有阳巴井，有玛尔江，有那木鲁，有那克藏，有波绒巴，有萨喀，皆有毛牛。按道理之远近，雇觅数千头，不独载粮及铅弹火药一切輶重，且可为沿边随在战阵之具。夜用火牛更可价买数百以为军食。既至济咙、聂拉木，入其境，则牛不能行，然路近矣，尽可裹粮而进，先以牛肉炙干捣碎，每兵裹带一斤足食半月，实可以养人助气。是行兵善以糗粮为急，故略记而书之。虽然兵凶器，战危事，非逞胜也。其廓尔喀果能世世衔感天朝再造之德，而与唐古忒恒久和睦，夫复用兵何为？况荒夷言语字句素多粗陋，倘其小有不顺，自应善为解释，教以恭顺之道。如戊申辛亥之役，缘达赖喇嘛商上旧铸银钱，同廓尔喀所贩银钱一律行使，其达赖喇嘛之钱成色虽低，藏内久行并无滞碍，乃廓尔喀于乾隆五十三、六等年，以其所贩银钱成色较高，意欲以一当两、当一个半行使，因之起衅。当时若即详切晓谕，当不如此；嗣后倘有从旁诉其形迹不轨者，不妨即行檄询其故，谕以利害，并为推其实无不轨之事，反复开导，则必倾诚禀诉原委并深感服，因之更中教防而抚慰之，固可以安民息事。若黑白不分，率议征进，既失字小之道，且非所以仰体圣皇覆育恩施准其投诚之意。然安不忘危，兵不可弛，是太平之日正讲武之时。传曰：有备无患，此之谓也。

西 藏 艺 文 考 下

毛振翮西征记

翮成都人官云南阿迷州知州

西藏僻在荒徼，乃川、陕、滇极边接壤之区，古号西竺，教化不及，异域也。我圣祖仁皇帝置达赖喇嘛于兹，号为活佛，化海四方，亦神道设教之意。更立噶隆阿尔布巴经理外事，相为表里，是为前藏。连逆番准噶尔地，故封康济鼐为贝子，授颇罗鼐为札萨克台吉，弹压边疆，以番御番、法至良也。前后两藏倚实唇齿，世世子孙宜勿相害。乃皇上颁发印绶，远锡康济鼐，阿尔布巴妒其胜己，遂诱杀之，更灭其族，且欲并颇罗鼐而谋之。颇罗鼐探得康济鼐死于前藏，遂率番兵来攻阿尔布巴，为康济鼐复仇，日寻干戈，蹂躏两地。皇上轸念唐古特民人，赫然震怒，爰整六师，于雍正五年十一月七日，上谕议政王大臣，派西秦、满、汉兵八千四百，川兵四千，滇兵三千，三路交进，三省督抚大臣各随营预备军饷数十万以供接济。十二月二十一日，鄂制军复准部咨，运筹悉备，于六年正月二十日题奏。先于本月初九日委翮治粮察木多，三千三百余里，溜索偏桥，流沙积雪，种种惊心，不可指屈。抵察台后，收前交胡土克图米一千二百一十一石，甸、墩运至米二千石。及众番目往见，则大沛恩膏，频加优赉，举寺喇嘛咸拜大皇帝之赐也。迨后自剑至墩十六台，自墩至察二十六台，亦渐次安设，拨兵四百二十，每台分兵十名，以速运务。而开化南

总戎帅三千滇兵从剑出口，复带土弁兵二百五十名以为向导。周卫堂元戎统四千川兵由炉抵察，与南总戎会。时颇罗鼐已聚阿里、后藏九千番众由浪噶子、杨八景等五路前来，于五月二十六日围布达拉。别蚌各寺喇嘛等愤怒，思欲复康济鼐之仇，乃不敢自擅，静候官兵，其遵奉天朝之义甚属可嘉。周元戎兵五百安设台站，东自乍丫，西连藏地，驰送文檄。复分川兵五百余，随营护送军饷。于六月二十二日，先统川兵一千名从草地兼程前去，令川兵二千于次日继发。留驻类乌齐镇兵二千亦于二十七日俱发，留驻洛隆宗。盖因藏信遥传，安否难决，未安，再为飞调；已安，免致劳师也。时川省总理西藏粮务刘公驻炉，自炉及藏，若理塘、巴塘、乍丫、昌都、洛隆宗、说板多、拉里、西招，处处贮粮。至察木多，路通六诏，壤接三巴，系群番之要隘，西藏之咽喉，蜀商滇客，辐辏而至，汉彝杂处，多滋繁扰，呼吸相应，大费经营，乃以南总戎统滇兵一千坐镇于此，遥为犄角。总戎驭兵有方，宽严并用，营垒帖然。而贮察响余八万，粮积三千，按月供支、颇无违误。迨后周元戎于七月十八日兵至墨竹卡河口，接准尚书查公咨，住候西兵。查公及都统迈公领西秦、满、汉兵八千四百，经西宁西海，于六月二十七日次木鲁乌苏会商。西兵除安台一千八百，留驻哈布秦插汉哈达二千外，余随西宁周总戎运送本折军需，按程缓进。遂选满汉健兵二千，于七月三日自木鲁乌苏先发，七月下旬川陕两路兵合，八月一日共抵西藏。将士如云，旗旌蔽野，不事扬兵，而西招逆贼早俯首听诛矣。及查公、迈公提讯阿尔布巴、隆布奈、札纳奈等，宏宣帝命，大畅军威，定斩绞，十七人伏法。余悉拟南徙。聚众晓之曰：若辈罪在不宥，天宁尔土，用彰大法，尽灭群凶，功德岂有涯哉。番曰：微天朝赐不至此，阿尔布巴荼毒有年，复欲鲸吞西土，谋杀康济鼐，罪大恶极，今既伏诛，举藏人民，得安衽席。蛮气扫荡，佛

境清宁，新立噶隆维持藏事。颇罗鼐复仇倡义，奉扬圣武，西天半壁，实所倚赖。上赐三万帑金，用劳数千番部，奖赉优渥，旷古未闻。至善后事宜，周、迈诸公仍留兵驻藏筹画，至详且密。查公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传檄凯旋。留察之丁，太守拨饷四万交剿收贮，亦率护饷兵官连营南归。遂宣圣旨，谓达赖喇嘛曰：佛本清静，诸番扰害，朕眷顾实殷，迁置格达城，妥佛也，其速往诸。查公及都统马公等前后分营，共带满汉川陕兵四千六百余护其行。经四十四日抵察，住持察寺之阿德那们罕胡土克图恭迎道左，跪投哈达。番目昌诸坝下率捏尔巴达吉、郎夜哇等俯伏听命，奔走靡宁。喇嘛排肩拥路，古宗男妇，观者如堵。以此证佛法之在西域，入人深而服人远也。旋于次日启行向格达城，指麾奠定，从容措施，此皆仰赖庙算神奇，超越千古。又奉新旨，令川省任总戎统官兵二千驻镇理塘，护持格达，俾佛教振兴。西陲一带喇嘛、古宗皆得瞻慈云以求度脱，息杀机而生善念，边境长享安宁之福，庶不负我圣祖仁皇帝柔远爱人至意。用恭记其略，以备采风云。

查礼西域行序

诗稿散佚，仅传其序，录此以俟辑补

蜀之西南，土司百余种，均袭长官司职，而瞻对一部与西北路之三果罗克迹，时出为盗。乾隆乙丑，策果毅公等奉命剿伏，未裂其土，于后盗风复炽。今年五月，乃至理塘，宣抚土司十六部落，土兵万余，以威西域之行。

王我师藏炉总记

按西藏天文，星之次井，鬼之分野，明号乌斯藏，唐之吐蕃地。其纵横连属者，南界云南怒江，北界西宁河源，西极后藏业尔钦之沙漠，东直达于打箭炉。以近界而论，东止于宁静山界碑，朗著特收其租赋，各有喇嘛专管，实断自洛隆宗为分限也。观夫边域之风土，天气凝寒，地气瘠薄，千山雪压，六月霜飞，石多田少，五谷难成，间有粟黍豆菽之产者，仅藏地巴塘弹丸区耳。至如数万里之部落，与刍牧毳幕各种类，惟藉青稞一物，面名糌粑，并牛酥酪以供朝夕。第糌粑性热，酥酪滑腻，苟非瑞草茗芽，几无以生躯命。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交易，以是成为通衢也。自康熙五十八年安设塘站，以炉为始，总计理塘、巴塘、乍丫、昌都、洛隆宗，说板多、拉里，前抵西藏，此官兵仓储地共计八十七站。若炉右出自霍耳之甘孜，垒尔格至纳夺，抵昌都尽属草地，再由恩达至类伍齐，亦大道也。过江达桥由铜顶至墨竹工卡合路进藏。至如西宁进藏之路，由青海自琐里麻、白燕哈利，左折入郎嗟、玉树过河，由毕利当阿以至宁塘南成，可至察木多。若由白燕哈利过拉布其图河、木鲁乌苏，尽属黑帐房草地，至觉木热贡、八个塔、羊八景抵藏。再考松潘自黄胜关出口，由郭罗克、阿树、杂竹卡至竹浪过河，亦会琐里麻，与西宁路同。云南进藏者，由塔城关过溜通江，由大小雪山直至察木多。至于后藏之辽阔，由札什伦布通阿里，白布、布鲁克巴，即与生番喇丹接准噶界。再过初布寺、刚吉拉，愈荒渺矣。汇考山经不能琐计细别，河流亦难穷源，惟取其要隘之区，桥梁之险者，以定其控扼之防也。惟彼昌都原称前藏，两河环绕，双桥高架，实

为西藏之门户。嘉玉一桥最为紧要。若拉里、玉树系其咽喉，工布长江，堪为保障。再则类伍齐适姜党之桥，与唐姑苏之铁索桥皆须设防者。又如哈拉乌苏界比西宁，皮船为渡，与彭多宗铁索桥非拒守不可者。再观正北之要隘，皆通准噶之要路，所喜冬则积雪难行，夏则水草维艰，复多瘴疠，岂非天设之险乎。惟滕格脑儿，兵可四应。他如通后藏之声息，克里野噶藏胡叉、松根阿脚等处，独羊八景口子新桥之守可称握要。更兼普罗雍重镇阿里，复有朱儿吗彻登镇守西南，接连诸番，以控西北。再于甲尔撒铁索桥而固守之，所谓得地利以顺天时，集人和以宁边塞，则万亿斯年熙皞于光天化日中矣。虽风气不齐，土物多异，自沐圣泽之滂流，颇觉回心而革面。由兹政教频加，潜移默感，将见弃刀剑而习礼乐，释梵贝而诵诗书矣。以蠡窥之浅见，识疆域之宏宽，永志并包，无外少备边方之参考也。

王我师藏炉述异记

藏炉何再记乎，记异也。藏炉何异乎？缘夫天地山川，民风物态，无一不异也，故记之。当其朝旭瞳眈，碧空如洗，不瞬息而风雨迷离，阴霾欲坠，寒色侵肌，可匝旬而晴晖清朗，火焜则冰雹流行，驷见而严霜不陨，此天时晦明之异也。平原旷野，弃为刍牧荒区，砂碛峻崖，争作耕种麦陇。一线溪流，奔腾汹涌，磅礴惊天。数里平冈，细草叠茵，空虚若瓮，山川田土之异也，不于是乎！见男蓬头，妇跣足，无父母之亲、甥舅之戚，竭夫妇生平力积毕世数金资，即一碗一杓，死之日儿女不敢受，悉为喇嘛有。男女家室从自便，即有议婚者，必请之喇嘛，纳聘金，父母不与焉。要之以一女字一男者为可鄙，合昆季三四而联床焉，

始称和气于不衰。惟理塘数处子妇必冠银髻，一夫者一枚，有戴三四者，即知为手足相同也。若夫云南中甸塌城关分界之朋子栏，聚地拉皮昌波，直连六玉玻璃，所谓巴塘南天半壁者。此数隅内，产粳稻、生豆麦，鸡豚鹅鸭咸备。更闻碉楼中有床棹碗碟，虽男子佩刀戴环无异，而妇女知束发垂髻，知沐面，在番人又以为异也。阿敦子外另有一种妇女，面刺蓝花，额中颧上为主母，颧下为婢妾，总以花文精粗定其妍媸也。此予雍正四年冬往彼分界时目击者。更可异者，无分僧俗，考终后卜之喇嘛，宜水葬者投之河；宜弃者委诸野，宜火者焚之，不宜葬者留于室。惟天葬者真令人骇目惊心也，负尸于山，延喇嘛数众，剥割细碎，焚信香一枝，即有雕鹰飞集，饲之尽则狂喜，若留些微，则云未能脱化精净也。又有风干一类，不化不毁，悬于墙壁间如傀儡状。此西炉俗也，他处无之。噫！夫妻父子之伦，婚姻死葬之礼，竟如是焉，异乎？否乎？再叩物类之异者言之，惟骡马也，无所异。牛有犏牛牦牛之不同，然牛之负犁也，不披于肩而缚于角。其驴也，小如犬。其犬也，大如豹。有兔焉，异色如鹇。有羊焉，色异如麋。寒鸦不巢林木，依人墙壁间，喙足俱赤如鹦鹉状。抑又有乌鸦一种，大如鸛鹑，其声婉转似新莺可听。溪鱼亦肥，土人呼为龙种，小口细鳞，金色赤尾，皮厚如牛革，脏腑误食之，令人呕逆昏愤。外则瓦雀嘈嘈，千百为群，缭绕几案间。其他无所异。其他一无所异者，其他一无所有也。

李菊圃西域述记序

《禹贡》治州有九，而梁州不与焉。《国风》一十有五，而蜀不与焉。盖蜀初号南国，其后并于秦，是始终乎国风者也。但疆域山川，惟蜀最险，三面临番，虞外蛮巢，碉楼鬼国，男妇悍顽，行坐配刀，凶恶之状，终莫能化也。按蜀载藩封，自蚕丛辟国，界分

中边，东南叙永、马湖、乌蒙，黄郎等处羌保；西南建昌、越嵩、黎雅、瞻对等处洞蛮；西北金川、威茂，保县、松潘之土番，动辄犯边，劳军剿抚。以迄蜀汉良相诸葛武侯，尚貽羌氏之威，至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降西域，封藏王赞普为驸马，则筹边建楼，设关严御。而南北两宋以至元明，边陲未得宁静，军民不安枕席，皆为诸种土番为西川之隐祸也。圣朝抚育万方，际天所覆，国无内外，悉臣悉民，是以日月所照之域，星辰躔度之区，无物不沾雨露之泽矣。我皇上嗣统乘乾，明日达聪，咨岳访牧，惇德允元，柔远能迩，故四海清宁，永享无疆之福，万邦输赋，共乐尧天盛世，下庇四夷，欢颂升平之休也。而成都西南有前后中三藏，为四川所属，相去八千余里，唐仪凤《西域志》：三藏虽在边远，而边外又有诸国，诸国之外不知更有几百万里之遥。但夷人智愚不同，出产美恶亦异，世界之大，疆域之遥，人不能尽到，目不能尽见，必须群览史籍，考据精详，然后可以知其大概矣。夫乾坤气运，至公无私，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六合之内，四海之外，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润之以雨露，滋之以生物，计之以时节，要之以太岁，皆天地化育之区，神灵所生之域。故孔子云：“西方有圣人，无为而治”，即今西藏招地生佛之域也。我朝清膺景运，泰和翔洽，圣天子九重端拱，海晏河清，四方遥远，来宾来贡者，不惮梯山航海之劳，悉中心悦而诚服也。总因历圣相承，天地为心，日月为目，恩同九有，德遍遐荒，化自古未化之族，辟从前未辟之疆，凡禀血气者，莫不尊亲。猗欤休哉！而人民之众多，地方之远大，汤金巩固，遐迩一体，历古帝王未有如斯之盛也。按：菊圃蜀僧，李姓，鼎州人，游历三藏有年，著有《西域述记》八卷。其书已散佚不存，仅得所自为述记序如此。

王我师墨竹工卡记

墨竹工卡者，自康熙五十九年始归版图。地本西番，今仍隶藏。番民仅二百八十八户，且地无大山深壑，似无足志。但其界东接额噶，南通桑野，西连得庆，北距潘多，所辖冰巴与潘多接壤，为西海要隘。且北有二河，一自末戎分流，一自潘多分流。东有一河，由鹿马山下至拉孜合，北流归入藏江，其源俱出哈拉乌苏。而设渡在于八木地方，通达子宗，为西海要津，则水陆扼要，可不预为设防哉。而所辖临钦里与江达之鹿马山顶，计程一百五十里，乃额噶土司所辖，颇罗鼐亦委营官于额噶地方。在大道之南一百二十里往来差使，江达承当。磊远塘站，额噶分派。此疆界之当清者，可无记乎。虽土地薄弱，而风气和暖，冬无凛冽之严寒，夏无薰蒸之酷暑，耕种畜牧，各安生业。亦平善之区也。

王我师得庆记

按得庆地无大山，俗同西藏。惟东北有河，其源发自哈拉乌苏，其流由工卡、得庆达藏江，归入工布大江。彝人用皮舟直抵于藏。藏又名招。得庆四至：东界曲宇，交纳木；南界谷卡，交桑野；西界独桑，交蔡里；北界格里，交达置。东西距三十八里，南北距二十五里，盖一弹丸区耳。其归入版图也，康熙五十九年始，今则仍隶于西藏。虽地处褊小，不可不记之。

和宁西藏赋注

公号泰安，改名瑛，乾隆五十九年驻藏。此赋刊于嘉庆二年，川省有赋无注，屡访不获，拟注亦不果。适文大臣硕奉命驻藏，道出成都，与谈甚洽，出此见示，亟录以付梓。注内间有增减，一是集已载，即不重出；一原注有未详者，兹引佛经字典增注之，非敢臆断也。粤坤维之奥域，实井络之南阡。西藏乃坤维极远之地，按《星经》井宿三十度为二十八宿中度数最多者，以陕西、四川分野推之，当在宿井之南风来阊阖，日跃虞渊。八风西南曰闾阖风，今藏地西南风最多，若东风非雨即雪。《淮南子》曰：在虞渊是为黄昏，今藏地曰西垂，景最长。斗杓东偃，月竈西联。四时观北斗，只见其半，人在其右。通南海西洋各部落，西北通叶尔羌。三危地广，五竺名沿。三危详卷首。天竺国有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今考康卫藏在天竺之东，为东天竺，此公之讹也。吐蕃别种，突厥流延。吐蕃种详源流考。西藏皆名唐古特。唐古特者，即唐突厥之遗种也。其名突厥者，以其先世居西域之金山，工于铁，作以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为国号。今考唐古特及青海各番，其帽状如铁釜，高屋短沿，上缀红纓，与兜鍪同，是其证也。乌斯二字合读，与卫字合音。又拉萨者，番语拉山也，萨地也。盖山中之平地，俗云佛地也。古所云逻娑，云罗娑，云乐些者，与拉萨者音相接也。乌斯旧号，拉萨今传。其地周围皆山，南北百余里，东西百五六十里。其阳则牛魔僧格，摩云蔽天，札拉罗布，俯麓环川。前藏南面山高二百余丈，名牛魔山，连冈环抱者名僧格拉山。唐古特谓狮曰僧格，以山形似狮，故名。与僧格拉相连者名札拉山，又西名罗布岭，冈藏布江绕其下西流，江北岸平野丛林，开砌池沼，达赖喇嘛岁于伏后秋初下山澡浴于此，住月余乃还山。其阴则浪荡色拉，精金韞其渊，根柏洞噶，神螺现其巅。前藏北面山名浪荡山，平险参半，其东名色拉山，唐古特谓金曰色，山曰拉，以山产金，故名。又根柏山为布达拉北屏障，其西北三十里相连名洞噶拉山，高四百余丈。唐古特谓海螺曰洞

噶，以山形似海螺故名。左脚孜而奔巴，仰青龙于角箕之宿，前藏东北脚孜拉山，极高峻，山背建噶正寺。东南奔巴拉山，高出群山，唐古特谓瓶曰奔巴，以山形似瓶，故名。东方七宿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右登龙而聂党，伏白虎于奎甬之躔。前藏西三十里名登龙冈，过大桥折西南，名聂党山，山势陡峻，有通后藏大道。西方七宿曰奎、娄、胃、昂、毕、觜、参。夷庚达乎四维，羌蛮兑矣，西南通江孜赴后藏大道，西北通羊八井草地，东北通喀喇乌苏赴西宁大道，东南通江达拉里赴打箭炉大道。〔左传〕以塞夷庚〔注〕往来要道也。铁围周乎百里，城郭天然。四面崇山峻岭，不施草木，耸矗如城垣，故俗名铁山。铁围山，佛经所称。藏布衍功德之水，布达拉河自东而西南流，名藏布江。又有噶尔招木伦江，其源委均详名山大川考。八功德水，一澄净，二清冷，三甘美，四轻软，五润泽，六安和，七除饥渴，八长养诸根。机楮涌智慧之泉。机楮河发北山下，自东北经布达拉前，上建琉璃桥，其水澄澈莹碧，南入藏布江。唐古特谓水曰楮，一曰机，言一道河也，拉萨田亩资其灌溉。五祖偈云：巍巍七宝山，常出智慧泉。池映禄康，插木于后，布达拉后有池，周约四、五里，中筑高台，下建八角琉璃阁三层，中供龙王，为祈雨处。唐古特谓龙曰禄康，插木名之。峰拥磨盘，笔洞于前，布达拉西南孤峰耸出，名招拉笔洞，上住喇嘛医生，其西连冈，稍低平，名磨盘。山上建关帝圣君庙，山阳建喇嘛寺，乾隆六十年赐号卫藏永安寺，为济咙胡图克图焚修之所。普陀中突，布达名焉。普陀详前藏程站及布达拉注内。布达与普陀音相近也。厥维沙伽，吐巴绰尔济传写贝多，唐古特谓释迦牟尼佛曰沙伽，吐巴绰尔济通经典之称，俗名曲结。江来孜格，陀罗尼降摄妖魔。唐古特谓观音菩萨曰江来孜格。按〔佛经〕陀罗尼总持之义。谓持善不失，持恶不生也。原注训经咒误。泥梨速招五戒，〔释氏要览〕泥梨地狱也。佛家有五戒：不杀，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闻思修入三摩。三摩提译言正心性处，谓是心端正也。观音闻思修入三摩地。聚顽石而点头，风行身毒，〔十道四蕃志〕生公异僧，竺道生也，讲经于虎邱寺，人无信者，乃聚顽石为徒，与谈至理，石皆点头。〔史记大宛传〕大夏东南，有

身毒国，〔注〕索隐曰：身音乾，毒如字，孟康云天竺也。放屠刀而摩顶，花雨曼陀。〔果径山书〕广额屠在涅槃会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法华经〕云：天雨曼陀罗花。四十二章，流传震旦。〔括地志〕土舍国有灵鹫山，山有小姑石，石上有石室，佛坐其中，天帝释以四十二事问佛，一一以指画石，其迹尚存，即四十二章经也。〔楼炭经〕葱岭以东名震旦，盖西域称中国之名。又考，汉明帝时白马驮经，即四十二章经也。三十二相，化本修罗。按〔佛经〕如来具足三十二相，谓眼、耳、鼻、舌、身各具六波罗密，故成三十；又意根中修无住无为二行，故共成三十二也。梵语修多罗，译言契经也。凡佛所说之经，皆契理契机之教也。原注训佛氏以修罗为经，梵语也，究未得解，必取修多罗之义方合。否则，修多罗为魔王，可以称三十二相乎？遂有宗喀巴雪窦潜修，金轮忏悔。明番僧宗喀巴，名罗布藏札克巴，生于永乐十五年，幼而神异，精通佛法，号甲勒瓦宗喀巴，在大雪山修苦行，著穆隆经。穆隆经者，即今之摩罗木也。无上空称，喇嘛繙改。〔梵书〕释子勤佛行者曰德士，又曰无上士，谓空也。唐古特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无上也。持团墮之盐，披忍辱之铠。释氏团墮，言食墮在钵中也，梵言候茶波，又曰候茶夜，华言团团者，食团行乞食也。今番僧食糌粑皆手团而食之，盐音窺，钵也。忍辱铠，袈裟也，又名离尘服，又名滑瘦衣。紫袂韬光，黄冠耀采。宗喀巴衣紫衣，其受戒时染僧帽，诸色不成，惟黄色立成，遂名黄教。萨迦开第一义天宗喀巴初出家时，学经于萨迦庙之胡土克图，乃元时帕思巴之后，为红帽教之宗，布达拉经簿载其为仁育菩萨之后人也。其教有家室，生子后，坐床掌教，不复近家室矣。其始祖名昆贡确嘉卜，通达经典，见萨迦沟之奔布山风脉佳胜，欲创建庙宇，向业主乞售，业主乃施舍其地，不取值，遂建庙，供释迦牟尼佛，附近土地民人、庙宇僧众，皆其所属，世代相传，至今七百余年。其庙平地起阁，周墙甚固，中殿樑柱皆古树，三人合抱，高三丈余，不加雕饰，其皮节纹理，如生树然。又有海螺，坚白如玉，左旋纹，向明吹之，背现观音像，寺僧宝之。又有藏经数万卷，架函充栋。庙北依山，僧楼梵宇约数千间，亦有浮屠金殿供诸佛像，皆红帽喇嘛居之，其所诵经与黄教无异。西南通拉孜大道，山南通野人国界。拉萨涨其三昧海，宗喀巴修行既成，其教大兴，最

盛于前藏，今拉萨各庙咸供其像。按三昧，译言正定也。凡佛经言海，取深广之义。龙象避于沙门，〔传灯录〕水中行，龙力大；陆中行，象力大；负荷大法者，比之龙象。衣钵传诸自在。〔传灯录〕释迦佛生四十九年，将金缕僧迦黎传与一祖摩诃迦叶，递传至初祖达摩，航海东来，传至六祖惠能，以后即不传。〔六祖传〕〔注〕传衣乃西域屈呬布，缉木棉花心织成者。佛书尝言自在法门，此达赖传宗，班禅分宰，达赖、班禅世系详源流考及续考经簿内。拟北山之二圣，化西土于千载也。〔魏书〕僧法度、法绍游学北山，综习三藏灵迹异事，皆得见闻于世，时号北山二圣云。于是金妆宝像，玉缀珠联，示相如来，本今皆觉。道阮集本，觉为如今，觉为来也。按〔金刚经〕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疏〕云，如其所本来也。现身菩萨，普济为缘〔释典〕菩，普也；萨，济也，言能普济众生。按〔经疏〕修慧曰菩，修福曰萨，福慧双修曰菩萨，拈花仗剑之殊观，金刚救度，金刚力士皆怒目仗剑，若救度佛母则拈花善相也。五台二眉之异品，曼殊普贤。五台清凉山文殊菩萨、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文殊亦称曼殊。德木楚克乃阴阳之秘密，阴阳佛也。雅满达噶实心性之真筌。护法佛也。桑堆满座，安乐佛也。天王接肩天王之像最多异品，盖奇颜满状，果万盈千，名不可以阐述，义不可以言传也。其寺则两昭建自唐朝，丰碑矗矗，藏王绰尔济松赞噶木布迎唐公主为妻，又迎巴勒布王鄂特色尔郭恰之女拜木萨为妾。唐公主带来释迦牟尼像，拜木萨带来墨珠多尔济佛像，藏王择地兴建大昭供奉之。大昭门前有唐德宗时和亲盟碑，字迹尚真。碑文载程站。万善兴于公主，古柳娟娟。大招前有古柳二株，相传植自唐时。填海架梁，西开梵宇，〔经簿〕拉萨地乃海子也。唐公主卜此地为妖女仰面之形，海子乃妖女心血，是为海眼，须将海眼填塞，上修庙宇如莲花形，乃得吉祥。藏王遂兴工将海子四面用石堆砌，海眼中忽现出石塔三层，用石抛击，然后用木接盖，其空隙处熔铜淋漓，海眼平阔，时有龙王献洋船式样，用石堆之，大招始成。至今一千八百四十余年。坐东向西，楼高四层，上有金殿五座，栏干瓦片皆铜胎溜金。左廊下有唐公主、藏王松赞噶木布及巴勒布王女拜木萨之像，东南隅有甲噶尔僧拜拉木

像，燃灯供奉，神灵赫著，番人敬畏之。内藏古军器鸟枪，有长八、九尺至一丈者，弓钗箭袋亦甚长大。殿内有明万历时太监杨英所立碑，庙前壁上绘唐元奘法师取经师徒四人像，背山起阁，东望云天。小招在大招北半里许，地名喇木契，坐西向东，背布达拉，楼高三层，上有金殿一座，唐公主建，公主悲思中国，故东向。内供墨珠多尔济佛，或云内有塑像，乃唐公主肉身，座上书默寂能仁四字，鸟革翬飞，范金作瓦，殿上金瓦光辉夺目，莲花地涌，累铁为帘。门前挂铁网以为帘，不尽灯铜缸酥点，无碍香鹊尾螺煎，禅关寂寂，梵呗渊渊，佛心无漏于恒沙，奚止九百六十。〔佛书〕心窍九百六十，毛孔八万四千。按佛法以无漏为上乘，犹言无尽无余之义，佛祖尝以恒河沙数为喻。法会皈依于狮座，能容三万二千。每年孟春，集喇嘛三万余众在大招诵摩罗木经，名曰撒招。〔维摩经〕文殊师利来，见其室中无有床座，维摩现神通，力须弥灯王遣三万二千狮子座来，入维摩方丈室。尔乃桑鸢、色拉、别蚌、甘丹，前藏四大寺，详卷之五。垂仲神巫，木鹿经坛，垂仲殿、木鹿寺均详卷之五。沙弥班第，尊者阿难，骈头猓猓，钉坐团圞。醍醐夕瓮，款妙朝盘，礼雪岩之弥勒，拜海岛之旗檀。铍锁阿闍，宝供珠龕，铍锁音钩锁，千佛名，见〔贤愚经〕。闍，初六切，音摘出。〔字统〕阿闍，佛名。〔弥陀佛经〕东方有阿闍鞞佛。〔疏〕云，阿闍此云无动。按：阿难佛之弟子，弥勒亦佛名。猓猓，音裸颇，曲腰行也。款妙，音热沙，碎麦也。均出〔释典〕。玉耶阿魑，雨集云县，〔释典〕玉耶，佛经名，又有阿魑经，莫不画花刻楮，镂蛤雕蚌。蛙噪牟尼，整语和南，火宅居塞夷两两，头陀住前后三三。〔番禺记〕僧有室家者名火宅僧。〔梵书〕优婆塞，善男也，优婆夷，善女也。无着问文殊：众几何？曰：前三三，后三三。盖九九八十一也。头陀者，抖擞也，言抖擞凡尘也。衍六通之法，僧肇谓六通之神骥，乘五衍之安车。按：〔佛经〕、〔疏〕六通，一天眼通，二天耳通，三知他心通，四宿命通，五身如意通，六漏尽通。播五印之谈，五印度，佛国名。唐扶诗云：沙弥去学五印度，静女未悬手足髻。按：五印当以观自在经五印心陀罗尼为解，所谓心印、身印、前印、后印、降魔印也。皆

由创三身之偈诵，〔传灯录〕六祖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悟三身，即名四智，启四大之伽蓝也。〔梵书〕圆觉以地、水、风、火为四大，〔释氏要览〕梵语云，伽蓝摩此云众圆圆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木圣果之义。今考卫藏，凡喇嘛所居，名曰伽舍。若夫达赖之居于布达拉也，唐吐蕃王绰尔济松赞噶木布，好善信佛，头顶纳塔叶佛，在拉萨山上诵旺固尔经，因名为布达拉。唐公主同拜木萨恐有外侮，遂修布达拉城垣，上挂刀枪，以严防御。后因藏王莽松作乱，经官兵拆毁，仅存观音堂一座。至五辈达赖喇嘛掌管佛教，兼理民间事务，修立白寨。又有代办事务之桑结嘉木磋修立红寨，又内外房屋金殿佛像重修，至今一百四十余年，平楼十三层，盘磴而上，有金殿三座，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宗喀巴手足印，世为达赖喇嘛坐床之所。丰冠山之层砌，奥转螺之架阁，浩劫盘空，埤埤错落，路转千迷之道，心入摩提。〔梁书〕昙鸾见梁武帝于殿中，曲曲二十余门，一一无错。帝曰：此千迷道也。何乃一度遂尔无迷也。〔佛书〕一切禅定摄心者，皆云三摩提。人登百丈之梯，神栖般若。新吴百丈山怀海禅师创立清规，今禅门依此。〔梵书〕般若音钵惹，犹言智慧也。妙高峰顶，远著声闻，文殊师利言南方有国名胜乐，有山名妙高峰。按佛经言声闻乘，小乘也，当云远胜声闻为妥。离垢幢前，近销魔恶。有一菩萨名离垢幢。佛法降伏恶魔。食则麦屑毡根，糌粑干羊。饮则鸠盘牛酪，茶块酥油。衣则黄毳紫驼，居则彩甍丹牖。优钵净瓶，玉盂金杓，三幡比以离离，百玩灿其愕愕。孙绰〔游天台山赋〕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注〕：色一也，色空二也，观三也。言三幡虽殊，能消令为一同归于无也。须菩提译语将将，须菩提亦佛弟子，乃道腊长之称，优言长老。闍黎耶念吽各各。吽音钟，张翥诗云：寺内番僧日念吽。兜罗哈达，讯檀越如何，唐古特礼，凡宾主相见俱手持白绢哈达，互相慰问。兜罗绵，极细软之物。檀越，施主也。檀谓能施，越谓能越贫穷海也。富珠礼种，答兰奢遮莫。旧俗，驻藏大臣见达赖喇嘛以佛礼瞻拜，乾隆五十八年，奉旨：钦差驻藏臣与达赖喇嘛系属平等，不必瞻礼。钦此！以后，皆宾主相接也。元文宗时，以西僧年扎克喇实为

帝师，大臣俯伏进觞，帝师不为动，惟国子祭酒富珠礼翀举觞立进曰：帝师释迦之徒，天下僧人师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为礼。帝师笑而起，举觞卒饮，众为之凛然。山无蜂子投窗，〔高僧传〕古灵行脚回参受业师，师窗有经，适有蜂子投窗求出，古灵曰，世界如许阔，不肯出钻他故纸。塔有孟婆振铎。孟婆，风神也。鹿野华池，鸡园花萼，浴象游鱼，语鹦舞鹤，静观抚序，顽空即是真空，〔梵书〕贵真空不贵顽空。顽空者，木石是也。惟真空乃不坏。与物皆春，行乐岂如胜乐。〔梵书〕行乐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贫主。南方胜乐国班禅之居于札什伦布也，招提结蟹螯之穴，祖山依龙背之阳，后藏寺名札什伦布，头辈达赖喇嘛根敦珠巴所建，其寺依山麓起阁，山形如蟹螯夹抱，其后山自西北来，蜿蜒隆突，如蜀栈之龙洞背也。楼高四层，上有金殿三座，亦系金瓦，宏敞壮丽，为班禅额尔德尼坐床之所。番僧必于此山朝礼，为受大戒。沙明远岸，其地平敞旷达，南北六、七十里，东西百余里，远山为岸也。雪冒连冈。其北大山后又有崇岩峻岭，冬夏积雪不消。智水环疏，浪纤徐而练净，其东有大江，自南北流入东北山后。幻峰囿野，形列施以绵长。其西山势远亘，西北达彭楚岭，西南入萨迦沟，金刹青鸾，占仍仲宁翁之脉，〔旧志〕此寺名仍仲宁翁结巴寺。石门宝塔，韞额尔德尼之光。其下有地穴，前数辈班禅圆寂，金塔列其中，最为华丽。月昼隐而故躔留，寸丝不挂，苏东坡题佛灭度，吴画诗云：隐如寒月堕清昼，空有孤光留故躔。树秋凋而真实在，拳枣应尝。〔涅槃经〕娑罗林中有一树，一百年，其树皮肤枝叶悉皆脱落，惟真实在。〔高僧传〕洛阳香山寺镜空游钱塘，至孤山寺西，夜饿甚，有梵僧顾空探囊探出一枣，大如拳，曰：食之者上智，知过去未来事；下智只知前生事耳。空因啖枣，枕石而卧，乃悟前生如昨日事。既无生而无灭，爰非寿而非殇，怀璫焚乎龙脑，圆泽识夫锦裆。〔苏东坡宸空阁碑〕庐山僧怀璫，持律甚严，上尝赐以龙脑钵，璫对使焚之曰：吾法以戈铁食，此钵非法也。〔僧圆泽传〕李源居洛，与圆泽约游青城、峨眉，至南浦，见妇人锦裆负罍而汲者，泽望而泣曰：吾当为此妇人子，

孕三月矣，今既见，无可逃者。后十二年仲秋夜月，杭州天竺寺外当与公相见，至暮，泽亡而妇乳。后十二年，源自洛至吴赴其约，闻囑洪川有牧童叩牛角而歌，乃圆泽也。源问：泽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缘未尽，慎勿相近也。肩浮戒衲之缘，事非悠谬。（高僧传）天竺辨才，姓徐氏名元汉，字无象，杭之于潜人，生而在左肩肉起袈裟缘，八十一日乃灭，掌握明珠之衬，说岂荒唐。（传灯录）廿四祖师比丘，有长者引一子曰：此子生当便觉拳左手，愿闻宿因。师以手接曰：还我珠来。童子遽开手奉珠。师曰：吾前生有童子名婆舍，吾赴西海裔，受衬珠付之，今见还矣。遂为法嗣。刀剑一挥，禅座诘伤乎法济，金衣两设，邪人何畏乎初昌。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犯顺扰后藏，班禅移住前藏，贼入札什伦布，掠财物以归。（高僧传）法济大师名洪理，姓吴，乌城人。迁黄巢之乱，偏师率卒千人，而见师宴坐不起，以剑挥禅座者再，师神思湛然，乃异之，献金宝再拜而去。今禅座尚在，二剑迹犹存。六祖传衣为天下所宗，有张初昌受囑，潜怀刀入室，将欲加害，置金衣两于方丈，张挥刀者三，都无所损。祖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张惊仆久乃苏，求哀，祖与金乃去。法嗣横枝，声传绝幕，（传灯录）禅家旁出谓之横枝，黄梅谓道信师云：死后横出一枝，法是也。大师还竺，辉生道场。乾隆五十七年五月，班禅额尔德尼仍还札什伦布住锡。（苏子白辨才塔碑）沈公遵治杭，以师住天竺灵感，观音院有僧灵捷者夺而有之，迁师于下天竺，又逐师于潜，逾年而捷败，复以上天竺与师。赵公抃赞之曰：师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师归，道场光辉。乌尼子之孟年，已具食牛之量。（野鹞子传灯传）二十四祖母，梦吞明暗二珠而孕，一罗汉曰当生二子，一即祖，二即乌尼。昔如来在雪山修炼，乌尼巢于顶上，佛成道，乌尼受报为那提国王。佛记曰：汝后与圣同脱，今不爽矣。迦陵山之妙韵，定知吞象之王。（楞严经疏）迦陵水界仙禽，在鸟卵壳中鸣，音已压众鸟。（法华经偈颂）圣主天中王迦陵频迦声〔注〕迦陵频迦妙音，鸟也。鸟未出壳时即音微妙，一切天人声皆不及，惟佛音类之，故以取名也。至于牙简书名，根尘寂静，金瓶选佛，意想空无。自达赖、班禅、大小胡图克图、

沙布唵等，凡转世初生幼童，皆曰呼毕勒罕。金瓶，详源流考。赤子征祥字阿练，曰呼毕勒罕，〔冥祥记〕晋王琰，有番僧及门曰：若我后生得为此人子，足矣。顷之，僧病卒，琰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语及识外国珠，故琰字曰阿练。修因智果号苾刍，曰胡图克图〔善觉要览〕僧曰苾刍。〔注〕苾刍，草名，体性柔软，引蔓旁布，馨香远闻，不借日光，故以喻出家人又名比丘。今唐古特语名格隆，盖戒僧也。唐古特称胡图克图不迷性之谓也。名冠元班，练心摈影，学通神讲，续祖希卢，诺们罕转全藏之秘奥，蒙古语，诺们，经也。罕，王也。盖通经典之称。沙布唵达一度之迷途。修行未深，初转一两辈者。文咱特诵经声音最洪大者鸟磬音洪，牛呼牟而驼鸣圉。按圉〔字典〕音碍，驼驼声。〔韩愈诗〕椎肥牛呼牟，载实驼鸣圉。训义，牛之声曰牟，驼之鸣曰圉。温郁逊精通梵典者石屏咒显，山入芥而海成酥。〔广舆记〕僧惠崇谒径山钦法师，自谓诵观音咒，功无比。师曰：吾坐后石屏能咒之令破否？曰可。遂叱之，石屏裂为三片。今名喝石崖。堪布掌赤华佛事，如内地汉僧之方丈。托音充香界浮图。喇嘛弟子通称。乃有岁本森本，巢释门之鸛鹄，岁本，近侍之最大者，森本次之。曲本孜仲，结法侣之鸛鹄。曲本司经卷作佛事，孜仲服役及奉差委各庙宇作佛会。卓尼尔效茶斋之奔走，司商上用度者。罗藏娃司喉舌之异同，达赖喇嘛前通传译语者。此皆持瓶坚子，捧钵财童，侍维摩于七宝，等善觉之二空者也，〔鹤林玉露〕裴休访潭州善觉禅师，问侍者有否，师曰：有一两个，唤大空小空。二虎自庵后出，师曰：有客且去。尔其伏腊，岁时演甘露化成之会，〔释典〕手把杨枝遍洒甘露水。〔法华经〕法华导师多诸方便，于险道中化作一城。是时，疲极之士众前入化城中，生已度想，生安稳想。普门佛顶，会瞿摩行像之期。〔元史世祖纪〕作佛顶金轮会。〔佛国记〕僧伽蓝，各瞿摩帝，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四月一日为始，作四轮车如行殿，其中菩萨诸天神、侍从散花烧香，至十四日行像乃讫。王及夫人乃还宫也。天神降而山鬼藏，穷野人之伎俩，〔传灯录〕道寿禅师在寿州三峰山，有一野人作佛形及罗汉菩萨等天仙形，师告众曰：野人作多色伎俩感人，只消老人不见不闻，伊伎俩有尽，吾不闻不见无尽。冈洞鸣

而巴陵送，夸幻术之离奇，洞囃，海螵也。佐以铙鼓长号。冈洞人胫骨也，吹之以驱鬼祟。巴陵者，以酥油和面为之，高四尺，如火焰形。除夕前一日，布达拉众喇嘛装诸天神佛及二十八宿像，旋转诵经，又为人皮形铺天井中央，神鹿五鬼及护法神往捉之。末则排兵甲幡幢，用火枪送出布达山下，以除一岁之邪。达赖喇嘛御楼以观，四面环堵者男女万人。此除夕之跳布札也。履端肇瑞，方丈延师，展金渠之榻，开花花之帷，幢悬幔折，按〔佛书〕折彼桥慢。衲卷尘离，罗阁粥候茶，波烂盈扣器。按字扣〔字典〕音口，金饰器口也〔汉书〕蜀汉扣器。庵摩罗，按：庵摩罗，果名，出〔佛经〕。伊蒲馐，粢设雕橐，排舍卫之笼官，魁头膜拜。按：魁读作椎，魁头即椎髻也。进梨轩之嘤末，合掌思维。植乾莲而奄葡萄，感驛乳貌糖之惠。啖牢丸而噙柜教，答狸奴白牯之施。腥瓠臙碗，羊脊牛脍，糜醢大嚼。掬溢归遗，次颀人之云箫，按颀〔字典〕音净。〔说文〕好貌乐工倡优弄人。声喧兜率，按：兜率天宫出，〔佛书〕率音律。舞佻童之月斧，乐奏侏儻。此元旦之宴众番也。乃有挺身鉅险，撒手飞绳，正月二日作飞绳戏，从布达拉最高楼上系长绳四条，斜坠山下，钉桩拴固，一人在楼角，手执白旗二，唱番歌毕，骑绳俯身直下，如是者三。绳长三十余丈，后藏花塞子番民专习此技，岁应一差，免其余徭。内地缘竿踏绳，不足观也。落风鸢之一线，搏霜鹞于千层。百尺竿头，谁进无穷之步，九重天上，今超最上之乘。复有平原驰骋，角力争能，猗猗花骢，按〔字典〕猗音通，猗音柚，泰山有兽，名曰猗。猗，黑猿也。喜与驽骀争道，渥洼名产，肯输款段骝腾。正月下旬，达赖喇嘛及噶布伦、公、台吉等，各遣所属唐古特在大招前拍马驰骋，先到者为胜。抵戏翹关，五指之神狮出观，又番人举重石，并裸衣扑跌以角胜。〔涅槃经〕阿闍王令醉象踢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为五狮子儿，醉象惶惧而退。御风追日，万回之脚马先登。又番人于七八里外，争以步行跑远，以先到大招者为胜。〔传灯录〕万回法云者，虢州人也，俗姓张，嘯傲如狂，唐武则天时，赐万回和尚，锦袍玉带，其兄戍安西，师持信朝往夕返万余里，故号万回云。厥惟

元夕，竟尚燃灯。煎万户之饴膏，星流月偃，耀百华之宝树，霞蔚云蒸。青鸾彩凤，灵鹫仙鹏，法象吼狮，神光夜炳，木牛泥马，业火宵兴，琉璃世界点长明。大千活佛，坚固庵罗，传不昧十万高僧。烟煤彻于重霄，云间沃雪，灰烬余于微道，地上销冰。此则太乙祠坛之伊始，金吾弛禁之明征也。上元张灯，诸书以为沿汉祀太乙，自昏至明，今其遗事。卫藏每岁正月十五夜，达赖喇嘛及各胡图克图、噶布伦、公、台吉等，于大招四面各设彩灯，以青稞面捻成佛仙之像及鸟兽花卉各种供品，燃以酥油，照以松炬，火光烛天，如不夜城。男女数万，纵游彻晓。其灯架高二三丈，番僧团坐，诵经其下，盖自孟春初吉，卜达赖而启行，长住晨离，望大招而爰处，先期戒事，步马之鼓节雍容，继踵望尘，塞巷之人群延伫，前驱伍陌，备戕戕铿锵之仪，但马旄头，夹旌节幡魔之侶。翠葆远翔，孔雀降自天台，黄伞高耀，金轮诣于佛所。则有绛鞬赤幘，白恰朱纓，貂珥鹭攘，毳衣蟒褚。盼僊从之如云，映晨晖而若炬。亦有梢头帕腹，露顶披肩。佗老羌童，鬻男嫖女，口洒洒而嚙寒，手林林而高举，俯地讶似伏章，叩额连如春忝。乞食于沙瓶国，托钵于斯，饱众于舍卫城，其犍若许。雁堂信宿，桑门之法供频加，鸟道由旬，须达之布施可茹。须达，多佛国善人，喜布施。夥够十方之众，千偈伽陀。糝粢四梵之天。按〔字典〕糝音悉，放也。粢音撒，糝粢，散之也。一钱投予。宾头卢之偏赴，比户逢春。白脚僧之高闲，阿谁缚汝。此波罗蜜之译自古经，摩罗木之讹于番语也。孟春上旬，达赖喇嘛下山赴大招住锡，齐集远近大小喇嘛于大招各经堂颂经，约三万余众。摩罗木，唐古特语也，汉人谓为攢招，即宗喀巴之穆隆经会，佛书之波罗蜜也。〔头陀寺碑〕波罗蜜者，犹言到彼岸也。〔字典〕波罗蜜，果名，梵语也。因此果味甘，故借喻之。于焉毗卢会罢，玛尼功成，托度于肉，真人金绳觉路。求福于木，居士宝辇行城。返达装严，螺发偏单而磊落，垂忠作态，兜鍪比甲而峥嵘。雷门鞞鞞其逸响，按〔字典〕鞞音闾，击鼓也。铜角呜呜其长鸣。李罗杂吼，梵贝喧声，杜多拍钹，衲

子敲钲。乾松吐瑞于凭霄，辟邪称赞，方帛纷披于拉木，大壤群炭。撙招佛事毕，则出大小喇嘛，迈达尔佛，即弥勒佛，载以四轮车，数百人曳之。垂仲装束为之先导，绕大招一匝，番人争挂哈达。汉名转字，乃有克马魔王，厥号罗公甲布，鲜毒龙之技角，抵触而虚骄，乏醉象之能鼻，勒转而不悟。弃田庐之讹寝，欲登摩竭之城，逞狼虎之鸱张，思欲菩提之树。昧羊跪之生全，〔陈书王固传〕清虚寡欲，居丧以孝闻，又崇信佛法，尝聘于西魏，因宴饗之际，请停杀一羊，羊于固前跪拜，枉鹿趋之保护。〔梁书何允传〕允尝禁杀，有虞人逐鹿，鹿径趋允，伏而不动。鸡卵呼大士之音，〔宣宗室志〕唐文宗命有司诏中外，罢缙徒，说佛书义。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膳御以鼎烹鸡卵，方燃火，忽闻鼎中有声极微，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吏异之，具以闻。翼日，敕尚食吏无以鸡卵为膳，因颁诏州、郡，各于精舍中塑观世音菩萨像，鹄巢避金刚之塑。〔洛阳伽蓝记〕修梵寺有金刚像，鹄鸽不入，鸟鹊不巢。投之六花皆赤，卓锡如飞，笞以再掷全么，输山不住。二月下旬，送罗公甲布，相传牛魔王作祟，与达赖喇嘛争布达拉。是日，一人扮作达赖喇嘛，坐于大招门前，一人扮作牛魔王，服羊裘反衣，作不服状，乃与达赖喇嘛赌掷骰子，达赖喇嘛一掷成六，牛魔王一掷成么，再掷又么，为输却布达拉，乃逃走。详读考天时类，观者齐手揶揄，力者合声攫捕。无患之棒若林，〔古今注〕拾楂木一名无患木。昔有神巫名宝眊，能符，劾百鬼，得鬼以此棒杀之，古人以此棒为鬼所畏，故名无患也。无孔之椎如注。〔语录〕古禅师曰：无心即是道，如寒灰死火，枯木石头，又木似一个无孔铁锥。雷轰轰兮火炮冲霄，尘摩摩兮童山隐雾，于是雷公驱逐牛魔王，喇嘛诵经施放鸟枪，番众随之，送过藏河，逃至南山乃止。按摩〔字典〕音枚，尘也。楚辞九怀：霾土忽兮摩摩。尔乃香阜清宁，苍生安稳。挂三禅之绣佛，日慧云慈。现十丈之金身，风行草偃。陈宝丛林，献花翠巘，毕切齐能书记者，滴金壶之墨，纪胜会于龙华。朱尔亥晓时亮者，衍玉璫之文，卜法游于鹿苑。三月初一日，布达拉悬挂大佛二轴，悉以彩缎堆成者，长十余丈，又尽出大招库贮宝供乐器幡幢，奇形怪状，

鼓吹绕行布达拉，谓之亮宝，一春佛事乃毕也。爰修袈裟，厥兆初秋，南依江俟，北望山陬，担夯行脚，按夯〔空典〕讲切。人用力以坚举物。黄龙南和尚曰：昔同文悦游湖南，见衲子担筇行脚者，悦呵曰：自家国阔物不肯放下，反累及他人担夯。割合前韵。按割〔字典〕音答，割合，重叠也。佛庐星布，支炷云稠，盈箱麦豆，比栴维萎。严更夜警，称妮外游，祇园精舍，大士瀛洲。帛和挂锡，乞士巢鹑，霞天绣幄，锦地花沟，清凉入榭，大愿维舟。意树心花，岁进佛桑之供，〔异名记〕佛桑，其花丹，重敷柔泽，叶如桑，花五六出，大如蜀葵，有蕊一条，长如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灿，凝为焰，朝生暮落。喜园忍草，人欣衣影之留。〔伽蓝记〕水东有佛晒衣石，初如来在乌场国行化，龙王瞋怒，兴大风雨，佛僧伽梨表里通湿。雨止，佛在石下东面而坐，晒袈裟，年岁虽久，彪炳著新，条缝明见，细缕亦彰。即此悟因，处泥滓而不染，〔楞严经〕十六开士白佛言：我等于浴僧时，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本来无垢，入浊水以何求。襄川鹫岭，善本禅师因入浴室，有僧问：和尚是无垢人，为什么却洗？师曰：空水莹然，彻浴此无垢人。一指头禅灌顶心，则渊源彻底。〔高僧传〕有僧过天龙，天龙竖一指，僧大悟，后示寂曰：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受用不尽。四大海水入毛孔，则宇宙浮沤。〔维摩经〕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挠鱼鳖，而彼本相大海如故。唐古特俗，夏秋之交，无论男女，群浴于藏布江之泛，以拔除痼疾。布达拉西南十五里，名罗卜岭冈，藏布江北岸，密树周阿，绿台曲径，中有方池石甃，引江水注之。达赖喇嘛每岁下山，澡浴于此，群僧诵经于外。又有平楼敞榭，画舫花台，信宿二十余日始还山。其设官也，商上统僧众之宗，达布拉一切收纳度支办事公所，名曰商上。噶厦驭蛮疆之广，噶布伦等办理通藏事务公所，名曰噶厦。噶布伦领四方之政治，权居岳牧之尊。噶布伦四名总理通藏钱谷、刑名、兵马及升调大小番目，悉禀于钦差衙门，以定行止。乾隆五十八年钦定章程，内外番目议给三品至七品顶戴，噶布伦系三品衔，岁支俸银缎匹，由京理藩院按年支领，仓储巴绿五库之

藏储，职等京仓之掌，商卓特巴，俗名仓储巴，系四品衔，管理商上及大招牌藏。希约第巴结粟征科即硕第巴，系五品衔，管理地方，征收钱粮，其办理之公所名曰硕里。业尔仓巴廩糈给养，亦系五品衔，管理支给各僧众口粮。浪孜辖稽市井之奇表，亦系五品衔，管理拉萨地面及刑名。肋尔邦听闻之直枉，亦系五品衔，听番民词讼。卓尼奔走，晃倡维勤，系六品衔，供杂职事。孜本会要，漆书无爽，系四品衔，掌库藏出纳簿籍。密本司版户之登，亦五品衔，掌番民户口册。达本任马闲之长，系六品衔，管理马厰。第〔喀〕巴分治于外寨，厥品级三。分管各寨落地方事务，即营官也，分大中小三等缺。大第巴五品，中第巴六品，小第巴七品，俱依次升调。中译书记于公衙，其阶有两。司书写计算者。大中译六品衔，小中译七品衔。其治兵，古创轨里连乡之制，今有戴如甲定之名，壮僚科头，团三千之劲旅。瞎巴瞎矢，分五百之屯营。习之以步伐止齐，表之以旂旄旌旌。刃锻矛砺，干比戈称，射侯破的，长垛飞棚，一鼓两甄，江涛卷浪，五花九子，火阵连城。奈国提陀，作一夫当关之气。仁慈菩萨称百年不用之兵。藏本四品如本五品、甲本六品、定本七品，其额设番兵三千名，前藏驻扎一千，后藏驻扎一千，江孜五百，定日五百，俱隶绿营将备，随时一律操演。其人民疆域之殊也，图伯特其旧名，唐古特其今号。地辟坤兑之隅，疆拓西南之奥，其西锅拉纳、都毕纳，石菑森森。自札什伦布西行，由拉孜、肋噶尔定日、宗喀、萨喀通狭巴岭山、锅拉纳山、都毕纳山一带，均设立鄂博。此外，为洛敏汤、作木朗二部落境。热索桥铁索桥江流洶洶。自宗喀通济咙至热索桥，设立鄂博，此外为廓尔喀境。自定日通聂拉木至铁索桥，设立鄂博，此外为廓尔喀境。文结雅纳之巅，波底羊玛之隄。自干坝至文结山顶，设立鄂博，此外为哲孟雄境。自拉孜至绒辖通波底山顶，设立鄂博，此外为哲孟雄境。自定结至萨热喀山一带羊玛山顶设，立鄂博，此外为哲孟雄境。藏猛谷帕哩独经日纳宗，竹巴同好。帕克哩俗名帕哩，自帕克哩至支木山一带藏猛谷、日纳宗官寨，此外为哲孟雄境。其东为布噜克巴境，俗名竹巴云。其西

南帕尔结隆业朗，鸟道难通。西南至布噜克巴、廓尔喀二部落为界，一由纳格尔行八日至帕尔，与布噜克巴交界，山川险阻，难以出入；一由业尔奇木样纳山业朗地方至结隆，与哲孟雄宗里口交界；一由业尔斯卡禄纳山业朗塞尔交廓喀界，亦甚险阻。咱义阿布澜沧人烟可到，西南又自怒江北咱义、桑昂却宗、澜沧各处至阿布拉，通南墩大道。其南珞瑜茹巴，食人伧佬，噶拉押噶，天险怒江。南至珞瑜茹巴怒江为界，又名老卡契，番名罗喀卜占。由前藏南行一日过锅噶拉大山至松布堡，过宋噶拉大山至押噶，交藏江至怒江，江阔数里，两岸石壁峭立，中流湍急，不可以舟楫，其地名工布，其东南春奔边卡，古树金塘。东南由前藏朗萨山转出达克孜，经珠贡寺及沙金塘草地古树边卡，至春奔色入类伍齐番部境内，可通察木多大道。其东南墩分界，宁静朝阳。东至巴塘之南墩宁静山为界，有界碑，自前藏至南墩计行程二千五百里。其东北南称巴延之边，西宁草地，木鲁乌苏之渡，玉树冰冈。东北至西宁所属之那木称巴延番族为界，由前藏北行十五里，向色拉山之东过锅拉山至浪荡，由隆竹松过彭多河有铁索桥，由脚孜拉山峙正寺僧顶工至木鲁乌苏，通青海西宁大道。又由玉树接西宁、潘松、泰宁三处大道，又通洛隆宗、类伍齐。其北羊八井、噶勒丹，噶尔藏骨岔乃青海属番之界。前藏西北行，出羊八井至新桥平川，西通后藏，东接噶勒丹，北行草地，至木鲁乌苏、噶尔藏骨岔交青海界。其西北克哩野、纳克产，腾格哩诺尔乃达木游牧之场。西北俱系草地，有克哩野、大小纳克产隘口，北通哈真得卜特尔，其东接玉树界。又由羊八井至桑托罗海，越红塔尔小山，过拉纳根山，即腾格里诺尔，蒙古语天池也，乃达木蒙古游牧之处。又由吉札布至僧格物角隘口东北，至噶尔藏骨岔、阿勒坦诺尔一带，俱皆塔斯头难行。经沙雅尔小回城过木苏尔达巴罕，通准噶尔境。又由后藏西北至阿里城，交拉达克罕库努特外番界，可通河阔及叶尔羌新疆，其路有半月，戈壁无水草。左通准噶尔，西达叶尔羌也。以上总叙西藏所属八方界址。其风俗政令之殊也，减凶辰而闰日，晦历真奇。藏中朱尔亥如初一、初二、初三，初二日凶则减去初二日，闰初三日。无小建。〔十六国春秋〕有赵叟传，河西敦煌人，善天文算术，据云传自西域。按叟〔字

典)音非尾切。别正朔以为年，梵书考最。其正朔与内地不同，止有八大节，其交节之日亦前后差数日，三年置闰与内地异。考西藏用地支而不用天干，非也。今见藏中纪年，如甲子年则云木鼠，乙丑年则云木牛，丙寅火虎，丁卯火兔，戊辰土龙，己巳土蛇，庚午铁马，辛未铁羊，壬申水猴，癸酉水鸟，以此推之。亦六十甲子，仍用天干也。理绝人区，事由天外，贵少贱老，沿成罗汉之名。〔尔雅〕贵少贱老染发剃须，喜作罗汉。罗汉者，恶少之称也。厌死轻生，误堕尸陀之害。西藏人死，弃尸不理，佛经有尸陀林，又名寒林，今其遗俗。出家则茶毗成灰，喇嘛死，用火焚烧，砌石塔藏之。茶毗，烧也。东坡诗云：茶毗一个僧，烧又名阇维。在家则碎剔成脍。藏俗天葬、地葬、水葬、火葬，相沿已久。乾隆五十九年，出示严禁之，并刻石于大招前，教之埋葬，其风稍息，然未能尽革也。畏天花而弃子如遗，藏地小儿向不出痘，近岁传染甚盛，遇有出痘者，遂弃之荒山僻野，冻饿而死，其俗甚惨。自乾隆五十九年，劝谕达赖喇嘛捐资于离藏幽僻处所，建盖房间，供给糌粑酥茶，以资抚养。又派妥干番目经理，如此数年来，全活甚众，藏风稍变。信乌鬼而妖言如绘。唐古特俗传信鬼神诅咒镇压之术。三男共女，罔有后先，兄弟两三人共娶一女为妻，为其和也。关中语谓妯娌为先后，见昌黎诗。十户养僧，势难沙汰。古人云十户不能养一僧，此就内地而言耳。若藏地民户不过十万，喇嘛则有三十万也。饮食不识烹饪，疾病不亲萧艾，优婆夷之夷锦绣金银，优婆塞之瓔珠颞贝。按颞〔字典〕音映，颈饰，连贝饰颈曰颞，女子饰也。生之年愿乾没于僧牢，死之日尽输将于佛会也。且头会箕敛，累及牛驴，屋粟口钱，祸延妇子。布帛粟米力役，扑地齐征，耗土雁户凶年，弥天追比，藏地赋纳既烦，差徭又重，民多逃散，皆营官第巴剥削重征所致。乾隆六十年，严明立禁革除。税及鹅卵杨花，〔见闻录〕李主，国用不足，民间鹅卵生双子、柳条结絮皆取税钱。波逮月华雨水。唐李茂贞在凤翔榨油，城门禁纳松明，以其可以为炬。或曰请并明月禁断尤好。〔江表志〕申渐高尝与曲宴，因天久无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渐高曰：雨

怕抽税，不敢入城。异日市征之令，咸有损除。藏地旧俗，扫地割草鸟拉，折钱征比，岁辄数万。嘉庆元年，概予删减。乃有别跬行商，缠头居市，此两部落番回，常川赴藏贸易，藏中亦有安家室者。货则珊瑚松石蜜蜡青金珊瑚珠之奇，采玉文贝琉璃玛瑙象牙之美，氍毹毼毼之精。按〔字典〕毼音豆，氍音分，氍毹即氍毹也。氍音榻，毼音登，亦即氍毹也。氍毹，西藏毡毯之属。金钱花球之绮，毛罽毼氍，氍布麻桌，茶块充间，银钱遍里。藏地行使银钱，向由廓尔喀铸造，贩运至藏，易银而往。乾隆五十八年，钦定章程，令达赖喇嘛自行铸造乾隆宝藏钱文，由川省派文员监铸。其物产则天藏女池，盐晶泻卤藏西北阿里地方，有盐池，达木蒙古地方亦有盐池。仙山宝矿，金屑流华。金矿在阿里地方，色拉山亦有之，今封闭。藏香贵盛安贡恰，盛安贡恰，后藏所属地名，此处所制红黄香最沈速。木碗重札木札鸦。此木纹理坚细，能解毒，故重之。铜铁铅锡，有自云南来，有自甲噶尔来者。硫磺礞砂，工布产硫磺，巴勒布产礞砂，以色赤者为佳，须瓷瓶封贮，风吹即飞。松脂檀末，苦库唵巴。苦库，黑香也。唵巴，白香也。皆松脂所为，类芸香。草则吉祥书带，吉祥草，如薷草而多细茎，直上如穗，色深黄，名曰藏草，蒙古人以之供佛。紫茜红花，马蔺牛舌，羊草芦葭。木则松柏珍贵，西则济咙，东则工布，多松柏树，他处不植。杨柳杈桠，杨柳最盛，种类不一，胡桃结核，火榴绽葩。山南帕克哩多有之。花则牡丹傲雪，牡丹惟白色者甚香，五月开，亦有紫色者。桃杏铺霞，色拉寺、别蚌寺山沟中花最盛。剪秋罗幽芳露滴，色浅紫，辨如锯齿，香如桂，番人名缠头花。虞美人妙舞风斜。此花最盛，有黄白红紫色。罌粟盘盛玉盂之云子，万寿菊披金粟之袈裟。黄色，自五六月开至十月，京师六月菊也。石竹映文章之草，紫白色俱有，大如钱，丑（月）出。蜀葵开旌节之花。花大如盘，茎七八尺高，黄色，结子可食，又名向日莲。又有二种，大小紫色，如旌节者，蜀葵也；又有金盏花，黄色，与内河地。果则长生竞掬，形如小螺，生地中，绛色，番名角玛，汉名长生，蒸熟拌糖食之甚甘。达赖喇嘛以此果相敬。

百合纷拿，似葱头而甘，色白，与内地无异。番人初不知可食，方今掘售焉。毛桃流液，酸枯软牙，芋婆似卵，哀梨比楂。谷则青稞大麦，糌粑俱以青稞面为之，故多种。粘稻香粳，稻米产布鲁克巴，山南亦可种。麻乌米扁，芝麻多黑色者，山南种之。糯米出廓尔喀。蚕绿豌豆。蔬则菠薐夏脆，苾叶秋菜，王瓜架瓞，莴苣畦盈，按〔字典〕莴苣音倭巨，菜名。葱挺蒜抱，韭带莢英，按〔字典〕莢音绥，菜名，张骞使西域得胡莢。芹钗面穗，原刻作苣穗，董字讹。茄瓟芜瑛，辣冰莱菔，甜玉蔓菁。禽则曲水宿鸿，前藏西南行二日，地名曲水，多暖雁，于冬月在此处避寒。南山翔鹤，前藏东四十里，南山凹多白鹤，羊卓鹅鳧，过巴则岭即羊卓雍错海子，其中多天鹅野鸭。济咙雕鹗，济咙山中多鹰鹗。寺住黄鸢，似鸭而大，色黄，能高飞，必双翔，水食棲栖，俗名喇嘛鸳鸯。顶巢鵙鵙，乌鬼号空，大嘴老鸟最多。鸽王楼阁，鸽不避人，以其不打牲也。洋鸡味朱，形如小鸟，深青扬赤色，绿脰长距，朱喙，生泽中。雪鸡羽翮，鸡大如鹅，白羽如雪，可食，味似野鸡。象鼻鹰裙，象鼻鸡，五色羽，形如斗鸡，其鼻连冠，长五六寸，如肉鼻，时赤时紫时白。鱼鹰，扁喙黑羽，纹如鱼鳞，尾如裙，俗名皂裙娘。雉头鸭脚，雉小而嫩，名半翅子，冬月可食。鸭惟山南帕克哩始能乳。蜚燕豚藏，燕，灰色，早秋即蜚于藏江南土岩中。雄鸡劣弱，雄鸡育卵，西南以阳，微阴盛也。鸚鵡声蛮，山南工布一带多有之，但能蛮语耳。鸛鵒客恶，自四五月飞鸣至八月止。林杪听鸛，门前罗雀。兽则羴羊猓犬，蕃马牦牛，骑驴禅觅，〔传灯录〕参禅有二病，一是骑驴觅驴，一是骑驴不肯下。〔注〕不解心即是佛，真是骑驴觅驴。跨骡神留，藏中护法骡子天王，散称神验。狼豹为贄，鹿豕与游，獐狍猎获，猓狽生囚，野饶狐兔，家畜猫猴。狮闻风于西海，象负法于神州。狮子出西海外，未之见也。象本甲噶尔所产，廓尔喀两贡于京师，达赖喇嘛、班禅一各畜其二。鱼则慈音喷浪，白小随流。土鱼如鲇鱼、白鱼，似细鳞。虫则蜻蜓闹夏，斑毛卜秋。土俗、斑毛虫来者多岁，则大熟。其部落五百余户之蒙古，驻自丹津，青海蒙

古王于五辈达赖喇嘛时，带领官兵赴藏，护卫留驻五百三十八户，在达木地游牧。协领八员、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听驻藏大臣调遣。丹津，蒙古王之名也。三十九族之吐蕃，分从青海。那木称、巴延等之番民共七十九族，其地为吐蕃之旧属，居四川、西藏、西宁之间，昔为青海奴隶。自罗卜藏变乱之后，渐次招抚。雍正九年，勘定界址，近西宁者四十族，归西宁都统管辖，近西藏者三十九族，归驻藏大臣管辖。总设百户、散白长，岁纳贡马银两。其西阿咱游手于边陲，小西天一部落名阿咱拉，其喇嘛亦赴藏朝佛。卡契精心于买卖。西域回部名克什米尔，又名缠头，又名卡契，以白布缠头，精于贸易。在藏住者有头目三人弹压之。布延业楞库木巴勒布之三罕，藏西南行，计程月余，其部名巴勒布，本分三部，后为廓尔喀所并。今巴勒布在藏贸易有成家室住数辈者，头目二名管辖。详源流考及外夷考。噶毕诺彦林亲布噜巴之两解，藏南行程月余，其部布噜克巴，其长名诺彦林亲，又有噶毕一族，为诺彦林亲所分者。详外夷考。额讷克横行梵字之源，额讷特克国，西南海中火西天也。楞严经咒乃额讷特克字译为唐古特文也。甲噶尔平写翻经之楷。噶尔部落在南海，贝叶经皆平头垂露文译出唐古特字也。其地能织金银丝纱缎，产孔雀，明成化时，訶伽思兰国进贡即此地也。訶音伽，又名訶马天国。拜木戎赛尔之一线才通，〔旧志〕由前藏至后藏赛尔地方紧走十日，系白木戎交界。今考西南外番并无白木戎之名，乃知白布缠身者作木朗也；披藏绸偏单者，巴勒布也；道宗哩口子者，哲孟雄也。哲孟雄藏曲之千家尚骇。后藏西南边外一小部落，其地今为廓尔喀所侵，尚有藏曲大河北岸迤东三处寨落也。作木朗唇亡齿寒，后藏西南边外一小部落，在哲孟雄北界，亦为廓尔喀所并，今与后藏以热索桥为界。洛敏汤皮存毛在。作木朗北一小部落，其地为廓尔喀所并。库努屏藩，即布鲁特，在阿哩之西界，其地与甲噶尔、廓尔喀两部落交界，其部长名热咱马尔古生，嘉庆元年二月遣人赴藏通好。拉达邑宰，阿里之西小部落，名拉达克罕。第哩巴察人隔重洋，西南徼外一大国也，曰噶噶达，曰披楞，曰阿咱拉，皆其所属。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侵犯藏境，求伊助兵，该部长果尔那尔复云：我国人常在广东作买

卖，蒙大皇帝看待，恩典甚厚，岂肯帮汝与唐古特打仗，得罪天朝。词严义正，曾通信于达赖喇嘛，噶哩噶达道通近载。白布噶克巴取道通各部落，约百日可到。惟廓尔喀之投诚，乃唐古特之乐愷。后藏西南边外其地名阳布，乃廓尔喀所并。巴勒布之旧城也，天气和暖，产稻谷花果，其王名拉特纳巴都尔，自乾隆大军进剿，震慑天威，投诚恭顺，每五年一次，遣噶箕头人等赴京恭进表贡。其东工布达布江达，险凭隘口，前藏东南七百四十里，名工布达布二隘口，雍正四年，将江达地方仍隶西藏，委第巴二名管辖。其地去成都五千七百三十五里，东至拉里四百五十里，凭山依谷，地气温暖，守险要区也。波密拉里边坝隶属西招。工布、江达东南行十五日名上波密，系甘南木第巴管辖，下波密系由藏派营官管辖，乃现在济咙呼图克图之本籍也。拉里在达隆西北七百十三里其地两山危峻，三水会同，气候恶劣，民情悍野，北通三十九族番部，边坝在横板多之南二百九十里，自拉里大山根至其地，二山横跨，四水环襟，藏东辽阔之区也。横板多之么么，宰桑就获，横板多四山环绕，二水合襟，进藏之要路也。洛隆宗之孔道，第巴输徭。类伍齐之西南原隶西藏，东至察木多五百九十里，其地二山对峙，两水合流类伍齐红帽之流，土城寺建，寺建察木多西北草地，进藏之路也，筑土为城，周二百余丈，内建大寺一座，红帽胡图克图居之。雍正年间，颁给印信，其印文曰：协理黄教诺们罕之印。乃清字、蒙古字、唐古特字三译篆文。类伍齐亦供应差徭。察木多三藏之一，喀木名遥，西至类伍齐二百二十里，南至结党，北至隆庆，昔属闾教胡图克图掌管，康熙五十八年，颁给帕克巴拉胡图克图诺们罕之印，亦系三译篆文，其印文曰：闾讲黄教额尔德尼第巴诺们罕之印。其二胡图克图号锡瓦拉，三胡图克图号甲喇克，大小寺院五十座，喇嘛四千五百名，百姓七千六百余户。其俗崇信浮屠，生子半为喇嘛。其地则层峦叠嶂，怪岫奇峰，乃西藏之门户，古所云康、云喀木者即此，合前后卫藏为三藏，俗名昌都也。其投诚番地隶之者二十处。乍丫多盗，察木多东五百里，其地三山环逼，二水交腾，穷僻荒凉，其俗乐劫好斗，婚姻多不由礼，桑艾为泉，阿足塘东至江卡塘，正北名桑艾巴番部，其人凶狠，好劫夺行旅，俗名夹坝云。巴塘授宣抚之

司，二山定界，西为藏界，旧属喇嘛罕。雍正四年，会勘界址，分归滇、归川，归藏。疆界南墩，适中有宁静山，于山顶建立界碑。又喜松工山与达拉山两界，山顶亦立界石。山以内均为巴塘所属，山以外为西藏所属。雍正七年，将巴塘土官札什彭楚克授为宣抚司，大头人阿旺林沁授为副土官，颁给印信号纸。有土目二十五名，大小头人四百二十六名，百姓二万八千一百五十户，喇嘛九千四百八十名。每年上纳折银三千二百两零。所管辖安抚司十一名，长官司七名。理塘属营官之长，五寨尘消。打箭炉之西，六百五十里西至巴塘，五百二十里东至雅隆江，交明正司界，西至诺噶哩、布察多，交瓦述土司界，南至唾杓竹，交云南中甸界，北至雄热泥，交瞻对界。雍正七年，颁给正副营官印信，安奔授为宣抚司，康确嘉木磋授为副土官，瓦述、崇喜、毛丫、毛茂丫、长坦曲登授土百户，世代承袭，各给印信号纸。其户口六千五百二十九户，喇嘛三千八百四十九名，岁输贡赋，其管辖地方大小三十六处，近瞻对之族，上中下三瞻对，夹坝多出于此。达中甸之苗，通中甸云南丽江府属苗。打箭炉云嶂重开，严四川之门户。明正司衣冠内附，树六诏之风标。昔为南诏地，去成都西南一千二百里，东西径六百四十里，南北径八百三十里，东至泸定桥交冷边土司界一百二十里，西至瞻对抵热泥塘界五百二十里，南至雅隆江中渡交理塘界二百八十里，北至小金川界五百五十里，东南至冕宁县五百里，西南至喇滚抵澜沧江界四百八十里。旧属青海部落，明永乐五年，土目阿旺甲木参向化归诚，授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颁给印信号纸。国朝因之其宣抚司管辖十三锅庄番民，约束新附土司及土千百户五十六员，上纳贡马，征解杂粮。其明正宣慰使司管辖安抚司六、土千户一、土百户四十八名。其山川冈底斯郁其嵒嵒兮，西条山之祖脉，冈底斯，详名山大川考。阿耨达森其濫漫兮，南干水之真源。阿耨达池即冈底斯山之水，相传为王母瑤池是也。梵书所云四大水者，此其源也。达木珠而朗卜切兮，象与马之番语，冈底斯之东有泉流出，名达木珠喀巴普达。木珠者，马王也。喀者，口也。巴普者，盛糈粳木盒也。以山形似马，故名冈底斯。南有泉流出，名朗卜切喀巴普，朗卜切者，象也，以山形似象故名。此东南二大水之源也。僧格喀而玛卜伽兮，狮孔雀其译言。冈底斯之北

有泉流出，名僧格喀巴普。僧格者，狮子也，以山形似狮名也。冈底斯之西有泉流出，名玛卜伽喀巴普。玛卜伽者，孔雀也，以山形似孔雀名也。此西北二大水之源也。通拉之罡风烈烈兮，弥勒之神通具现，第哩浪古又名定日，后藏西南行十二日。又自定日西行二十余里，上通拉大山，其山巅风劲异常，怪石陡崖，偏坡溜沙，长百余里。相传弥勒与达摩在此山绝顶斗法。帕甲之石洞杳杳兮，达摩之髣迹犹存。通拉山迤西聂拉木境内名帕甲岭，有喇嘛寺，寺旁有石洞，洞上之隙透光，内有达摩坐像，乃面壁处也。紫日彭楚经肋噶尔而环绕，紫日山彭楚河在肋噶尔。达结佳纳穹聂拉木而洧桓。达尔结岭。佳纳山俱在聂拉木，纳汝克喀裘其连冈兮，维定日之保障，定日沿边山名纳汝克卡，杏撒热卡崴其叠嶂兮，乃定结之屏障。自定结通杏撒热卡山，此外为哲孟雄境。甘坝登洛纳而雪消兮，定日之南名甘坝，通洛纳山地，气稍暖，亦哲孟雄境。帕哩上支木而日暄。甘坝之东名帕克哩，天和地暖，产稻谷花果，通支木山藏猛谷，此外亦哲孟雄境。擦木卡之煦妮兮，暖谷人烟簇簇，滚达卓党适中之地，有卡名擦木，有长桥三座，为藏界保障。由此西行，山明水秀，其瀑布更胜于打箭炉之头道水，林木参天，直抵济咙，天时温暖，稻畦遍野，一岁再熟。由济咙西南行，计程十日，可抵廓尔喀之阳布城也。甲错岭之泮拔兮，炎天雪嶂昏昏。过拉孜一站至甲错岭，五六月间重裘寒凛，苞雪时至，风尤劲烈，瘴烟逼气，令人作喘，约百二十里，东望积雪插空，忽闻雷声，乃雪块消落也。巩汤萨尔江纳常桑之迤邐兮，由宗喀之元仗，巩汤拉山，在宗喀萨尔山赴萨迦沟大道，江纳山在汤谷，常桑山在常桑。浪卡日蚌拉古硕布之络绎兮，周后藏之四垠。札什伦布之西及北有浪卡山、日蚌山、拉古隆古山、硕布巴拉山，皆围后藏也。冈坚今天王剑跃，冈坚山，由札什伦布西行一日，山阳有冈坚寺，内供骡子天王像。相传天王除藏中妖贼时，手剑一挥，千人头尽落，成神于此，至今奉为护法。拉尔兮罗汉经翻。札什伦布西行三十里，山根有拉耳塘寺，内供弥勒佛、十八罗汉像，收贮全藏经板。又有小铜塔，内藏舍利，斜长寸许，如牙黄色。又有古铜钵，径尺余，以手摩之，声如长号。又有水晶拄杖、罗汉履，云古罗

汉所遗。又刻罗汉足印，以金妆之。札什纳雅之蹕毗兮，彭错岭之险奇鸛鵒，札什冈纳雅山赴彭错岭大道，岭极险峻逼仄，临河有名鸛鵒嘴者五处，尤险。札洞口洞之拱伏兮，甘布拉之名著昆仑。札克洞山、日洞山赴巴则岭大道，曲水过河，上甘布拉，古称西昆仑。噶如路转于宜椒兮，望多尔济帕姆之寺，噶如山，出宜椒东沟口，望多尔济帕姆宫，在海子东岸山麓，世有女胡图克图居之。其海子名曰洋卓雍错海。甘坝岭逾于巴则兮，直洋卓雍错海之门。此海本名雅木鲁克玉木楚海，广四百五六十里，周岸行四十八日。其中有三大山，一曰密纳巴，一曰鸦波士，一曰桑里，其水时白时黑，或成五彩。过甘布拉岭，沿海岸经白地亚喜、浪噶孜，始进宜椒山口二百余里，仅其西北角耳。嘛哩噶布之拗折兮，聂党之西山极峭峻，江水环流其下。巴图鄂色之高扞。登龙冈之西，为前藏西屏。黑羽拉兮雪窖，前藏之西积雪，冬夏不消。克哩野兮沙屯。前藏西北途长，淤沙积雪，烟瘴逼人，由羊巴井至草地，过巴延图河，皆大山难行。克哩野者，乌鸦也，蒙古语，其地多大嘴乌鸦，故名。沙羽克冈兮，连喇根拉之北障，皆前藏北大山。乳牛郎路兮，接噶勒丹而东奔。乳牛山、牛郎路山，皆前藏东北山也。噶勒丹山俗名甘丹山，前藏正东噶勒丹寺之后山也。札洋宗兮札古，前藏山南行二日，山名札洋宗，上建多尔济札古寺，附近桑鸞寺，在札洋宗山顶，寺内有洞，高二千〔+〕余丈。详卷之五。锅噶拉兮奈园。前藏南山，在桑鸞寺背后，南路要道。盐池兮浩浩，阿里、达木两处皆有。陆海兮汙汙。自札什伦布西至阿哩、夏月随地皆水，故俗名陆海。澎湃澄泓兮凹渟海淀。唐古特凡渟水处皆曰海子，凡泉皆曰海眼，一曰洋卓雍错海，在甘布拉南，一曰纳错海，过定日一站；一曰补泥海，在宗喀赴萨迦沟大道；一曰甲木海，在热咙；一曰廓拉海，在星克宗；一曰春良诺尔，在前藏北九日。氤氲沸煖兮野突泉温。唐古特谓温泉曰热水塘，一在前藏山南，一在羊八井，一在拉孜东南萨迦沟之咱拉普，一在热咙，一在拉哩，一在巴塘东。惟理塘之温泉有三，一在理塘西十里，一在理塘南二十里，一在喇嘛丫热水塘汛。三泉之水，四时常温，内有红虫，长二三寸，有患疮疾者，浴之即愈，彼处番人珍重之。一

在打箭炉东南五十里榆林王地方，水性温暖，能除积疾。尔其卓书特之西鄙兮，大金沙之神流。衍达木楚克之派兮，成雅鲁藏布之江。旧卓书特部落在阿里北。大金沙江，唐古特名雅鲁藏布江。详名山大川考。受东、西、南、北之源源兮，会冈布彭楚之双双，彭楚藏布江即朋出藏布江，与冈布藏布江均详名山大川考。绕班禅之法座兮，环达赖之禅幢。纳百川兮，迳罗喀布占之界，入南海兮，由额讷特克之邦。雅鲁藏布江自达木楚克环回往复，达前后藏，几及万里，而入南海。有冈噶之湍鸿兮，出阿里之崆峒，发达赖而浮湍兮，合麻椿而始降。乃达克喇之分支兮，经作木朗而流淙。冈噶江，详名山大川考。喀喇乌苏兮流沙之黑水，布哈鄂模兮，雍望之嘉湖。喀喇乌苏自前藏东北行十日，皮船可渡，其源为布哈鄂模，下流为数池，又为喀喇池，水色黑，即古雍望之嘉湖也。溯澜沧之上游兮，古鹿石之名区，会鄂木椿而水盛兮，绕察木多而流纡。澜沧江，详名山大川考。其源出古和阗之鹿石山，又会鄂木椿河水，出察木多庙前。金沙兮本鲁乌苏，色椿兮俄隆拜图，金沙江上源，番名色椿河，蒙古称本鲁乌苏，旧志言源出俄隆拜图者，乃鄂伦巴都尔山也。雅龙之三渡兮，中渡界乎川炉，叙府之大江兮，宁番入于马湖。雅龙江在理塘界有中渡，载程站内。雅龙江经云南中甸地，由宁番会金沙江入马湖，历叙州府归川江。若夫喇哩险滑，喇里山北接玉树，乃通青海要道。濯拉崢嶸，瓦子山俗呼濯拉山，距江塘二日程。鲁工雪顶，鲁工拉去山拉里一日。丹达冰城，丹达山本名沙贡拉，有冰雪门，行人蜿蜒而上，过阎王庙，寒甚，无风乃可过也。朔马风烈，朔马拉山即赛瓦合山。铁凹霄撑，铁凹大白去洛隆宗九十里。鼻奔足窘，瓦合魂惊。鼻奔山、根瓦合山均详程站。乍丫雨撒、寒瘁交并。阿足石板，夹坝狰狞。黎树江卡，恶站吞声。古树莽里，毒阱严坑。乍丫、雨撒、阿足、石板、黎树、江卡、古树、莽里皆地名，详程站。大朔鬼哭，三坝山鸣，大朔即古度朔山，其地多鬼。阿拉柏桑，银海迷茫。阿拉柏桑山在理塘西南三十里。折多提茹，药气如醒。折

多、提茹皆山名，详程站。飞越穿云，飞越岭，雅州府属，详内地程站。筇竹悬
英，筇竹山名相公岭。以上自成都至藏，奇险怪俗，不能殚述也。此皆赴三藏之
要路，驂孤旅之前旌。一自鱼凫通鹿马，万重山里万重程也。

附 录 几 则

布 鲁 克 巴

布鲁克巴一名布屯。西界哲孟雄，南界亚山，东界珞瑜野人，北界前后藏。长一千余里，广五六百里。有唐时赐印，其文曰：唐师国宝之印。其地天道和暖，产五谷。俗重红教喇嘛。其会城曰塔西苏登西藏志作札日曲宗，为藏商往来之孔道。西南距独吉岭二日程，东北逾岭三日程至帕克哩。其北境尚有数路可通前藏及工布等部。雍正十年，番罕诺彦林亲与所分番族噶毕构隙相仇，噶毕力弱，投奔颇罗鼐，发兵助之。诺彦林亲亦遣使于驻藏大臣处归城。奏奉谕旨，委员前赴适中之江则城解劝，合取永和契印。雍正十三年，噶毕束鲁卜喇嘛卒，于是地土人民仍归诺彦林亲管辖。其不愿还附诺彦林亲之番民一百余户，奏明给与牛种，安插商纳之江则地方。后诺彦林亲齐类拉卜齐赴藏朝佛，附译奏书，献方物云。

布鲁克巴之南，有英人新辟之地名亚山，一日阿赛密，在孟加拉之东北。四境多山，长一千余里，广三四百里不等。惟葡兰布达江两岸平壤沃饶，居民由中国迁来者，皆老挝、摆夷之族，性行朴实，勤力耕作，崇信佛教。英人开辟其地，种茶栽桑，日臻富庶。所产之茶约值十万金，仿打箭炉川茶之式，成砧成包，由独吉岭运入藏中，脚费既省，价值亦廉。其首城曰若尔合得，商贾云集，轮船往来。其南有路，可通缅甸孟拱孟养而达于腾越徼外，约二十日程。然崇冈叠嶂，崎岖难行。又东北有一路，历怒夷、傈夷至江卡，而达于四川徼外之巴塘，尤其险阻，人迹罕到。其里数无可考。盖东北二面，皆珞瑜野人境也。

亚山之西南有孟加拉，一作孟加腊，前明称榜葛刺，即东印度，英语称曰罗威儿博罗运司，译言东方之省也。广袤一千五百里，所辖十八部，平坦膏腴，又港繁多。会城曰卡呢格达，一称甲儿古他，为印度大帅所居也。

哲 孟 雄

哲孟雄部一名西金，介于布鲁克巴、廓尔喀之间。幅员百里，居民五六千。南界独吉岭，西藏之人来此通商，其北境有白木戎即朱巴尔、作木朗诸小部落，毗连后藏定结、定日等处地方。幅员百里，据黄懋材日记所载，又有谓广六七百里者，待考。

独吉岭一作大吉岭，约广百余里，三垂高山，天气凉爽。西界廓尔喀，北界哲孟雄，东界布鲁克巴，为入藏孔道。土酋降伏于英，居民数百家。语言风俗与唐古特相似，英人修筑碉堡，驻扎洋兵，设领事一员。其孟加拉副帅，每岁夏秋二季亦移驻于此。富商大贾多建别墅以避暑。（西轺日记）藏地称英人曰披楞，称孟加拉曰甲噶尔。（康轺纪行）廓部之西，地名披楞，其人自称为噶哩噶达，即东印度。中国所称第哩巴察者，即英吉利也。

巴 尔 底 萨 杂 尔

其地西通廓尔喀，东接布鲁克巴，即噶哩噶达所属小部落。噶哩噶达在甲噶尔各部中为最大之部落，其北界连廓尔喀，当即今之印度是也。乾隆五十八年，廓尔喀进贡象、马，由巴尔底萨杂尔部绕道行走，其酋长供给，护送甚殷。此部当在哲孟雄外，今并归于英，地名待考。

廓 尔 喀

廓尔喀一名泥泡耳，藏人则称为毕棒子，本巴勒布即巴尔布，亦名别蚌，又名阳布中一小部落。其地正东自札格达至巴勒

打拉罕，计程十日；正南自巴尔布至尼诺忒克，计程七日；正西至库尔卡，计程六日；正北至西藏所管之济咙城卡二日。旧分三部：一曰布颜罕，一曰叶楞罕，一曰库库木罕，于雍正十年内附。十三年，三罕俱奉金叶表入觐，嗣为其族廓尔喀所并。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之酋长喇纳巴都尔既又兼并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诸部落，遂与西藏以交易滋事，劳我王师远涉至拉萨尔，始震誓投诚入贡。至乾隆五十六年，该酋长复诱西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而执之，遂称兵由萨迦、定日肆掠札什伦布而去。特命嘉勇公福康安、超勇公海兰察等讨平之。定贡期十二年一次，互详源流考及艺文纪功碑，至今犹为恭顺。其国东界哲孟雄、孟加拉，南界拜哈乌德国，西界德列，北界后藏，长约二千余里，广四五百里不等。其都城曰加得曼都，即阳布，古白布国也所属之地，在南方则有那力、丹巴、若摩罔、普尔若、哈利、哈普尔，在东方则有喀当、若札言、普尔若城、丹支，在西方则有马各、得若、廓尔喀、若巴、儿巴、若卡萨，皆通商繁盛之区。迤北一带则峻峰叠嶂，绵亘数千里，统谓之希模黎雅大雪山。以上皆近日所称地名也。

拜哈部一作巴哈尔，东界孟加拉，西界厄纳特，南界工洼纳，北界泥泊尔，长一千里，广八百余里，所辖六郡。乌德国一作澳地乌纳古扬摩罗国。舍卫城，即波斯匿王所治也，东界拜哈，西界德列，南界阿拉阿巴，北界廓尔喀，长九百里，广五百里，其都城名卢角脑，建于干得江岸。德列部东界乌德国，其东北属境曰古摩云，距后藏阿里甚近，山深林密，居民无多，东南有城曰巴勤里，为廓尔喀所据，今让归于英。

克 什 米 尔

克什米尔为北印度古罽宾国也。《唐书》作迦湿弥罗，《元史》作乞石米耳，皆一音之转也。昔属塞哥国伦亚升王所辖，后将本若一

部割隶于英，仅余克什米尔。其幅员尚二千余里，东界后藏阿里，西界阿富汗国，南界本若布，北界葱岭。其都城曰色令那加，建于谷内，四山环绕，形势险要，国富兵强，民物繁庶。新头河，即印度河上源曲抱其三面。濒河有属部曰拉达克，古呷达国也。悬渡在其境内，东北至和阗，东南至阿里，俱两月余程。其人奉回教，修髯伟貌，远游販贾，南路八城及三藏之地，处处有之，藏人称为缠头回子，因其以白布缠头也。前藏设有大头人三名，后藏一名，以为管辖。

〔附录〕中国所经之僧往印度者，有三道焉，一由和阗南行，经毒龙池，蹶悬渡过沙河，入罽宾国，是为东道，晋法显、北魏慧生所行之程也；一由伊犁西行，历霍罕至赛马尔罕，折而东南，逾铁门，渡缚乌河，越兴都哥士大雪山，入克什米尔，是为西道，唐元奘及元邨长春所行之程也；一由叶尔羌西南行，循徙多河而上，涉葱岭至塞勒埠儿泊，再南逾印度河，是为中道，元奘归途所经之程也。

布 鲁 特

一作库努特

布鲁特分东西部，古所谓塞王种也。汉称休循，唐称大小勃律。东部五，西部十有五，人贫而悍，轻生重利，喜掳掠，奉回教，逐水草游牧，无城郭。东部在天山北，准部之西南，近葱岭。每部长皆以鄂拓克为名。乾隆二十三年内附。西部在天山南回部喀什哈尔城西北三百里，道由鄂什逾葱岭而至。其部落皆以额德格纳部为酋长，乾隆二十四年内附。两部风俗皆同。

右集八卷，皆摭人典实，就我锤炉，察其纪载之异同，衡其征引之详略。颜曰图考，所考不出乎图，体例然也。首源流以括总，次审隘以筹防，又次内地程站，与篇末之外夷考首尾相应，亦沿边图所宜发挥者也。中间藏程、山川、城池、寺庙等类，博采旁搜，仍删繁就简，条理分晰，脉络贯通，有未尽者，统归于续考，皆按图而属辞比事者也。艺文上卷溯法制之周详，下卷征辞华之渊博，与简首宸章，同垂西藏之典册焉。此沛翹编辑之初衷也。今呈威远播，梯航重译，亘古未有，统六合而计之，将外洋直等藩篱，则卫藏犹为阶閤。欲详考核，须竭搜罗，若腋成裘，若珠就贯，有心人当不嗤为多事也。夫时雕工告竣，值吾楚廖荪塘大令秉钩筮仕来蜀，相与重加校勘毕，书此以系于后。沛翹自记。

附：喀木西南群说辨异

程凤翔

喀木西南群说之异，盖聚讼于考据黑水诸家。《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后儒以九州域尾，于是各执一说以相争，遂致江水之源流、部落之南北、道里之远近，错乱纷纭，无从考核。周文安《辨疑录》云：《甘肅志》甘肅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东流遐远，莫穷所以，是其源出于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唐樊绰以丽江为《禹贡》之黑水，程大昌疑其源流狭小，不是以合雍、梁二州之境，此以金沙江为黑水者也。张机、黄真元又指大金沙江（即雅鲁藏布江）为《禹贡》之黑水。张机曰：“大金沙江发源昆仑山西北吐蕃地，即《禹贡》所导之黑水也，虽与云南小金沙江及澜沧、怒江皆发源吐蕃，然大金沙江之源较三江最荒远，其下流亦千倍于三江之水。”《云南志》载：“大金沙江出西蕃，流至缅甸，其广五里，得非黑水出张掖流入南海者乎。”黄真元曰：“大金沙江上源相传近大宛国，自麻里茶山至孟养极北，不闻有所往泻赤发野人境，惟远见川外隐隐有人马形，殆西羌之域也。”此以大金沙江为黑水者也。明人李元阳著《黑水辨》、史秉信著《春冈黑水辨》俱以澜沧江为《禹贡》之黑水。元阳云：“澜沧、怒江皆由吐蕃北来，盖与雍州相连，水势并汹涌，皆入南海。然潞江西南趋缅中，内外皆夷，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属，惟澜沧由西北向东，徘徊云南郡县之间，至交趾入海。今水内皆汉人，水外皆缅甸，则《禹贡》之所导于分别梁州界者，惟澜沧足以当之。《元史》至元二年，

大理劝农官张立道使交趾并黑水，跨云南以至其国，则澜沧江之为黑水益彰明矣”。此以澜沧江为黑水者也。明《一统志》潞江一名怒江，源出雍望，经潞江安抚司之北，蒙氏僭封为四渎之一。《卫藏图识》潞江发源卫地，即藏地之布喀大泽，渊澄黝黑，又多伏流，蒙古呼黑为喀喇，池为乌斯，一名乌苏，故名喀喇乌斯，以此为《禹贡》之黑水，则称名犹旧。康熙五十八年上谕：“澜沧江之西喀喇乌苏，即《禹贡》之黑水，今云南所谓潞江也。《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旧注三危，山名，不识其地之所在，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西南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角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喀喇乌苏由其地入海，故曰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也。”此以怒江为黑水者也。予考诸江之地位与称名之肇端，均不若以怒江为黑水者之确而有据。

黄懋材《西徼水道》：“大金沙江即雅鲁藏布江，乃滇人对云南雨水之小金沙江而言。其源发于藏之西界卓书特部落西北三百四十余里之打木朱克喀巴珀山，东流经后藏、前藏，左右纳大小数百水至德庆转东南，流经工布泽布拉冈〔孜岗宗〕城南，又东南流出唐古忒界，入珞瑜野番境。”按：德庆距前藏拉萨东八十里，距喀木界尚远，大金沙江至此即转东南流，是其源虽远，其流虽大，仅及藏地，而未及喀木与危，何得谓之至于三危乎。小金沙江与怒江两源相去不远，《一统志》“巴萨通喀木山，在拉萨北八百余里西藏西北交界地方，即金沙江发源之山，状如乳牛，故名木鲁乌苏。又诺莫浑乌巴什山在拉萨东北八百九十里，近布喀山东，山之西南为怒江源，山之西北近金沙江源。”按：大金沙江源尚在怒江西北，周文安谓其源发于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故确凿不可移易，所以解黑水西河为雍州、华阳黑水为梁州者，恒于小金沙江求之，而不知《禹贡》黑水以至于

三危入于南海为正文。今为之委穷源小金沙江，上流虽经三危之域，下流则会泯江，而入东瀛，又何得谓之至于南海乎！

若澜沧江发源于格尔吉匝噶山，旧志：山在诺莫浑乌巴什山东北三百余里，在今藏地之东界，喀木之西北界。《汉志》谓澜沧发源于鹿石山，即此是澜沧之源，但及藏与喀木交界之间，尚未流经藏地，下虽入于南海，上实不得谓至于三危。且又在怒江之内，距雍州之境益远。《禹贡》黑水吾知其必不在澜沧矣。惟怒江发源于布喀巴池，足以当黑水。《图经》池在腾格里池之正北偏东，已入藏境千有余里。《水道提纲》腾格里池在拉萨前藏大诏西北，其东北隔山即怒江发源之布喀诸池，其北隔山即大流沙。《王制》西不尽流沙，其池固在雍州之域。是怒江发源于雍州，入于梁州，经三危之域，下流趋缅甸而入海，则《禹贡》之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其在怒江乎？李元阳谓：怒江内外皆夷，于梁州若不相属，惟澜沧江水内皆汉人，水外皆缅甸，足以当黑水。吾谓唐宋以前之时代，不独怒江内外为夷，即澜沧、金沙江之间无非夷人散处之地。《滇志》丽郡古么些诏为六诏之一，城外有大雪山，南诏蒙氏僭封为北岳。明洪武时宣抚司副使阿得率众归附，赐姓木，为土知府，子孙承袭。国朝雍正元年，改土归流，降为土通判。境内夷民凡九种，么些、傈僳、罗罗、古宗、西番、巴苴、刺毛也。又有傣夷、怒夷居澜沧江外。愚按：云南澜沧、金沙之间，古皆六诏之地，明初尚设宣抚司，而唐宋以前安知非化外之地乎。方今怒江以外之傣夷、怒夷、罗夷已渐次入云南版图矣。元阳而生于今，不又曰怒江内外皆汉人乎。夫风气以渐而自开，疆圉以辟而益广，居今日而谈往事，当先观其会通，不得囿于时代。元阳明人，殆就其日前论之，而未参观夫古今之大局也。吾以怒江为黑水者，犹更有说。《禹贡》西戎即叙旧注西戎氏羌属。明《一统志》陕西洮州、岷州，四川龙州、翠〔黎〕州诸处民杂，氏羌

即西羌，皆是吐蕃之后。《汉书》西羌凡百五十种，其种别名号皆无由知之。《唐书·吐蕃传》赞普君长之称，居跋布川或逻娑川。又《唐蕃盟约碑》，洮、岷之东属大唐国界，其塞之西，尽是大蕃地土。《五代史》吐蕃当唐之盛时，河西三十五州之中，以凉州为最大。设安西都护府，以羁縻西域三十六国。明《外史西蕃传》：西蕃者，西羌之种族。最多自 陕州西（今陕西甘肃二省地）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也。愚按：历史所载，西戎疆索 广狭 各殊，然皆不外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边徼之地，抑以 疆场 三邑，一彼一此，各据其时而言之耳。夫境地以辟而日增，舆志即以愈新为愈确，西藏之道里、山川、历史均不甚详，若《西域志》、《西藏志》、《卫藏图识》、《西域闻见录》各皆一代专书，黄氏沛翹又汇群书而为《西藏图考》，亦云美善兼收矣。独于喀木西南怒江内外诸藏地，略而不详，或记之而颠倒错乱。盖怒江为黑水，外此则王化所不及。古人以其荒远难稽，付之不论，后人或采异说以成书，凭耳食以为记，遂使怒江以西水道、若龙川、若檳榔、若雅鲁藏布诸巨川源委淆乱，莫可究诘。而黄懋材又由下流溯上源，江道虽定，而其中之部落、种族、疆域远近，卒以中隔野番，游移鲜据。观于此，则知黑水之为怒江，固不待辨而自明矣。

怒江既定，而西南诸水犹当次第及之。《一统志》薄藏布河在薄宗城南二里，有二源，一源发于薄宗城东北三百余里 春多岭，为鸭龙河，合六水西南流；一源发于薄宗城西北五百余里东拉岭，名厄楚河。十余水东南流至薄宗城前，二水合流，名薄藏布河。西南流经噶克卜部落及罗克卜札所属之门布〔巴〕部落，入云南腾越州界，为龙川江。此以薄藏布河、龙川江二水误为一水者也。西人地图以雅鲁藏布江连于亚山部之蒲兰蒲达江，而入印度，复以大金沙江为怒江，然其图但以点线连之，以存阙疑之

义，尚未敢自信为是。《海国图志》宗之，遂以大金沙江下流会恒河而入海。且又以大金沙江、雅鲁藏布江一水而误分为二者也。黄懋材曰：“大金沙江经流阿瓦都城，再南流至跋散入海，西北去孟加拉之恒河五六千里，且孟供孟养一带崇冈叠嶂，绵亘蜿蜒直至跋散海口，山阴之水悉汇于蒲兰蒲达江；山阳之水悉汇于大金沙江”，何缘相会？此乃西图之误。中土从来无有言大金沙江会恒河者也。又《一统志》误以薄藏布河为龙川江上源，于是不得不以雅鲁藏布江为槟榔江。西人地图误以雅鲁藏布江连于蒲兰蒲达江，故以薄藏布河为大金沙江，或一水而误分为二，或二水而误会为一，彼此歧异，迄无定论。然皆以意为之，不能考其实也。盖自金沙江之西，雅鲁藏布江之东，江卡之南，腾越之北，中间纵横千有余里，群山周遭，众水会萃，若澜沧、若怒江、若龙江、若槟榔，皆发源藏地东南，流至此仅仅各隔一山，相距不过数十百里之遥。其附近怒江者，有怒夷、倮夷二种，时与外人相通，稍具人性。至于内山珞瑜野人，则以树皮木叶蔽体，龙蛇鸟兽为粮，见人则攫而生啖之，《卫藏图志》所谓戳倮鸟雨鲁兔族是也。旷古以来人迹罕到，是以诸水源委错乱。《一统志》以薄藏布河为龙川江上源，其实薄藏布河下流为槟榔江，非龙川江也。《云南通志》云龙川之源有三：一出光明山；一出阿幸山；一出南香甸山，三水会流名龙川江。黄懋材曰：予考图经，江卡之南，怒江之西，有绰多穆楚河，实为龙川江之的派。上有二源：左源出巴哈里山，曰罗楚河，东流各受二水；右出桑昂曲宗城，南流二百余里，二源相合，名绰多穆楚河，东南经倮夷界，约四百余里至克明隘，入腾越厅界，下流出天鸟关，入缅甸，至格沙，会大金沙江。又黄氏《槟榔江考》云：《卫藏图识》前藏拉里之桑楚河左右二源，会而南流百余里，有阿咱、山湾、常多、宁多四水合流，自东南来会，又南流转东南百余里，

卫楚河自东北来会，又东南流二百余里左右，各受二水，至薄宗城前与鸦龙布河会，乃名薄藏布河。南流刷宗城，折东南，经珞瑜野番界，至古永隘，入腾越厅界，为槟榔江。下至蛮慕新街，入雅鲁藏布江。愚按：黄氏所考龙、槟两江，由其末而溯其源，江道之次序，源流之贯串，条分缕晰，自无不会之处。惟于道里之远近，经过之部落，尚未详究。今但就已亲历之境，按图而稽。龙川江左源罗楚河，土人呼为龙曲江，源出桑昂曲宗西北六七百里，经巴雪境，入上杂瑜，又五百余里至下杂瑜；右源扣楚河，土人呼为恩曲江，源出桑昂曲宗城东北五百余里，经入雪境，至桑昂曲宗城东，有一水自西北来会，流五百余里左右，各受一水，至下杂瑜，与罗楚河会，名绰多穆楚河。东南流二百余里，有亚必曲聿水西北来会，入保罗界，南流四百余里，入阿子纳界，又五百余里入俅夷界，又四百余里入腾越厅界，下流详黄懋材《西徼水道》。是龙川江发源，至此已不下二千里矣。黄氏谓为四百余里者，殆以地望考之，犹未离夫旧图之窠臼也。其自叙云：光绪四年，奉川督檄，游历印度，行抵巴塘，前途番民阻碍，不能进，因改道中甸而行，越澜沧、怒江、龙川、槟榔、雅鲁藏布诸江，而至缅甸，驾轮驶而西云云。是懋材殆就下流之大小，溯来源之远近，而又就东西之位次，以定河水之源流，所以不至李戴张冠，群说之谬，已是辟开一层。惟未经亲历，尚不免对图冥索，贻不实不尽之咎为可惜耳。其《腾越边徼》一篇，则曰大金沙江以东，怒江以西，江卡以南，腾越以北，中间广袤二千里，悉为野番；《藏江考》又云：金沙江之西，雅鲁藏布江之东，腾越之北，江卡之南，中间纵横千有余里，悉为野番。按：小金沙在怒江之东，中隔澜沧，相距尚不止七八百里，黄氏两说，远近倒置，自相矛盾，或亦为旧图所惑耶。今以程站考之，小金沙江至龙川江已不下二千里，而槟榔、雅鲁藏布两江相距尤

远。合而计之，大金沙江之东，小金沙江之西，中间相去约在四千里之外，黄氏所谓二千里、千余里者，或在印度时据西人所称珞瑜部落而言。岂知珞瑜部落仅及槟榔江之西，迤东而至龙川江两岸，尚有妥巴、保罗、阿子纳各部族，历来志乘所不载，黄氏或未之闻。观其附近怒江有傜夷、怒夷，时与外人相通；至于内山珞瑜野番，攫人生啖之说，知黄氏但知有珞瑜而不知有保罗诸种，所以其中之远近，相去悬殊也。今据保民称：由龙川江西岸逾直巴之山行八站，有保罗七八十家，架板为屋，聚族而居，尚耕作，织保绸，即藏番所谓藏绸者是也。人民殷富，为保罗西境最大村落。又西南行，则丛林丰草，上不见天，下不履地，野藤盘空，状如楼台，人行其上，动摇牵连数里，殊堪畏惧。又八九站，皆无人烟，下临大江，岸高无路，但见舟楫往来，不知江外为何地，并不识其江为何名。黄懋材《西轺日记》渡龙川江九十里至腾越，过缅甸即槟榔江，过三崖宣抚司境，至蛮允，逾火炎山下，至蛮慕，又过新街，当槟榔江之口，西人轮船月常一至。上流有明船往来，不知驶入何地，然则保罗所至之江，其为槟榔江无疑矣。且黄懋材所谓二千里、千余里者，固由于拘泥旧图考，以地望而不知实，误于怒江以外为珞瑜之说。《旧志》珞瑜野人，古名罗喀布占国，在藏地之南数千里，其人荒野蠢顽，不知佛教，鬻割数缺，涂以五色，性喜食盐，不耕不织，穴处巢居，冬衣兽皮，夏披木叶，猎牲并捕诸虫为食，藏人呼为老卡止。凡犯死罪解赴怒江群老卡止，分而啖之。黄懋材沿其说，遂谓亚山以东，巴塘以西，腾越以北，江卡以南，中间一段隔绝野番，旷古以来人迹罕到，其道里之远近，无从稽考。山则重峦峭壁，无可梯绳；水则急溜奔洑，不任舟筏；其人穴居野处，生啖蛇虫，近英人以利诱之，亦渐驯服。又云怒江至嘉裕桥，为滇蜀入藏之大道，东南流七百余里，江之阳为巴克硕游牧，江之阴为波密野

番。又东南流经桑昂曲宗，入江卡境；江之外悉为怒夷，故名怒江。又三百余里至云南维西厅界，下经云龙川，江之外皆倮、怒诸夷，及珞瑜野番，人迹不到之区。历六百余里入保山县界，乃名怒江。愚按：怒江至闷空之明贾以下，入云南维西徼外，两岸始有怒夷，以上皆是藏番。倮夷一种又在怒夷之西南，距怒江已远。至珞瑜一种，尚在檳榔江之西，檳、怒之间尚有龙川巨江，杂瑜以上千余里右源一支，两岸皆是藏番，左源一支，亦经八雪之域，而入上杂瑜，西山外乃有妥巴、倮罗两种。至下杂瑜，二水会流，名绰多穆楚河，至压必曲聳出杂瑜界，两岸皆是倮罗。下流四百余里，两岸皆是阿子纳，又经倮夷境入腾越界，并无珞瑜野番杂处于中。查倮罗、妥巴、阿子纳数种常与杂民五市，并非若珞瑜之攫人而食者，且折巴西南八站，尚有倮罗七八十家之村，又能务耕作，织倮纆，此来则未有居民是倮罗、妥巴、阿子纳，又非不耕不织巢民野处者。黄氏殆宗解送怒江群老卡止，分唼之说，疑怒江以外即珞瑜，而不知以讹传讹，其中之错乱，已不可以道里计矣。黄沛翘《西藏图考》云西藏西南至珞瑜茹巴为界，由拉萨东南行至押噶山，交藏江至怒江，皆有隘设防，其地广阔无垠，怒江之水宽数里，两岸峭壁，中流激湍，人不能渡。其北一带亦名工布，绵亘颇广，中隔一江，乃珞瑜野人，名老卡止，西南接布鲁克巴尔布，通西洋等处。今考布鲁克巴尔布，一名布屯，西界哲孟雄，南界亚山，东界珞瑜野人，北界前后藏，长一千余里，广六百余里，西南至大吉岭二日程，东北逾山三日程，至帕克里，又三日至江孜汛。其北境尚有数路可通前藏及工布等处，是布鲁克巴尔布及工布、珞瑜诸部落均在雅鲁藏布江内外。黄氏沛翘谓珞瑜野番在怒江外，或者泥于以藏江为怒江之旧图为之，附会其词亦未可知。西藏程站记工布在江达之南，康熙五十八年，大兵进取西藏总统道员抚绥工布一带，酋长率所部迎师就

餉。雍正四年，遵旨將江達仍隸西藏，有工布牒巴供給差役。又《藏江志》云，雅魯藏布江至德慶，經工布下流至底穆宗城，出唐古忒界，入珞瑜野番境，此雅魯藏布江岸之工布也。怒江東岸之工布，一名工巴，在吞多西六十餘里，察木多西南五百八十里，工巴西岸乃桑昂曲宗東北界，上下千餘里皆是藏番，並無珞瑜野人。工布、工巴相隔四千餘里，本風馬牛不相及之地，沛翹誤為一站，固緣於譯音之舛謬，亦未始非《圖考》之穿凿，不然怒江、藏江原委本不相屬，工布、工巴地面相隔亦遠，何能摻混而為一乎。且怒江流至工巴，寬尚不過一里，渡江多用溜索，江面之窄，不言可知。沛翹所謂水寬數里者，夫非經前後藏而入珞瑜之雅魯藏布江歟！然亦誤于怒江以外為珞瑜之說耳。沛翹又云，自怒江北五日至咱義，指龍川江岸之雜瑜，四日至桑昂曲宗，又九日至靈卡石（指怒江岸之冷卡），過浪滄江（指瀾滄江），至察娃作貢（即察洼左貢），又七日至阿布拉塘，交南墩大路。按：舊志內咱義東行，逾雅魯藏布江，又東過烏蘇江，又東過桑楚河，至薄宗，又東繞龍川江上游，過怒江，經洛隆宗至嘉裕橋，是咱義尚在雅魯藏布江之外，而雜瑜實在綽穆多楚河（即龍川江）之間，相隔四五千里。沛翹以藏江之咱義為龍川江之雜瑜，則所失益遠。雜瑜分上下兩區，皆在龍川江兩岸，北行五日至桑昂曲宗，又九日至冷卡，過怒江，又二日至察洼左貢，又四日過瀾滄江，至江卡，合大路，至南墩。蓋雜瑜在怒江西南數百餘里。沛翹謂怒江北五日至咱義者，固誤于藏、怒兩江合為一水，又安知非謬執成見；謂怒江以外皆是珞瑜，此中必無藏番，所以移怒南之桑昂曲宗于怒北，移瀾外之左貢、察洼于瀾內，于是雜瑜一區无从位置，遂不得不以音義相通之咱義而為雜瑜，更不得不以靈卡石為冷卡，以桑昂巴為桑昂曲宗也。舊志巴塘西北有靈卡石，近金沙江岸，有桑昂巴野番在瞻對外，沛翹欲于怒江之北尋雜瑜

部落，若不以灵卡石为冷卡、以桑昂巴为桑昂曲宗，何能自圆其说？而不知其所考之地，东西易位，南北倒置，其错谬已至于不可诘辨。吾不咎按图冥索者，貽毫厘千里之差，特难宽伪说者，贾作俑欺人之祸灾。坐一室以谈九州，大江、黄河之源，尚酿成千古疑案。考据愈多，则门户愈杂，非足迹所经，终不能折衷一是。然后知九州之外、六合之内，圣人皆存而不论者，亦恐其荒远难稽，付之“删书断自唐虞”之例，以杜后人之口实。喀木西南一隅，元明以前史乘皆未载及，后世藏卫诸书丛出，或有未尝载及者，抑有记之而不详不确者，安知非九州以外之地，在从古存而不议之例乎！吾以怒江为黑水，殆信于是。然与否欤？高明君子尚析正之。

杂瑜地理

〔即今察隅〕

杂瑜纬度偏京师西南，距四川省治西南四千四百一十五里，为古旄牛徼外之域。左贡、桑昂曲宗所属境地，均在喀木西南。东至沧澜，与盐井、江卡交界；西至龙川江之西，与保罗交界；北至冷卡，与八雪交界；南至压必曲茸，与保罗交界；东北至邦达，与察木多交界；东南至明贾，与云南徼外之怒夷、隰夷交界；西北至阿公山，与波密、妥巴交界；西南至博阿堂直巴，与保罗交界。东西相距一千三百余里，南北相距一千七百余里。物产丰饶，诚西南第一隩区，惟土广人稀、旷地十之七八为可惜耳。卫藏记地诸书，惟详于前后藏及诸路之冲，而僻在一偏者，恒苦于繁不及备而遗之，喀木西南则偏之又偏者也。康熙三十八年，提督唐希顺据化林守备王允吉等原报一案，兴师克打箭炉，定界于中渡。康熙五十八年永宁协副将岳钟琪斩达哇兰占巴、布

木咱等九人，都统法腊于五月十八日令水宁副将岳钟琪领官兵一千进取巴塘，令成都县教谕杨世禄先行招抚。五月二十八日，巴塘营官结果翁布二人随杨世禄赍土地户口册迎投副将岳钟琪于奔卡木地方，巴塘、理塘始定。七月据差成都府同知马世珩、四川提标后营游击黄喜林报，招乍丫、察娃、作贡、奔达、桑阿却宗、察木多等处，此为记左贡、桑昂曲宗之始。然察木多当川滇藏往来要冲，所有山川险要罔不载在群书。独于左贡、桑昂曲宗所属之地，纵横千有余里，阙而弗及。今但据其所闻所见而增补之，以备作者之采择焉。冈底斯山为西藏群山之祖，《一统志》冈底斯山在阿里之达克喇城东北三百十里，直陕西西宁府西南五千五百九十余里，其山高五百五十余丈，周一百四十余里。向西北者为僧俗喀巴布、冈里木孙诸山，绕阿里而北二千五百余里，入西域之和阗南山及葱岭诸山；向东北者为札布列斜而克、角乌尔克年唐、拉萨木坦冈匝、诺莫浑乌巴什、巴颜哈喇诸山，环卫地，竟青海，连延而下六千余里，至陕西西宁等处边界；向西南者为冈群克尼儿、萨木泰冈诸山，亘阿里之南二十余里，入厄纳特克国；向西南者为喀木楚克喀巴布、冈噶尔防尔、弩金刚苍诸山，历藏卫达喀木七千余里，至云南、四川之境。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测量地形，以此处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皆由此起云。是喀木西南诸山即祖于冈底斯山东南一枝之脉络也。其东路之夺空山，在杂瑜东北四百五十里，不甚高险，积雪之厚，恒不可以尺丈计，行人至此往往回车。东行百余里又有蔡翁山，高险倍于夺空，积雪亦厚。渡怒江东行百余里，有毕达山，高入云表，盛夏积雪如银，隆冬至春行人断绝，人常绕越德拉山下至地村合路，以避其雪。德拉在毕达之北，相距不过数十里，两山蝉联而下，德拉险峻，过毕达而积雪较薄，取径于此亦惟差胜于彼耳。西路

则有梭哩折巴诸山，横亘上杂瑜西面，叠嶂层冈，纵古皆未经人到。北路则有震折山，在杂瑜北七百余里，路径险窄。东行六十里有折拉山，不甚险峻，两山积雪与夺空诸山实相颉颃。又北行四日，有应噶山、洛乐新戈山、咱工山、囊拉山，岖崎异常，一连四山接续相越，险实可畏。南路则沿绰多穆楚两岸，其险实难形容，夷人于峭壁悬崖之间，就势断凿，常有势不能就之处，间以梯绳援系攀登，虽五丁力士，应亦束手无策。南行两站，均如此险，并无他路可以绕越，尤险之险者也。又有阿公山在杂瑜西北五百余里，与保罗、波密、妥巴交界，四时积雪，惟五六月间稍有路径，而石棱崢嶸，耸峭横空，牛马皆不能到。山之阳有地名瓦厄波密，入雪之冲。其地距桑昂曲宗三站，两山环拱，形如瓮盎，广不容丈，中塞大石，无路可通，夷人洞凿石门以通往来，仅容单骑。波密人常越境剽劫，民甚畏之，喇贡番官设兵于此，以稽查出入商民，而防暴害。以上各路险隘，均厄通衢之冲，委实天堑雄关，为四方之屏藩，得之则险自可恃，失之则败不旋踵，筹边者盍于形胜加意焉。其巨川则有澜沧江、怒江、龙川江，诸水环绕其间，均足为察洼、左贡、桑昂曲宗全境襟带。澜沧江在左贡东四百余里，江之东为乍丫、江卡、盐井诸治所地方；江之西即左贡地面。怒江在桑昂曲宗东四百余里，为桑、左两属全境分界之所。龙川江横贯杂瑜，环绕桑昂西南三面，江面广阔，未有桥梁，但凭悬渡，急流奔洄，不任舟筏，实有不能飞渡之险。至于冲要之区，皆有碉堡，土人称为官寨。左贡设营官二，同驻中察洼冈；协厥二，一驻邦达，一驻扎夷。桑昂曲宗设营官二，同驻榻巴寺；协厥四，一驻冷卡，一驻俄拉，一驻杂瑜，一驻闷空；古盍二，一驻色不，一驻色墨。以上碉堡十处，或高踞岭表，或俯跨江干，依山临水，均足以控扼其要害。又于杂瑜设有卡隘，以徵出入厘税。至于左贡之一道桥、二道桥、三道桥，杂瑜之拓桑

岭、忙多甲粮等偏桥，均以一当万之要隘，地利之坚，形势之固，炉边数千里，诚未有如喀木西南之可恃者也。至于傛罗域内之险，又非左贡、桑昂所及。由上杂瑜之巴村西南，逾山一站至徒令噶，二站至抄底，三站至协聋，四站至门公，五站至东珠，六站至纳哟咱，七站至总贡，尚有路可行。又西南行十八站，洋人于二十年前设关于此，不知是何地方。傛罗至其地贸易者甚多，皆不知其地为何名。惟称自左贡西南行则未有人烟，十余站皆是野宿，所过地方，尽是深山穷谷，长林丰草，枯藤盘结，状如楼台，人皆履藤凌空而行。间有断涧绝壑无路可通，窈窕幽浑，下临无际，空中枯藤牵搭，人由上行，其险实莫与匹。傛罗腰佩短刀，身披牛皮，常有藤结阻拦，无可绕越之处，则以身尽力攀之，如隙不难过，始以刀斩藤而行。此等奇险，又左贡、桑昂域内所未有者也。地利一节但就其所见所闻而记之，诚不免挂一而漏万，后之君子请续增之。

选自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川藏游踪汇编》七